

《光棍大学修改版》全本 作者：文学光棍【都市】

自序

写这篇简介之前我想先说两个字，--郁闷！是的，是郁闷，我们那大学忒郁闷！我那家事事郁闷！

写《光棍大学》是在大二上学期。那时候在学校整天无所事事，每天不是去上网就是在宿舍里和一帮同样郁闷的哥们们在那享受寂寞，要不就是睡觉，反正我们不学习，--谁能学的下去呢？即便是去上课了也不是带着心去的，课堂上我们更颓废，聊天、看小说、发短信什么的每天上课时的主要任务。更何况我们几个补招的学生又是那么得不爽，每每感到来这个学校上学真是浪费，纯属被骗。大一的时候还有个上学的兴趣，毕竟大学里与高中不一样，还有一点新鲜感诱惑着我们，可到了大二，什么都玩腻味了的时候，每次静下心来想想，都会有一种很浓很浓得失落感，--难道自己这样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天之骄子？我就操，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再有就是大二的时候机缘巧合得和一帮大三的哥们住到了一起，每晚上我们都聊得很热闹，对自己的学校讨论的话题也不少。当有了前车之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不上这个学了，既然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那我还在这耗下去干什么？我可不想为了那张花钱就能得到的毕业证而再在这里白白浪费两年的青春。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有能力，我还有远大的前途，我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何况我那惨痛的家事也不允许我在这个学校里浪费时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所爱能豁出去一切。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很傻，但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不后悔，就算最后是个失败，最起码我拼搏过，我努力过，再没什么遗憾了，人活着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活着就要好好的活，争取活出自己，争取在自己的一生时间里能让世界记下世间曾有你这么一颗心。

在《光棍大学》后边的章节里我会写出我的家事，以及文章开头那次打架为什么没有向别人索赔太多的原因。这本《光棍大学》不是简单的一本写校园的书，它还融合了许多社会矛盾，比如我父亲出车祸之后我们不但没有得到赔偿反而还往里边搭进去了不少；还有出车祸之后本来应该是我们告别人，可我们却反过来被我的姑姑告上了法院。这件事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并且这起肇事案至今还没有解决。我没有什么能力来扭转事实，谁叫我是个小老百姓来着呢？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写书，我要把那一幕幕的不公全都真实得在我的书里写出来，向社会讨个公道。因此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世界上不公的事情太多了，但不公到像我家这样的事情却天下无双；世界上黑暗的角落太多了，但学校中的黑暗却只有我们学生看得最清楚，这些黑暗有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也有不少人亲眼目睹过，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说公道话，这点真让我感到悲伤，同时我也为那些辛辛苦苦赚钱送子女上学但子女却无知得在那享受而且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父母而感到悲伤。现在，我--文学光棍，要用句子和段落把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一点点得都写下来，为了发泄也好，为了控诉也好，反正这黑暗的事实在我这里就是看不过去，没有人敢说的话我来说，没有人敢做的事我来做，有什么啊？本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还不给你，给你你也不敢要。本书中的故事有绝大部分都是事实，在写本书之前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随便某些人来口臭，无所谓，事实就是事实，是没有人能用嘴来把它抹掉的。

我这个人就爱说实话，不知道这个简介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其实怎么想都无所谓了，还望对我这书感兴趣的读者多多捧场。

简介

我是个大学生，我觉得我有权利把在上大学时候自己的心理想法说出来，为吐心中不快也算为在大学里与我们有同样命运的哥们们喊下冤。

看过小说之后，我希望各位有过大学经历的读者都能找到共鸣，能重新勾起自己大学时代的回忆，--虽然不算有太多美好但是至少有那么一点点乐趣是值得我们回忆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记忆的。毕竟，苦中乐才是最乐，忙中闲才是最闲。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可能会痛苦，但我们也有微笑的权利，我就是要用微笑征服你们，让大家在欢笑里感受一段残酷，体验欢笑背后那段残酷的事实。

有时候细想想，郁闷还真的可以当做大学的代名词。--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男多女少的"光

棍大学"！每当我想起那段郁闷的日子，我就会想起那首我们改过并且重新命名的"《光棍国际歌》"--起来，光棍大学的人们，起来，被恐龙压迫的人.....

混沌中，我走进了光棍大学，那里有堕落，有颓废，有寂寞，有美女，有荒唐，有郁闷，有欺骗，还有一层漂亮的光环。我不是天之骄子，更不稀罕那层虚伪的光环，我只知道自己要走自己的路，遇到痛苦就要面带微笑。

第一章 医院里领取通知书

我来上大学时很滑稽。

本来我是正取，但我比补招的人还晚来了一个多月。而通知书则是在医院里"领取"的。

高三毕业后，看看成绩刚够报专二线，自己又没个什么特长，再加上那时候认为复课很没面子，所以找个学校就瞎添上了。谁知道这一添竟把自己卖进了光棍大学！

我妈想让我学建筑，可我喜欢瞎写些东西，而且专二线又有个长春汉语言文学可以报，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了那里，第二志愿才是现在这个学校。--XX工院。然后后来却被第二志愿录取，因此也就随了我妈的心愿，上了个我妈希望上的大学。

在没来通知书前，心里那个着急劲是很难形容的。眼看着别的同学一个个都被录取，而自己的通知书又迟迟不到，那个难受劲不用说多烦了。在痛苦之际我选择了虚拟，玩起了网络游戏《决战》，一天到晚用网络麻醉自己，力图用网络的微薄乐趣来战胜现实所带来的无尽忧愁。整整一个多月，我吃睡在了网吧里，由于通宵比较划算，因此我晚上熬夜白天睡觉，有时白天黑夜就连在一起，那时候曾经创下连上三天二夜不睡的纪录。也就如此才养成了如今夜游的习惯。

也许是活该我倒霉，也许是因为命运的安排。在来通知书的前一个星期，我竟因为打架住了院，去享受白白的床单和点滴了。这事说起来也够奇怪的，那天在网吧，估计是7点多的光景--因为天就快黑了。我弟弟的同学竟来找我帮忙打架，我晕晕乎乎的就和他去了，去之前竟还没忘记换双鞋，并且顺手还抽了根一尺来长的小铁管。

到了我弟弟学校，由于我们人多，在一开始是先吓了别人一顿。本来也就没事的，谁知道这时候有个我弟弟学校的小流氓骑自行车闯了过来？那小子好不霸道，过来就是一句："他妈的你们没长眼啊？都给我滚开！"我当然不怕他了，因为我不认识他嘛。然而我弟弟的那帮同学由于平日里怕这小流氓过甚，这时倒都乖乖的"滚开"了。他直向我撞来，我亮出了铁管，双手拿起举过肩头--那时还真有种大侠的感觉呢！--正对他来了一句："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啊？我就不躲开还怎么着？"一时间他竟蒙了，看了我半天，最后转了车头甩下一句："你狠，有种你等着。"当时我就想，我这里二十来号人，我怕你？所以随口就是一句："随便你，你爷爷在这等你，怕了你我就白在这里混这么多年！"当时还真是很威风呢！

不一会，那小子就招了六、七个人过来，我看的很清楚，他们背起来的手里都有明晃晃的刀，并且长短和我的铁管差不多。我一想糟了，今天要吃亏。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我弟弟的那帮同学竟然没一个人上手！也许这就是我和弟弟双双住院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我手上的家伙打起架来是根本就起不了多少作用的。你想想啊，才一尺长，够干什么呀？然而那时大脑里想的已经不是这些了，只是想一会打不过的时候怎么跑。他们过来呼东喊西，喝来喝去，完全的虚张声势，然而就是这样，才使得我弟弟的同学都不敢上手了。最后他们的拳头向我打来的时候，我用铁管一挥，甩了下那人的手臂就跑了。因为我断定没有人帮我了，可是当跑出四、五步远觉得后边没人追来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噫？那帮人在那打谁呢？"我靠！原来是我弟弟。还是手足情深啊！这时候我再也不想跑了，回头拼个你死我活吧。我转个身，摸好了铁管带铁钉的那头就向回跑。那时还感到一阵激动，只是想到这要是一管子下去打死一个怎么办？并没想到这一下子竟然让自己挨了二十一刀！

我跑到正围起我弟弟殴打的那帮人跟前，对准一个正准备拿刀向下砍的人的后脑就是一下。那人应管倒下，不死也昏迷了。看他倒下了，我就又抡起管子对准第二个人的后脑勺，他又倒了，当要抡第三个人的时候，那几个人已经发现了我，一起掉转苗头挥刀向我砍来，我当然又开跑了，这回跑的很狼狈，--鞋都跑丢了。我边跑边挥起铁管向后抡去，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可那帮人还是穷追不舍，我也就不再跑了，抡起管子就和他们拼了起来，毕竟我没了体力，才挥了一下，铁管子就掉了。我一看，完了，抱着头曲起身子等着挨打吧。当时倒地后只感到一阵"叮"、"咣"的声音，并不感到疼痛。打完后他们就跑了。我也只能空喊几声"谁送我去医院？"。当然，我也没指望有谁把我送去医院，现在的人有谁会送你去医院呢？我很艰难地支撑了起来，除了右腿感到别扭外其余的什么感觉也没有。我颠簸着走到大街上，拦了辆记

程车。这时我看见身上的夏装都成了一条一块的布了。那出租车司机竟问我去那里，我说了句医院之后，就感到胃里难受，想呕吐。这时这司机才看出来我是被打了。于是踩上油门，也不管市中心的红灯，一溜烟的开到了市人民医院。就这样，他带我到了医院后，钱也没要的就走了。唉，这个司机哟！

进了医院，自己去敲一楼诊室的窗户时我才看见，原来自己身上流了这么多血。胳膊都成红的了，而且腿上那道刀疤上的血竟然象血豆腐一样的凝固在了伤口上。上身左侧竟然和沙鱼的鳃十分相似，只不过我的“鳃”是红色的而已。

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胃酸一致造反，胃里的东西象山洪爆发一样的从嘴里喷了出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那护士小姐，看到这里才从惊呆中醒过来，拿了绷带给我包扎。周围的人也都在瞪着一双不可思议的眼睛。而我弟弟这时也被包扎完了，他出来看见了我。看见我就哭了，说了句：“他们竟然把你打这样？这么狠！等我好了我一定找他们拼命！”他还说被打的重，我看他就已经够可以的，--脑袋包的和白色的西瓜似的，左胳膊上虽已被很厚一曾纱布包上了，但是红色还是渗过了白色，并且形成了一条红线向下流淌。

“你脑袋？--被开了？”我不得不问。

“废话不你啊？砖头拍的！”他转向了护士“快给我哥做手术吧！你看他流了这么多的血！”我明显的又看见了他的泪水。但我想“难道我需要手术？我也没感到疼啊？”

“那你快去办住院手续吧，还有叫你家人来交押金，快去吧！”那护士很善良。

“哥，你还好吧？疼不疼啊？我去给妈打个电话，叫他们赶紧过来！你先呆会吧！”“我没事，只是想吐，你去吧，不用关心我！”我说完他就飞身跑了。

这会来了个医生，他看了看我的伤口，在他看我伤口的时候，我也就随他一起“欣赏”了这多长到身上的“嘴唇”。看别的都无所谓，只是看见他把手顺着我肚子上的一道伤口伸到我肚子里的时候，我才深深地感到了一种绝望。我看得很清楚，他把多半个食指都伸了进去，并且还在里边转了个圈，我顿时感到了触电一样的疼痛袭满全身。然而这时身上的血还流得很凶，这时才感到，那是生命在向外流！并且还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

最后我妈来了，交了押金之后才把我放到了担架车上。躺在上边之后我就晕了。模糊中感到，母亲和舅舅们都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是在电梯上的时候，我又清醒了过来。本来我不感到恐惧，只是看见老妈和舅舅们那么伤心的样子，我才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里才闪过一个念头“我不会就这样死了吧？”想到这里，才在心中对着一年前开车去了天国的老爸一便便地祈祷：“爸，保佑我，我不想就这样死去啊！”也许是老爸真的保佑了我，挨了二十一刀的我竟真的没有死掉。

他们把我推到了4楼的抢救室。途中经过了停尸房，这无疑又给我增加了一层恐惧。到了抢救室我心就踏实了。但是医生竟然说我要在床上先等等，先给我做皮试！化验一下是不是对药物过敏。我晕啊！就这个化验就是1个多小时。我倒是在这一个小时中感觉舒服了好多，不过这可把我妈他们给急坏了。

最后好不容易把我推到了手术室。其实这时我已经是“双管齐下的病人”了，一个葡萄糖注射液的管子，一个氧气管。由于是夏天，我穿的衣服少，倒地后伤口里进了不少淤泥。医生看了我身上的伤疤后，决定给我冲洗一下淤泥。冲洗伤疤的时候，他们首先把我当成了海滩搁浅的鲸！用脸盆一盆盆地给我泼水。最后又把我当成了剥了皮的狗！用手指一条伤口一条伤口地抠。那个疼啊，简直比挨砍的时候要疼好几十倍！真叫我受不了，如果当时我晕了过去多好，可是我没有晕，那撕心裂肺的疼痛一丝不少的全让我享受了。我把吃奶的劲都用在了呼喊上，喊叫出来也许会减轻点痛苦。但是疼依旧是不会减少半分的。

缝针前，打的麻药竟还是局部麻醉。那一针针的麻药足足打了二十支之多。我又是享受了一阵针扎的快乐。虽说打了麻药，我也昏昏欲睡，可是疼痛感却一直在我身边陪伴，分秒我都没有错过。真的感到缝我身上的伤疤就和缝衣服的裂口一样，还有那缝完的断线动作，那简直就是野兽的行径。真为我能活着从这里出去而感到庆幸！最后肯定我是右腿韧带断裂，左胳膊二头肌肌腱断裂，身上大小刀口二十一处，最长十二厘米，最短四厘米，最深二厘米，最浅零点三厘米。总共是给我缝了一百八十二针！那给我缝针的三个医生在术后都说：“当时那手都抬不起来了，那时候你还叫我们快点，其实我们自己都想快点呢，从来没逢过这么多的针啊！”

之后就是长达三个多月的住院了。我弟弟才住了七天就出了院。而我，其实也能在二个多月就能出院的，可是这打不能白挨啊，官司还是要根据证据的。因此我就又住了一个多月的冤枉院。不过最后一个月则完全是为了官司而住院，为了住院而住院，每次都是在早晚医院查房的时候才去打个卯！其余时间就是去网吧玩游戏了，不过这时候可把同房的病人家给属乐坏

了，一个劲地感谢我给他们让床铺。

好了之后我妈还劝我要我复课，我则坚定的要来这里上学。那时对大学总有种憧憬和渴望，觉得大学里不定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神圣呢，可哪想到，来了之后就是这么个后悔加失望？一种被骗的感觉油然而升！

我郁闷！那神圣的大学城！我痛苦！那憧憬的大学生活！我晕！那如梦的大学理想！

第二章 抱着床板喊郁闷

通知书来了并且决定了去这里上学的时候，我还在医院里住院，可是报名不能不去啊，为此我妈曾自己一个人来石家庄为我报道。我记得那几天正赶上中秋节，她去了两天！当回来的时候她竟然很自豪的说：“这两天我只吃了一顿饭！就是在你们学校吃了一碗泡面！”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很不是滋味。我问她：“那你在火车上没吃东西吗？坐车不是要8个多小时呢吗？”。

“火车上一瓶水就3块钱啊，我买了瓶水别的什么也没买。你妈我就这点好，吃一点饭就够好几天饿的。”说完她还笑了笑。老妈从来没在吃的方面亏待过我们，而他自己却.....我没话说了。有这样的老妈，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是后悔，后悔这一辈子听她的话太少。

出了院，解决好了打架的事情后，我先是和老妈，还有我表姐一起去商场买衣服，当然是为了我上学买的。在商场里，我和妈妈一直意见不合，我喜欢花哨的衣服，而她则觉得这样的打扮和流氓没什么两样。由于没给我买我想要的衣服，我还和她顶了嘴，最后还把她气走了。那天，我们只是买了一身打了折的西服。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已经是正式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我才真正踏进了XX工院的大门。我和我妈来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当找到辅导员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宿舍。

宿舍的哥们很热情，也都很不错。他们帮我弄好了行李，又给了我被子和垫子。最后我借出去买牙膏为理由，和宿舍的一个哥们去网吧上网了。听我宿舍的哥们说，我走后，我妈和他们说了很久，也很多，我的家事啊，还有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等等都和他们说了。直到我们辅导员来叫她去睡觉为止。那段时间可把他们约束坏了，烟也不敢抽，什么粗话也不能讲，说话还要注意分寸，他们都盼望我早点回来，可是我却一直到熄灯才回来。因此第二天只是和老妈草草的吃了一顿早餐之后，她就匆匆地去赶火车了。

那天晚上，我迅速得和宿舍的哥们们打成了一片。由于我说话什么也不忌讳，逮什么说什么，没过几天，就被他们封了个“大贱”的称号。

那夜，我们侃了许多，聊了好久。大体内容就围绕着学校有没有美女啊以及这学校的质量如何来展开的。让我失望的是这学校两千多大一一生中竟有一千五百多是男生。--剩下的就全是恐龙了。真可谓“光棍大学”。并且听说学校里不仅长相好点的已经有了主，就连东施和无盐这样的超级大恐龙还都在我们学校成家了呢。宿舍这帮哥们都自视清高，以至个个都是光棍一条。

由于我们是补招，来的比别人晚。又因为学校男生多女生少，男生宿舍楼已经“客满”，所以我们这些人就住进了女生楼里边。并且因此成了幸运儿，比别人多了份能在最近的距离看女生线条的好条件。--其实我倒没觉得这是学校对后来者的恩赐，反倒是看了那许多恐龙之后真的感到害怕，熄灯之后从来都不敢再去水房洗漱，或者是去厕所解手，真怕会遭到恐龙偷袭的恶运。因此，恐龙症一直在加剧中！

只是那晚临睡前，宿舍的啊辉重重地翻了个身，本来是平躺在床上的身体，一下子鲸鱼翻身似的拍在了床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听见了他这个动作的声响后，我们还以为他是犯了什么毛病，他下铺操着一口沧州口音的啊通忍不住问了他一句，：“啊梅，捏干马捏？莫事吧？（啊辉，你干嘛呢？没事吧？）”让人想不到的是啊辉竟然大喊一声“唉，郁闷啊~~！”顿时我们大伙全笑了。“哈哈，郁闷你也不用抱着床板喊吧？”我向他开了个玩笑。“唉，你不知道，这年头没有老婆不好过啊。”我闻知愕然。.....

第二天的事情很多。我先是去系里边报道，随后又是去领自己的铺盖。这天我认识了系团支书小黄女士。--他就是我们大二的辅导员。去班里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并没有想像中那份被全班女生异样的眼光包围的场景。不过我背负21刀的事情却不胫而走，到了班上，几乎和我说话的人都是为了询问我那段光荣的历史的。唉，竟然会这样！不过辅导员倒是很不错，向我介绍这介绍那，只是她那两条比鱼钩还弯的腿让我确实不敢恭维。她保持直立姿势的时候那两条腿中间的空隔可以容篮球通过。

下了下午最后一节课，大多数人都是去食堂吃饭。当然我们也不例外。这个校区食堂的饭菜便宜又好吃，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能满足很大的胃口。当然，这里只是个分校区，主校区的饭菜可就比这里差的远了。而且，食堂是个观赏美女的好地方。吃放的时候你可以借低头喝汤让双眼左顾右盼，随便你的眼光留在女生的屁股上还是胸脯上，都没有人说你是流氓。不过，我比较喜欢直接观赏，把眼光长长地抛到饭堂里兼卖饭的女老板身上。因为我喜欢她那乌黑的长法，还有她那诱人的身材，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她那虽然嫁人却依旧妩媚的容颜，确实，现在想起来，对她还有一定的眷恋。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板，也能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夺走我的全部眼光，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把眼光白白浪费在不能让人产生欲望的恐龙身上。

要不是亲眼目睹，我还真的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学校竟然真的会把人整的那样的疯狂！

是吃过晚饭回到宿舍里，宿舍大多数哥们都奉行“饭后一口烟，赛过活神仙”的口训，烟民们都叼着烟躺在床上享受着飘飘欲仙的滋味。我不是烟民，所以就到临近窗户的二床上放牧自己的眼光。由于学校采取暖气输暖，一楼与二楼之间就有根暖气管相通，而那通暖气管的小孔无疑就成了一楼二楼相沟通的最好之处。

我正向外看的出神，突然啊辉向我说了一句：“文明，拿那个梳子敲几下暖气管。”

“敲它干什么？我吃饱撑的啊？”我当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咳，叫你敲你就敲呗，一会你就知道干什么了。”听了他的话后，我拿起梳子像检查暖气是不是漏水似的轻轻敲了两下暖管子。

“哎呀，你那样不行，还是我来吧，看我的。”他说完就上来了，我则闪到了一边。只是看他像是和那塑料梳子有仇似的拼命敲起了暖管子。终于，二楼答话了。

“楼下干什么？不要敲了！”是一个很粗的女声。谁知道，我们的辉哥什么话也没废，向着暖气管那一楼二楼之间的那个小孔就喊了一句：“俺想打泡啊~！”

第三章 女生也寂寞

“什么？”楼上那很粗的女声又传了下来。不过我们却都没以为它刺耳，相应回击的却是全宿舍的大笑。

“俺想打泡啊~~！”啊辉半笑半喊着说。

“什么啊？你大声点好不好？我们听不清楚。”很明显，楼上女生是水仙花不开--装蒜呢。我们也不打岔，示意啊辉继续喊。

“俺想打泡泡~~！”啊辉使出吃奶的力气差点把楼板喊塌，我们在下边早已笑的肚子疼了。然而，上边的回答更让我们不可思议。

“哦，你想吹泡泡？我们这里可没有泡泡糖啊！”我晕！竟然会这样回答，还吹泡泡，还真会打岔。我们都捂着肚子，生怕哪口气喘不上来，因此“当”掉。

“不是吹泡泡，我是想--打泡！”啊辉还在那里对着上边发疯似的喊，不过我看出来他也早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也在捂着肚子。

“啊，想打泡？打泡是什么东西啊？”不知楼上女生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又在那里装蒜。怎么还问出这么一句。

“打泡就是...，就是那个，那个你知道吗？那个...那个就是做爱呀~！”我们的啊辉竟然还给她们解释起了打泡的意思，真是厉害到家了，这时的我们早都倒在床上笑出来泪了。啊辉也不再打话，也躺在床上笑个不停。楼上的女生也不再说什么了，--还能说什么呢？“打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做爱总该晓得是什么Mean吧？因此上边回应我们的就是一阵比地震还厉害的跺脚，直跺得天花板掉下汗珠、落地扇在那发出“哒哒”的哀号，就算是报复。因此除了我之外的所有舍民都齐声大喊“哎呀，不好了，二楼女生坠胎了，坠胎了啊，小心被胎盘砸到了脚啊~！”我只是一直的欢笑着，笑他们竟然连这也能喊的出来。佩服佩服！

其实这时我们宿舍和楼上宿舍还并不熟悉。只是每天楼下这帮郁闷的人都会找点事情发泄发泄，因此二楼的女生当然就是最好的发泄对象。然而楼上住着谁，谁长的什么样，以及谁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们又都了如指掌。估计楼上那帮女生对我们的状况也是如数家珍，只不过我们都心照不宣得了。谁都想捅开那层窗户纸，但是谁又都不好意思去伸手探试，因此暖气管就是最好的传媒。自我来到这里以后，这样的处境才算改变。

就在第二天，学校给每个宿舍都安上了电话。大家欣喜若狂，终于可以方便的给朋友以及家人打电话了，但最大的欣喜却是我们终于有机会联系二楼的女生了。

那晚，熄灯已经好久了，宿舍的哥们却谁也不肯睡觉，全为不知二楼的电话号码而郁闷着。突然二楼又传来了“坠胎”声，而这次，声音却是有节奏的，不象以往那样发狠的乱踩。

"...三.....七！是三七，听见没？她们踏了三下停顿一下后又踏了七下。"宿舍磊哥唱出心中的欣喜。其实大家都听的很清楚，那时谁都没做声，全都屏气凝听着，这时他来了一句，反遭到大家的一致抗议--"快闭嘴，好好听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楼上女生们在向我们传达电话号码！紧接着，楼上又踏了五下，之后又是九下，后边我们就干脆一起数出来，楼上第五次踏出六下，于是我们宿舍的哥们们就齐声呼出"六--"就像体育彩票摇奖时滚出的小球号和自己买的彩票上的号相同一样的惊喜。我们紧接着呼出的是八和九，到最后一起呼出九的时候，我们几个异口同声的呼出楼上的电话号码--"3759689！""谁有200卡？快打电话！"因为当时谁也没"200"卡或是"501"什么的，所以就用磊哥的手机和楼上聊起了天。

当磊哥迫不及待得给楼上拨了电话后，我们很清楚的听见楼上的电话响了一声，之后磊哥就说话了。

"喂，是232宿舍吗？"因为我们是132，所以二楼顺理成章的就是232了。

"恩，是的，你是.....？"她们竟假装不知道！后来磊哥说这声音还很不错，听的很舒服。

"哦，我是你们楼下宿舍的。我叫张磊。刚才你们不是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们吗？怎么还问呢？"磊哥有点不耐烦的说。

"哦，那不是怕弄错吗？万一不是你们打来的怎么办？要我们出丑啊？"楼上女生也不在掩饰什么，开始直面她们楼下的大男生们了。

"哦，好好，那你们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吗？"

"废话，我们要是知道还用跺脚吗？"那女生说话还挺楞，弄的我们磊哥措手不及，竟一时语塞。"你们的电话是多少号？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们啊？"原来她们也等不急拉！

"哦，我们的是3729846。记下拉？"

"恩，3729846，记下了。呵呵，听说你们宿舍新来了个帅哥哦？他叫什么啊？"女生直入正题。

"哦，新来的那个叫文明。怎么，看上我们的哥们拉？要不要明天叫他上去和你们聊聊天啊？"本来磊哥这句话是说笑的。可楼上的女生们却斤斤计较起来了。

"好啊！你们说话可要算数哦！明天周四，下午咱们都没课，你们至少叫他来我们宿舍打牌啊。"听的出来，女生们很兴奋，因为楼上一阵骚动。

"好的，好的，明天一定，那我就不和你们聊了啊，这么晚了你们早点休息吧！再说我手机也要欠费了..."好的，那晚安了啊。""晚安！"放下电话，磊哥就阴笑了起来。"文明，人家点名要你明天下午去她们宿舍打牌！你可不 云霄阁论坛 - bbs.yunxi aoge.com 要给咱们132宿舍丢脸，到时候不要肾虚或是阳痿什么的啊！""哈哈哈哈哈""我去你的，少开这样的玩笑，我文明什么时候阳痿过？不过早泄倒是有一回。！""哈哈哈哈哈"大伙一起笑着。个个都躺在床上说着女生跺脚传送电话号码这事。

"你说怪吧？咱们正要找她们电话号码，他们自己却上赶着把号码告诉咱们了。多爽！省了多少事啊！"我们的通哥哥说着，他那口逗笑的沧州话让人听起来实在是不笑不行。

"哈哈，就是，这回咱们哥们可要有好日子过了。"狗哥答话。

"恩恩，想想有机会和他们弄个联谊宿舍什么的，我们也快活了！哈哈！"啊辉高兴的不得了。

"我说文明，明天好好表现啊，能不能和楼上搞联谊宿舍可就看你的表现了啊。哈哈哈哈哈"磊哥又拿我开心。

"唉，看来女生也寂寞啊！"不爱说话可一说话就语出惊人的"总理"开口了。

"嘿，我们的总理都说话了，看说的多经典啊，女生也寂寞！哈哈，就是就是，看来寂寞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光棍们啊！"

"哈哈哈哈哈"大伙在一阵笑声中睡下了。

第四章 竹竿挑内裤

由于昨晚睡的太晚，--其实已经不能说是昨晚了，因为昨天临睡前我看了表，那时是凌晨一点半，也就是说我们是今天才睡觉。--以至早上谁都没有起。不是不想起，是实在起不来！本来这天早上学生会要查早读的，而且七点钟早读就开始，可那时候我们个个都还帮周公哥哥搬家呢，哪有闲空去上早读啊？因此，我们宿舍每个人都被学生会记下旷课一节！

如果不是楼上的又一阵"堕胎"声音，我们还不会醒。虽然楼上地震似的跺脚，可我们就是不搭理它，响就响去，谁都不愿意起。然而禁不住这种"堕胎练习法"折磨的人还是有的，第一个被"噔噔噔"的脚踏楼板声揪起来的人是挨着暖气的磊哥。那时他用被子蒙着头，双手还捂在

被子蒙住脑袋那一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磊哥踹开被子对着暖气管的洞口破口就骂：“他娘的楼上，你们堕胎就堕胎，不要打扰我们睡觉好不好？”说完他就用手敲暖气管，暖气管也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帮他抗议。二楼女生也不恼（他们听习惯了），依旧派那个粗嗓子女生来“谈判”，：“别敲了，别敲了，我们有事啊！”

“他娘个鸟的什么事一定要打扰我们睡觉啊？”磊哥很生气，也很疲倦，他边喊边打呵欠。

“麻烦你，帮一下忙，好不好？”这可是女生第一次要我们办事。

“啊？？什么事啊？你们说吧！我帮你们就是。”不仅是磊哥来了神儿，我们几个早就醒了只是没睁开眼的人这时候也是兴趣大增，“不知道二楼女生要我们帮她们干什么啊？”--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所以，一个个扒大了耳朵、伸长了脖子在那里听着。

“哦，我们昨天挂在窗外的衣服掉下去了，能不能帮我们捡上来啊？”女生说完这话后，大伙就全晕倒了，磊哥更是恨不得一头扎在墙上撞死。因为我们昨晚还对她们晾在窗户外边的衣服讨论了将近一个小时，比如什么这个尺寸符合谁穿啊，那个颜色适合谁的标准啦，等等扯淡的话题曾讨论了不知道多少遍，我还因此梦遗了呢！

其实，他们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也没别的，不过几条内裤而已。

“.....你们到底管不管捡啊？倒是说句话啊！”女生们等不急了。我们宿舍这会还热闹了呢。磊哥不愿意去，他去这个床推推这个，去那个床拽拽那个，想找个人替他丢脸。然而我们几个却一直推举他来完成任务，弄的他是求助不得，求脱不能。一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去，可经过我们的大力开导，以及做了许多的思想工作，最后，磊哥终于去了。--其实他心里还是想去，因为我知道，他郁闷的很。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说上了一句：“磊哥，我们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致敬！您辛苦啦！”。

“辛苦个茄子，我靠你们七个的母亲了！”磊哥这句绝骂之后，他就登到了窗台上，那架势还真有“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模样。

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这里，那就好办多了。可事实却偏偏是在这里发生了啊，除非我们几个大脑有毛病，否则，谁都不会给她们捡的。然而，我们又不愿意把和女生们的关系搞糟，所以，磊哥就采取了一个十分非常很特别巨狂出乎人意料的办法。

“喂，楼上的，你们在二楼等着啊，我就给你们送上去。”他看好了形势，然后从窗台上跳下来，走到门口拿来我们宿舍特备的一根挂条幅的竹竿，然后隔着窗户就去挑内裤。因此那几条内裤在磊哥的大力“挑逗”下全被送回了老家。当时的情景那个好笑啊，磊哥拿竹竿就在地挑，挑到一个就直接把竹竿向上一竖，那样子和升旗没个两样，二楼女生就从护窗铁栏杆的缝隙里伸出手来够。哎呀，幸好当时上早读的人不多，这个送内库的情景没被多少人看见，否则.....（后果不敢设想！）不过我们宿舍的哥们可是看的清清楚楚，笑得也是颠颠倒倒。

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早上起床一阵大笑更愉快的事情吗？

“谢谢你啊~！”磊哥把几条内裤“安全”的送回后，楼上就传来了这么一句话。“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这话是我们大家替磊哥喊的。当时又气得他抽了一阵羊角风。

“可恶的女生！”磊哥办完了事情终于说了句心里话。“你们也够可恶的！”

“彼此彼此，你昨天晚上不是还说‘要是能拿个一两条内库套在头上该是多爽啊’来着吗？怎么今天如愿已尝了，难道不好啊？”我提醒磊哥道。

“哈哈，就是，你不是说要套头上吗？怎么，到手了又不敢了？”辉哥也帮忙附和。

“我只是说说而已嘛！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女生会把内裤送到头上是不是？”我不等他说完就抢先说出口。

“哈哈哈哈哈。”大伙都笑了。

“好了，笑够了就全快起来了，洗漱一下，待会要上课了啊！”通哥在还差十五分钟就上课的时候提醒了大家。因此大家就全以闪电的速度起床，并且以超人的本领洗漱完毕，在被子全然不急叠的情况下就跑去上课了。--早自习就没去，难道上课还要被点名吗？

第五章 与恐龙玩游戏

今天损人损的还真不轻。吃过午饭，我就被大家推举成代表到楼上和恐龙约会去了，为我这次行动而专门配备的随行“秘书”却是啊辉。当然，敲铁管这道手续是必需的，就和“通行证”一样，你总得先和上边联系一下吧？

然后，大家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还。”来为我们送行。

其实楼上女生什么都好--除了长相，所以她们很热情。我们敲门进去后，她们忙着给我们

找马扎--学校配备差，没办法。我们也就坐了下来。

"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就是不一样。"啊辉坐下后先吐出心中感慨。确实，女生宿舍就是不一样，那里整洁而且干净，还有女生那天生爱打扮的个性，在这里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满屋子挂满装饰品，就像给屋子化了装，让人见了就有舒适的感觉。

"呵呵，谢谢夸奖，其实我们宿舍很普通啦。"那"大嗓门"利利谦虚的回答。

"哇，普通的女生宿舍就这么利索？这可比我们宿舍好上不知道多少倍了。"啊辉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给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向后看。我猜到身后一定有什么值得让人注意的东西，因此我假装揉了揉眼低头向后瞥了一下，--哇塞！怎么早上那排内裤全挂在我身后了？这真让我吃惊不小！我晕啦！原来这里不仅是有内裤啊，还有胸罩呢，妈妈呀，鼻孔里好像要有红色液体快流出来了。赶紧扭头，否则再不扭过去的话，下边那小弟弟就要用"自摸"来解决了。没办法，全是光棍大学恐龙症惹的祸。

"我看我们还是找点事情干吧！比如打牌什么的！"啊辉看见我的举动，怕我闹出什么事端，因此用这句话来吸引住女生的注意力。

"对，对，我们，我们打牌好吗？"当时我就像个口吃患者，说这么简短的话也吞吞吐吐，说完我向啊辉做了个痛苦的表情，啊辉竟然还憋出了笑来。这样的笑当然被女生发现了。

"你笑什么呢啊？这么牵强？"女生也笑着对啊辉说。

"哦，哦没什么，没事偷着乐呗，难道Can't I do this?"我晕！一向对英语狗屁不通的啊辉今天竟然说起英语来了，并且还是英汉结合。晕了，晕了！

"呵呵，可以呀，笑一笑十年少嘛，那我们打牌吧！"这时女生把牌放在了高凳上，又找来了个硬板放在上边充当桌面的作用。

"恩，笑对人体还有好处呢！能让人少放屁！"啊辉实在是厉害，这话也敢说，他惹的宿舍里所有女生都笑了起来，当然我也笑了，直到这会我才发现，宿舍里原来就有四个女生，并且全是恐龙型的，那传说中的工院232宿舍的美女全不在其中。这不免让我感到失望，但我也并不绝望，因为我对希望根本就沒抱多大愿望。只是我有点悲伤，因为我不知自己要 and 这几个恐龙待上多少时间啊---！

"哇，你们的牌真性感！我可喜欢这样的扑克牌啦！"一开始我还以为啊辉是在发神经，但当看见他手中拿的牌时，我就再也不奇怪了，因为那牌的正面竟然全是穿泳装的图片！

"哎呀，拿错了！我们用这副吧！"拿牌出来的那个女生--据说叫什么美丽？哦，是叫吴美丽，她可真是名副其实，真的是"无美丽"--显得惊慌失措，赶忙又从床底下找出一副牌来扔给我们，想用这副扑克把那副泳装扑克换掉。

"这有什么呀？就用这个拉，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其实我们比较喜欢用这副牌呢，文明，你说是不是啊？"他还把我拉上了，我除了附和着"是，是，我们都喜欢用这样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真的啊？呵呵，那也好啊，本来大家也不用有什么约束嘛，都这么大的人了。老四，你也真是多事。"利利和我们解释，并有点责怪似的对吴美丽说。

"好了，不说这个。你们都会玩什么啊？"啊辉解除尴尬。

"什么都会！跑的快，打升级，斗地主，拱猪，吹大话，五十K，什么不会啊！只要你说的出来，我就会玩。"利利跟啊辉兜了个圈子。

"那好啊，我们玩弹脑壳的，要不就喝凉水的怎么样？"当然啊辉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茬。

"不是吧？弹脑壳？那不公平！再说喝凉水也不好啊！"利利抗议道。

"呵呵，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那我们就玩‘母鸡下蛋‘好了。"

"什么‘母鸡下蛋‘？没听过啊"她们当然没听过，因为"母鸡下蛋"这个名词是我们宿舍专用，也就是我们宿舍对打升级的别称。

"啊，母鸡下蛋就是拖拉机，打升级。在宿舍说惯了，这会说错了。"

"有意思，打升级竟然叫母鸡下蛋，呵呵，那是怎么个意思啊？"这奇怪的名词引起了她们宿舍里一直看书的女生的注意。我对楼上女生一直都不太感兴趣，并且以后也一直没和大家讨论过，所以这个女生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当时她说话之前一直在看书。

"文明，给她们解释解释咱们132宿舍的专有名词！"啊辉还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我。

"所谓母鸡下蛋，其实很简单，你看打升级不是要由A开始打吗？最后打到K就算结束，这从少到多的过程不是和母鸡下蛋一样吗？就是这样。"我解释的很牵强。

"哦，原来是这样！"说完这话，那一直看书的女生就又去看书，并且直到我们走她都再也沒说过话。

"那我们就开始玩吧，我和谁一伙？"啊辉故意一问，我也知道，他是想把两个女生分开，让我们多增加一点谈话的时间。当然，我也要随声附和了。

"是啊，一个宿舍的一伙多没意思，我们要分开才能显出水平来。"

"那我和你一伙！"利利很快得对我说，然后就坐到了我的对面。"小严，你和他一伙！"才知道这个女生叫小严，她脸是长形，但是扎个小辫，前边有一溜刘海儿，单眼皮厚嘴唇，低鼻梁，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一笑便露出来的那两颗不齐的虎牙。她叫小严，不知是姓严还是名严，是不是外号叫无盐什么的我就不得知了，因为没有专业人士给我解释。

"好的，我和小严一伙，你和她--对了，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呢！"啊辉在分伙的时候问起了姓名。

"哦，我叫利利，许佳利，就叫她小严吧，那个叫吴美丽，看书的那个是书痴，不要管她，她除了对看书有兴趣，别的什么都不关心，我们可以忽略不记。"还真的可以忽略不记，这么说她也不说句话，佩服。

"对了，你叫什么啊？"小严对啊辉说。

"我啊？你猜叫什么？你们不是知道我们楼下不少人的名字吗？"啊辉卖关子。

"你是不是大头（此乃通哥，一直被楼上女生叫做大头，通哥很郁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长的像HOT里的安七炫哥哥。）？或者是陈磊？"利利还真的猜了起来。

"哎呀，哪个也不对，我就是啊辉呀！经常在楼下对你们喊‘俺想什么什么的那个’"啊辉还诡秘一笑，竟然用"俺想什么什么"来提醒，佩服，五体投地。

"哦，就是你啊，那我就是那个经常对楼下喊的那个了。"利利也对啊辉解释。靠！原来她就是那"大嗓门女生"。

"我知道，知道，听声音就听出来了。对了，这个还用介绍吗？"啊辉指着我对女生们说。

"不用了，不用了，他就是文明嘛！你们宿舍的帅哥，地球人都知道啦！"我只有苦笑。

"恩，你们不知道，他还有个名字叫大贱！"我在女生面前一向很老实，只是和很熟悉的朋友才耍嘴皮子什么都说，没想到啊辉竟把这称呼也对女生说了，当时我真想掐死他。

"啊？？？哈哈，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真的是好有趣啊！哎-我叫了--方板A，方板的主。"我们说话间已经抓上牌了。

"好，这次是我们的底牌。"我说。

"不过文明，听说你晚来了两个月是因为住院哦，并且身上还留下了不少伤疤？是吗？"利利竟问我这个，我晕了！

"哦阿哦，是，是有这么回事。快别提那伤心事了。"我不想在这里提这事，她们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所以就没再问。

出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啊辉拿了个大王，利利手里的是小王，啊辉出牌时说了一句："哈哈，文明这回你输的爽吧？你手里有小王不管用，我拿着大王正强奸你！"他还挺得意，正在那边得意的看着我笑，可他殊不知那小王在利利手里。但是这时利利说的话让我和啊辉全震惊了。

"唉，我的是小咪咪，要是我有大咪咪就好了，怎么大咪咪偏偏不在底牌里，要不我就有两个咪咪了，这把肯定赢！"

第六章 传说中的工院美女

利利是我在大学里见过的第一个并且也是最后一个如此纯洁的女生。她说话没什么忌讳，口无遮拦。不过这可把我和啊辉给听晕了！咪咪在我们宿舍甚至我们这个地区都是指乳房的意思。她竟然说的那么自然，还什么"我的是小咪咪，要是有的就好了"，你说这让人听了晕不晕啊？

"啊？？啊，哦，你们那里管王叫...叫咪咪？"连啊辉都有点说不上口。

"对啊？怎么了？难道你们那里不是这样叫的啊？"利利竟还和啊辉讨论起来了。

"啊...，啊，是，我们那里也叫咪咪，没什么的。"啊辉这句解释可不得了，弄的我们后来打牌全管王叫咪咪，那个别扭劲就不用提了，真是费解。

我们楼下男生宿舍一直都谣传工院的美女就在我们楼上，我们宿舍也一直以此而感到自豪，但是谁都没上去看过，既然大家都那么说了，估计也没什么错误了。那传说中的美女叫罗赛，我估计长的也就是一般偏下那种，因为被讹传，所以也就被说的美若天仙了。我们上楼上来也为了看看这美女究竟长的是个什么样。啊辉比我更急，他早就忍不住想问了，只是苦于没有借口。他身体里含锌过多，--我认为，所以待着没事时身体就不由自主的乱动，医学上可能

把这称做什么"多动症"什么的，我不是学医的，这里也不考虑这个。只是这时候啊辉多动症又犯了，我看他好象浑身不自在，手脚乱舞，最后一肘压在他身后的床面上。--当然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毛病。

"哇，这是什么啊？"啊辉感觉肘被硌了一下，顺势要把人家女生的被子掀开。他对面的小严看见了立刻说话阻止。

"别别，别动她的东西，她脾气不好，回来看见东西被动了会骂人的。"话说的很是着急。

"哎呀，你说一句就好了，我还没动呢，你看你怎么就说这么多话。"啊辉皱起了眉头，很不情愿地缩回手。"不过我感觉好象是手机啊！"

"啊？是手机？她，她今天怎么没带手机啊？"小严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看见她对利利使了个眼色，这话明显有鬼。

"手机有什么大不了的啊？看看呗，我觉得她不至于小气到连这也骂吧？"我想知道小严对利利使的眼色是什么意思，所以就问了这么一句。

"咳，这也没什么啊，有什么不能看，啊辉你想看就看吧。"利利说，可小严还是有点不情愿，因为我又看见她对利利皱眉头了。

"哈哈，那我就看了啊。"啊辉很高兴，因为最近他想买部手机，这时候正看谁的手机都顺眼呢。但是当他揭开被子的时候，下边露出来的可不仅仅是手机，还有一包被拆开的"安尔乐"，我当时就晕了，估计啊辉当时也蒙了，因为他呆呆的看着床面，眼睛都直了。这要是换个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可换这里就不行。那几个女生也显得很尴尬，一时间竟没人知道该怎么办，都成了呆呆的木鸡！

"啊，你，你们，你们宿舍东西还挺齐全的啊。"啊辉结巴着说，然后拿出手机后立刻把被子盖上了，但此时他的手动作却很僵硬。

"哦，这手机不错啊！摩托罗拉的？"我立刻扯开话题，要是不赶紧把话题扯开没准利利就会回答啊辉："哦，是啊，女生就是事多嘛。"那样可就坏了。

"哦，啊，是吧，是摩托罗拉的吧。"幸好小严反应快，接我茬立刻也扯开话题。

"对了，这手机是谁的啊？"啊辉问利利。

"啊，是我们宿舍那美女的。"这美女是谁，她也没说，只是个笼统的回答。所以，我和啊辉就误解了，我们都以为这里的美女指的就是罗赛。

"哇，原来是她的啊？"啊辉又情不自禁起来了。

"啊？你们知道她是谁？真厉害。"利利也来了兴趣。

"呵呵，谁不知道你们宿舍有个大美女啊？整个工院都知道啦！"

"是吗？她长的确实不错，可就是脾气不大好。"

"没关系，一美遮万丑嘛。哈哈，今天一定要认识认识这传说中的美女。"

"什么？传说中的美女？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利利迷糊了。

"哦，不，不是传说中...，唉，是传说.....反正是工院第一美女吧。"这个笨蛋啊，又把我们的宿舍的专有名词说出来了。

"呵呵，原来是这样啊。对了，她好象该回来了，你快把手机给她放回去吧。"利利的口气有点哀求。

"不忙不忙！我再耍会。"本来他就不想放，一听到这竟是传说中的美女的手机，他更加爱不释手了。"她干什么去了啊？"

"可能是找他男朋友去了。"这话让我们听了之后心都凉了半截。

"她有男朋友了？不是没有吗？"我吃惊地问利利。

"有啊，她有男朋友了啊，怎么，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利利又迷糊了。

"不是吧，不是说他还没有男朋友呢吗？"

"有了，早就有，还是她高中的同学，他们一起报考的这里啊。"

"MyGOD！还想追她呢啊！"啊辉什么也不掩饰的说着，这惹的在座女生又是一阵大笑。

"那你就别做梦了吧。"利利劝啊辉道。

"唉，没想到罗赛已经有男朋友了，亏我还一天到晚想着她！唉，以后....."啊辉有点自暴自弃的口气说着，但没说完就被利利截断了话头。"谁？罗赛？"

"是啊，不是罗赛是谁啊，唉，以后可要郁闷了！"

"不是吧？你们说的是罗赛啊？"利利心有疑问。

"难道你说的美女不是罗赛吗？"我也感到很纳闷。

"哈哈，罗赛是我们隔壁宿舍的，我说的美女是我们宿舍的马侯力。你们以为是谁啊？"利利笑着对我们解释。

"啊？原来罗赛是233的啊？那他们怎么都说是你们宿舍的呢？"因为我们宿舍右边的屋子是133，左边是厕所，而这个楼又是上下一样的，所以推测她们隔壁宿舍就是233了。

"是啊，原来你们说的什么传说中的美女是罗赛啊！怪不得，怪不得！"小严也心有疑虑。

"那我就还有希望了啊！"啊辉又是高兴的说。

"啊辉，快把手机放回去吧，马侯力真的就快回来了啊。"利利这句话倒是挺灵验的，她才说完，门就被人用很大的力量踹开了，随后近来的就是一个长相十分像马猴的人，她的脸真特别，尤其是那向前突出并且比一般人长的下巴，谁看了这张脸要是不联想起马猴来，我就天天用双手倒着走路。没想到，人类和猩猩告别好几百万年后依旧能找到一个这么完美的类猿人脸型，这脸太对不起观众，真应该藏到博物馆里，再让它去进化几万年。

"我们回来了。"这马猴进来后就是一声粗吼，顺手把提包向床上一扔，原来她还真的是马侯力，唉，也是名副其实--马侯力，马猴脸。不过她后边跟进来的两个人倒是很清秀。

"啊，你的手机我刚才看了看，现在还你。"啊辉一直都盯着门口，尤其是看到这个马猴把提包扔在自己身边的床上时，手都有点颤抖了。本想把手机塞回去，可是那样又不太好，还是自招了吧。

"啊？你怎么可以……"马侯力本来很生气，估计是想到自己床下的秘密了，话说到这里立刻改了口，"啊，没什么的，没什么的，看看就看看吧！"说完还强挤出个笑容，"呵呵，你们是楼下的吧？"

"是啊，我就是文明。你们好啊，还不知道你们都叫什么呢。"我看还是由我来解除尴尬吧。

"我啊，我叫马侯力，你好。"果然没猜错，说着她就把后边的两个人拽了进来，并一一介绍"这个，是田秋红，我们宿舍的美女。这个叫王家落。"不知道什么原因，听到她说美女这两个字我的胃酸就造反。

"你们好。"啊辉也向它们打起招呼。

"呵呵，你们两个还萎萎缩缩的干吗啊？快进来啊，他们两个是楼下宿舍的！"利利对门外的两个姐妹介绍着。

"呵呵你们好啊。"那两个姐妹也打着招呼，慢慢走进来了。

于是，我们就和她们扯了起来。晚饭时我们就走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不仅要忍受恐龙，还要忍受马猴，这谁受的了啊，我早就想走了。终于摸到个机会，赶紧逃跑吧！天哪，可不要再让我待下去了，多在这待一分钟没准就会少活十年啊！

第七章 自封工院第一贱

我们逃离了侏罗纪公元，回到了现实中。楼下的哥们早就等我们一起去吃饭了。我们边说着楼上的遭遇边和他们一起走向食堂，半路上，我们竟又碰到了楼上的恐龙姐姐们，真是"禽兽多而民寡"啊，因此就又和她们扯了一道。

她们也去食堂吃饭，并且就和我们坐的不远，因此，使得我没有时间和大伙猛侃"恐龙奇遇记"，他们谈的还挺投机，我虽也不时凑上那么几句，但过多时间还是盯着那虽结婚但依旧引人注目的食堂女老板身上看。唉，看的越多就越想不通，这女老板她为什么就不是我们楼上的女生呢？纳闷啊！

饭毕，我们终于回到了宿舍这不大但却没有野兽的自由空间。

吁了一口气，我们就侃起了"恐龙奇遇记"。

"在楼上啊辉可贱了，什么都说，连‘母鸡下蛋’都和女生说。"

"哈哈哈哈哈，那你们没和她们解释解释老汉推车和玉女吹箫什么的？"大伙也一起凑笑。

"没有没有，我们哪敢啊，不过在楼上文明可惨了，陪着内裤坐了半天。"

"哈哈哈哈哈"

"你还好意思说我？那会你发现了一包‘安尔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

"哈哈哈哈哈"

"你说那是咱想动的啊？我怎么知道她床下会有卫生巾的呢？"

"唉，楼上无美女，我早就说过的。"这又是"总理"的一句经典。

……

晚上我们的"卧谈会"成了唇枪舌剑的辩论会，要是不亲耳听见是没人能想到八个大老爷们也会和泼妇似的待着没事乱骂乱谈乱议论的。

"啊辉，郁闷啊？看你抱着床板是不是想起来楼上那包‘安尔乐’拉？"我看啊辉又弄了个

拥抱床板的姿势，所以就用话逗他。

"你说你贱不贱，我这么待着也碍着你了，我看你是羡慕我碰到翻女生被子的美事了。"啊辉也反驳。

"贱？贱什么意思啊？你们怎么就那么爱说这个词啊？"

"唉，看来你还真是贱啊，连这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哈哈，孩儿，用爹爹教你不？"

"去你妈的，爷爷要你教？我只不过是听不惯，在我们那里从来不用这个词骂人，贱就贱了，那又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哈"

"听见了吧，大家都听见了吧？不是我说他贱啊，你看他连贱什么意思都不懂，难怪我说他了。"

"其实文明不知道贱什么意思也是好事，起码我们以后可以随便骂他，也不用怕他用这个词说咱们。贱人，你自己说是不是啊？"我上铺的狗哥也参加议论了，他从上铺探下头来对着我。

"小狗，你不想混了？不要在那放狗屁！小心我一会把你的狗皮扒下来当垫子铺。再不老实我一会给你找个小母狗。"

黑灯瞎火中我向上蹬了一脚，狗哥立刻缩回了身子。

"哈哈哈哈哈"

"靠，算你小子狠，老子说不过你，我睡觉了，不要打扰我。"被我一句话憋回去的狗哥哥很是不爽。

"哈哈，狗哥哥，别郁闷啊，明天早上还要你去倒尿盆呢，早点睡吧，明早起来别忘记叫大家啊。"

"我他妈的掐死你，你才倒尿盆呢，你要是给我找个尿盆来，我明早上就去倒。"

"真的啊？就用你的脸盆吧，你脸盆当尿盆正合适。哈哈。"

"滚，一边去，懒得理你。"说不过别人的时候狗哥一向都是用这话搪塞的。这会他已经是言穷了。

"文明，你长的这么帅，什么时候去找个老婆，让大家也沾沾光啊？"磊哥一向爱给人出难题。

"不忙，随时都能找，不过咱们学校的女生也太难了吧？让我怎么找啊？"

"没事，没事，你将就将就咱们哥们以后抽烟就不成问题了。"

"还有洗衣服也不成问题了。"通哥的脏衣服一向很多。

"好好好，到(bbs.yunxi.aoge.com - 云霄阁)时候我忍了，给你们找个洗衣服的，或是个供你们抽烟的。"

"什么忍了啊？女人都一样，在床上你就闭上眼，感觉没什么不同的。"

"哈哈，照你那样说我去当鸭子好了。"

"哎，你还别说，你小子当鸭子还真行，要貌有貌，要贱有贱的。"

"哈哈哈哈哈"

"好啊，磊仔，那明天你和我一起卖去吧？我们一起跳段牛郎舞什么的，也好赚钱，给你们买烟。"我这话又惹得大家一阵好笑。

"靠，又扯上我了，你小子想卖自己去，我可没兴趣。"磊哥也不参与舌战了。

"文明，我就奇怪，你说那二十一刀怎么就没砍死你？要是砍死了，这世界上就又少一害了吧？你妈也就省心了。"啊辉瞎凑。

"呵呵，这个问题简单，没砍死我是因为我还没当你的女婿呢。"

"哈哈哈哈哈"

"滚滚滚，谁要你当我女婿了，我女儿才不嫁给你。"

"要不你就当我女婿吧，我可愿意当你岳父呢。"

"靠你娘咧，你小子还真是什么都不忌讳，贱，贱到家了。我不和你扯这个。没准哪句话说的不对，你又赚我几辈子了。"

"你们都是自找地，你看我什么时候答理他来？找骂是你们愿意，我知道他贱，看我都不理他。"操着一口沧州话的通哥在每次想说我的时候都是这么说，但是他那地方口音太重，十句里边我也听不懂他三句。因为他的口音问题，我们辅导员还一句一句地教他说过普通话，只不过我们通哥实在是太厉害了，劳着自己没有把普通话学会不说，他竟还把我们的辅导员教出了一口沧州口音。

"小通子，你也想找挨骂拉？告诉你多少回了，和我说话不要说鸟语，是不是要我教你汉

语怎么说啊？”我也就拿他的口音来找茬。

“年不详找马，年水饺聊。（俺不想找骂，俺睡觉了）。”他说的每句话都逗的很，知道沧州口音的人应该都知道沧州人说话可好玩了。

说完这话之后他就盖上被子找周公打拳击去了。

“唉，无聊，你们都说不过我，你看，宿舍里八个人，四个让我说的没话了，那几个还是没有说话作战能力的，哈哈，我还真伟大啊。”这话当然遭到他们几个的不满。

“去你的，不爱和你一般见识得了。”宿舍里不爱说话的利明也开口了。

“男人，就该沉默！”“总理”的一句经典又把大家逗笑了。

“文明，我看我们该封你为宿舍第一贱了。”志文也参加了进来。

“算了，宿舍第一贱有什么啊，我是工院第一贱，再以后是全国第一贱，再再以后我还是世界第一贱呢！”我和熟悉的人聊天爱开玩笑，开玩笑时什么也不忌讳，有什么忌讳的？大家高兴就好，做人何必那么死板？

“哈哈哈哈哈”大伙一阵大笑。气愤活跃了起来。

“文明，我看这世界上现在就已经是你最贱了，宇宙第一贱也非你莫数。”磊哥也笑着说。

“文明，反正你也说了，何必不喊出来呢？你是在宿舍大喊几声‘我是工院第一贱’或什么‘宇宙第一贱’什么的，我们大家可佩服死你了，以后你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怎么样？”啊辉继续凑我说。

“哈哈，那有什么啊？我什么都不忌讳，大家又都是熟人，喊就喊，谁怕谁啊？不过我喊了之后你们不能反悔啊！”他们答应了之后，我就扯开嗓子在床上大喊：“--我是工院第一贱，我是世界第一贱.....--！”边喊我自己都边笑，大伙更是笑的魂不附体。

但是我没想到，啊辉竟和磊哥早串通好了，在我正喊的起劲的时候，窗户被他们打开了，以至学校保安走过来对着我们宿舍就喊：“喊什么喊？都几点了？还不知道睡觉？再喊狼就被你招来了！”

我晕了，保安什么时候来的啊？大家笑了，原来他们早有预谋。

“行了，你是工院第一贱，保安作证，你就不要喊了吧。哈哈哈哈哈”啊辉笑的不可自抑。

“你个混蛋，耍我？？完了，这回可真的成了工院第一贱了。完了，吾命休矣”

“哈哈哈哈哈”在一阵大笑中我们睡下了。

第八章 贱名远扬

来上大学前心里曾不只一次得对自己说过：一定要收敛，不能再无所事事，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好印象，也给自己一个好心境。可这回完了，成了保安都知道的“工院第一贱”了。唉，反正也这样了，想开点吧，做人何必那么名利，何必那么要面子，我心清醒则已。人活着不要说不快乐，其实快乐就掌握在自己心中。自己什么样自己最清楚。

今天早上有自习课，听说学生会又要点名，所以大家就是在睡眠惺忪之际脚步颠簸着进了教室，可进教室等了整整一个早自习时间，学生会的大哥们也没赏脸，最后大家又骂骂咧咧地回到了宿舍。

“狗日的学生会啊，竟然骗人，下次说什么也不去了。”啊辉郁闷的不行。

“磊仔，你们班点名了没？”我问垂头丧气而归的磊哥。

“别提了，我和小狗到班上一看，嚯，加上我们两个也不到20个人，最后学生会的还没来点名，当时真想把学生会那帮混蛋们都给掐死！”看来磊哥也是一肚子牢骚。

“你说这学生会怎么和文明似的！”狗哥这话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

“--贱呗！”

“哈哈哈哈哈”

“靠，你少来，学生会比我还贱，我贱起码还能让大家快乐，可学生会呢？只会让人痛苦！”

“哈哈！”

“精辟精辟，好了，快拿书，一会去上制图课了？”通哥对啊辉和我说。

我们宿舍是混合宿舍，狗哥和磊哥一个专业，同班；我，啊辉，通哥一个专业，同班；我们五个同属材料系，“总理”，利明，一个专业，同班，是法经系的，只有志文是机电系。因此通哥我们一起上课。

我记得那是一堂制图课，啊辉和通哥我们到班上之后就寻最后边的位子坐下了。--因为我

们经常是和老师保持距离的。我们在一个大阶梯教室里上课，上课时大家的坐相也很有趣。前边是一排学习好的学生，那些人被我们称做“亲师派”，也多半是学习不错的学生，是大学里的支柱分子。后边坐着的是许多誓死与老师保持距离的“不良分子”，就像我们这种不爱学习的家伙们。除了来上课的人很多，否则教室中间就会有許多位子被空下来，使得教室中的坐相让人看见就能联想到哑铃，而那样，教室里的人们也就能明显看出两极分化了。上课无聊，我们聊天。

“咱们制图老师长的还可以看啊！”我对啊辉说。

“恩，听说他也是唐山呢，和你一个嗜好，--耍贱！”啊辉回答我。

“对了，听说今晚开唐山老乡会啊！”隔壁宿舍的小胖坐在我们身边，听到我们说话他也凑了进来。--都是“好学生”嘛，全坐在后边，和老师保持距离。

“什么？老乡会？好玩吗？有什么东西？都开什么内容？”大学里老乡会是不能少的，想在本学校尽快交朋友，或想尽快找个情侣什么的，它就是好的媒介。

“老乡会啊，就是你们唐山地区的同学一起认识认识，聚聚会什么的，不过那里可以找美女哦！”啊辉给我解释。

“恩，听说这是第二次老乡会了呢，半个月前就开过了一回。还听说你们唐山还有几个长的可以看的女生啊。”通哥也来参加讨论。

“恩，好，今晚我去参加老乡会。在那里开啊？什么时候？”

“估计是一阶，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下边小黑板上有，你自己去看看吧。”

“哦，我一定去，去找个美女当老婆来，哈哈”

“估计你没希望了！”

“不是吧？美女全有主了啊？”

“不，你看看整个工院有几个美女啊？”

“哈哈哈哈哈”

“对了，昨晚保安是不是对着你们宿舍喊来着？还说什么‘再喊狼就来了’什么的，你们干什么来着啊？”小胖还没有说完，啊辉和通哥就已经笑意十足了。

“恩~~！恩~~！”啊辉故意扯扯嗓子，“我们宿舍有个宇宙第一贱！”

“宇宙第一贱？什么啊？”

“哈哈哈哈哈”啊辉和通哥都笑的不可收拾。啊辉边笑还边指着我说：“你看，就这里，就这里，他就是宇宙第一贱，也是工院第一贱。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原来昨晚是文明喊的啊！哈哈哈哈哈！”

“晕了我，你们也听见了？”我这话就等于是承认了。因此在啊辉和小胖的极力推荐和介绍下，我那晚在被窝里大喊“我是什么什么第一贱”的事情就在班上传开了，而我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我们班的“贱哥哥”。

晚上，我很早就去了第一阶梯教室等着开老乡会，因为是第二次老乡会，而开这会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补招的同学和大家认识认识，因此，去的人比第一次少了很多。但我失望的还不是这个，我失望的是今晚这里明显女少男多，并且现在来的这几个女生还绝对肯定百分百是恐龙型的，唉，郁闷！

会上，会长让新来的几个老乡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并且有才艺的顺便献个节目。这样，我没逃献艺的命运。因此我也就“现眼（演）”（现场表演）了一回，唱了一首前天才开始学唱的《风云》，不过自我感觉还不错。

就在我于台上唱的正欢的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女生，由于离的远，我只看清了身材还有她的披肩长发。这种“条”我一向喜欢。因此就产生了一定要看个清楚的念头，所以在唱完了之后我故意坐到离她不远的座位上，借假动作我终于看清楚了，--一个典型的大马脸！当时我差点没被气给憋死，只恨老天，--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只给她一个魔鬼的身材而不给他天使的脸？哪怕是个人脸也好啊，可你却偏偏给了她一张畜生脸。我当时就差没哭了！

对我来说，这次老乡会开了等于没开，不过，大家却都因为我的歌声而认识了我，可我却仅仅认识了会长和那大马脸，其实这两个人我还是迫不得已才记住的，记住会长是因为他个子高，一米九多，我看他还要抬起头，明显感到自己和他站在一起就会很轻易地让人联想起非洲草原上的斑马和长颈鹿共享午餐的场景！记住那大马脸的原因我想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第九章 工院无美女

回去后免不了宿舍哥们的一阵追问。他们会问什么？他们还能问什么？

"文明，你们老乡有美女不？"

"唉，我郁闷了，没有美女只有野兽，"我还能说什么呢？"又有马又有长颈鹿的，唉，我就纳闷，我们唐山那些个漂亮妹妹，怎么就没有一个来这个学校上学呢？"

"你看，我早说过了吧？他回来肯定是这么说！还是逗上边的女生吧！"啊辉说着就去敲起了管子。

"楼下干什么啊？"一听就是利利，因为那粗糙的声音在整个工院里找不出第二份。

"我们想请你们通宵呢！"

"春宵？什么啊？"

"什么春宵？还打泡呢！我说，今晚我们想请你们通宵！"

"啊？好啊。你们说话可要算话啊！"估计楼上女生很高兴，因为上边一阵杂乱。

"算话啊！你们晚上有时间吗？"

"有的，你说去哪个网吧呀？"

"不是吧！我们楼上楼下谈话还用上网吧？"

"哈哈"这话弄的我们一阵大笑，而楼上则是一阵的跺脚。

"说真的，明天是周六，我们今晚应该去通宵啊，通了宵明天睡大觉。"狗哥建议道。

"不行，我们明天上午还有课呢！"通哥还有疑虑。

"咳，管他呢，大不了明天去教室睡觉呗！"啊辉可不在乎。

"拿鹅也活锄切咧，痛削切！（那我也豁出去了，通宵去！）"通哥说话就是逗，这次大家都笑出了声音。

"哈哈好，饿也活锄切咧，痛削切！"我学着通哥的话。大家又是一阵好笑。

就这样，我们宿舍集体通宵去了。宿舍里只留下蟋蟀给我们看家。

这天通宵的人还不少，我们八个正好被两对情侣夹在了中间。一开始还没什么，可是到了午夜事情就完全变了。那两对情侣给我们上演了一段"鸳鸯互梳羽"。本来我们来通宵就是为了让郁闷的感觉减轻一点，可这下好了，本来就寂寞的不得了，这会还要看人家亲密，哎呀，那个郁闷呀，只想找个黄色网站寻求安慰。可我们几个谁也没有网址呀，折腾了多半夜也没弄个黄网出来。

在我们正郁闷的时候，我看见正对我背后一个身材十分像"孕妇猪"嘴里不停的吃东西的恐龙妹妹正在那里看的不亦乐乎。

"啊辉，你眼力好，看看她看的网址是什么？"狗哥怂恿啊辉。

"文明，你眼睛比我眼睛好，你去看看。"啊辉又怂恿我。

"我也看不见啊，字那么小，他身材又那么苗条，让我怎么看啊？"

"要不你去问问她吧！"啊辉这话简直就是气我！

"扯淡！哪有向女生要黄色网站地址的啊？就说这妹妹长得有点秀气不呢！可她毕竟也是个女的啊！再说我也不认识她！不去不去！"因此，我们就在那里一直郁闷到通宵结束。

终于，通宵时间到了，我们出了网吧直奔学校走去。然而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昨晚坐在我后面浏览黄色网站的那个恐龙妹妹竟也是我们学校的！这又雄辩的证明了这个事实--女生也寂寞，工院无美女！

那会我们都怕点名，没人有旷课的念头，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们说："你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学点技术和拿毕业证吗？旷课对学习成绩就会有影响，学习不好就要重修或补考，那样的话没准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在这里上这几年不就白上了吗？"那会就怕这话，学习技术不技术的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要拿毕业证啊！所以，那会谁都不敢逃课。

因此，在一起草草的吃过豆腐脑和油条之后，他们几个就回去睡觉了，而啊辉、通哥我们三个却要去教室上课里。唉，星期六还要上课，真烦！到了教室老师还没来，我们三个爬下就睡呀，抱着桌子简直比抱着老婆还亲。什么时候上的课我们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更不知道。

这老师今天可能看我们不顺眼，好像就是要和我们过不去，竟叫我们三个回答问题。当时的我们甚至连上的什么课都不知道，要我们回答问题？简直是让公鸡下蛋啊。我们一个个都起来了，只是谁都不想睁眼，口干眼涩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不知道老师对我们的坏印象是不是就是从这会儿开始的，以致后来我们三个的数学课全都不及格！

一个困的要死的人在站着的时候也能睡着。就像现在的啊辉，双手抱着桌子把头扎到两个胳膊中间，和桌子接起了吻来；也如现在的通哥，昏到把自己的双手都当形成了红烧猪蹄。我由于住了两个月的院，也好长时间没有通宵了，现在也只是硬撑着站在这里，没准什么时候也扎下去了。这会我才看清，原来这节是高数课。

然而让我们痛苦的是，高数老师这个混人竟然忘记点名了，害的我们三个白跑这么一趟，早知道不点名我们何苦来？下了课我们又花了好长时间走楼梯，要知道，我们上课的地方可是六楼啊。学校很精明，楼只造了六层，因为那样可以不安电梯，--看来我的专业还真没有白学，最起码我还知道七层以下的楼房可以不安电梯这条建筑知识呢！其实就算校长给安了电梯，也没有我们学生享用的权利。

回到宿舍，那哥几个早睡了，我们看见了被子也像饥饿的豹子捕食似的扑了过去。满宿舍人呼呼大睡，也没人在乎啊辉的呼噜声了。我们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并且我们都不是自愿起床的。我们能起来还得靠啊辉床下的那只蟋蟀。这蟋蟀可能是由于昨天晚上自己在宿舍待了一夜，它也寂寞了，所以现在一直叫个不停。这蟋蟀的叫声最先吵起来的是啊辉，因为我们都是忍受着他的呼噜睡着的，他打呼噜我们都能睡着何况是一只蟋蟀叫？可啊辉他不知道自己打呼噜啊，估计打呼噜的人也听不见自己的呼噜声，所以一只蟋蟀叫唤就能把他弄醒。

"蟋蟀也叫春啊？妈的，老子睡觉也不安稳，我让你叫！"蒙胧中我仿佛听见啊辉扔鞋的声音。啊辉这么一闹大家都醒了。

"嘿嘿，你活该，我早说昨晚别叫它看家，你看现在他向你耍工钱呢吧？"通哥说话本来就逗，他要是再说句笑话，你不笑就真的是有病了。

"哈哈，我说啊辉啊，我看你赶紧给它找个老婆，让他渡蜜月去算了。"我给啊辉建议。

"你就知道它是公的？我昨天晚上还见它换卫生巾来着呢，这家伙现在正闹月经呢！"我晕，这话真绝！

"哈哈，也只有你说的出这话，不过蟋蟀怎么会来月经呢？顶多是穿着乳罩逛大街罢了。"磊哥也那么说着，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我们宿舍就这样，它让你感到很俗，但又很快乐。虽然有很多时间里它都给我们带来郁闷，但是我们又确实还在郁闷的夹缝中欣喜着。

"我起了，一会洗澡去，咱们一起去吧！"狗哥提议道。

"我不去了，明天我和文明一起找个有单间的去。"磊哥说。

"和文明一起？人家文明身上有刀疤，你怎么了啊？"啊辉疑惑的问。

"我腿上有一片红色的胎记，生下来就有。"说着，他就把腿从被子里伸了出来，于是乎，我们就顺势一起把目光抛到了他的大腿上。

第十章 骑着车子逛窑子

磊哥那右腿还真的是酷，红红的胎记成一条盘旋的龙状，边上还零星点缀着一些如云朵似的正常颜色的皮肤，活脱脱一条腾龙。

"哇，磊哥你那是胎记还是刺青啊？"磊哥上铺的利明看的最清楚。

"不，那不该叫刺青，应该叫刺红。"我更正说。

"磊哥，你那真的是胎记？怎么那么像龙啊？"啊辉也是大发感慨。

"恩，确实是胎记，不过现在还不是太像了呢，前几年的时候简直就和龙一模一样。现在虽扩散大了，不过也不失还像条龙啊。"

"你小子上辈子不定是什么转世呢！"通哥也加入讨论。

"呵呵，上辈子是什么我可不知道，不过因这胎记我小时候可受父母喜欢了，简直就是把我当宝贝养，所以一直盼着咱能上个名牌大学，可谁知道现在咱竟到这个破地方来上学了。唉！"

"谁说不是啊，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一看--XX工院？恩，肯定挺有名，分数又不高，咱就报了，通知书来了的时候我高兴的直想跳起来，可来了这里一看，郁闷了，被这XX两个字骗的着实不轻！"狗哥也大发感慨。

"你们郁闷我更郁闷呐！要不我就到师大上学了，我文化课成绩超了师大分数线20多分，可特长分差8分。都怪我姨夫！咱爸把人都找好了，还送了一万多块钱的礼，可我姨夫没有把档案给我提过来，本来想让我先在这个学校待几天再等档案过来一起去师大，可人家师大那几天把体育特长生数招够了，你说我郁闷不啊？劳着师大没去成还白送个人家一万多块钱的礼！"通哥也是感慨万千！

"我来那天不是从西门进来的吗，外边一看，恩，学校还行，不错，只是学校外边还有一片玉米地，那里长了许多大玉米，这点叫人有点遗憾之外，别的还都凑合。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是咱们学校租的地方，明年我们就都得回本部，听说本部比这里垃圾好几十倍。"啊辉也是感慨不小。

"得得得，都别说了，谁来这里不郁闷啊？先不用说学校怎么样，只就那么多的恐龙就谁

都会受不了的。你们再不去洗澡，澡堂可要关门了啊。”我提醒狗哥他们说。

“恩，快，大家快拿着拖鞋，咱们走吧。”狗哥一句提醒之后，宿舍里除了我和磊哥之外就是那只性别不详的蟋蟀了。

“文明，咱们什么时候去洗澡啊？”

“我怎么知道呢？要不咱们现在也起来？一会找个自行车去洗澡？”

“恩，也好，我来这里还没洗过澡呢！你说去哪洗呀？”

“还我说啊？我才来多久啊？”

“可我也不知道哪个澡堂有单间啊！听他们说咱们北院本部北边那片澡堂多，要不咱们一会去看看。”

“恩，那就去北院那边找吧。不过我得吃点饭先。”

“咳，北院那片有个加麦自助，挺便宜的，你没来之前我们聚会就去那里吃的。一个人才十八块钱。”

“好，我喜欢，吃饱了饭在澡池子里一泡可舒服了！”

这样，我们两个去借了辆自行车，那自行车可烂了，大二八的块头，漆锈混合的颜色，除了铃铛不响之外剩下哪里都响，可是它还没有铃铛。就这样的一辆自行车，可把我们两个累坏了。骑这样的自行车走不上二百米就能把人累的气喘吁吁，何况还要驮着个百十多斤重的大活人？

为了不至于累死，我们两个轮流驮着对方。可别以为坐在车子上是舒服的，那车子后边有个螺丝不稳，坐在上边还要随时担心着随时被甩下去的危险，就是坐也不是那么轻松，这么不好骑的车子是要两个人合作才跑的快的，所以说坐车子还不如直接说推车更贴切。一个人推一个人骑肯定快了，再加上这条马路上行人少车辆多，使我们的自行车就像飞奔在高速公路上的摩托。

终于，痛苦的里程有了个归宿，我们到了加麦饭店。

“这车子咱们还锁不锁啊？”我抹了一把汗对磊哥说。

“我看咱们还是别锁了吧！这破东西，不锁都没人偷！”磊哥也满脑门的汗。

“丢就丢吧，破车子，卖废铁都不值几个钱。”于是我们就真的没有锁车子，一起奔进了加麦餐厅去吃自助餐。

“老板两位！”磊哥很熟练的样子，边和老板答话边掏钱。那老板是个女的，长的确实不错，但是她不会打扮，这样就没有太大的看点了。身材也可以，如果他打扮的再妖艳一点，那就完全是个标准的美女了，那样一定会有很多回头率。

“好的，一共是三十六元，找你十四。”声音也很甜。

于是我们先找个桌子就坐了下来，服务员问我们要什么底料。

“随便，只是不要辣的，先给我们上三盘羊肉吧。”磊哥边脱外套边说。不一会，涮锅、底料、羊肉就上来了，服务员点着了火，又给我们拿了餐巾纸，让我们慢用。磊哥又去柜台上拿来了许多海鲜，我则拿了不少的菜，蔬菜、海鲜、肉都齐了，看着满桌的美味，我们大吃了起来，除了吃，别的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没想到你还挺能吃的！那咱们就把花的这点钱都吃回来！”吃了六盘羊肉后，磊哥看我依旧还吃的很起劲，因此来了这么一句。

“恩，我吃涮锅从来没个饱，再说今天一天没吃饭，估计一会还能再吃两盘。”我嘴里塞的满满的，说出这话不容易。

“那好，我算算啊，一斤羊肉六块钱，一盘半斤，八盘的话就是二十四块钱，我们又吃了这么多海鲜，估计现在应该够30块钱的了。哈哈，争取吃到十盘，走了之后再一人拿一瓶饮料，我们也就回本了。”磊哥还真会盘算。不过我不得不佩服他。

“好，今天豁出去了。来，一起吃。”再吃了第八盘羊肉后，磊哥说什么也不吃了，坐在那吸起了烟，可他却要我尽量多吃，争取再吃两盘，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再吃点，因此，我们就真的又叫了两盘来。可吃到第九盘的时候，我的肚子就造反了，说什么也不能再吃了，我勉强着又咽了一口，可那口咽下去之后根本不往下走，仿佛就堵在了喉咙口，肚子里再也没有了空间容纳它。可把我给撑坏了，就差没站起来跳跳了。磊哥看我吃不下了，可羊肉还有一大盘没动，这怎么也不好说，所以他也吃了几口，我看他那样子比我也好不了哪去。

“算了吧！再吃就要死了！”我对磊哥说。

“恩，没准真的会撑死，我的肚子现在都成皮球了。”

“可这盘羊肉怎么办？”我用眼睛指着桌上的羊肉说。

“好办，看我的”他说着就把羊肉倒在了锅里。等羊肉变色他就夹出来，尽量拣羊肉夹，弄

了好多全放在调料里，被调料浓浓的一裹，羊肉还真的看不出来，我也就学着他的样子，夹了老多羊肉去调料里，颜色混合的真搭配，别人绝对看不出来里边有很多羊肉。

"你看，锅里不见有多少羊肉了吧？"磊哥得意得说。

"恩，还真的是没有多少了。"

"那咱们就走吧。"我们同时起立，每人又拿了一瓶饮料，这回可赚了。

一顿饭我们吃了将近两个小时。现在已经要7点了。出了门口，天已经黑了下來。我感到外边空荡荡的，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但我很快就想起来了，--我们那二等残废的自行车不见了！

"不是吧？那样的车子还真有人偷？"我惊讶的喊道。我这么一喊，磊哥也发现了。

"我靠！连这样的自行车也有人偷？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没有了自行车，我们可郁闷了。

"就说那自行车破不呢，可怎么说它也是我们借来的啊。"我发着牢骚。

"唉，真他妈的茄子！你说这人是不是缺弦啊？就那么个破玩艺也要啊？我就想.....唉，郁闷！"磊哥心里也不好受。

"怎么办啊？现在我们怎么办？"我问他。

"我怎么知道呢？要不.....？"他诡秘的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想顺手牵羊。

"我看也好。"我先是笑笑，"不过让人家逮着可不好办啊！"这会我又皱起了眉头。

"现在黑灯瞎火的，办事才方便啊！"磊哥好像很熟练。

"哈哈，老手啊！"我又笑了笑，"可是被人家逮住了可不是好玩的啊！"随后我还是皱起了眉头。

"吗的，许别人偷咱们就不许咱们偷别人啊？走，和我来。"他说着，就走到了饭店边上一个昏暗的角落处，我也就跟了过去。那里有七、八辆自行车，估计都是店员的。

"文明，你看看这车子哪个没锁？快，我给你看着有没有人。"走到那角落下，磊哥竟要我去看，他却躲开了，这个混蛋。

"小伙儿，很精嘛。"

"呵呵，一般般，你快点看看，要是有咱们就推走，没有咱们就走了。快点，我给你看着呢！"

我有种被骗的感觉，这会很不想干，所以我扯了个慌说："没有啊，这里的车子全上了锁的！"

"不是吧？你再仔细看看！"所以我就又"仔细"看了一遍，但是回答却依旧是"没有"两个字。

"不可能吧，难道他们知道有人要偷？全锁上了？我看你看的还是不注意，让我来！"磊哥着急的说着。

所以我们就换了岗，我们作贼的似的干了起来，我负责把风，他则管剽窃。终于，我看见磊哥很迅速的抽出了一辆自行车，并且向我招手，因此，我们赶紧逃离了现场。

我们俩慌张的跑出大约十来米，磊哥就跨上了自行车，我推了一把后也向自行车上坐去。就这么一坐可出了问题了。唉，我这一坐不要紧啊，那车子后边带人的铁架一下就被我废掉了。我还白白弄了个仰八叉。这可把磊哥逗笑了。

"我操，这是什么JB车子啊？这么不结实？"我躺在地上【云霄阁论坛：www.yunxi.aoge.com】大骂着。

"哈哈，没事吧？快起来，偷来的车子难免有不好的地方啊！"磊哥停下自行车过来扶我。

"不对，这车子好像就是咱们那个啊！"我看这自行车也是二八型的，并且又那么旧，因此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恩？也是啊，他娘的，这车子还真的就是咱们那个。我真他妈的啊！"磊哥也晕了。

"我就日，怎么会有这等事！"我比他更晕。最起码我还比他多栽了一跤呢。"这回我可认识这车子了！"

"哈哈，恩，我也彻底认识它了！你说咱们俩逗不逗啊？自己的车子也要偷？想想就想笑啊！"

"哈哈，是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滑稽啊！唉，咱们快走吧，要不洗澡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拍拍身上的土之后对磊哥说。

"恩，那你就坐前边横梁上来吧。驮着你我认了。"这样，我们合力把后边的铁架卸了下来，当破烂一样扔到垃圾桶去了。磊哥驮着我，我在前边坐着，我们两个二十来岁的人挤这么

个破车子，那个别扭啊，让人受不了的受！

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装饰的很豪华的澡堂。磊哥停下了车，我也终于结束了这次苦旅。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澡堂前。看来这澡堂还挺有来头，门口光停着的轿车就有十二部之多，自行车却不是很多，估计也就十来辆，并且还都是店员的。

"这里是澡堂还是会堂啊？"我心里感到很奇怪，因此一问。

"应该是澡堂吧，你看这里不是写着‘浴德池’呢吗？应该没错啊。"看来磊哥也不是行家。

"恩，那我们进去吧。"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付帐的准备了。

"恩，好。"磊哥说完我们就一起进去了。

第十一章 奇遇

进了外边招牌下的玻璃门，脚就踏到了很厚的红地毯上了，那感觉很舒服。我们走了几步，前边是一个被蓝塑料包装带包着的玻璃，它不透明，并且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我们不知道走哪个好。踌躇了一阵后，还是磊哥打头，我们进了左门。等进去后才发现，原来右门也通向到这里，你说这玻璃多碍事啊！

里边依旧是踩着红地毯，我们走到了柜台前。

"我们两个多少钱？"磊哥掏钱吃的饭，我理所当然就要花钱洗澡了。

"哦，先不用给钱，我们这里洗完之后再给的。"服务员小姐边说边给我们拿出了两条毛巾，还有两袋洗发香波，以及两个钥匙。

这会我们显得很窘，因为我们来是带了毛巾和洗发香波来的，没想到这里还给顾客发毛巾，唉，土鳖了。我们拿了柜台上的东西后去换了拖鞋，换完拖鞋我们找了半天"男部"，后来还是在服务员小姐的提示下进去的，原来他们这里没有男部女部之分，男的女的都走一个门，只不过洗浴的房间不一样，男的去左屋，女的去右屋。

在服务员的提醒下，我们就揭开眼前的这道门帘，向里边走了去。

揭开门帘，里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先是左边有个门，门上挂了个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写着"休闲厅"三个字。我们没理会这个，再向前，左边竟是厕所，男女厕所也是按左右分列。

"你说这厕所怎么建在这里啊？建在浴室里不是更方便吗？"对这厕所我感到迷惑，因此问了磊哥一句。

"我也不知道啊，人家这里钱多，爱建厕所，咱们管不着。"磊哥也不懂。

走了不远，左边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三面墙上全挂着大镜子，并且镜子下边有许多桌子，桌子上有吹风机还有梳子。

"按理说这里应该还有箱子才对啊。不然衣服脱了放哪啊？"我又困惑了。

"傻鸟，你看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屋子呢吗？走我们向那边走。"

原来这个空间的对面有个很宽的推拉门。我们进去后，对面是墙，墙上写着"洗浴室"三个字，里边又有两个门，这两个门是对面着开的，左边那门上有"女"字，右边那门则上写着"男"，这回我们终于明白了，一起向右边走去。我们推开这面门，里边是一个小间，这小间里又有两个门，对面一个门里边是洗浴间，和我们进来的门同开一面上的门上写着"厕所"两个字，我们又进了对门的门，这里终于看见澡池和喷头了，这屋被一面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更衣室，那一部分才是三分浴的场所。可让我们奇怪的是，这里洗澡的人却没有几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才五个人，搓澡的工人倒是不少，我们两个的体型和那三位洗澡的客人体型明显有很大差别。我们属于瘦猴型的，而那三位都是"发福的肥猪"型的，肚子圆，身体胖。这三个人有两个在搓澡，那一个在桑拿间里，只有池子里没有人待，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到池中泡了起来。

"这里还真是让人郁闷啊？外边那么多的车，而这里怎么就这么少的人呢？"我看这澡堂里就有我们二个洗澡，不免感到困惑地问磊哥道。

"我也不清楚呢！难道那些车都是女顾客开来的？没理由啊！"磊哥和我一样，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洗澡真让人舒服。"我把背靠在大理石澡池上边说。

"恩，这里边装修得多少钱啊，你看这地板都是那么的豪华。"磊哥大有感慨。

"是啊，看来这里还不错。"我们想到了许多，但就是没有想到这里洗澡不便宜，因此，再将近洗完的时候，我对磊哥说："咱们也去搓搓澡，你看他们洗完都在搓澡呢！"

"没问题。"磊哥刚说完，门外就又进来了两个洗澡的客人。不过这两个客人和我们是同

类--也是瘦猴型的。这两个人好像很匆忙，我们用半个多小时才洗完的澡，他们竟然没用10分钟就洗好了，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洗完了也不搓澡，而是穿上衣服就跑了。我很纳闷这两个人，但是也没在意什么。擦擦身体就去找搓澡师搓澡了。

"搓澡吗？"一个搓澡师问，--这简直就是废话，我们不搓澡来你这里干嘛。

"是的，我躺在这里就可以吧？"我指着专门搓澡用的窄床说。

"不，等我给你们铺上塑料膜。"说着，那个搓澡师就把这短床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塑料膜。铺好，我爬在了上边，感觉和在医院被缝针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你们是韩国的吧？"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我搓澡的那位师傅竟问了这么一句话。

"啊？韩国的？你看我像韩国的吗？"我也很纳闷的问他。

"恩，哦，呜，像吧。"那搓澡师说话支吾了。

"呵呵，我们不是韩国的，我们是在这上大学的学生！"我很自豪的解释。

"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韩国的呢。"那搓澡师好像找到了下脚套似的说。

"不是的，我们是大学生。"磊哥也解释。

"哦，那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搓澡师依旧带有惊讶的问。

"我们是XX工院的。"我很自信得向这师傅报了学校名。

"XX工院？没听说过。"真郁闷，竟没听说过。

"那你不是本地人吗？怎么会没听过我们学校的名字呢？"我说。

"我怎么不是本地的呢？都在这待了三十多年了。你说那学校是在哪条街上的？"

"就在红旗大街上啊！"

"哦，那离XX师大西校区有多远啊？"看来他还真的是本地人。

"没多远，过两个十字路口就到。"

"哦，还是不清楚。我说哥们，你后背上的刀疤不少啊！是怎么弄的啊？"给磊哥搓澡的师傅接过了话茬。

"打架打的。"我对他说。

"啊？那就打成这样？"他很惊讶。

"恩，砍了我二十多刀呢。"

"二十多刀？他们也真够狠的啊！"那个搓澡师又有感慨焉。

"看你背上的伤口得缝了一百多针吧？"给我搓澡的师傅说。

"恩。一百多针，加上胳膊和腿上的，够凑二百针了。"

"厉害，厉害。这样你竟然没事？"这个搓澡师也惊讶了。

"呵呵，一般吧，也许是我命不该绝。"

"那你是哪里人啊？"

"我啊？我是唐山的。"

"兄弟，要不要打盐？"给我搓澡的师傅问。

"打盐？有什么好处啊？"

"对皮肤好，尤其是你这样的油性皮肤，常打盐可以增强皮质的。"

"好吧，那就给我们打上点。"我被他说晕了。打了盐后又被他劝得每人打了一袋奶。等他给我们搓完了的时候才告诉我说："打盐8块，打奶10块，搓澡10块，搓背5块，你们两位一共是六十六块钱。请拿这个单字一起去服务台交款。"听了这话我就晕了，妈的，怎么不早说！

"怎么？这里搓澡不是免费的啊？"看来磊哥比我更晕。

"当然不是啊，免费的只有白送的手巾和香波，其余的在那个墙上都写着收费标准呢啊！"那搓澡师指着墙上一块不仔细看绝对不易发现的牌子说。我们也就顺他指的方向看去了，经过好一阵的寻找，那小牌子终于给我发现了，这牌子实在是太小，并且还是白色的，和墙的颜色一样，不注意看是绝对不会发现的。磊哥也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那个牌子。只不过哥伦布那时候是欣喜的，而他现在则是郁闷的！那牌子上写着--搓澡10元，搓背5元，打盐8元，打奶10元，打皂5元，按摩20元，修脚20元.....

"哦，原来是有规定的啊。我们交钱就是。"我这么说是因为六十六块钱我还掏的起，并且也为了掩饰一下当时自己那土鳖的样子。说完，我拉着还在发呆的磊哥就离开了浴室。这会我才明白，为什么后进来的那两个哥们会有那样快的洗澡速度了。而且我也隐约得清楚为什么那搓澡师会以为我是韩国的了。

我们匆忙穿上了衣服，在有很多面镜子的那个空间里吹起了风。因为我们找了半天并没有发现这里有关于收费的牌子，所以我们才敢大胆一回。

"我靠的，洗个澡要这么多钱啊？都赶上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了！"看来磊哥感慨不小啊。

"唉，一开始我没看见那个牌子，看那几个胖哥哥们都搓澡，我还以为搓澡是免费的呢。我他妈的怎么知道，这还要钱？都怪那个小牌子。"我也吐出心中的不快。

"唉，什么也别说了，反正钱也是掏定了。咱们还是快走吧，免得再有什么闪失我们就回不去了。"磊哥现在又清醒了。

"恩，也好，不过那个休闲厅我们应该去看看啊，毕竟那里没写有收费的字样吧！"

"那没准，说不定里边一杯咖啡就要你百八十的。我们还是小心吧。"磊哥没有反对。因此，我们就一起向休闲厅走去。

第十二章 澡堂竟是变相妓院

掀开休闲厅那半截门帘，我们两个向里边走去。那里边有一扇门，我们慢慢得推开，这里没有开灯，昏昏暗暗的，一时间我的眼睛还适应不过来。蒙胧中我们看见这里的人竟然是那么的多。--原来开门口那些车来的人们全在这里啊！我们继续向里边走，黑灯瞎火之际我发现在我们身旁的沙发上坐着不少打扮妖艳并且穿的十分露的年轻女郎。在这个屋子里，有专门为来客设置的靠椅式沙发。我们摸着黑找了两个沙发坐下，那沙发似的物事上竟还放着两杯茶水，我以为那是为客人准备的，于是拿起茶水就喝，可那茶水味道不怎么好，我才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了。

"这里好象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啊，你看那些人。"磊哥对我说。他说的那些人是指在黑暗中亲亲抱抱的人们。我当然也看见了。心里寻思着，这里是不是公园啊？怎么情侣这么多？这时，我的身体莫名其妙得热了起来，小弟弟也坚强得竖了起来，我隐约中发现刚才喝的那茶有问题。

"不行，咱们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磊哥发现了什么，而我也发现了。但正在我们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从坐台沙发那边走来了两个穿着"门帘短裤"的大姐。看到她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些心悸了。由于光线实在不足，这两位小姐的长相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只是她们走过来的时候满身的香气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很清楚得看到那红色的"门帘短裤"在她们走动的时候左右摇晃，而且能够让人很轻易得就看到她们里边穿着的白色小内裤。

"两位要不要按摩？"一个小小姐娇里娇气得说。

"啊，不，我们不按摩！"在磊哥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小姐的表情明显变喜了。

"哦？那两位‘喝水’？"她这话一定是另有别的意思，是句行话，只是当时我们不清楚，误以为只是普通的招待。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得就给她们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但是，当我们才把那句"不喝"说出口，那两个小姐的脸上霎时间就闪出了一层不悦，然后她们很熟练并且以相当麻利的"身手"把那两杯水倒到了旁边的痰盂里。

这时，我看见旁边的一位小姐也以同样的方式问着另一位客人，那位客人很懂行，他只回答了一句"喝水"，然后就再不打话，双手抱住那位正把胸部向前顶来的小姐就开始吃奶，那小姐也开始移动身体，撇开双腿骑马似的骑到了那个客人的裤裆上，并且那小姐把茶水含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得喂那客人，最后与那位客人开始亲亲吻吻了起来，那样子简直是在表演"春宫十八式"里的"鹤交颈"，并且身体还都开始了剧烈的"运动"，原来就这样"喝水"！只是那天我们走的早，对"喝水"的概念还没有完全了解就逃跑了，这项喝水的服务一定还有下文的，否则与我们两个聊天的小姐也不会那么大胆！

"你们怕什么啊？放心这里没人敢查！"倒掉水后，另一个小姐直截了当！

"啊，不了不了，我们就走了。"磊哥说着拉起我就跑，这会他总算明白"喝水"是什么意思了。我们身后仍旧传来那位小姐的声音--"哎-别走啊！要不包间给你们便宜点！"我晕了，以前只是听过卖淫侃价的笑话，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亲耳听到侃价的声音了！在逃离休闲厅之前我又向里边瞟了一眼，这一眼的印象至今一直很深刻，因为那一眼我看到了休闲厅里唯一的一件发光体--一个报价牌！具体的说那是一个用玻璃包住灯管的简易灯笼似的照明器，只是玻璃被不透明胶布贴出了字迹，上边写着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价钱以及花样多彩的人体解乏方式--足疗：50。捶背：50。修脚：50。按摩：100。法式按摩：300。英国式按摩：300。吮乳按摩：400。.....

"操他娘的，我说不去这里边，你就是不听。"磊哥埋怨我。

"你有说过？我就日的，你什么时候说了啊？"我当然也要反驳。

"好了好了，这个澡堂不是咱们这样的人来的地方，我们快走吧，要不然我们就得靠给人家洗内裤来还钱了。"

"说的也是，如果刚才咱们喝了水或是要了包间什么的，那咱们就别想走了，老老实实地给人家洗内裤还帐吧！"我也郁闷的很。

"哈哈，我还好点，估计你就不行了。"磊哥话里有话。

"啊？这话怎么说？我为什么就不行？"我追问着。

"哈哈哈哈哈，这都不懂，不说了！"他还卖起了关子。这会我们正走到通往柜台的那扇门前，所以我虽追问磊哥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始终没说。我们掀了门帘，走到了柜台前。

"小姐，麻烦算算我们两个多少钱？"我问道。

"你们两个一共是一百一十六块钱！"服务员小姐算了一会后告诉我们说。

"啊？一百一十六啊？我能不能看看清单？"磊哥又吃惊了。

"好的，请便。"服务员递上了帐单说。

"啊？每位二十五的澡票啊？"磊哥惊讶的问。他这么一问我明白是哪里多出来的那五十块钱了。为了不再显得自己土鳖，避免在这里现眼，我拿过单子示意性的看了一遍后就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百一十块钱。

"磊哥，你有六块没？我这里就一百一了。"我向磊哥要零钱。

"我就有十四块，你拿一百就得了，剩下的我来交吧。"说着他拿过了帐单，并且只拿了我掏出的一百块钱。看来他也觉得这钱全让我花有点不合适。

"能不能少要点啊？我们交一百一十块钱好吗？"磊哥又去"侃价"了。

"恩，可以。"这服务员倒是很痛快。少要了我们六元钱。交了钱我们就换上鞋离开了这里。门口，车辆又明显增多了，并且那些车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高级。看着这些车，再看看磊哥去推那辆破自行车，我的心感到很矛盾，也很失落。一时间，我竟感到很迷茫，前途，命运？在那一瞬间都成了幻影。

"还楞着干什么呢？快走吧，你还真想当妓男啊？"不知道他怎么说这么句话。

"什么？我想当妓男？你什么意思？我又什么时候说要当妓男了啊？"我听的很晕，不得不问他。

"哈哈，你还真的不懂啊？"磊哥笑的很让人不舒服，那好像是种奚落。

"吗的，你看你笑的多么淫贱啊？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我早骂你了。"

"哈哈，那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磊哥又关了话匣子。

"我就日你啦！爱说不说呢，who怕who啊！你不说我又死不了。妈的，回去我骑车子带着你。也让你享受享受坐前车梁的滋味！哈哈。"我才不介意他说不说，更不会生气什么的，因为那样很无聊，人活着何必那么累？有快乐不要偏偏要去寻找痛苦。其实快乐不是谁能给你的，快乐就在于你自己创造。

"傻小子，生气了？"磊哥依旧笑不滋儿的问我。

"你说我能生气吗？我要是连这也气，那我早就肺气肿（被气肿）了！"

"哈哈，我看你小子也不会生气，你号称是宇宙第一贱，那也不是空有虚名的嘛。"

"日啊，还说这话呢？我看你也比我好不了哪里去！就快赶上我了，我是最贱你是太监（太贱）！哈哈。"我在嘴皮子上是从来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靠，你小子还真的是贱的不行。不过我告诉你吧，我说你想当妓男是这么个意思……"他说这凑到了我眼前，放低了声音。"你自己想想，你小伙长的一表人才的，那帮妓女们能让你干洗内裤这么简单的活计吗？到时候她们肯定要晚上陪你上床。你说那样是不是和妓男差不多啊？"磊哥说完又是一阵阴笑。

"我就操了，说的也是啊！不过我觉得那帮妓女姐姐也不会放过你的。"

"恩，我不行，顶多要我给洗洗内裤上的那玩艺罢了。"他边说边用双手叉腰，下部用力地向前一顶，那个动作那个猥亵啊！不过却把我们两个都逗笑了。

说完，我们就又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剩下哪里都响却没有铃铛的自行车，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艰难地向学校的方向撤退了。

第十三章 长发飘飘

半路上我们可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那破自行车难骑是不用提的了，可今天晚上真的是糟到见鬼！一路上，马路两边的路灯竟有多半都失明！我们生怕哪会前边会出现一个被摘了帽子露出黑黑的秃顶的下水道，还时刻都得提防会不会遇到女流氓。这一路可真是弄得我们苦不堪言！

终于回到了学校，我们身上又出满了汗，--这澡可真的是白洗了。我们找了个停车棚，扔

掉那该死的自行车就回宿舍了。

"你们两个洗澡用了这么长时间？"进门后狗哥惊讶的问。

"咳，他妈的，快别提了，我们两个差点就回不来了！"磊哥吐出了一嘴的牢骚。

"怎么了，磊哥？你们不会是进了妓院了吧？"啊辉开玩笑，但是他这个玩笑却开到了点子上！

"你别说，我们还真的是进了妓院了呀！"我回答啊辉说。

"哦？那你们打泡速度也太快了啊！"啊辉就是这么个人，满脑子的打泡概念！

"我们要打泡还好呢！你也不想想我们有没有那么多钱！"磊哥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支烟，吐出口白烟说。

"恩，那你们究竟怎么了啊？快说啊！"狗哥着急了。

"我们？妈的，我们差点就被人家留下来洗内裤，"磊哥说，"知道那女的问我们什么吗？--两位，是来‘喝水’的？还生要拉我们近包间，并且还说要给我们便宜！你说那里不是妓院是什么啊？"

"恩，就是啊，我们这次光洗澡就花了一百一十块钱，要是再在那里打两泡或是喝两杯水什么的，我们就肯定得被留下当妓男了！"我也大吐感慨。

"妈的，弄不好还要被人家先揍一顿，剥光了衣服拉到大街上示众。"

"喝水难道也要钱？"看来啊辉也不懂。

"快别提喝水了，我们两个一开始也以为喝水只是喝茶叶水，可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喝水是句行话，那是她们在拉客，你说喝了那水要钱吗？"我解释着。

"我们两个可不敢喝水啊，我们只是看了看别人是怎么喝水的。"磊哥也说着。

"他们是怎么喝水的啊？"啊辉又问。

"怎么喝？把嘴放在那小姐的乳房上喝呗！"我们两个一起说着。

"我操，那不是喝奶水？"

"就是喝奶水啊，并且你还可以打泡呢！"磊哥说。

"哈哈，好啊，等哪天哥们有钱了一定去那喝水！"啊辉高兴了。

"你们俩牛逼，真的是让我们比不了，实在是佩服啊！"我们的谈话就在通哥这句话后结束了。可我们花一百多去洗澡的事情却被他们当笑料给传开了。

第二天的周日，我们虽没有去通宵，但依旧起的很晚。通哥是个家庭保姆型的新好男人。大早晨十点左右就起来打扫屋子，弄完了还拖地板，真是让我们感动不尽啊。

大约是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每次我都是对着老板娘行注目礼的，可今天，一道风景--一个长有飘飘长发，但头上却戴了个红帽子的身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这身影魔鬼似的吸引着我，她买了饭后竟还坐到了我们的前桌！心里不激动是不行了。

"美女！美女！快看啊！"我对着宿舍的一帮平时受尽了寂寞折磨的哥们喊，大家也应声为这长发飘飘增加了几票回头率。

"我操！后边看绝对正点！"啊辉感慨。

"可惜可惜，人家不回头啊！不知道是不是恐龙！"磊哥摇摇头叹气说。

"是不是恐龙你去看看不就知道拉？摇头有个鸟用啊？"我凑和他说话。

"得了吧，我相信咱们学校的水平！并且我敢打赌，着女的要是漂亮就有老公，要是恐龙，就凭这样的打扮也应该是有老公了！"磊哥好像看破了红尘。

"哈哈，你小子想的还挺开的嘛！"我说，"不过我却不敢看啊，这样的背影叫人看了就欢喜，可我怕看了会后悔啊！"

"你还怕后悔？没想到你小子也有怕的事情啊？"通哥的沧州话就是让人听了想笑。

"废话，我也是人啊！怎么就没怕的啊？"

"对对，你小子也是人，我们还忘了，贱人也是人嘛！"磊哥拿我开心。

"这样吧，啊辉，平时就你脸皮厚，现在你假装买汤，去看看这女的长的怎么样啊？好不好？"我怂恿啊辉。

"谁想看谁看，我也相信工院无美女，咱不想看，咱不去！"说完，他就低头吃饭，摆出一副再也不理我的样子。

"靠，拿我卡去打分红烧里脊，这样总可以了吧？"我拿出饭卡，扔给了他。

"好，我这就去。"啊辉除了脸皮厚，就剩这缺点了，--爱贪小便宜和嘴馋！他拿起我的卡后就向卖饭口走去，而我们几个就如同鹰巢里等待鹰妈妈擒食归来的小鹰似的，观察着啊辉的举动。

啊辉果然不负众望，拿着盛里脊的盘子和服务生似的向回走。看他走到长发飘飘不远的时

候就放慢了脚步。可离那个女生很近的时候他却逃跑的似的向我们这里赶了过来，并且还向我们做了个鬼脸，伸长了舌头。他这举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吧，辉哥？前边真的那么难看？"我皱着眉头对他说。

"操，简直就是板砖脸！看得我都想吐拉！"啊辉放下盘子说。

"哈哈哈哈哈"大伙笑的很灿烂，板砖脸？还有这样的脸呢？我们的笑声惊动了这位长发飘飘姐姐，所以她赏了个脸给我们。我靠！还真的是板砖脸！那脸平的和砖头似的，整个他妈一个熨斗！真是佩服工院的女生！

"我说吧？咱们学校没有美女！只有恐龙！"磊哥很得意。

"恩，恐龙，牲口，还有熨斗！唉，我们的学校是个什么学校啊？这样下去可不好，没有老婆是要梦遗的啊！"我大发感慨！

"哈哈哈哈哈。"大伙又一阵笑声，这次那长发飘飘竟又赏我们个脸，大家看了没有不想吐的，全吃不下饭去了！

"唉，后边看想犯罪，侧面看想后退，正面看想自卫！这就是咱们学校女生的特点！"经典！这话还能有谁说的出来？对了！就是我们的"总理"呗。

长发飘飘并且身材好的女生一直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样的女生往往会把我的目光吸引。我相信，大学里不仅是我自己有这样的念头，甚至整个大学里的郁闷男生都有这个想法。唉，只是可惜呀，我们工院男的多女的少，而漂亮的女生更少，符合那种身材好并且长发飘飘而且长的漂亮的女生则是少之又少！

唉，我的青春啊！难道真的就要这样糟蹋在这里？

我再不打话，一门心思的吃饭，把"难道大学里的美女都是史前动物吗？"的想法压到了心底。他们几个虽然也都和我一样在那抠心吃饭，但是从他们几个脸上的表情中我能看出来，他们几个的心里都在喊着同一句话--"神呐，救救我吧！"

第十四章 我警告你，别想泡我！

看来，在我们学校当条光棍还算是幸福的！

从此以后我可再也不敢对我们学校的女生抱有什么幻想了，简直就是绝望了！从此我就下了决心，--找女朋友一定不能找本校的！实在是耻辱啊！

那天晚上我们哥几个没事干，就在宿舍里打牌消磨时光。宿舍里八个哥们有五个都会抽烟，我们宿舍堪称是"非烟民免进宿舍"。我们三个习惯了，对烟味也就本能的产生了抗体。这会我们的宿舍可是烟雾缭绕，有如人间仙境！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辅导员老师竟会这时候来我们宿舍。她先是敲们。因为我们都不是透视眼，不知道门外是谁，所以就随便喊了声："门没关，进来吧。"而我们辅导员才推开门就被烟味赶出去了，她触了电似的向门口外边退了出去。因此，我们看清楚了她后，立刻把扑克藏了起来。

"你们宿舍怎么回事啊？真没见过这样的宿舍！"辅导员生气得说。"文明，你出来，我有事找你。"她的话让我听了之后感到很发毛。难道我犯了什么错吗？我不知道，所以就放下手中的活，出去和他谈话。

"明天下午你来五楼办公室找我，我给你弄学生证。"原来就这么个事，害的我虚惊一场。话很短，说完她就捂着鼻子"逃跑"了。宿舍的哥们也看见了，对老师的"逃跑"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过瘾。

"哈哈，我们把辅导员熏跑了。"啊辉满脸的自豪。

"恩，谁叫她没事乱转的。来，我们继续打牌。"磊哥说。

"刚才我们辅导员「bbs.yunxi.aoge.com/index.asp——云霄阁论坛」捣乱，现在我们重新打。"啊辉争辩说。

"少来，你们才打六，我们都打到K了，接着我们的打，你们少赖。"磊哥和啊辉强调着。那晚，辅导员走了之后就没有再过来。

第二天下午，我洗了洗头，但没梳，--那样才个性嘛！满头长发都不规则的向边上翘着，再配上我这张脸，我统计了一下，由宿舍走到老师办公室这段路，女生回头率竟为百分之百！

办公室门没锁，我敲了敲门就进去了。里边没别人，就辅导员自己。她看我进来了，眼睛都直了，等我走了两步后她才急着说："顺势把门关上。"

"哦！"我又转身回去关门，这门是那种外边没有把手的门，里边锁上外边不用钥匙就不用想打开。

"来，坐这里来。"老师指着她身边的椅子说。我才坐下，她就打开了抽屉，你说她拿出了什么？--木梳！空荡荡的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而这会她竟拿出了木梳，给我梳起了头来。我就晕了！

"你看你头发多乱！你觉得那样很酷？"老师边说边要给我梳头，并且声音陌生的温柔。

"恩，反正自我感觉良好。"我对他解释着，"我看还是不用麻烦老师了吧！"我推辞着。

"你这样我看了别扭，你知道吗？不梳不行！"她依旧很温柔得说着，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左手就抚着我的右脸，用右手给我梳起了头。唉，没办法啊。这会幸好没有人敲门，更没有人进来，尽管这样我还是惶恐不已，满心忐忑。我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办好。而这时，老师的手在我脸上不停的抚摸，弄的我下边都硬了。幸好这时候是初冬，穿的多，不然我的弟弟非得露出来不可，但是穿的多也不是好事，弟弟硬了，裤裆里却没有十足的空间来容纳，它顶着裤子弄得我十分难受。

虽然我和很多女朋友有过关系，可却从来没有和老师试过，也没想过！因此，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只是在那里低头享受着老师那有节奏的触摸。连我自己都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我竟像是个害羞的小男生？我不敢抬头看她的脸，不知道现在她是个什么表情。

"老师，门没锁！"我很激动的喊道。因为这时，老师的手突然向下转移，--天知道她会不会去抓我那正勃起得和铁条一样硬的小弟弟。你说我能不喊吗？

老师的节奏加快，并且要抱住我。"没事，这门就有两把钥匙，现在全在我这儿，没人能进的来！"我晕！早有预谋啊？

但我还是躲开了。就算他也才刚刚大学毕业，就算他仅仅比我大两岁，就算学校没有美女，就算我也很寂寞，可我怎么也不能和老师恋爱啊，虽说师生恋很刺激，也很时髦，可我总是觉得对不起自己，一种叫伦理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大脑。

"老师，我是来拿学生证的啊！"我解释说。

"...？啊？你想哪里去了？我是看你的领子歪了，要给你弄领子啊！哈哈，你想什么呢啊？"老师笑的很勉强，不知是真是假！

"哦，是这样啊，那我自己来好了。"说着，我就要伸手弄我那西服的"歪领子"。可老师却用行动制止了我，她用手给我正领子的时候我明显感到了她那两个先坚挺后柔软的乳房正在向我侵略着。我大脑开始充血，就快受不了了。

"老师，学生证还要照片呢？"我岔开话题。

"是啊，没有照片是不行的。"老师弄完了我的领子后，把梳子放回了抽屉里。"对了，你字写的好不好啊？"

"我的字？怎么说呢？我写字快是绝对的，可是写字好不好看我就不注重了。"我这话还是有点语无伦次。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嘛？"老师用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音调娇里娇气怪模怪样的，让人听了很不是个滋味，那是一种声音勾引。

"还可以吧。"我说，"要我干什么呢？"

"呵呵，我要你帮我填写家长通知书！"老师从书橱里拿出了许多的信封。

"哇，还没考试就写家长通知书啊？"我有点迷惑的问。

"是啊，先写好了，等考完试就把成绩送回家。给你们的家长看啊！"

"啊？我们什么时候考试啊？"

"就快了，大约还有一个月吧。"

"不是吧？我才来了几天就要考试呀？"我郁闷了！

"是学校的规定呢。不过你能申请缓考，体育还能免修呢"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了学生证，又找了个笔，"来，把照片给我。"

"恩，能免修还可以。"我把照片交给了她，她看着照片眼睛又直了，唉，我晕！没办法，不是我的错啊，难道长的帅也是罪过吗？

我们两个整整在办公室里待了半天儿时间。我就郁闷，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敲门？唉，对着老师，我没什么话说，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一直滚烫发热，不知所措。

老师今年也才大学毕业，听说还没有男朋友。估计她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就是她那两条弯得能过火车的腿吧！说实话，老师长的还不错，比起学校的恐龙来，她可好看多了，也可能是由于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吧，她寂寞！如果她不是寂寞，又怎么会喜欢上我！唉，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真的是害人不浅！如果没有应试教育，如果没有封建伦理，学生和老师恋爱又有谁会看着不顺眼呢？又有谁会说是败坏道德呢？

没办法，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要人们转变过来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抨击政

治，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真的是害人不浅，多少学生在应试教育下从才子变成傻子，又有多少学生因应试教育从傻子变成才子呢？还有多少老师都成了应试教育的陪葬品？唉，想说的实在太多，这话本来都是我在《初影》里要写的，这里再提就与本文无关了，所以转入正题。

那下午，我可真的是对中国教育制度感慨不浅。给老师填通知书的时候，老师又问了我个问题。

"明天学校的男模表演你去参加吗？"

"恩，我报名了的。"我接着说，"只是没多少经验啊，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咳，好弄多了，就是去台上走走。只要你个子够，有表演天分就够了。"老师这是在安慰我？还是在体贴我？我搞不清楚了。

"恩，那我明天好好表现。"

"文明，我现在想看看你的走姿，来现在给我表演个走猫步好不好？"老师竟要求上了我。

"可是我不会！怎么走啊？"我用言语推脱着，不是不会走，是我不想走，原因太多。

"啊？不会？那你明天可怎么表演啊？要不我来教你好了！"我真是多嘴，干吗说不会？

唉！郁闷了！

"还是不学了吧？"

"那可不行，猫步我会走，来，我这就教你啊！"说完，她就起身在不大的办公室里走起了猫步，别说，她那两条鱼钩腿走起猫步来还真是有鼻子有眼，屁股也扭得很有专业精神。但当她走完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又要求我学一遍。没办法，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只好照办。但是，在我走路的过程中，老师一直跟着我。

"你看你这屁股扭得不对！应该这样，来，我用手给你扶着，你来走！"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老师会来这手！她说做就做，双手扶着我的屁股，又开始有了有节奏感的抚摸，与其说是帮我演练，还不如说她是在过手瘾！靠，便宜都被她占了！

"老师，我走的还可以吧？"实在是受不了她的抚摸，一走起路来我那搏起的小弟弟就被我的裤子顶得好疼，因此我停了下来，说了句话。但是，她却并没有停，双手转变了姿势，一把抱住了我，我又感觉到了她那两个柔软的家伙向我压了过来！

第十五章 也许这就是师生恋？

"文明，我喜欢你，和老师恋爱吧！"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说。她的声音很急促，依旧抱着我，身体贴得我很舒服，我只感到浑身酥软，瞬间被一种春意袭满全身。虽然以前有过和女朋友恋爱甚至做爱的经验，但是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人感到超级刺激，和以前的感觉明显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师生恋？我搞不清楚，也分不清楚。我只知道当时有种迷茫发蒙飘飘然的感觉，不知所措中又带有一点麻醉性的向往。

"我...，啊~！老师不要！"老师抱着我的手突然向下滑去，真的用手抓住了我那比铁条还硬的小弟弟，我也就顺手去攥住她的手，因此，我们两个的手就停止在了那里。我已经六神无主了，大脑一片空白。

"来，让我摸摸。"她转换了个姿势，语气充满了哀求。

"可是，.....可是你是老师啊！"我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虑。

"老师怎么了？难道老师就不能恋爱了吗？"她这句话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确实，难道老师就不能恋爱吗？老师也同样是人，既然是人就同样有自己的所爱，就有权利去为自己的所爱而争取。再说了，法律上又没有说老师就不能爱学生！或者说学生就不能爱老师！

"不，不是，只是....."我吞吐吐，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只是什么？"她追问着。

"没什么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我比你大，况且又是你的老师，和你恋爱十分不正常是吗？"她这话说的带有一点怒气。但是她这话确实说到了我的思想上，我的确是想这么说着。

"不，不是那样的。只是我不习惯啊，从来没有试过师生恋的！"

"那现在我们就试试好吗？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老师态度又变得十分暧昧。

"可是我还是感觉不适应，怎么说你也是老师啊。"

"你别当我是老师就可以了啊，再说我也才当了几个月的老师啊，况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实习阶段，今年才毕业的。难道这个影响就那么大吗？"

"不是，我这个人思想多变。要说我怕搞师生恋才怪！我只是怕到时候你会受不了打

击！"真的，在感情方面，我从来都不专一。我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特别花，看见美女就喜欢，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并且以前和我相处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能好过两个月时间的。最可笑的是我的初恋女朋友，我们两个从相爱到分手只不过用了一天时间，而且只是中午才在一片小树林里待了两个小时。那时候我找女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漂亮。找女朋友的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快活。可以说我找女朋友都是这样，除了想快活之外再没有什么动机，或许我的爱有些变态！

"我不怕的，我只要你也喜欢我。别的我再也不奢求什么。答应我，现在和我好吧！"她的口气又像是在哀求。

"我可以答应你，也可以和你好，至少是现在。但是我有句话要说在前边。"我竟说出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匪夷所思。当时的自己就像被什么控制着似的，做出的事和说出的话都是那么难以置信。此时我已经转过了身，把她的双手攥在了身前。

"嘿嘿，果然没猜错！你还要说什么就一起说出来吧！"

"我只是想说，我现在能和你好，但是以后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也许我明天就会和你分手，也许我会考虑和你私奔。我只是想说这个人很矛盾。"

"别说了，让我们一起疯狂一把好吗？"说着，她挣脱开我的双手，环抱住了我的脖子，嘴慢慢得向我靠来。

"还有啊，"我用双手握住了她的脸，使她不能再向我靠近，她没有说话，但是她的眼神在询问原因，因此我又继续说，"我们要秘密得进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你能答应我吗？"她还是没说话，闭上了双眼，很郑重得点了一下头。此时，我再也忍不住诱惑，在荷尔蒙与雄性激素的双重刺激下，我爆发了忍耐已久的激情，在她抬起头但是双眼还没有张开的时候我一口吻了上去。

明显得，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剧烈颤抖了一下，本来是想泡我，但现在被我占了主动。说真的，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是老师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她身材畸形的原因。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她，但是为什么不喜欢她又说不出原由来。答应和她好也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原始的欲望，或许，她想与我好也正是由于这个欲望的驱使。在原始的欲望下，管它什么伦理什么道德什么誓言什么丑恶统统都给我见鬼去吧！

那吻很缠绵，看来老师也是老手！我觉得我就够老练的了，可她比我还厉害，毕竟她比我大。在亲吻过程中，她开始解我西服上的扣子，并且双手不停地抚摸着。

"你不是想就在这里弄吧？"当她解完我所有的扣子，并且伸手解我裤带的时候我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你不习惯？"她笑着说。这句话就算是肯定的回答了。

"嘿，我还真的没试过。"

"那今天就让你试试！"说完，她一把拉下了我的裤子。她这下可真厉害，真有专业水平，她这么一拉，我的下半身被弄得只剩下了一条内裤，幸好还有一层，不然那铁条一样的小弟弟一定暴露无疑，不过这样也和暴露差不多，--毕竟那一层内裤挡不住太多的视线。

"哇，老师你真厉害！真看不出来哦！"

"一般了。..... --你好讨厌啊！"她被我那话说到了，用手轻拍了我一下，满脸表现出害羞的样子。

"哈哈哈，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嘛。"我凑笑说。

"嘿嘿，你可别忘记，我也是才大学毕业的哦！有些事情我比你更清楚！"我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看我笑了，她也诡秘的一笑，我们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我再不说什么，既然大家都知道彼此心中的目的，那我还用说什么呢？多说无益！慢慢得，我开始解她的衣带，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我们两个做了起来。是从后边上的，我来不及仔细观察她下边的芳草部位，也来不及考虑是不是要把精华全宣泄在她的体内，但我知道她绝对不是处女，除了感到她比我老练之外就是她那让人听了就会浑身刺激的叫了一声。

我真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这如梦境一般的事情竟全都是事实。真没想到自己竟和老师搞了起来！唉，这郁闷的大学啊！虽然还在疯狂着，但是我却自欺欺人得把这一切全当成了幻觉！也许人活着就该学会自欺欺人，毕竟，那样能让你解决掉很多的感伤与无奈。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累了！"在感觉一点没有浪费全宣泄在了她的身体里之后我就退了出来，并且穿上了衣服。

"恩，全听你的。"她也边穿衣服边说。

"那我们继续填写家长通知书怎么样？"我转开了话题，我知道，女人的欲望是很难得到满

足的，尤其是她这样的女人，况且刚才我又是那么的快，她一定没有满足，我可不想再挨她的第二次发情刺激！并且当时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没有她这样的女人，那么妓男这个职业就不会猖獗！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她说完坐到椅子上就开始填写，并且态度十分平静，刚才的一切仿佛都与她无关，甚至就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就纳闷了！但我也立刻保持平静了下来，因为这时候有人敲门。还好，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听见敲门声，我们辅导员并没有立刻去开门，只见她不慌不忙得喊了一句："门没有锁！"她明显是在扯谎，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演技技巧。这次门外敲门声不仅没有停，而且还加上了一句女声："门确实锁上了，你快来给我开门！"听到这句话后我们辅导员才匆忙赶过去开门。门开之后她假装抱歉得说上一句："该死，我不知道门关上了，实在对不起啊。"

"好了，老师，我已经把这些家长通知书写完了，现在肚子饿该去吃饭了。"我也扯了个谎，门外进来的人是法经系的辅导员，她才打饭回来，因此我借题发挥，想找个机会走人。

"要不咱们一起吃吧！"法经系的辅导员也一样是才大学毕业的实习生，人很不错，她这句谦让的话虽然是在活跃气氛，但我知道，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坐下来和她一起共享晚餐，因为在她看我的眼神中我能看得出来她也喜欢帅哥！

"不了，宿舍的哥们还在等我呢。"

"恩，那你就先去吃饭吧。"听她说完这话，我就赶紧闪人了。不过我还是听见后边传来一句"那学生长的真帅啊！"的议论声，因此在心里又大喊了一声"难道长的帅也是罪过吗？"

第十六章 太没有天理了

回到宿舍，一帮哥们都问我怎么在办公室待了那么久。而我只说老师让我帮她写家长通知书了。--难道我能对大家说老师意图强奸我吗？难道我能把在办公室的一切和他们说吗？那样我要是不成为学校的"名人"才怪！大家显然对我这个回答不满意！在他们的一致追问下，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来解除他们的好奇心理，因此我把老师给我梳头的事情说了出来，但老师把手放到我脸上抚摸的事情我却只字没提。即使这样大家依旧追问不止。最后还是给我来了个"老师对你有意思"了事。

唉，这帮人啊！没治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们班有八个人去参加男模大赛。说是大赛，其实就是外边一个服装公司为了方便卖衣服，跑我们学校来寻"衣架"的！而大赛的地点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阶梯教室！

初赛的时候参赛者很多，几乎我们学校所有身高达到一米七以上的男生全来了。阶梯教室里人多的不得了，简直能用水泄不通来形容！台上厂家的人一再强调别挤，可不挤行吗？这里又没个下水道，让人往哪里猫啊？为了赶快进行选拔，更为了缓解人多压力，厂方决定比赛立即开始。由于我班是排在最后的，所以我有幸目睹了一场罕见的"野生动物大散步"。

首先上台的是环化系的那帮哥哥们！你看他们在台上那种紧张但又无奈的惨象，就好像是谁在后边用枪指着他们似的，走的不用提有多不自在，如果你见过黑猩猩集体外出觅食的场景，那么你就不难联想到他们是怎样洋相十足，笑料百出了的。

最有看头的是机电系的那帮哥哥们！我不得不佩服他们走路的一致性，真的，那步伐不来有一个不同的，二十来个人一起抬脚又一起落下，你当那是走一二一呢呀？这整齐的步伐、长长的队伍，如果仍不能让人联想到蚂蚁搬家的话，那么，蚂蚁就应该是长着鱼漂鱼鳞和鱼鳃并且生活在水里的单栖动物了。

还有法经系的那帮哥哥们！他们走的什么样我就不提了。他们人数本来就比别的系多，可分的队却比任何一个系都少！每次分队站在台上的时候都会使得整个舞台没有半点剩余空间。呵！还有他们走起步来那个气势那个雄伟啊，就连非洲角马大迁移都不敢和他们相媲美！

初次筛选结束，就剩下4个队被留下复赛。而我们队也有幸被留了下来。这次选拔可不是按队选拔了，想滥竽充数是绝对不行的。而这次，大家的步伐依旧是洋相十足。由于大家的名字我都不清楚，所以就直接用比喻来说话吧。

首先上场的是山鸡。他踱步满台，左右乱晃，并不时得扑扇着翅膀！样子不敢恭维。如果他被选上那就太没有天理了！

其次上场的是熊猫。他块头不小，走路蹒跚，忸怩的样子很逗人，而笨拙的身体使他根本不适合做模特。

再次上场的是鸭子。鸭子步谁都看见过，一拐一拐的别说有多不妥了！

跟着上场的是鸵鸟。鸵鸟腿长脖长，有翅膀不会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哥们

的两手也从没动过，双脚走得也像不会拐弯似的，只有脖子最灵活，吃了摇头丸似的不住得左顾右盼。如果他被选上，那这世界也是没有天理了。

这次模特大赛简直就不该开。这服装厂也真会捉弄人，竟来我们学校找模特。弄得我们这帮男生苦不堪言。平时谁会想到有一天自己要学人家走猫步啊？再说，以前在学校里也从来没学过这门课啊，应试教育的“死读书，读死书”是绝对不允许你搞这类活动的！

然而，这次大赛还是有冠军的。既然大家全都不行，那就矮子里面拔将军呗！

没办法，冠军竟然是熊猫！评语是：尽显人体部位美，滑稽打动观赏人。我就晕了！这个世界还真的是没有天理啊！

没天理的事情在我们学校是正常的。要是什么事情在这里找到了天理那才不正常呢！所以，没有被选上去当男模也就很容易让人接受了。而这天晚上，我们又听说学校要选拔一批新人去学生会。所以我们就又去凑了个热闹！

晚自习的时候，我们班有多一半都跑出去应征学生会了。其实有的人并没有去应征学生会，而是借这个机会去网吧或回宿舍或找恋人逍遥去了。我没有女朋友，--辅导员老师是不算的。这会也没有去上网，宿舍里也没什么好玩的，并且还要忍受烟味，而自己又爱写些稿子，所以就去应征学生会文学部了。

来这里应征的人还不少，女生居多，但都是恐龙型的！我来的晚，所以排到了队伍的大后边。我后边有个厕所，本来我尿急，可一看那厕所的门楣上有个穿着裙子的图标，遂也就忍了。可有个比我后来的哥们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头也不抬大踏步得向厕所走去，估计他比我更尿急！也许是这哥们里边没有找到尿池，感到了纳闷，所以他又出来了。但是他并没出厕所的门，只是站在厕所门里边。他这一探头可好，那一队的恐龙齐刷刷地向他抛出了看怪兽的目光。而那哥们更厉害，竟还站在女生厕所里问了我一句：“我说这里的厕所怎么没有撒尿的地方啊？”本来，我想告诉他：“你没看见里边都是女式装备吗？”可这会这哥们竟聪明了，他已感到那帮恐龙看他的目光不对劲，所以乌龟探头似的抬起了自己那光荣的脑袋向上看了看门框，这一看不要紧，那哥们张大了嘴瞪大了眼，险些晕倒，并且骑着我们一帮人的笑声兔子似的向楼下逃之夭夭了！

唉，竟有这种人！他这个进厕所的举动换来的是那帮恐龙对现在仅剩的几个男生嘲笑般的议论，当然，我也在其中，我还能怎么办？忍吧！

终于轮到我了，我迫不及待。推开门，里边七个女生八个男生，那帮女生齐刷刷对我行注目礼，而那帮男生则对我增加了一分嫉妒的成分。

首先，他们让我在黑板上留下姓名。我照办。最后一个女生问我话。

“你对文学社有什么看法？”她问。

“没什么看法，我是新来的，对什么都不熟悉。”

“那你为什么要进文学社？”

“因为我喜欢写作！”其实我本来想再加上一句，“并且这里女生漂亮啊。”可我巡视这里所有的女生，却连一个长得像猩猩的都找不到，全是不折不扣的恐龙，我一想，算了吧，这马屁还是少拍为妙！首先，我不能背着良心说话，再次，这话明显得和事实不相符，没准这些恐龙还会因为听了这句话而把我大卸N块呢！

“那你以前在学校干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我晕，我以前上学的学校都没有文学社！”我说的是事实，上了12年学前班（大学以前上过的班级--小学，初中，高中。）也从没听过文学社这个词。

“那你写的东西被发表过吗？”

“具体的说没有，只有初中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写的作文被老师看中，老师硬要我再改几遍，说拿去给我发表，可那时候对写作从来没有个概念，也就没再想这事。”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发表过文章了？”这回是一个男生问我，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有点幸灾乐祸！我心想：你发表过很多吗？你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这个学校里我怎就没听过你的名字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哥们所谓的发表文章竟包括在学校自己搞的那些小杂志上发表的那些倒找人家钱人家都不愿意看的穿开裆裤级的文章。要知道，我们学校除了误人子弟这一点没别的学校能比之外，其余的简直就是垃圾学校中的经典。那些学校自己弄的杂志我也不是没看过，只是我辛辛苦苦找来一本后，才看了不到两页就被它给催眠了！厉害吧？

“也不能那么说，我是网民，我的文章在很多网站都有专有文集，并且在榕树下也发表了很多作品！网上的反应还不错。”

“榕树下？榕树下边也能发表作品？”一个恐龙惊讶的问。弄的我当时晕的不行。竟还有这等人。我就操！

"大姐呀，榕树下是个网站，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它上边文章的质量非常高，如果在那里能发表文章，那就说明你已具备在别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能力了。"我给她解释。对这种人我就晕！当时气的我简直想找个豆腐撞死算了。

"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有这么个网站呢。"我又晕了！

"难道你们都没有听说过榕树下网站吗？"我不得不问这么一句。而这一问可把他们难倒了。他们沉默了很久。

"好像是听说过有个榕树下什么的，可是这个网站我们确实是没去过。"估计这个说话的是文体部的部长级人物，因为他反应很快，不过我还是晕，对榕树下竟只是听说过，那起点、天鹰、红袖、读写什么的在他们这里还指不定被当成什么东西呢！

"哦，那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这次轮到我问他们了。

"恩，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现在你就回去等通知吧。"那部长级人物说。

本来，我对文学社是很向往的，可经这么一次认识，我就对这地方再也不抱什么幻想了。可悲的是，我们班那位连作文都写不好的青蛙哥哥竟被选入文学社了。唉，我就晕吧！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天理，而在我们学校里，天理则更不被当作个东西！

第十七章 光棍感情

人是有性欲和感情的，再光棍也不能没有情欲。

宿舍里一群大老爷们不能自己和自己恋爱啊，再说，学校又都是恐龙，看着就不顺眼。何况手淫终究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原来的同学以及以前就惦记着的女孩无疑就成了发情的对象！

首先是啊辉，这小子脑子热的不得了，看人家罗赛（被大家称做传说中的美女的那个）长的漂亮，竟在半夜十二点给楼上女生打电话要罗赛的手机号码。

"喂，是232吗？我是啊辉呀！"啊辉拨通楼上女生宿舍的电话说。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干吗啊？"楼上的女生梦呓似的说。

"我们睡不着，想和你们聊天啊！"

"不是吧大哥，这么晚了，你们不睡觉我们还要睡觉啊！"楼上女生近似哀求似的说。

"那你们把罗赛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就不和你们聊天了。"啊辉还真是直接！

"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我就和你们聊通宵！"啊辉不讲理得说了许多话，估计楼上女生是受不了他的死缠烂打，最后在啊辉保证不泄密的情况下，终于把罗赛的手机号告诉了他。

"喂，是罗赛吗？.....我是谁你不用管，我只想让你陪我聊天。"霸道！"希望你不要挂电话，否则你会后悔。"厉害！"我今天就是喝醉了，要和你聊天！"事实！"恩，听说你是工院第一美女，你有没有男朋友？"无耻！"我叫啊辉，想和你交朋友，明天我能不能约你出来？"直接！"说实话，我{<http://bbs.yunxi.aoge.com> - 云霄阁}是想泡你....."下流！"真的？那我们明天下午在操场上见。"搞定！佩服！

他什么话都说了，并且罗赛拿他也没办法，而第二天他们还真的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起了步。--我是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说他淫贱之外再也找不出别的办法了！不过我们对我们学校的女生又增添了一点卑鄙的看法，--看你们那点德行，整天逮点脸就不知道姓什么了，看自己还有一点资本就他妈水仙花不开，在那装大蒜。装什么清高？清高你倒别怕别人威胁啊，你倒是别和别人出去啊！

不过那次和罗赛散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罗赛本来就不可能喜欢他，不过再漂亮的女人拿流氓也没有办法！可啊辉的这么一个举动却方便了我们宿舍的其他人。那磊哥，这个月手机费就两毛钱了，竟也要给她发个短信，管他什么黄色短信，搞笑短信，猥亵短信下流短信，只要是自己手机上有的就统统发给她，也不在乎她是不是会回短信骂自己。因这受益的还不仅是磊哥，狗哥也给她发了N条下流短信，还有志文，这三个哥哥是发泄了自己的性欲和无聊了，可这可羡慕死啊辉和通哥了，弄得这两个小伙哭喊着要买手机。

我也无聊！但我对我们学校的女生是实在提不起兴趣，又没有个手机，也不能用手机对罗赛实行强奸。再说，辅导员那边终究不是个留人的地方，更何况我又不喜欢她，而她也只是想得到一时的满足。无奈，我只有靠上个世纪十分流行的通信方法--写信--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我先是给我以前的同学"豹妹"写信，告诉她我从初中就喜欢她，但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她，因为我是真的喜欢她的。并且还给她做了不少的比喻，如什么"假如你是红花，我是绿叶，我衬你；假如你是青山，我是小河，我抱你；假如你是清茶，我是开水，我泡你。"还意淫得为她

写了一首诗--《爱你》：

我不想说我爱你，但我又非常爱你。

爱你不是喜欢你，爱，发自心底！

就是因为太爱你，所以非要得到你，

爱你不是强迫你，爱，需要勇气！

远山近草围着你，叫我怎么靠近你？

爱你不是看着你，爱，要心有灵犀！

我不想过分奢望你，只想变成你鞋上的泥！

我自己觉得这情书写的很合格，可没办法，就是不知道我那“豹妹”想的是什么，她回信也不少，可就是不提和不和我好，我就郁闷了。

这样我就又想起了暑假里在医院认识的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妹妹，也是写信，这次，我本来是想问问她过的怎么样，可没想到，得来的来信却是她说她喜欢上我了。我就晕了，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来爱情是不能追只能等的！但别误会，我说的是不能追机会，要等机会！这样，我就和她在寒假里有了一段一生也忘记不了的爱情。

宿舍里让人难忘的事情很多。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

那晚，临熄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都脱了衣服等着睡觉了，这时，突然有人敲门，狗哥离门口最近，所以他就穿了个三条，光着膀子露着大腿去开门。我们在里边也都以为是隔壁宿舍的哥们来找烟或是借个火什么的，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管我们宿舍的个几个辅导员来查宿！

狗哥猛得拉开了门，可他才开了门就傻了眼！门外的各位辅导员老师也傻了眼！那会狗哥看着门口的辅导员都发愣了，而辅导员们看见他近乎赤裸的站在门口，她们也呆了！

那以后辅导员检查宿舍就再也不敢来我们宿舍了！我们宿舍就真正成了个“三不管宿舍”--学校不管，老师不管，学生会不管。

还有一晚，深更半夜的宿舍来了个电话。是磊哥接的，因为他的床离电话最近。“妈的鸟的，是谁这么晚了还来电话啊，我就草！”说着他揉揉惺忪睡眼，拿起了话筒。“喂，谁呀？”

“喂，大舅！是我啊！”那边的声音很大，我们几个被吵醒的哥们也都能听的很清楚。

“...？”磊哥先是一愣，“恩恩，哦，原来是你啊外甥。”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说你打错了，谁他妈的是你大舅啊。可碰到磊哥就算他这当“外甥”的倒霉。

“哦，大舅最近身体还好吗？”看来那外甥还听关心他大舅的。

“恩，挺好的，恩，谢谢外甥关心啊。”

“我们这里也挺好的，今年那小狗下了4条狗呢。”

“是吗？下了4条狗啊？那今年咱们家的大玉米收成怎么样啊？”

“大玉米？咱们家什么时候还种过玉米？难道你忘了？我们家从我爷爷那会就是非农业了呀！今天你怎么了啊，舅舅？你的声音怎么变了啊？”这外甥终于反应过来了。

“哦，我没事，因为是你打错电话了！外甥！”对方楞了许久，最后话筒里传来了“嘟，嘟”的盲音。

.....

他挂掉电话后我们那个乐呀，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打电话问也不问就直接管人家叫大舅，我就服气死他了！

那次我们一起打牌，啊辉和我发生了争吵，因为我嘴上工夫厉害，最后他让我说的恼羞成怒，这小子竟给了我一拳，并且抄起了个马扎，做起了应战准备，他当时那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逼债的汉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父母以外的人打，当时要不是宿舍人给拉开了，我非得把他拆个七八块不可。操，打架还从没怕过谁！只是心里那个别扭啊，弄的我真想找帮老乡来揍他一顿！可后来我想想，都是一个宿舍的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事我也就忍了下来，--大不了的以后谁也不理谁！可这小子那晚上竟把他的老乡叫了来，妈的，气的我不行！我们两个就因此谁也不理谁，一直拖到寒假回来之后。

宿舍每晚晚上的“卧谈会”都是少不了的。本来，我们谈的很投机，大伙也都聊的很融洽，没什么话不说的，可就从那次我和啊辉闹了别扭之后，宿舍的“卧谈会”就再也没有热闹起来过。

眼看着又要考试，大家谁也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事，所以这种状态也就一直持续着。而这时候元旦快到了，我们班要弄个联欢，因此，我们繁忙之际又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闲暇聚会。

新年联欢估计大家都参加过，可像我们这样的联欢可就有很少人参加过了。

本来，我们班用班费买了二十来斤瓜子，一百多斤苹果，三十多斤花生，六十多斤橘子，还有两箱饮料。可东西再多也架不住人多，我们班本来女生就少，男生又多半是光棍族的，因此，对于吃，那就再拿手不过了。

联欢会上的节目我们不太感兴趣，只是攀比着看谁吃东西快！你不是苹果多吗？你不是橘子多吗？我们每人拿了四五个后就回宿舍，放到宿舍里边后再回来拿，看你能坚持多久。因此，那一筐的苹果还有那一袋子橘子没一会功夫就从教室里消失了！班长惊讶了，：怎么吃地这么快？辅导员来了也惊讶了，：这班怎么这么寒酸？竟连个水果也没有？我们也惊讶了，：吃完了一批他们怎么就不再上第二批了呢？

郁闷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我们班那个自告奋勇献唱的那个哥哥。

这哥哥不是一般的五音不全，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有五音，甚至怀疑他连半点音律也没有！

他唱的是小齐的那首《伤心太平洋》。我们不得不佩服，这哥哥唱歌真的是一绝，调儿走的实在是厉害，竟没有半点调子符合原唱。唱得没有一句是在味儿上的。不过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捂起耳朵，全都给他以热烈的掌声以表支持，对我们的“喝彩”这大哥竟也感到十分骄傲，还不助得说谢谢。我就操，这样也行？妈的郁闷！

还有让人郁闷的就是跳舞！

我们班有很多都不会跳舞的，可是为了图个热闹，大家却全都上来乱蹦乱跳。全班好几十号人，都踩着完全不和曲的舞步，在那里自我陶醉式的把胳膊和腿乱挥乱舞，弄的教室里灰土连天，污气十足。那哪里是跳舞啊？简直就是个野生动物的大杂烩。--你看，有野马，有螃蟹，有猩猩，有骆驼，有长颈鹿，有鼯鼠，有羚羊，有狗熊！没有脾气，动物也疯狂！

最有看头的还不是这些人跳舞。我觉得这次联欢会就属我们辅导员跳舞的时候最让人佩服了！你想想--一个两条腿之间的缝隙大得能让篮球随意通过的人在那里随着舞曲独揽观众视角跳舞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不难想像，至少我见过动物园里大猩猩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样子！

就是这样了，她那两条比鱼钩还弯的腿，一跳起舞来那个样子实在是不敢恭维！不过她是辅导员，就算她跳的再不好，我们也是没有人敢说他坏的。因此，辅导员老师感到了空前的满足！但此时我对她的印象是越来越差，甚至后悔那天在办公室里竟答应了和她搞师生恋。唉，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不过我们两个的关系却一直都没有被大家发现半点蛛丝马迹。

唉，这就是我们的新年联欢会。郁闷不郁闷估计读者看了之后也该有了个了解了吧？

晚上，宿舍的哥们在打牌，由于这个联欢晚会弄得我实在是没有兴趣，因此我独自走出宿舍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石家庄的天气难得有晴朗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快要元旦了，老天赏脸，今天特意给来了一个大晴天。我独自走在操场的土路上，边走边环视四周，--情侣不少，我无暇顾及这个，只是抬头看看天，欣赏着这久违的星稀月朗的夜空。这样的夜空能给陶冶人的心情。做了两个深呼吸，又伸个懒腰，哈，心情好不惬意。

"文明。"正在我放松心情的时候，后边有个熟悉但又陌生的声音叫我，我本能得停下脚步向后边看去。当然，由于天黑，我看不清楚后边的人是谁，但是这个人走路的样子却一眼被我认出来了，--是我那长着鱼钩腿的辅导员老师。

"哦？是你啊！"我没有称呼她，只是直接叫了你。经过那天的事情，她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老师的地位。虽然正渐渐得看她不顺眼，但我对她已经没有了陌生感这点是肯定的。

"恩，是我。"她的话也表明了我在他心中的距离正慢慢向她拉近。确实，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上我们两个正在慢慢得向一起靠拢。

"你怎么也出来散步了？"虽然我知道她很有可能是看见我出来后才追出来的，但我还是这么一问。

"要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此时她已经走到我近前，这句话是她贴在我耳边说的。弄得我那小弟弟不争气得挺了起来。

"当然是实话了！"

"因为我想你了！"还真直接。

"哈哈，别说，现在我也有点想你呢。"男人还真的是奇怪。明明是因为对她产生了反感才出来散步的，可现在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生理的需要吧。男人啊，还真的是用下半身来思考的动物。

"真的？"她好象很吃惊但又很高兴的样子。

"真的，我也想你了。"这句话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撒谎。

"哈，果真硬起来了。"她抓住了我的小弟弟。

"别摸了，一会让你摸个够。"

"吻我。"她的语气像是在命令，并且此时的她已经抱住了我，比我矮半头的身躯正对着我得贴在我身上，脸向上抬起，已经闭上了眼，正等待着我的一吻。

我也不再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此时我们需要的是什麼。迎着她的等待我冲了上去，与她起程了一个漫长而又缠绵的热吻。她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此时在操场上我们两个就像一对很正常的情侣在那里接着吻，与周围的许多对情侣一样，我们两个也沁在了一份静谧的爱情里。

"怎么办？"一吻结束，我问她。

".....？什麼怎么办？"她没有明白过来。

"我是说接下来怎么办？我想要了。"反正也有过一次经验了，干脆就直截了当算了。

"哈，小谗鬼，这就想要了？"她轻轻捏着我的脸笑着对我说。

"其实我不是想要。"我顺便凑她一个。

"啊？那是什麼？"她还真的感到很意外。

"哈哈，我是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想要！"

"哈哈哈哈哈。"老师也被我的话逗笑了。凑过来吻了一下我的左脸，算是对我的顽皮的一点回应。

"别笑了，难道你不想啊？"我反问她一句。

"我不想，我也是十分特别....."

".....很非常巨狂得想！"这句话是我们两个一起说出来的。还真有默契感。说完我们两个又相视一笑。

"有地方吗？"我问她。

"没问题！全包在我身上！"她说。说完这句话后就拉着我的手抄黑路向学校外走去。--我们得小心不被认识的人看见。

那晚我们来到了一个旅馆，开了一个双人房。当然一夜三十元的住宿费是她花的。

进了我们要的房门，她就将房门反锁上了。之后她就野兽似的与我狂吻了起来，在亲吻间我们脱光了彼此的衣服。旅馆的大床睡着很舒服，那夜我超长发挥，和她来了八次，真是破记录了，以至于第二天我们两个谁都起不来了。就这样，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她也没有回学校，我们只是在旅馆里吃了些简单的食物，其余的就是相拥而睡。白天我们是不敢出去的，因为怕有熟人认出我们，那样可就不好办了。这样，我们不得不续租了一天，入夜时分我们两个又做了起来，多少次我就知道了，只知道直弄得昏天地黑，找不到东南西北。

晚上十点左右我们离开了旅馆，各自回到了学校。她有她的宿舍，我有我的宿舍，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在学校门口我们分先后走了进去。

回到宿舍，哥几个问我去干什么了，我只扯谎说去网吧玩了两天。宿舍的哥们夸我厉害，我无暇顾及这个，整理了一下床铺，拖着一副疲惫的躯体躺下就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十九章正点的老师，不正点的学生

眼看就要考试了，最后两周是"机动周"，老师完全不管，课上的时间全是学生自己支配。这时候的我们最听话，没有人不把考试当回事。再说，这里的学生都是大一的，也没个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告诉我们这考试到底重不重要，所以，每天早上都是通哥把我们叫起，而我们也就一起死气白赖的学习。--为了考试嘛，忍了。

而在机动周前，考察课都要结束课程。因此，考试是少不了的。而不管你是大学生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反正只要你是学生，你就要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合不合格。

--音乐课。音乐老师长得可漂亮了，不过已经徐娘半老。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上她的课。因为老师的身材是一级的棒！让人看了不能不产生联想。

音乐课有乐理，老师考我们怎么识谱。这个我们大家多半都不会，也没有几个合格的。不过这乐理只占分数的百分之三十，有几分就够了，最主要的还是唱歌。很轻易过了的不说他们了，这里单提这些轻易不能过的。

"姓名。"老师问。

"程亮！"这就是小胖哥哥。

"抽签吧。"

"《同一首歌》。"

"恩，唱吧。"

"鲜花--，啊不，大地--，也不是，恩，那个我们一起走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好好唱！"

"恩，鲜花曾告诉我们.....要，要怎么一起走过。老师我忘词了！"

"那你就不要唱这句了，忘词就忘词吧。继续唱。"

"好！同一首--歌！"他把这个字拉得老长，以便显示出他唱完了。

"啊？最后一句啊？这不行，我没法给你分啊。"

"老师我是实在不会唱！要不我唱个别的吧！"

"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老师已经被他的歌声弄得郁闷了。

"老师，那我唱《ONLYYOU》可以吗？"程亮问。

"《ONLY

YOU》？还要给我唱英文歌曲啊？好吧，你唱，只要唱的是那么回事，我就给你分。"于是，我们的亮哥摇晃了一下他那巨大的身躯，又清了清嗓子。可他才唱了第一句，老师就受不了了。不得不央求他停下来！确实，《ONLY

YOU》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太不着调了。不喜欢听五音不全的人唱歌的人都会听不惯这首歌的。如果你仔细听几遍，--在不怕得心脏病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首歌确实还有点意思，最起码它能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也能哼哼几句。

而这里，我们的亮哥就是发现了这首歌的这个特点，因此来这里献艺了。不过这可让我们的音乐老师受不了，老师拿着笔在他的成绩上就画了个合格标记，然后说，："好了好了，你快不要唱了，我允许你通过了！"看来我们老师真的是让他弄的精神分裂了。

"啊？真的啊？那谢谢老师拉！"

.....

"姓名？"

"六筒（刘通）！"这是我们的通哥，他的那口沧州话实在是容易让人混淆。

".....？六筒？"老师诧异了！我还自摸呢！

"哦，刘通！"他说普通话比说沧州话更逗。我已经看见老师那憋在口里的笑了。

"抽签吧。"

"....."我们的通哥一看那张抽出来的纸条就楞了。

"怎么了？"老师看他呆立良久也不说话，因此这么一问。

"是英文的。"

"英文？哦，那就是《此情可待》（《RIGHTHEREWAITING》）了。好，你唱吧！我给你打分！"老师说完就等着他唱。

"老师，能不能不唱这个？"

"可你抽到的是这个啊！抽了就不能改了。"

"真的要唱这个吗？"通哥郁闷了。

"恩，快唱，我等着听你唱英文歌呢！"

"可是，老师，....."通哥支支吾吾。

"有话你就快说啊，真让人憋气！"老师很着急的说。

"我是学俄语的呀！英文那二十八个字母我都不认识，怎么唱啊？"

老师郁闷了，看着他的眼神都呆了。郁闷一：英文竟有二十八个字母？郁闷二：怎么自己会碰上个这样的学生？

"那你再换个别的唱吧。"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一个说俄语的你让他唱英文歌？那不等于让母鸡下王八蛋吗？

通哥说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你再让他唱歌，那可真的是为难他了。不过我们通哥也有法宝。他唱歌后老师不得不让他及格，并且他唱第一句就把老师逗笑了，而且我们的通哥也就唱了一句话老师就特批他合格了。我听了他唱歌也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你道他唱的什么？--丢手卷！

"揪~揪~揪瘦鹃安，倾倾地访宰笑朋友地吼边~"这句话简直就是搞笑的经典。沧州话的口音一般人还学不会，我上边写的这句话也不完全和他唱的不同，但大体口音也就那样。不由你不笑。这首歌，在这个场合下唱出来就已经够搞笑的了，何况还是出自通哥这样的超级搞笑级别的人物之口呢？唉，当时在场的啊辉，群柱还有我都笑得肚子疼了，老师也终于憋不住得笑出了声。

"姓名！"

"张辉！"啊辉余笑还没断。

"别笑了，抽签吧。"

"哇！老师又是《同一首歌》。"啊辉也有些为难。

"恩，那就唱吧。"

"老师我一句也不会唱！"啊辉实话实说！

"....."老师端详着啊辉，后来发现他不像是在撒谎，"又要换别的是不是？"

"恩，不过我不会唱《ONLYYOU》的，你放心好了。"看来他知道老师怕这首歌。

"恩，那你自己选择一个吧。"老师很是感激他。

"好，那我就唱哈狗帮的我辞....."我知道，他是想说：我就唱哈狗帮的《我操你妈个逼》！因为，我们在宿舍里没少唱哈狗帮的歌曲，并且啊辉最喜欢唱这首。--并不是因为它的韵律多么吸引人，也不是因为哈狗帮的那帮哥哥唱的有多么好，只因为他们的这种说唱让人听了痛快淋漓，听了之后自己就想跟着唱那么两句，来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气！其实他们唱来唱去也就是那么两句，--无非就是那歌曲的名字，而啊辉学来学去也就学会了那么两句。这里我知道他又想唱这首歌，还算这小子反应快，话没有全给他说出来。不然老师还指不定怎么想呢！

"你唱什么？我辞？不过据我所知，哈狗帮的歌曲里好像没有这首歌啊？"哇，原来老师也知道哈狗帮！不愧是玩音乐的！

"哦，我是说我说错了，不是我辞，是我错，后边还没说呢！其实我是想唱，那首《1030》。"啊辉改口了。

"哦，那首歌我听过，不过写的好像是个嫖娼的故事哦！"老师真的是什么都懂。

"呵呵。"啊辉不好意思得笑了笑。"那就是那首吧！"

"其实音乐是能感动人的心灵的，歌曲也是为了表达人心而作，一个好的歌曲并不在于它是什么人唱的，也不在于它是什么人写的，关键在于它能不能打动人！"说的真好！"其实哈狗帮的歌曲也不错的！只是大多数人都不认可它。但是，有价值的东西终有一天是会放光彩的！"这时我才又真正感到自己是在一个老师面前，是在听一个老师说话。而这种感觉在小学毕业后就从来没有过了。

"老师，那我就唱了。"啊辉也好像身有感触！所以在他唱歌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半点他平时的声音，并不是说他的声音变了，而是他那种认真的神情让我感觉到他与平常不一样。

"唱的蛮不错的嘛！"老师很欣慰。

"呵呵，谢谢老师夸奖。"

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尊重学生。那时候听了这话之后并没感觉到它有什么太大的意味，可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竟是这么有分量！不是吗？不尊重学生的后果只能是学生的反抗，只能是教育的失败。

音乐老师确实不错！在很多方面她都给我们开绿灯。只是我不知道一会我抽签会抽到什么呢？我才来了这么两天，音乐课又是一周一节，上的也不多，根本就沒学过她教的歌。不过，我是我们班最后一号，我前边还有柱子呢！

"姓名。"

"王群柱。"这就是我们后来分到一个宿舍的二柱子哥哥。

"抽签吧。"

"怎么也是《同一首歌》啊？郁闷了！"群柱耷拉个脑袋说。

"恩，那就唱吧。"老师和蔼得说。

"老师，我这两天嗓子痛啊，能不能过两天再考啊？"

"是真的嗓子疼还是没有练好啊？"

"是真的嗓子疼啊！"

"那你就唱吧！不许缓考！"

"啊？可是老师，我现在真的是不会唱啊！"

"你不是说你嗓子疼吗？怎么又不会唱了？"

"恩，哦，是没练好呢！"

"就知道你是没练好。自己选择一个唱吧。"

"好的，那我就唱了啊。"群柱也是个"阴险狡诈之人"。他唱的竟是两只老虎。这次老师可不高兴了。说什么都不想让他及格。最后老师给他了个期限，让他后天再来找自己唱《同一首歌》，唉，群柱郁闷了。弄了个音乐补考！

"姓名。"

"芮文明。"

"抽签吧。"我的手握着纸条的时候我曾无数遍的祈祷，让我抽到《同一首歌》吧。因为，

同一首歌我最熟悉。并且我又对唱歌很有天分，《同一首歌》也是在嗓音允许的范围之内。

"啊？《国际歌》？"我看见了抽出来的纸条后险些晕倒！

"恩，这个可是我们上节课才学的啊！你应该有印象啊！"唉，要是换个别的我也有借口，可这国际歌是上节课老师才教的，并且我一共才上过两节课，而第一节就是学的这个《国际歌》，没办法赖，硬着头皮唱吧。人生真无奈啊！为什么翩翩让我赶上这首歌？命运太会捉弄人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对不对，你唱的味道不对！那句是低音，你干吗给唱那么高？"老师纠正着。

"老师，我也才唱过这歌一次而已呀，唱的肯定不好，你让我换别的好了。"我向老师解释道。

"可你的音色很好啊，就是你没有用心，不用心什么歌也唱不好！你再唱一便。"唉，没办法，应老师的要求我就又唱了一便。我根本就不会唱这首歌，再唱一百遍也是那么个味。老师没办法了，允许我再换个别的歌唱。因此我又抽了回签。然而，这次我抽到的却是《RIGHT HERE

WAITING》，我又晕了！这可怎么办啊？抽了两次，竟一次也没抽到《同一首歌》，我就郁闷了。买彩票还有中奖的时候呢，可这……唉，郁闷！这首歌我也不会唱，只是仿佛听过啊杜唱了那么几遍。所以我就瞎哼哼了两句。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唱的很不尽人意。老师又生气了。

"你怎么这么不用心啊？本来你可以唱得很不错的！"

"老师我是确实不会啊！要不你让我唱《同一首歌》吧，我肯定能唱好。"我很有自信的说，其实，这首歌我也只是听过几次而已。

"是你自己说的啊，你要是还是唱不好，那我就给你记不及格了。"老师好象是玩真的啦，她越是这么说我越是发毛，越是发毛越是忘词，一忘词肯定就唱不好了。

"鲜花曾……"前一句还唱的可以，"大地曾记起我们每一个人，同一首歌。"唉，忘词了。

"你看你，唱的这是什么啊？"老师走到我跟前。"我如果给你记不及格，可你又确实是有原因，可我给你记及格，但你又确实是没有唱歌。"

"啊？那我怎么办啊？老师？"

"这样吧，你也和，和，呃，和王群柱一样，先去练两天，后天晚上再来找我唱。"老师宽限了我两天。不过这也算是补考了。

"好的，那我就去练《同一首歌》了啊。"我很得意，《同一首歌》也用练啊？只要不紧张，不忘词，那就OK了。

"不，我要你唱《国际歌》。"没想到老师来了真的。

"啊？不是吧？唱那个？可我就听过一遍啊！"我依旧要求老师再让我换一首。

"不，唱歌要用心，其实干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否则你就没有成功。你去练吧，如果后天你补考时唱的好，那你就不用重修了，要是你唱的不好，那你就等着来年重修吧！"老师的话听起来很绝！不过仔细想想，还确实是个道理。因此，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在宿舍里练歌，弄的宿舍的哥们骂我不说，楼上的女生也跺脚抗议。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在床上扯开嗓子唱。

"文明，我拜托你别唱了，再唱狼就被你招来了。"利明受不了我的刺激了。

"恩，后天我就不唱了。"说了这话后我继续唱。

"文明啊，我管你叫大哥了，你再唱我就要精神分裂了啊！"狗哥捂着耳朵说。

"我没说吗？后天一定不唱了。只要我不用补考。"说完我还是唱。

"楼下，别唱了好吗？"楼上女生抗议道。

"为什么不唱？我不唱到时候你替我唱啊？"我嚷着对二楼说。

"不是，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只是这大过年的，你唱什么不（<http://www.yunxi aoge.com>——云霄阁论坛）好？偏偏要唱什么：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难道你还在过着旧社会的生活啊？"

唉，郁闷！

第二十章 争取抄出花来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其间我又秘密得和我们辅导员老师住了一夜。不过我终于没有辜负宿舍的哥们和楼上的女生的耳朵，歌唱的自我感觉良好。柱子也自信唱到了一定的火候，所以，我们兴冲冲的去找音乐老师了。到音乐教室门口，我们看到灯还亮着，遂就一起走了进去。可里边却没有音乐老师的影子，只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试的人物。

"嘿，我们老师没在这里？"柱子很没礼貌得问这老婆婆试的人物说。

"你们老师？是教你们音乐的吗？"那老婆婆也没有恼，语气很平和。

"恩。是的。"

"你们找她干什么啊？"

"我们是来找她补考的啊！"

"哦，那就是了，她今天回娘家去了。"

我晕！我们晕！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没说，只是她要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已经合格了。"

哇！对老师真是佩服的不得了。原来她早已经预料到我们会把各自的歌曲唱的很好。呵，厉害！

离考试还有一周了。我们整天起早贪晚，每天也并不比别人多些空闲的时间。别人学得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那时候我确实是学的很卖力。抛开自己不说，首先为了老妈自己也要学好啊。那几天我们可真的是能用这句话来形容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且我也再没有找我们的辅导员去住。

不知道是哪个哥们，说手中有这次考试的答案。这次宿舍的哥们可来了精神了。你看那磊哥，借笔又借纸，抄得那张纸脸和屁股上都是字。你看那通哥，浑身上下四个口袋，却装了八张纸条。还有利明，把手上都写满了。更有甚者是志文，这家伙竟用起了手机储存。我本来也想抄的，但一想还是算了吧，看看自己的真实成绩也好，再说这字又是这么得多。抄它也是麻烦！万一这不是答案那岂不是扯淡？

我们先考的是美术。我虽然有两个月没上过课，但是我对自己的素描水平还是有相当的信心的。毕竟我在初中学过三年。--确实，初中上过三年的美术课，呵呵！说实在的，这次考试最有把握的就是美术和英语。美术有把握是因为自己一直爱好这个，而英语有把握是因为自己在初、高中的时候英语成绩一直拔尖。

这次美术考试我是第三个画完的。而先交画的那两个则是我们班上的那些喜欢作弊以及美术实在不好的同学从汇华学院找来的替考的哥们。我那幅素描画画的也是相当的引人注目。交上去画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速度呢！老师看了之后也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可当我走出教室，这一切才都从真实世界里赶了过来。--原来自己做画已经有这样的功力了。哈，以前还一直没发现。

真正笔试的考试，先考的是高等数学。

通哥有"答案"，啊辉也有"答案"。但卷子发下来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傻了眼。--为什么卷子上才有三十二道题？而自己抄的所谓的答案却有八十六道题？没有天理啊！白费了那么多的瞎劲！这两个小伙郁闷了，当时就差哭了。

我本来就不想答，数学在高中就已经什么也不会了。由它去吧，随便瞎写一通，管它对不对，选择题全选A，判断题全画差，填空题就全等于零了，至于问答题就更好办了，你上边不是给我列式子吗？那我就在你下边画个等号，再把你的式子抄三遍，管它什么微积分巨积分的，反正我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一张试卷我没用五分钟就答完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样的试卷和白卷能有什么区别！而通哥和啊辉这两个人更厉害，他们还互相对着答案抄了起来，唉，真他娘的，他们两个简直就是鸡蛋抄鸭蛋，--怎么抄都是蛋。

有考试就有抄袭，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有多么好的防抄措施，只要你是考试，那就不可避免抄袭现象。

我高等数学肯定是挂了，后边我们还要考英语和制图呢。如果那两科也挂，那我这次期末考试可就真的是白考了。

英语考试。

这题答得真是得心应手，每道题看着都是那么得顺眼。--真的是简单的很。我很快就答完了。并且自信能得个很不错的成绩。可这会我们的小胖哥哥正在那里啃着钢笔郁闷呢。我们两个就隔着一个坐位。所以小声说话能听得很清楚。

"亮哥，怎么？正郁闷呢？"我"调戏"他说。

"快别说了，我从初一新开英语课开始就不喜欢学这个破玩艺，腻味死了。"

"哈哈。我知道，‘英语学不好说明我爱国’嘛，不要郁闷了，来，照我的抄吧，我保证你能过关。"

"你能保证？"亮哥看怪兽似的看着我，"你英语好吗？"

"最起码能让你抄个合格啊。"我自信得说。

"反正也比交白卷强，抄就抄了。"他拿过我的试卷说。

"不过作文你就别抄了啊。老师看了会起疑心的。再说作文分也就十分。"

"嗨，知道了。我都不写作文。"这样，亮哥的试卷就成了我的试卷的翻版。

制图考试。

我来得晚，制图课没有上过几节。可通过自己的努力估计也学的差不多了。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实施了抄的措施。

"老狼，选择题答案给我写一遍。还有填空题，判断题。"老狼人姓郎，并且长相也和那位唱歌的老狼十分像。所以他就顺理成章地被大家叫做老狼了。他是对口专业考上来的，制图学了三年应该正确率不低吧。

"啊香，选择题答案给我写一遍。还有填空题，判断题。"一样的问题。啊香是我们班上的"稀有动物"--少有的学习很不错的男生。抄他的应该没有问题。

尽管这样我还向好几个同学要了答案。最后我把他们的答案综合起来，专抄那些有很大把握的正确答案。剩下的不一致的答案，我就干脆抄的老狼的。估计这样做制图课肯定能过关了，没准还有奖学金拿。那天我可高兴坏了。

本来考完试就能定票回家的。可是苦于我的车票是明天的日期。所以我就又在宿舍多待了一个晚上。这晚没有人会查宿，并且辅导员老师也早就回家了，所以，我就又去上通宵了。

网吧里，一个正面看了叫人想自卫型的女生盯着我端详了我好半天。我就差没找个武器防身了。生怕她哪时候给我来个突然袭击，使我"晚节不保"。

"哦，想起来了。"那恐龙说，"你是芮文明！"奇怪，她怎么认识我？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我纳闷得说。

"你在老乡会的时候不是唱了《风云》了吗？"

"哦！想起来了。那就是说你也是唐山的了？"怪不得呢，原来还是个老乡。可我是实在不想和她多谈话，因为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把头转向了我们这边。我可不想让大家把她误会成我的女朋友，那样就糟了。虽说我正因为没有女朋友而郁闷不呢，可我又怎么能找个恐龙应付呢？不行，绝对不行。

"恩，是的啊。你怎么也来这里了？上通宵吗？你什么时候回家啊？"看来她是高兴得不得了。一气问了我很多问题。

"恩，是的，马上开通宵了，我去占台机子，一会再和你聊好吗？"说完也不等她回答，我就逃之夭夭了。我可不想被恐龙缠上。

然而越怕的事情就越会发生。这简直就是没有天理！她也是来通宵的，而她定的机子的号码竟和我挨着。天哪，怎么可能？那一晚她在我旁边坐了整整八个小时。有过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待在一起的感受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我现在的感觉。Fuck！我就郁闷！

第二十一章 和恐龙共度良宵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和恐龙在一起并且又不能走开更郁闷！那晚的八个小时简直就是我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刻，简直就和度过了八年一样！

"上次你在老乡会上唱的歌真好听，能再给我唱一回吗？"晕！太无理了！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啊！唱歌唱疼了的！"我解释着，"我怕唱出来对不起观众！"

"没事啊，我不会介意！"我再晕！她不介意我还介意呢！

"那不好吧？实在是唱不出来啊！再说了，这么晚了你要我唱歌？别人要是不把我当精神病才怪！"我实在是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不想给她唱歌！

"呜，可你唱歌实在是好听啊！"她接着说，"真的是遗憾呢。"她还挺会说话的。

"呵呵，是吗？可是今天不能唱了。不然我肯定会给你唱的。"真昧心。

"恩，那你答应我，嗓子好了之后一定要给我唱歌啊。"

"好，一定。"

"对了，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好，从来不忘讳别人说什么。"

"恩，那我想问你....."她又挺了嘴了，这样很让人憋气。

"你想问什么啊？说啊？"我着急了。

"我是想问你，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哦，原来是想打听我婚否状况。

"目前还没有。"我这个人就是爱说实话。确实是没有，辅导员老师在我心中是永远也不算女朋友的，我只是把她当一夜情的对象，或者是寂寞时的解闷工具。

"啊？你还真的没有女朋友啊？"她很怀疑得问我。

"什么我还真的没有女朋友啊？难道你们对我做过调查？"

"不是不是，只是你长得这么帅，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真让人奇怪。"

"哈哈，也没有什么奇怪啊，我这个人比较清高，眼光高嘛，还有就是喜欢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这话是事实。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没有想过要找一个吗？"

"怎么没有？只是苦于找不到。"

"哇，那好啊……"

"晕，怎么好了？"我打断了她的话。"没有女朋友是很郁闷的啊，还好？"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来她是对我有意思。我实在是不能联想起来。不能联想到她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是因为她喜欢我。

喜欢我的人多了，难道我就都要喜欢她们吗？如果那样我还不如干脆去当鸭子呢！最起码那样喜欢我的人还能和我有一夜的交情。

"你晚上通宵干什么？"

"恩，通宵玩《决战》，你呢？"

"我没什么事情，来上通宵也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我就郁闷了，如果他这一夜都没有事情，那我岂不是要和她在这里侃上一夜的吗？

"不是吧？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啊？那你来通宵不是白搭吗？"

"也不是啊！最起码今天还有你陪我呢！"我又晕！我怎么就成了专门陪她通宵了的呢？

"不是吧？你要和我聊一夜天啊？我嗓子受不了的。"

"要不你也没事啊！"

"我还要玩游戏呢！"我拒绝着。

"不说这个了，你明天回家吗？"她问我。

"回家。"

"那你坐哪趟火车？"

"T524那趟。"我如实告诉她。

"哇，我也是啊。"她很激动得说。

"恩？是吗？那可真巧！"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你是在哪个车厢啊？"

"6号。你呢？"

"哇，这么巧？我也是6号车厢啊！"他更激动了，而我则更郁闷了，我多嘴干什么呀，当时真想抽自己两个巴掌。

"那你的座位是多少号啊？"

"下47号！"

"哇~~！难道真的这么巧？我的是下48号啊！"我第三次晕。老天实在是个不公平！干嘛这么样的作弄我啊？

"不是吧？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我实在是个不敢相信啊。

"可不是，你看，这车票上不是写着呢吗？T524，6号车厢下，48号。"她把车票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并且展示给我看。唉，千真万确。我就操了！怎么和她待了一夜还不行，竟还要我在火车上再陪她？晕死我了！

不过这一夜总算熬过去了。幸好这一夜我没有用身体陪她，否则我一定会成熊猫的。传说这种人性欲十分顽强，不过我可没有试过，因为我不喜欢恐龙。

没办法，第二天我睡了一上午的觉，到下午她又来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坐车回家。并且她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我收拾东西回家呢。

这么个平时连面都没见过的人突然来找我，可让宿舍里没回家的哥们吃惊不小。

"文明，怎么回事？"磊哥问我。

"别提了，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说的那个老乡。"我郁闷得说。

"小伙，不要郁闷了，我看她对你有意思咧！"

"不是吧，磊哥？你拿我开玩笑吗？"

"真的，虽说长的丑了点，可条儿还不错，尤其是那屁股，你看多性感啊！到时候在床上你就蒙上她的脸，操着也舒坦！"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吧！

"省了吧，就算看不见也能想到啊。我实在是忍受不来。"

"那就是你小子想不开了。"

下午四点我们一起去赶车，她有两个包，我看的出来她是想让我替她拎一个。好像男孩天生就欠女孩什么似的，她们有什么事你替她们干了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如果你不干那就显得对不起她们。我也有一个十分沉的包，我偏不管给她拎，看她怎么着。怜香惜玉也要看对象啊！

她故意停了下来，叹了口气，装出一副十分沉重的样子。我视而不见，她越是这样我越是看她不顺眼，这和东施效颦没有个分别。

"你很累吗？"我故意问。

"哦，不是，只是胳膊有些酸。"她还在那摆起了姿势，我就晕了，我看她怎么就那么得不顺眼。

"不累那我们就继续走吧！"说完我就拉着包向前走，才不理她是不是在揉胳膊。看我走了，她在后边也待不住了，拎着包立刻追了上来。

"等等我！等等我！"就知道你是装的。于是我放慢了脚步。

"你们女生还真是多事。都有什么要拿的啊？非要拿这么多的东西？"

"也没什么啊，都是衣服。"她又要跟我装妖媚，我实在是受不了，转过脸去不再看她。

"快走吧，还有半小时车就开了。"

我们一起来到了火车站，又一起搭上了车，不过车上乱站坐的人实在是太多。本来我们两个人的座位是挨着的，可这帮人不讲理的乱坐，却把我们给隔开了。

"哥们，这里是我的座位啊。"我拿着票对占我的座位上的那个人说。

"没事，我有坐的，你看那里现在还空着呢，去吧，那里是我的位子。"他指着左后方的一个空位说。

"可是你里边的座位也是我们的啊。我们有两个人啊。"

"哦？这个是你女朋友啊？"这老兄用眼神瞟了一眼她之后看着我。

"不，不，不，才不是，我们只是同学。"我赶紧解释。

"哦，那就没事了，你看那里不是还有一个位子呢吗？那个也是我们的，你就让她坐那边去吧。"这哥们又指着右前方的一个位子说。

我真的得感谢这位哥们，要不是他，我还得忍受着和恐龙同坐在一起的煎熬。我们坐这一趟车要坐8个小时，由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这八个小时我和她一句话都没说。心里不用说有多轻松了。一开始她还很活跃，一直用贪婪的目光看着我笑，我心里发毛啊。不过后来她就睡了。哎呀，轻松！

"你家那么远，不如去我家先待到天亮吧。"我才不想再和她在一起了呢。

"哦，不了，不了，我打车回家吧。"我极力推辞着。

"这么晚了，还是去我家吧。"她一再要求我。然而，我实在是不想看她那张莠瓜脸。打死我也不要去她家待。

"算了，我这里有亲戚，我去我亲戚家吧，就不麻烦你了。"我撒了个谎，极力想摆脱她的纠缠。

"唉，我家就在附近了，还是过去一下吧。"她还恋恋不舍。

"不用了，都这么晚了。我就不打扰你去了。"我还是推辞。

"哪儿的话啊？什么打扰啊，到我家就像到自己家了，你客气什么啊？"真是难缠。你的家可不是我的家啊，受不了的说法。

"不了，不了，你快回去吧，一会家里会不放心的。"大哥呀，你就不要缠着我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你那张莠瓜脸啊！

"唉，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我也就不邀请你了。不能强人所难嘛。"呼~，总算听到了句顺心话。

"好了，那我们再见吧。"我闪！赶紧逃跑，免得恐龙再变卦。

"恩，那再见啊。"她目送我消失在了人流中。

我能去哪里？说这里有亲戚是骗她的，可要让我打车回家更是不可能，旅馆的女"掌柜"拉皮条似的拉拢客人，使得人们对她的热情大感疑惑。就算我想住店，可口袋里仅余的三块钱人民币也不答应啊。没办法，苦命的人只有蹲车站了。

这样，我就在唐山火车站的售票厅里一直蹲到了天亮。

第二十二章 发现一匹千里马

蹲站的滋味相当不好受。首先放开车站里的寒冷不说，单提在车站里一个人不能合眼，也没有人和你聊天解闷。唉，那个郁闷劲是说不出的。这真是人生的一大痛苦。

终于，我熬到了天亮，走出了车站。大冬天早上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发呆，真是别有一番风味，风中，我瑟瑟发抖。渐渐地，人多了起来，城市开始苏醒。我那荒凉又孤独的心终于可以寻找到点温暖了。

公车上，打工族永远是车厢里的主流。人多就有了暖气，在车上没有感到多少的寒冷。

终于，随着公车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家乡总是让人眷恋和欣喜。再怎么家乡还是温暖的，人对家乡的感情不是用言语就能表达清的，本人笔拙，更是不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它刻画出来。

我到了家，老妈显得十分高兴。然而老妈的高兴是掩盖在痛苦之后的。太多的打击不公平得砸到了她的头上。我知道，现在唯一能激起她真心高兴的就是我们兄弟两个，父亲死了之后，我们无疑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然而，命运是不公平的。老妈的希望一直都没有得到过回报，我们两个也从来没给老妈争过光。暑假打架的事情不知道又伤了老妈多少心。

唉，对老妈，我有无限感慨，老妈一直埋怨我们不懂她的心思，可我们是真的不懂吗？我不知道这辈子要让老妈操多少心，但是，我这辈子是属于我老妈的。就算是我对她和我老爸的报答吧。

我曾对她说这辈子不结婚，可老妈总把我的话当儿戏，她总说我是在吹牛。但是这句话--我这辈子是属于我老妈的。就算是我对她和我老爸的报答吧。--我从没有对她说过，一是我没有勇气，二是我怕她又会伤感。

然而，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人需要我负责，那就是她--老妈。对老妈的感情这辈子是有增无减了，而欠老妈的恩情，这辈子是怎么还也还不完的了。

老妈是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家庭主妇，也是个再不能禁受伤痛折磨的体弱女性。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用她操心，什么事情都是父亲弄的妥妥当当，因此老妈也就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我这次回家，她又在打麻将。除了打麻将她还能干什么呢？而老妈打麻将简直堪称是“业余水准职业水平”的，打麻将几乎都不曾输过。因这我还特别管她叫“麻将常胜将军”呢。不怕大家笑话，我爸死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几乎全是老妈打麻将赢来的。

“妈，我回来了。”我放下皮包对她说。

“恩，还没有吃饭吧？”老妈边打麻将边说，“锅里有排骨，知道今天你要回来，我特意给你买的呢。”唉，亲情如果能用言语表达，那在这里我一定要写他一千万字。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亲情更浓郁。

“恩，好的。”说着我就去找，端来盛排骨的锅我去碗橱里要拿筷子。“妈，这剩面条是什么时候的啊？让我把它扔了吧！”

“别扔别扔，那是昨晚上的。就放在那吧，我饿了再把它热热吃了。”老妈的口气很随意，可这却使得我心头一酸。至于吗？就这么碗破面条还不舍得扔？这还要再热热吃了？唉，老妈呀，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

“好吧，那我就不扔了。”说着，我拿起了这碗面条，不管胃是不是允许，嚼也没仔细嚼几下就全咽下去了。我没有吃米饭，就着这面条吃了几块排骨就饱了。

“妈，我还有事，先出去了。”我不想在家多待，如果我在家，我妈能保持三天不生气那就是奇迹。

“早点回来。”老妈嘱咐我说。

“知道了。”说完我就向外走，而我还没有出家门的时候老妈又叫住了我，原来是找我的电话。

“喂，芮文明！我是鬼马。我现在在电影院门口，限你十五分钟内立刻赶到。”她的性格也真够野蛮。

“不是吧？老大？十五分钟啊？你要我飞去啊？”

“就是要你飞来。你来不来？”

“可是现在下雪了啊！”

“我不管，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可是……”

“我只想知道你是来还是不来？”她打断了我的话。

“来，我……”我又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

"那好，给你十五分钟时间，你要是晚一秒我就不等你了。"

"不是吧？这么绝？"

"哼，谁叫你回来也不给我打电话？"

"晕，我才刚到家啊！"

"好了，我不和你说了，我现在还在雪中呢！这里好冷，你快过来。"说完她就把电话挂了。而我，也只好赶紧去找计程车。不过我现在已经没钱了。不得不向正在打麻将的老妈要了二十。还好，老妈没有多说我什么。

出了家门，我就飞了！

她真的是在雪中。我到的时候她正在那里等我。

说实话，她长的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这种魅力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感觉。

"你来晚了。"她撅着嘴假装发怒，"你看，都迟到了1分钟零23秒，24秒，25秒。……"我边向它走去她边喊。直到我到她跟前。"好，正好1分半钟。"

"晕，不是吧你？1分半钟也算迟到？"我站在她跟前说，"再说，我下车还要交钱，还要向这里走几步啊。这样算迟到啊？"

"我不管，反正你到我身边是晚了1分半钟。"她还真是无理。

"好，好，好，算我迟到，你说要怎么惩罚我吧。"本来事实就是胜于雄辩的，何况我又碰上了个这样的人呢？算了，认输也罢。

"我要你陪我逛街。"这算惩罚？我就晕！就说今天天气有雪不呢，可陪女孩子逛街这样的事还怎么也不会被列入惩罚的行列呢吧？因此我欣然同往。可事实证明我错了。

"好吧，那就陪你逛街。"如果我不答应我就是有病了。

"恩，不过你得先去陪我见一下我的朋友。"不是吧？要相家啊？

"啊？你要我来的时候也没有附注这条规定啊！"不过我还是随她去了。

"走吧，我去取东西！"

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到了一家小餐馆。我心想这回要糟糕，她如果要我买单那我岂不是尴尬的要死？现在口袋里就10块钱啊！不过这次她没这么做，只是向她那些朋友小声得说了几句话。而她那帮朋友也就全向我行了一次注目礼，看得我直发毛。如果目光能杀人，那现在我就已经至少被杀了3次了。因为桌子上有四个男生，剩下那个还是有女朋友的。--鬼都猜得到她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出了小餐馆，我就和她一起在大街上漫步。那种无忧无虑无人扰的心情真的是说不出的愉悦。天空虽下着小雪，可气温并不太低，穿着羽绒服还不至于感到冷。只是有些冻手。

我们在大街小巷里乱转，就如同深海里无阻的鱼。我们彼此间谈了许多，我给她讲我在学校期间发生的笑话，她不只一次得被我弄得哈哈大笑。她也给我讲她的趣事，我也不时得给他逗地笑声不止。这时的我们完全是心与心的零距离接触，话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间，她拉住了我的手。而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如果现在和她好了，那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找女朋友了呢？可这些念头只是在脑中一闪就消失了，管他呢，随他去吧，现在就让大脑一片空白。

不过我也和她谈了些伤心事。比如我和她谈到与啊辉闹矛盾的事情。她听了之后对啊辉产生极烈的不满。我知道，她是出于喜欢我的角度，毕竟那次矛盾我们都不对。

我们两个相识就是在医院里。我打架住院是不用说了的，在我基本上已经能出院的时候她才因盲肠炎住了进来。那时候因为还要打官司，使我不能出院。可医院里实在是让人郁闷的要死。有病的时候躺在这里是不得已，可人没有病了却还要在医院住着，那就是一种煎熬了。何况我又是那么的年轻浮躁，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就是天天靠通宵来解决痛苦的，反正白天我也要到医院待着，索性我就给你睡一天觉，睡醒了我再去通宵。

她住院的第二天就去我住的那个病房里转了一圈，这并不是要去看我，而是要去看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她父母的朋友。她来了的时候我正在睡觉。也许正是我的睡姿吸引了她。那天以后她就天天来我住的病房。她父母的那位朋友叫蔡仲富，这位叔叔的事迹也够让人佩服的，他说话幽默风趣，但让人听了又很佩服。做事很稳健，对人也很有礼貌。十分受我们的喜欢。这叔叔厉害的不行，40多岁的年纪竟还自修两门课程，准备参加成人高考。其实他已经算是个成功人士了，但他一点不满足，依旧学习东西提高自己。他也奉行活到老学到老的政策。他住院来的时候才滑稽呢。一个人走到护士室，说笑似的告诉护士说他有病要住院。那护士看了他半天，最后发现他还真的是有病。--哪有健壮得和牛似的人待着没事跑医院里住院的啊？然而我们的蔡仲富叔叔确实是真的有病，只是这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而发作了就会疼得死去活来。他患的是胆病，据他自己说他的胆要比别人的两倍还大。--还真的是个"大胆"的人。他和护士说

了好半天护士才相信他是真的有病。

在医院里，我和她天天在一起，没什么不谈。那时候她就说我长得帅，但我怎么也没有想过我们会有成为情侣的一天。

第二十三章 “调戏”乞丐

医院里，我们和蔡叔叔打牌。每次我们都搞鬼，可蔡叔叔却每次都没有发现过。他打牌很认真，甚至是一丝不苟，每次都无暇顾及我们的举动，因此我们的小聪明屡次都得逞。

蔡叔叔是个健谈者。他听了我们家的事情后很是感慨，愤愤不平，甚至要给我们家当律师为我们辩护。我妈也很是感激他，不过我们家的官司已经成了定局，再说凭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是说什么也不会在这个社会里找到天理的。无奈的事情使得蔡叔叔也感到无奈，不过他却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都说出来，甚至把自己的赚钱想法也全和我妈说过，为此我妈还特意想和他合作一起养奶牛。不过后来却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了了之了，可能是因为不赚钱吧。对我家的事他也帮忙操过很多心，但我家的事情已经成了定局，谁也帮不了。

再健壮的人也禁不住病 云霄阁论坛 bbs.yunxiaoge.com/index.asp 魔的折磨。那天，蔡叔叔的胆病终于发作，疼得他满地打滚，我们无可奈何，不一会护士叫来了医生，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蔡叔叔的胆终于被切除了四分之一。在病床上，他显得很无力，没有一点生气。医院里你可以看到任何人最落魄，最痛苦的样子。就在蔡叔叔手术后的第一天，她出院了，并且给我留下了她的联络地址。我答应她，到了大学就给她写信。因此，在学校里那段无聊的日子中，我就给她写了那么两封信。没想到，那两封信就成了我们感情的链接。

我们聊着聊着，就又走回到一开始见面的地方了。唉，这城市真的是太小。但心无止境，我们继续向前走。最后我们到了一个超市门口。

“我很想和你一起去逛超市。”她说。

“可是我现在没有钱了呀，谁叫刚才你让我买了那么多糖果。”我抱怨她说。

“别说你今天就带了十块钱啊。”她拉着我向超市里走。

“我骗你干嘛呀？你带钱了啊？”

“没有，我身上就一毛钱，还是留着应付乞丐的。”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不过这时的我却以为她在和我开玩笑。所以我也就陪她走了进去。这可真是个错误。原来她也真的是没有带钱，可以想象，两个身无分文的人一起逛超市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大摇大摆得走了进去，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脸上的神情欢快得足以让人羡慕。而我又是这样的显眼，很抢镜头，所以超市里几乎全部的女性全向我们这里抛来了羡慕的眼光，一是羡慕她这么好命，二是羡慕自己怎么就没有个这么样的老公。不过我倒不注意这个，我关心的是她一会会干出什么。

“你看这个好不好啊？”她拿起了一个瓷猪储蓄罐问我。

“恩，好，很好。”我拿过来假装看了看，其实我是在看定价，--8.6元。好家伙，一个储蓄罐也这么贵啊？

“那这个呢？”她又拿起了一个小女孩人偶。

“恩，也可以。”我又看了看定价，--29.6元。妈妈呀，一会非得卖身不可。

“还有这个手卷，我们每人一个，我要白的，你要灰的。”

“为什么我要灰的？而你干吗又要白的？”

“因为我喜欢灰色呀。所以你就得要灰色的。”我晕！没有道理。

“那这个算是你送我的了？”我问她。

“是啊！以后你就用这个。”唉，东西是她拿钱是我花，可这还算是她送我。我就晕呐。

“哦，那我是不是要谢谢你呢？”

“呵呵，随你便。来，跟我去那边。”她指着那边的食品专区说。我也就跟她一起过去了。

“我要这个巧克力。”她拿起了一盒据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情人巧克力，这巧克力的名字我就不提它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一盒里边两圈，一圈十块，也就是二十块巧克力，并且小得可怜，可定价却高得惊人--48元。也就是说每小块两块四毛钱，赶上我在学校一顿饭的价钱了。那天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吃巧克力了，尤其是这个牌子的，绝对连名字我都不再提它。不就是个名牌吗？我就不明白，你到底卖的是巧克力还是卖的牌子。都是巧克力你凭什么叫比别的贵这么多？也许是我外行，但再外行也应该知道这样的东西买了不值。可没办法，人家再贵关你鸟事，你不喜欢？可以啊，我又没要你买，反正有人买就是。妈的，这个社会败坏多半都怪那些捧臭脚的！全他妈该死！

"我手里拿不了了。"我提醒她说。因为这时我的手里拿满了东西，可她却两手空空。本来我是想提醒她，要她也拿点，可她却没这么会意。

"那你不会去那边要个购物框啊？笨！"我晕了！

"那你等我。"说完我就去超市门口领了个购物框。

"恩，这回好了，还能盛很多东西呢。"这回死了！

我拿来了购物框后她就在这里当成了她家似的，看什么好拿什么，然后就扔在框里要我拿着，唉，不是心疼自己会累着，这可都是钱啊！受不了的是，她连牙刷牙缸都拿，并且全拿了两份，说一份是我的一份是她的，当然我的那份又是灰色的。我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太刁蛮了。

终于，让人痛苦的购物旅程结束了。而我手里的重量也达到了购物框所允许的极限。

"你钱够不够啊？"在将去收银台付款的时候她问我。

"晕，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没钱了！"

"啊？你今天真的带了10块钱啊？"她这次是真的惊讶了。

"是啊，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你也没带钱啊？"我问她。

"废话，我也说过，我就有一毛钱，还是用来应付乞丐的。"她着急了。

"那不完了？我们两个谁都没带钱，却还拿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是滑稽！

"你怎么就带十块钱啊？"

"大哥，我才从学校回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真的没有钱了！"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再把这些东西放回去啊，可有那么多人看着咱们呢呀，那样多没面子啊。"确实，我们两个现在的举动已经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要不你先等我，我去取来。"

"唉，也只好这么办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怎么知道啊，也许要半个小时吧！"

"不行，我只能等你二十分钟。"我晕！她又来。

"难道你又要我飞啊？"

"我就是要你飞，你二十分钟要是不回来我就不等你了。"

"晕！谁要是碰到你算是他倒了霉了。"

"嘿嘿，活该，谁叫你喜欢我的？"

"恩？不是吧？我好像还没说过我喜欢你哦。"

"我掐死你！"说着她就真的拿出要掐死我的样子用非常温柔的力气掐起了我的手臂。而我也就装出快被她掐死的样子。

"好了，还真疼啊？不要装了啦。"

"唉，怎么不疼啊？身上不疼，可心里疼啊！"

"不是吧，我又没有气你。"看来她还是真的没听出来我的意思。

"我是说我疼你呗，傻瓜。"我打了个岔。转移话题。

"快点去吧，二十分钟啊。如果你再迟到……，嘿嘿。"她露出满口白牙冲我笑了起来。

"怎么着？再迟到会怎么样？"

"你迟到一秒我就咬你一口。"

"我晕！你要吃了我啊？"

"就是要吃了你，谁叫我喜欢你呢？"

"说实话了吧？看来你还真是野蛮。"

"不和你说了，现在是三点二十分三十六秒，从三点二十一分开始我记时，你是不是现在就快去？"她对着表和我说话。

"晕了，不用那么准确吧？我现在就去还不行啊？"说完，我又飞了。

我用了六分钟打车回家。可我去哪里找钱去啊！老妈还在打麻将，我怎么开口呢？

"这么早就回来了？你干什么去啦啊？"我妈不经意的一问。

"没什么，我去我同学那里了。"我搔了搔头，"妈，给我二百块钱。"

"干什么啊又要钱？我没有。"

"你就给我二百吧，我今天有事。"

"什么事？你说说。"

"你不用管什么事情了，反正你就给我吧。"

"没有，没个事什么的你就向我要钱，你不知道咱们家现在花钱多么紧张啊？"提到钱老妈就头疼，因为她没有赚钱能力，现在家里老爸给我们留下的钱已经不多。所以日子不能不仔细

过！

"可我有事啊，你就给我吧。"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不多。

"不给，你上学我给你花多少钱了？在家待着你还乱花钱？你自己看看咱家存折上还有多少钱。"唉，提到钱老妈情绪就激动，就像变了个人似的。Shit，钱这个该死的玩艺！恨死它了，哪天咱发了，我天天去北京天桥上扔钱。

"我是真的有急事，你别耽误我时间了，不然来不及了。"

"什么事啊？又要钱！唉，咱家反正也这样了，你就造吧。"老妈有点妥协了。

"我朋友有事，我先借他，过几天他就还我了，到时候我再给你。"我撒了个谎，我总不能告诉她是为了取悦女朋友吧？

"你同学向你借钱干什么？难道他妈他爸不管他啊？"唉，老妈可真是！

"你就别问这么仔细了好不好？要是他能向他妈他爸要钱他早要了，还用找我？"我继续撒谎，为了谎撒得圆满点，我不得不继续添油加醋。

"你什么同学啊？你非得借他不可？"

"就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来看我的那个。你说我不借他合适吗？"既然谎已经撒了，那就骗到底吧！

"唉，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家里就这么点钱。你....."

"我知道了，过几天他就还我了。"我打断了老妈的话。这谎扯得还真是，过几天就还？哼，我找谁还去呀！

"唉，你自己去衣柜里拿吧。"老妈终于被我骗过了，虽然很对不起她，可我也没办法啊。我自己拿了钱后立刻就去超市里找她去了。

到了超市里，她在，可是手里却没有了购物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服务员看他长时间没有付款，特意替她把购物框"保管"起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他抱怨我。

"我迟到了吗？"

"你说呢？这都多长时间了啊？我不管，我说你迟到了我要咬你的。伸出手来。"说着她就拉我的手。我没有反抗，让她去咬了，她说是咬我，但并没有用力。--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尽管这样我的手还是留下了一排牙印。

"走吧，我们去付钱。"我拉着她。

"咱们要重新挑选一次了。"她沮丧得说。

"怎么了啊？"我迷惑。

"你还问？都怪你！"说着，她告诉了我购物框被服务员拿走的原委。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就继续挑选一次吧。"我们又重新拿了一次刚才挑选的东西。最后去收银台交钱。

"一共是一百八十八块九。"服务员统计完了之后说。

"哦，好吧。不过那一角钱就不用找了。"我向我妈要了二百块钱，除去打车现在正好剩下一百九，他奶奶的，这些东西还真是气人，竟正好一百八十块零九毛钱，我真是晕啊。我说不要那一毛钱了，可服务员却还是找给了我，这服务员可真有职业道德！

"不，那一毛怎么就不要？你把它拿起来。"她算是命令我。

"干吗用啊？"我拒绝拿，现在气还没消，竟还要我拿那一毛钱，我就操！"身无分文也好，我不要那一毛钱了。"

"你不拿我拿。"她说说着就拿起了那一毛钱，并且塞在我手里。我才不要这东西，顺手就撒了。

"干什么？去把它拣回来。"他又命令我。

"不去，我不要那一毛钱。"都扔了我还要拣？那多没面子。

"你到底拣不拣？"她又问我。

"不拣，打死我也不拣。"我继续拒绝。

"你不拣是不是？那我不走了。"她还真的蹲下来了。我没了法子，不知道怎么办。

"不就是一毛钱吗？干吗这样？"

"你别说别的，到底拣不拣？"对她的刁蛮我算是服了气了。什么话我也不说了，向那一毛钱硬币走去，最后弯腰拣起了它。

"哈哈，你不是说打死你也不拣吗？"她笑了，并且也站了起来。

"是啊，打死不拣，要是打不死就拣。"

"恩，这样才好嘛。走，我们去外边。"她又把手挽在了我的胳膊上。

"好的。"我答应着。

我们才出门，对面就来了个乞丐，这乞丐伸出手直奔我走来，那简直就是要抢。我才不要理这样的人，谁知道他是不是个职业乞丐啊！我一直是对职业乞丐深恶痛绝的，你说这些人多么不要脸吧，有健全的四肢，大脑又不傻，干些什么不好？偏偏来抢乞丐的饭碗，而要了钱却大吃大喝，我不是一次看见过一个乞丐模样的人抽中华，人们对乞丐的怜悯却被他们当成享受的资本，让人们对乞丐再也提不起善心，弄得大家看到乞丐就想逃跑，而这样，那些真正的乞丐却倒了霉了，往往因为饿和冻僵死街头。唉，伤感！

"不要躲，你不是还有那一毛钱呢吗？"她这么一提醒我才想起来。不得不得感谢她了。因此，乞丐手中那个脏兮兮的饭盆里就多了"当当"两声清脆的撞击。而我们则用两毛钱当了一次善男信女。

其实对付乞丐还有一招更绝的。当然，前提是你和朋友一起走的时候碰到乞丐。你们在一起走，前面有个乞丐向你们伸手，这时你不给他就显得很不是个面子，可你给了他呢，那也太白搭了，心里也感到难受。而乞丐却偏偏会找你这个空子，让你难堪。所以，这样一毛钱硬币就有很大的作用了。看乞丐伸手你就立刻跑上前去，把一毛钱硬币向他显示一下，最后扔进他那脏兮兮的盆里去，再加上一句，："喏，这是我们几个一起给的。"你说这招够不够绝？这样还会把朋友逗笑，乞丐也会郁闷得看着你们离开。

这招就是她教我的。实用的很。

第二十四章 我的女友好野蛮

我们笑着离开超市后就又去烂转了。我们虽不是机动车辆，但到了十字路口也得停车。尽管是"11路"也不能闯红灯。

"我要你抱着我过去。"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什么？我抱你过马路？不是吧？我还拿着这么多的东西呢啊。"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我抱着她过这繁杂马路，那么周围的人是不是会把我当禽兽看。

"是啊，我就是要你抱我过去。东西我拿着，给你减轻重量。"她笑了笑，并且把东西全拿到自己手里，为我"减轻重量"了。

"我没办法你了。唉，服了你了。"说完，我就拦腰抱起了她，专门等红灯过去我们就过马路。然而，她又觉得不妥了。

"不行，这样我没办法搂着你了。放我下来，东西还是你拿吧。"我晕了！

"大哥呀，不是吧！"真命苦！

"是呀。快拿着东西，红灯就快过去了。"她又把东西全塞给了我。唉，命苦就是命苦，怨不得政府！这样，我就要两手拿着东西怀里又抱着她过马路了。

"你感到了满足吗？"我问她。"这样是不是很浪漫？"

"恩，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她认真得说。确实，她确实可以说得上是最幸福的人，可我却觉得我就是这世界上最苦命的人了。

"你看，这么多人羡慕你了。"我对她说，"我真怕一会会发生交通事故。"

"才不会，因为你还没有走到马路中间。……"她不说话了，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走到马路中间和交通事故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走到了马路的中间的时候，这一切我都明白了。

我抱着她，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我缓缓向前走，马路上的行人无不回头观看，这回头率还真高啊！幸好还不至于弄得交通混乱。不然我非得坐牢不可。即使这样，马路上的一些行人还是向我伸出了大拇指表示佩服。唉，没办法，其实我不想的。

走到了道路中间，她突然把唇贴在了我的唇上。我没有想到她会来这手，当时就晕了，差点把她弄掉地上。我走不了路了，本能得想抱着她和他接吻。这时路上的行人更惊愕了，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干吗？想被车撞死啊？快走吧！"我才感到温存，她就逃离了我的嘴边，并且提醒我继续前进。苦于红灯还有二十秒的时间，我只好加快脚步。过了马路，大家向我投来一片复杂的目光。有的是赞许，有的是不解，有的是羡慕，更有的是不屑，剩下的我就看不出来了。

唉，头一次感觉到抱着女人是件累事。我就服了她了，这样的事情也能想的出来。可苦了我的双手了，这酸疼的感觉可不是一个吻就能融化的了的啊。

"嘿嘿，感觉怎么样？"她调皮的问我。

"恩，感觉不错！"我也就调皮的回答。

"那我们再来一次?"晕,还是她厉害。

"算了算了。再来一次我的手就断了。我们去哪啊?"我问她。

"先去我姑姑家,把东西放在他们那里一点。"她家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就算得上是富有的了。但是,我喜欢她却绝对不是因为她家的富有。我这个人最没有贫富观念和等级观念了。如果有谁说我喜欢她是因为喜欢她家的富有的话,那我宁愿放弃这份欣喜而和她分手。我们把东西放到她姑姑家后就又去闲逛了。她本来想回学校上晚自习,但后来她为了和我在一起就打个电话给他们的班主任请假说不去了。嘿,看来我魅力还真不小!

我们走到了一个废弃了的养鱼坑边,但这里依旧有水,而这样的天气使得水早就冻成了一层厚厚的冰。因为今天有雪,所以冰上就多了一层被子似的白雪,那雪一尘不染,让人看了十分舒服。

"哇,这雪真漂亮。"她很开心。小女孩似的跑到了冰上。我不喜欢破坏这份美好,所以就没有随她一起跑过去。但是她却又跑了回来,硬拉我一起去踏雪。

雪下是冰,很滑,在雪上边我们一起画着长长的痕迹,并且一起在冰面上转圈,最后,她跑到一边,和我拉开距离,然后小牛似的向我冲着划过来,我则不躲避,起个反作用力的效果,把她拦住并抱住她。后来,她这样玩累了,被我抱住后就不再离开,一直伏在我的怀中。抱她一会也没什么,可是抱久了下边的小弟弟就抗议了。因此,我抚正她的脸颊,正视她的眼,在雪地上我给她来了个长长的吻。

"以后不许你欺负我,只许我欺负你。"一吻结束,她又无理得说。

"我怎么舍得欺负你啊?喜欢你还来不及。"我说的是事实。

"那你喜欢我什么啊?"我估计女生都喜欢问男生这样的话。估计是这样能使虚荣心得到一点满足感。

"喜欢你的刁蛮、任性还有你的吻。"虽然有点流氓,但是这也是心里话。

"还有吗?"她高兴得问我。

"还有?我想想,哦,还有你的野蛮。"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词语再比野蛮这个词形容她更合适了。

"看来我在你心中就是个野蛮女友了?"《我的野蛮女友》这个片子正在热播中,因此她借用了一下。

"恩,你也确实够资格称得上是我的野蛮女友了。不过你比那片子里的女主角年轻。"

"呵呵,你简直是废话。"她笑了笑,"那你要发誓以后要好好对我。你喜欢我的吻?那就给你。"说着我们两个又来了第二次长吻。这时,市广播台正在播放《约定》,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歌词写的很不错,周惠唱得也十分好听。

并且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天天提起约定,并规定我们也照着《约定》里边唱的做,--痛苦的往事不许提,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们的吻就一直弥漫在音乐中。

她的吻十分缠绵,富有挑逗性,让人回味无穷。好几次我都沉醉在她的吻里。歌声结束,我们的吻也结束了。

"这是谁唱的歌啊?"我问她。因为当时我是第一次听。

"是周惠的《约定》。"她回答。

"《约定》?真好,那我们也约定吧。"

"我们约定什么啊?"她迷惑了。

"那不是?--痛苦的往事不许提,没有秘密彼此透明,不让对方伤心,好好的爱你,傻傻的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她接着我的话说,"呵呵,那样好,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天黑的时候她要我送她回家。我们在半路上又缠绵了好几次。她说他爱我无法自拔。而我也开始慢慢爱上了她。

"走吧,送我回家。"

"好吧,但你得给我一个理由。"我本来是想再吻她,可她没有会意。

"送我回家还要理由?你不觉得男孩子送女孩子回家是个义务吗?"

"我晕,这是谁说的啊。简直就是歪理。"

"但在我这里歪理行得通。"不讲理!

回她家的路上有个公园,我们又在那里待了一会。她躺在我怀里,我拥着她。本来我们很温馨,可后边有人冲我们吹哨,这使我极其愤怒,不过细想想自己以前不是也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吗,报应,忍了吧。

她家是个三层的楼,第一层是卖东西的地方,第二层是存放东西的地方,第三层才是卧

室。到了楼下，她喊她妹妹把钥匙扔下来，并且要我先躲在一边，因为她妈妈管得她很严，我照办了。可是她妹妹还是看见了我。因此，门开了之后她妹妹就在门口等着“观赏”我了。

“姐，他是谁啊？是不是我姐夫？”她妹妹真调皮，我们才多大的年纪啊，不过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去，别瞎说。你可别告诉妈啊。”她嘱咐她妹妹。

“你就放心吧，我才不会和妈说呢。”她妹妹真听话。

“恩，那你就上去吧，不要在这里待了。”她又催她。

“恩。”她妹妹走到我跟前，“你长得真帅！”说得我只有傻笑的份。说完她就走了。

“小妹可真懂事。”我对她说。

“恩，因为她是她小妹嘛！”

“那是不是我的啊？”

“那要看以后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了。”

“恩，以后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不过我希望将来她也是我小妹。”

“呵呵，但愿如此。来，进来吧。”她推开了一楼一个房间的门，并且开了灯。那里边有床，这可真让我“兴奋”！

这真让人受不了，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啊。

“你想什么呢？”她看我正发呆，因此问我了一句。我还能想什么啊？

“没什么，我在想我能在这里待多久。”这是个试探。

“你顶多能待半小时。”半小时啊？足够了！哈哈！

“我想吻你。”我直截了当得说。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我知道，她这是默认的肯定。因此，我又抱住了她，与她长吻。

我想解她的裤带。但是她死活也不让我动。没办法，穿着衣服吧，那样也可以满足的。不过这样又和自慰有什么区别呢？唉，郁闷了！我虽然开始了动作，但最终也没有让它射出，--我可不想这样就污染内裤。

“你该走了。”她推开我的脸催我说。

“恩。”我依旧在她身上，双手还在抱着她。“是该回去了。”

“我要你明天早上五点就到我家来接我。”她在我身下说。

“啊？大哥呀，你不让我睡觉了啊？那样会困死我的。”我又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我不管，反正你必须来，否则你就死了。”

“晕了，你真无理，早上很冷的，我要走那么远的路啊。”

“那怎么了，还锻炼身体了呢。”

“晕！我不用锻炼身体。我想睡觉啊。”

“现在才九点半，你回到家也应该才十点左右啊，到家就睡觉，到明天早上还能睡7个小时呢！”

“不是吧？要不我住你家算了。”我试探得说。

“那不行，被我妈发现了我就死了。再说那样也太不好了。”

“好吧，我走就是。”说完，我从她身上爬起。她送我到门口，吻了我的脸。那吻就是让人消魂。如果你被一个女孩吻过脸，那你就会知道我现在的体会。

“再见，记得明天来接我。”

“恩，回去吧。我走了。”说着话我都已经走到了大街上，我回头看着她，直到她进屋关上了那道收缩铁门。

冬季的晚风让人清醒。今天发生的事情是那么突然，但又是那么的真实。我和她的故事就像我在以后写的一首诗一样。--

轻轻携起你的手，

是如水的温柔，

像汨汨的清泉，

源源被我感受！

你早已被我刻在心里，

仿若多年才一次的日食。

就是那次和你

共同被爱敲开。

我们再也不像无迹的纸！

一直悔恨放开你的手，

或许那是天定的宿命。
真的不想让你走，但是
一切已都不可挽留。
狠狠地悔恨吧，
重来是不可能。
深深地反省吧，
忘记更不可能。
把希望寄托在下次吧。
有时掉下泪水并不是因为痛；
偶尔看见流星也并非由于许愿。
就因是瞬间的美，因此才值得寻味。
美就叫他永远的留下来，
哪怕付出一定的痛苦。
就因这瞬间的美，所以才看见了永恒。

这诗是和她结束后自己再度单身的时候写的，也许就是从这次的事得到的灵感吧。确实，我们的恋情十分短暂但是却一直值得人寻味。一生我也忘不了。那是瞬间的一种永恒。

我回到家，老妈和弟弟在看电视，因为钱的事老妈又询问我半天，但我没有理会。不多久她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又聊起了天，这一聊可就是聊到了午夜。她直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我第二天早上十分疲倦。

早上，我起了个大早。五点准时到了她家楼下，可她却还没有起来。唉，害得我又挨冻了半天。好久，她才起来，看了我她不好意思得一笑。最后我们一起走到了学校。那是我的高中母校，也是我一直痛恨的地方，更是一个糟蹋人才的地方。我的一切梦想一切希望全是在那里破灭的。我恨死那个地方了。所以我没有进去，在门口就和她告别了。

第二十五章 祭父一周年

回到家，法院的一张传单要我妈明天早上去法院受审。而明天却偏偏又是我爸的一周年祭日。法院这帮混蛋，我就操！我妈犯了什么错，干吗非要折磨她？我姑姑那个混蛋，我更操！他他妈的就是个傻B，一点也不知道好歹，简直就不是个人。社会这个混蛋，我最操！一切的根源都是你。然而，无论我怎么骂这个社会，损这个社会，踢这个社会，打这个社会，抽这个社会，抓这个社会，咬这个社会，操了这个社会，已成的定局也不会再改变。官司依旧判我家败，我老爸和我姑父也不可能再从棺材板里活着走出来。

"妈，明天你别去。我替你去。"我气愤得说。

"你去干什么啊？"老妈满脸的无奈，"放心，他们不敢把你老妈怎么样。你老妈学会了坚强，再也不会被外人欺负了。"可我就是不放心。再怎么说我妈也是个弱女性。

"看着，今天晚上我就把我老姑给灭了去。等着吧。"我更气愤得说。

"你可千万别。和你老姑的帐总有算的一天，你不要傻，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出息，给你老妈争光，以后好好得和他们算账。"老妈对我一直是抱有巨大的希望，可我一上学就感到失望，那个破学校更是误人子弟。

"唉，妈，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太长气了。他们欺人太甚！"

"是啊，妈，这个社会对咱们太不公平了。我们一定要报仇！"弟弟也吐出心中感叹。

"唉，你们还小啊，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给我争口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咱们。反正现在我活着就是为你们俩活呢，你们两个要是再不长出息，那我活着也就没意思了。"我们就是老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希望，没有了父亲，老妈的心灵天空早已昏暗，她对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了留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我们是她生命里唯一的一点光。

"妈，我都二十了。家里的事你就让我管管吧。"【云霄阁论坛——bbs.yunxi aoge.com】我央求着。

"你就听我的话吧，家里的事还不用你操心，你老妈还挺得住。"

……唉！这个该死的社会。

那天晚上，我又去接她。我们还是一起手拉手得走着。到她家，几乎又是昨晚的流光重现。没什么好记。晚上她又给我打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老妈抗议了，她以为接这么长时间的电话是要花钱的，所以埋怨我问我和谁打的这么久。这时候我是真的爱上了马里干，所以对我妈也没有隐瞒。

"是我新交的女朋友，没准这辈子我就和她过了。"我直言不讳。有什么啊？就是嘛！

老妈询问了我半天，简直就像是在调查她的户口。她先是劝我说，"男儿要以事业为重。你才这么小不要想着儿女私情"唉，我知道她是望子成龙心切。我也想报答她，可是没有机会。这里跳出世俗说上那么几句。其实所谓的成龙成凤其最终求的不就是名和利吗？名利二字压弯多少世人。经过这么多的事我对名利恨之入骨，而老妈则对名利趋之若鹜，我不怪她，全是世俗惹的祸。我虽不说是完全看破了红尘，但现在的我却是把名利看得非常淡。否则也不会起个名字叫光棍，否则也不会有那首《光棍一游魂》--

茫茫乾坤没有想爱之人
悠悠苍宇不见悦己之物
我人孤独但我无悔此生
我心孤独但我庆幸无污
如此漂泊天难留我地难留我
这样流浪人也放荡心也放荡
常世来世往然淡情淡利
飘飘往往
喜颜乐做天地一孤魂

"妈，你就别管我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老妈是最讲民主的，对我一直放任。这点我得感谢老妈，没有她的放任也就没有我的光棍性格。

和老妈讨论东西，每次都是采取我的意见，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说的就对，多半原因都是因为老妈娇我。--有妈的孩子就是像块宝。又有几个父母不疼儿女呢？

第二天早上我去送她上学校回来之后正赶上老妈去法院受审。我要和她一起去，但她没有同意。我也只好作罢。然而，老妈从法院回来的时候我明显得看见她满脸的泪痕。当时气得我只想拿刀砍人。

"你说，他们怎么你了？"我怒气十足。

"妈，你说啊！他们怎么你了？"弟弟也是怒不可抑。

"唉，都怪你妈我无能，我怎么就不会赚钱啊！"她又流泪了。再没有比看见母亲难过更伤心的事了。她流泪我就想哭。但是我现在不能哭。

"是不是我老姑？"弟弟问。

"唉，你们两个就别问了，越是知道这社会不公平，你们越是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让老妈有脸见人。"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倒是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怒得像一只豹子。

"唉，是法院。....."原来是法院那帮杂宗操的，他们把这世间所有刻薄的话都加施在了这个柔弱的女子身上，她是怎么能禁受的起那样的打击啊？就为了钱，我妈就要受尽别人的凌辱，我妈就要低着头做人。我就操他妈的。这事与她何干啊？这社会还有没有天理。为什么善良的人就是不如那些坏蛋们吃香？我想不通。

"去吧，你们去找你舅舅他们一起给你爸上坟。"我爸的坟是被迁了的。本来我父亲的骨灰是和祖坟埋在一起的。可我妈由于受不了打击，去找了个据说是很灵验的风水先生给看了看阴阳宅，那先生也就很明白得就看出是祖坟搞得鬼，如果我父亲的骨灰还埋在那，那我家就还要遭殃。我就操！这个灵验的大师的一句话，我们就得把我爸的坟迁了。幸好他没说的那么绝，不用再我们再把坟刨开去撬棺材板，而只是让我们在我爸坟头捧把土就可以，我就纳闷，这样就叫迁坟了吗？那可好了，那样，人们随便从家门口捧把土也就可以说是搬家了。

这种靠别人心灵空虚之际诈取钱财的相士也是我此生深恶痛极的。这些人也是极其不要脸。没多大能耐光靠胡说八道骗钱，让人看了就感到龌龊。上苍不公平，以前有瞎子算命，人们多半还有些恻隐之心，可现在不瞎的人也来捧这饭碗，那就让人感到这职业的卑鄙了。除非哪天所有算命的全成了哑巴，否则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算命先生的话的。

然而，我还是去父亲的坟前捧了一把土，才不是因为相信那相士的鬼话，我是不想让我妈不顺心。人死了就是死了，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鬼这个东西；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不信他还能感到活人对他的关照。如果有谁不信这话，那你大可自己死一回试试。

不过活人对死者的眷恋是有情可原的。因为那是对死者生时的一种思念。毕竟，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死者已矣，生者痛哉。因此，死人这等事就相对热闹了起来，也使得有的人看见了死人这种事的无限利润，因此，一些铜臭十足的人就盘算起如何赚死人钱来。真不是东西！没有良心。

迁坟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是要烧纸的。我虽不愿干这样的事，但也要走个形势。因此，在我爸爸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妈家门前左侧烧了一把纸。她家是在十字路口边上的唯一一家，我知道在别人家门口烧纸是件不道德的事，就算是亲戚也不行。因此，我就在十字路口的大右边烧了那纸。本来我觉得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可我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烂嘴的人惟恐世界不乱。我烧纸的事情不知是谁告诉了我的那个缺弦的姨妈。所以这事就又热闹了。

我和弟弟把坟头土拿回来之后就去找我家的柳树林里找我们的三个舅舅了。

这树林还是我爸亲手栽的，如今树已经长到手腕粗了，可父亲却不在了。唉，物是人非最让人伤感。老爸在赚钱的事上没少操心，所以他在这些树苗上也少下工夫，他一心盼着这树快长，以便卖个好价钱，可他还没有等到这天，自己就撒手人寰了。

说到舅舅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我有七个舅舅！但却没有一个亲姨。也就是说我妈是我姥姥唯一的一个女儿。我的七个舅舅里有两个是残疾，那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他们两个全是哑巴，至今无妻。唉，谁会把自家闺女嫁给个这样的残疾人呢？这真是对残疾人的歧视。剩下的那五个舅舅都已经结婚了，并且全都有了孩子。我家在父亲出事了之后，就与父方的亲戚断了关系，这事全怪我那满身铜臭的叔叔。我家能支撑到现在的境况全靠了我的这些舅舅们，母方亲戚的大恩大德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

三舅、五舅、七舅早在树林里等我们两个了。他们也都屈尊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把树林中间那片树全刨掉，在那里挖了个坑。这算命先生真是厉害，劳着骗人钱财不说还不讲究环保。看了那一片昨天还与皑雪抗争的树此时全栽倒在了地上，不免又让人联想和伤感。--这不就是我父亲的命运吗？

唉，命运是最会捉弄人的，你完全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戏弄你一把。

那坑已经挖好，新翻出来的土边上放着烧纸、酒和一些供品。舅舅们继续把坑挖大。

"来，把土放这里吧。"五舅指着一个新买的骨灰盒对我说。

"好的。"我把父亲的坟头土放了进去。那里边有几枚锈得不行的铜钱，放好了土之后我就把骨灰盒盖上了盖子。这又让我想到那夜抱着老爸骨灰

坐了一夜车的情景。并且我又想到了我姑父，不知道都过了一年多了，他的骨灰是不是还没被安葬？唉，我那可怜的姑父！没办法，谁叫命运给你安排了一个毒妇呢？

"都弄好了的话，那我们就烧纸添土吧。"三舅在这里是长者，他建议大家道。

不过这时，我看见我的那个缺弦姨妈穿着个红外衣向我们这里走了过来。我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那一双干瘪的三角眼就已经瞪住了我，那眼睛简直要喷出了火。

这时我还没有想到是因为烧纸的事。--我又怎么能想到呢？我确实是没有在她家门口烧纸啊。她瞪着我的眼神就像是我强奸了她的女儿似的，弄得我都有点发毛了。

"你干啥来着你知道不？"缺弦姨妈当头就是这么一句。

"我？.....我怎么了？"我反复思索，大脑超光速得旋转，可我就是想不出来究竟我有什么事对不起她了？我确实没有强奸她女儿啊！

"你说我哪里对不起你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吧？"她怎么这么问我呢？我迷糊了！

".....？没有啊没有啊！"我赶紧解释。

"要不就是咱们家有谁和你有仇？"她继续说。我就晕了，这是哪和哪啊？

"没有没有！我们是亲戚呢，怎么会有仇呢？"我实在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那你为什么在我家门口烧纸？"哦，这话可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啊？姨妈你误会了！我没有在你家烧纸啊！"知道真相后我可就不怕她了。

"有人告诉我了，说你在我们家门口烧了纸。"

"纸我是烧了，可我确实没有在你家门口烧纸，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我父亲的祭日。"我拿出我爸来压她，这招确实奏效。她也不再那么蛮横了。

"他侄媳妇，你看今天是国平的周年，你就不要再这么闹了好不好啊？孩子他们也许是碍着你了，可他们能跟你有什么仇啊？"五舅好言相劝。我舅舅管她叫侄媳妇，是因为她嫁给了我舅舅的叔伯侄子，说是侄子，可岁数比他大许多，可辈分在这里，侄子就是侄子。我们家的辈分排得很乱，一时半会也说不清，但对本文没有多大关，所以这里就不扯淡了。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她支吾了。

"嗨，不管什么也好，今天咱就看死人的面子，你先别在这里闹了好不好？"我七舅有点愤怒。你说这事能不让人愤怒吗？我们给老爸迁坟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不想让别人知道，可她倒好，闻风而至，恐怕漏掉了一点新闻。并且她还穿了个红外套，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因为迷信的人对迁坟的讲究多了，我虽不懂迷信，但也粗略听说过红色是迁坟的大忌，是绝对与死

者犯冲的。本来老爸的死我就相当自责，她这么干足以让我恨她一辈子。

"你们这是迁坟呢啊？"她明知故问。我看她才是故意找茬的。要不是为了老妈，要不是对老爸心存歉疚，我早就发作了。我这嘴可是从来不饶人的。

"恩，迁。"三舅隐晦得说。"事情都清楚了，你就走吧，我们还要办事。"三舅一点也没有客气的余地了。可她却脱了裤子上吊--死不要脸得在那巴望，就是赖着不走。我实在是忍不住这口气，当时真想吃了她。

"哦，

哦，你们忙吧，我就势看看我家的麦子。"我们两家的地是挨着的，那边是她家的麦地，可这寒冬腊月的你说看麦子？现在的麦子才多高啊？并且还有那么多的雪。这话不明明是胡说吗？真不是人！这时我早在大脑里杀了她N次了。

"你快走好不好？"七舅生气了。此时在场的每个人--除了她自己，估计再没有不生气的了。

"哦，我就走。"她逃跑了，也许是因为怕以前是流氓出身的七舅现在就揍她一顿。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不走，真不是个东西。"五舅说。

"我绝对饶不了她！"我怒气十足地说，"等把这事办完了我就去闹她！妈的，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操！"我实在是快要气疯了。这样的亲切也叫亲戚？简直连死都不如。

舅舅们没有人阻拦我，他们全都知道我以前闹人的事，就算他们拦也拦不住我的。再说今天的事实在叫人气愤，舅舅们都要揍她了，还有谁想拦我呢？

"国平，拿到阴间花去吧，在那边别舍不得花。"三舅开始烧纸。"这里的事我们会照顾的！"

三舅开了头，我们也一起跟着悲伤了起来。脑中尽是些伤感的怀念。

悠悠的冥币火，滚烫的长子泪，我的家事要向谁诉说？究竟我要怎么做才有为父母翻身的希望？

第二十六章 和我那缺弦姨妈斗嘴

把父亲的事弄完，我先是回家告诉了我妈。我告诉她说我那个缺弦姨妈穿了个红外套去给我们捣乱。我知道，我妈关心这个，她立刻问我的舅舅们我那个缺弦姨妈的出生年月，看看是不是和我爸犯冲。而这会我就去找我那个缺弦姨妈算帐了。我告诉我妈的目的就是要让她感受一下我那缺弦姨妈的坏，以便免去一会惹祸她对我的抱怨。

我怒气冲冲得赶到了她家门口，泼妇骂街似的在她家门口叫骂。

"那个我爸的傻B二姨你给我滚出来，我操的，我招你惹你了，你今天就跟我整事啊？"我的声音很大，她又不是聋子，但出来的不只是她，还有别家的邻居。我要的就是这样。

"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有安宁之日，妈的，我怕了你我就不姓芮。"我继续叫骂。

"怎么了啊这是？这又怎么回事啊？"她跟我卖乖。

"你不用装蒜，难道你以为刚才的事就会这么轻易得过去？我告诉你你是做梦！"我得理不饶人。

"刚才怎么了啊？你不也说清楚了吗？怎么现在又这么说啊？"她还真是死不要脸。

"刚才为了我爸，现在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操的！我爸生前对你也不难啊？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良心？你是怎么当姨的啊？你简直就不是个人。"我骂得非常过瘾。旁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我弟弟他们也过来了，我是越骂越起劲。

"小明你今天是来找茬的是不是？怎么说我也是你姨妈！"她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我就知道她是这副嘴脸。"我对你爸怎么了，我怎么就没有良心了？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我去你妈的，你配当我姨妈吗？你个缺弦的玩意。你要是还把我们当亲戚看今天就不会那么做！"我从来不怕她那一套。何况与亲戚反目成仇又不是这么一次了。我父亲那边的亲戚都因我爸的死而看不起我们了，这样的亲戚有没有又有什么关系？走不走又有什么意思？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我怎么不把你们当亲戚了？今天你给我说清楚。"她看硬的不行就开始抹泪了。显出一副被冤枉的嘴脸，十分可恶。

"你把我们当亲戚？你要是还有那么一点良心今天就不会打扰我们去给我爸迁坟。我入土那天就没有得到安宁，这次迁坟又让你这个畜生给搅乱了，你自己说你还是不是个人啊？"我骂死你。

"哎呀，你还骂我？我今天不想活了。"说着，她像疯牛似的冲我撞来。我哪会被她顶上

啊，一个闪身就躲到了一棵大树旁。这时候旁边看热闹的人去把她拉住了。但我不能便宜她，她不是不想活了吗？那我就给她指点个死法。

"你不想活了？那好啊？这里有树，你撞啊，你倒是撞啊？你要是不撞你就是王八养的。"我知道她是不可能撞的，但我不能要她好过，我就这么激她，她长气上火才是我的目的。如果她因为这而被气死那我高兴呢，反正法律上又没有气死人要偿命这条规定。

"我撞死你！"她还小母牛似的挣扎着要向我撞来。我知道这次是真的让她难受不少，哈，爽！

"来啊，来啊，反正不撞是王八养的。"我边跑边叫喊。这时我舅妈出来了，她拉住了我，并且把我拽到了一旁，用身体护着我，我妈他们也过来了，但我妈并没有说我什么。她走到我那缺弦姨奶旁边，说了好多话，最后我那缺弦姨奶被众人拉到了屋子里边。这事才算告一段落。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她家人说过话。

一起回到了家，我和舅舅们说今天骂得真痛快。隔了一会我又和弟弟商量说今晚要去我老姑家闹她。我们商量了好多，甚至说要在今晚把我老姑的命解决掉。因此我们准备好砍刀，说好了今晚12点左右去我老姑家动手。

本来我们约定好了的，我说去接我女朋友后就回来，并且我要他等我。但我哪知道我去接她后那夜就没有回来？并且在她的闺房过了夜？

在学校一直郁闷，郁闷自己没有个女朋友，这次有了，再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抑郁是那样的廉价。光棍的经历是珍贵的，但并不排斥女性，也不拒绝偷香！

我依然去接她放学回家。路上我们还是手牵手，只是这次我多了一份沉重感。到了她家她要去给锅炉填煤。在高炉旁我们就聊了起来。

"你想什么呢？"她看我蹲在那里发呆，因此问了我一句。

"没有，没想什么。"我撒谎。

"不可能，你今天和往常不一样。"她追问。

"唉，我确实是有事情。不过现在还有你能改变它。"

"什么事啊？你说来听听。"

"今晚我想去干一件事。我要杀掉我老姑。"我说出这话，她呆呆地看了我好半天。

"不行，我不许你去。"她十分认真。

"除非....."我停顿了下来。

"除非什么？你说啊。"

"除非你答应我....."我又停顿了下来。

"我答应你什么啊？你快说！"看得出来她很着急。

"除非你答应我让我在你家里过夜。"这不是我的真心话，其实我这么说也只是想得到个否定的回答，以此得到一个脱身的机会。

"我答应你！"她毫不犹豫得回答着。--真没想到她竟真的答应了我，唉，弄得我没法办了。我就郁闷，这也行？

"我先回家一次。"我和弟弟商量好了，没准现在弟弟已经等不急了。我想逃，因此就这么扯了个慌。

"不，我不要你走。"她已经下定决心挽留我，并且拽住我的手，那样一直就没有再放开。我知道我是走不了的了，因此就决定打消这个回家的念头。

"呵呵，那今晚我可就和你睡在一起了啊。"我逗她。

"但是一会你要听我的。"她说，"我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好的，我答应你。"说完，我吻了她。

她弄完锅炉后，我们两个就一起上楼了。二楼上很杂乱，我在这里待了一会，因为她要我等，她说要去看看她父母是不是睡着了。最后我们一起到她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她对我说了一句："你得答应我，进去后不要嫌乱。"

"怎么会呢？我的屋子比谁的屋子都乱。"我说完她笑了笑就推开了门。这屋子还真的是乱得可以，很少有女孩子的屋子能乱到这种程度。屋子里还有观音像，像前放着祭品，还有一柱烧灭了的香。她家也迷信？怎么和我家里的摆设差不多呢！

"怎么？你们家信神啊？"

"是我妈，她很迷信的。"唉，怎么和我妈一样？

"我家也是这样！我妈也迷信了！也天天给神灵上供。"我和她说着心里的感慨。

"恩，好象受过痛苦打击的人都这样。"

我们聊了一会，闲聊中我发现原来她家的遭遇也很惨，只不过他家的事情是乱并不是冤。

最后她简单得洗漱了一翻后就来到了床上。这样，我们就一起有了那一夜的此生难忘之恋。

第二十七章 在鬼马家享受一夜激情

准备工作是没有的，因为是到了她的闺房。现在甚至以后我都认为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带到闺房里过夜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我躺在了床上，脱掉了鞋，钻进了她的被窝里。她也脱了鞋，但只是脱了个外套。我就郁闷啊！

我们像夫妻似的一起同床共枕。聊着天接着吻。我抱着她，双手搂得很紧。我力图用性爱来忘记今天的悲愤。我先是调情，把她弄得很激动。然后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衣，先是有规律得抚摩她那柔软又有弹性的乳房。她反应强烈，我知道我能把她带到高潮。虽然她没有脱衣服，但我的手却能自由的在她身上驰骋。慢慢得，我的手开始下滑，我本能得想解开她牛仔裤上的纽扣，可我才碰到扣头就被她用手制止住了。但她没有说话，我们只有片刻得矜持，最后在她的不妥协下我把手离开了那里。

不久，我又一次使她激动得颤抖了。我不能再放过这次机会，所以，扣子我也不解了，猛得就把手伸进了她的下边，但我没有进去，手是被她夹住了的。我才不会再妥协，上边继续加紧工作，否则就实在是对不起我的弟弟了。慢慢的她的腿叉开了，她开始妥协，我也就缓缓得把中指塞进了一个湿湿的，热热的洞里。这使得她很剧烈得抽搐了一下。

"很疼吗？"我问她，但我的手还是在里边保持一个拉活塞的动作。她摇了摇头，并且把嘴贴在了我的嘴上。我上下一起努力，把她向高潮推去。

"你是不是很难受？"我们停止了以后她问我。

"你说呢？"我当然难受了，简直是难受得要死！

"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问她。

"我不许你以后再想着拿刀去找你老姑报仇。"她说，"那样很傻你知道吗？"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要怎么做。她的要求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也许这时我还不太冷静。

"我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大脑里只有报仇是主要目的。"

"我不管，你必须答应我。我们有约定的，--不让对方担心，你忘记了？"我没有想到她会说出我们的约定来。

"不是吧？这样也算让你担心了？"

"废话！再说你就不为你妈想想？如果你们再出了什么事，你妈该有多伤心啊？"她又拿出我老妈来压我。但我也不得不清醒清醒了。我怎么能再让我妈伤心呢？

"让我再想想。"我踌躇着。

"既然你说是只对你妈负责的，那你就把话兑现啊。"这话正中要害。

"我答应你就是。"说着，我又开始吻她的脸。

我继续吻着她，我们俩用舌尖互相追逐着，互相游戏着。当我又用手触摸她的时候，她又制止住了我。

"等等，这样你是不是真的很难受？"难道这还用问？

"不是很难受，是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难受！"这句话是我的口头禅之一。

"那你不许脱我的内裤。"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这也是千真万确啊！

"好，我继续答应你就是。"说着我就脱她的衣服，但是那么厚的衣服我怎么脱的下来？所以要她帮忙了。她自己脱掉了衣服，只剩下内裤和胸罩。因此，确切得说我只是摘掉了她的胸罩，因为她自己够得很费劲。她全脱掉之后，我也就脱得一丝不挂。

"如果我一会射了怎么办？那样会弄你内裤上的。"

"那你还是穿上内裤吧。"应了她的要求，我只好穿上了，难道我要弄得她一片狼籍？我可不想那样，宁可自己被污染了吧！说完我再也不打话，抱住她就开始调情。最后，我用手先找了一下位置，把铁条一样的弟弟对准那里，然后动了起来。

"不对！那里不是。"她说，然后用手捏住我的弟弟牵引着它驱向她那里。虽然我们全穿着内裤，但我明显感到自己已经深入了她那里至少一厘米。有了她的牵引我就开始了那种单调僵硬但又快感十足的动作。但才不久，我就滑了下来，毕竟有一层阻碍，弄得就是不爽，于是她又牵引着对准，我又开始单调。最后我感觉要射，我喊了出来，意图撤退，不过她却又攥住了它，拉着它不松手，不得已，我就污染了自己的内裤。

"有卫生纸吗？"我说，"让我擦擦它，全都是了。"

"有，在那里。"她坐了起来，昏暗中她的裸体我也看不清，不过我十分想看。这时的我完

全忘记了白日的忧愁。有时性爱还真的能麻醉人。

"我想看看你的后背。"她说，"你让我看看吧。"她要求着我。

"都是刀疤有什么好看的啊？"我后背上全是伤痕，而她又要看我的后背，那不是要看伤疤还是要干什么？难道男人的后背也让女人性感？没听说过有光靠看后背就能达到高潮的女性。

"可我就是要看嘛。"在她强烈要求下我答应了她，因为我也正想看看她的裸体是什么样。

她开了灯，灯亮后她那赤条条仅余一条小三角裤的裸体就完全浮现在我眼底了。她身上没有半点瑕疵，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暇。苗条的身材白色的肌肤，动感的三点迷人的眼，光溜的身体显出如玉纤华，虽然才吐了的小弟弟现在又提起了食欲。

她走到床边来，我本想抱住她，可她却推开了我，让我爬在床上别动，唉，我忍了先。于是在灯下她慢慢得欣赏起我的裸体来。她先是抚摩着我的那些伤口，最后又爬在我后背上，那会我感到了一股爱的温暖。

我不知道我后背上的伤疤给人看了会是个什么感觉，也不知道那些刀疤是不是值得我骄傲，更不知道这些刀疤受不受她的欢迎，但我知道她开始吻了起来，一条一条得吻着，那是一种怜悯，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爱。

我认为找女朋友就是为了把寂寞感弄少点，让真实来战胜空虚。但心灵还是寂寞的。那晚我们又来了两次，但是我始终都没有脱她的内裤。因此我并没有真的得到她。也许正是由于没有得到，所以才那么值得眷恋吧。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去学校回家后我就和我妈说了想法。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过一辈子。我妈也没有什么阻拦。只是要我自便。弟弟抱怨我昨晚为什么没回来，有了自己的想法，因此抚慰他几句也就过去了。法院传我妈传得很紧，几乎就是两天一次。这种情况直接延续到了法院那帮人放年假。因此我们才有一次安静的过年机会。

第二十八章 开始堕落

辞旧迎新是要喜庆的。老妈怕花钱，不让我们去买烟花爆竹，可这大过年的怎么能不放鞭炮呢？因此我就和舅舅们去街上买了不少烟花爆竹。当然，钱都是舅舅们花的。

大年初一，她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她给我念她写的诗，和我讲这些天发生的事，并且还要我叫她鬼马。最后她说她想见我，要我今晚十二点点去她家楼下找她。我去了，这可是正月初一的晚上呀，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灯火通明，照得街道很亮腾，黑夜如昼。我自己一个人走在宽宽的马路中央，那风景那心情真的是爽到掉渣！但我在她家楼下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却也一直没有等到她，她根本就没有出来。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早出去了。

正月初五是我的生日，而她生日却是初六，她也因此常常说我只比她大一天，可事实上我比她大两年。她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我提出再去她那里过夜，一起度过我们的生日之交。但她说什么也不许，并且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去过。

初七，她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她妈知道了我们的事，要我不要再找她去了。她说有机会她会给我打电话。但我怎么舍得不去找她呢？

十六，她告诉我她今天开学，并且今天是阳历的2月14。晚上，我买了一捧鲜花去学校接她。可他们今天没有上晚自习。我不能不把这花送给她，因此我打车去了她家楼下，虽然她告诉过我不要再去找她家找她。说来也许大家不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家的电话号码。我到了她家楼下她家却关了门，我怎么等她也不出来，最后我只好记下了她家门外的那个广告牌子上的电话，不得已我给她打了自我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电话。

"喂，我找马XX，哦，我是她同学，找她有点事。"我敢肯定接电话的是她妈，因此我撒了个谎。

"喂，是我，我现在在你家楼下，我有东西给你，你赶【<http://bbs.yunxi aoge.com> - 云霄阁】紧下来。"说完我就挂了，去外边等着她家那铁门赶快被她拉开。

她下来了，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小妹。

"节日快乐。"我把花给了她。

"谢谢。"她闻了一下，显出很快乐的样子。我本来想吻她的，但却没有找到机会。也许是她不想让我吻吧。一会我就走了，感到上很是沮丧。直到我返校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一直是用电话联系，并且每次还都是她打给我。

又在家待了几天，家中也没有什么事，只是法院一直传我妈去打那不公平的官司。家中实在没事再记。打理之后我就返回学校去了。

我来学校很早，宿舍的哥们只到了两个。一个是陪女朋友一起来的通哥，一个是志文。这

会我还没有去买电话卡，但没忘记要给我老妈打电话。可那晚他们两个生拽着我让我去陪他们喝酒，没办法，去就去吧。我不会喝酒，但饭桌上我也被他们灌了两杯啤酒。没有感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喝多少酒也没有感觉，不知道醉是个什么滋味，只觉得肚子难受的要命。他们两个都喝多了，回宿舍就呼呼大睡。我睡不着，就去网吧通宵了。

第二天大家都来齐了，我们又组织了一次聚会。席间由狗哥做主要了一箱白酒，谁都不许不喝，没有办法，平生第一次喝了白酒。要了白酒后狗哥拉住啊辉的手，把他拉站起来后，磊哥又把我拉起来，我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为了文明和啊辉的事，你们俩今天喝了这杯酒后就还是兄弟，我们大家也就继续把你们当兄弟，以前的事大家都不许再提。”狗哥说。

“妈的我们都在一个宿舍住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啊？今天你们两个必须把以前的事情弄清楚。”磊哥也说着。

“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想对你说这事，只不过看你心情不好没有和你提。”志文说。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说不开的，我如果没有把啊辉当兄弟那天我早找人打他了。”

“文明，我打你是我不对，可你小子的话也他娘的太让人听不下去了。”

“我骂你是我不对，我承认，可你找老乡来你就对了？”我不服气。

“你看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再说就过了，什么也别说了，把酒全喝掉，文明你不会喝酒，但这酒你必须喝。”志文的一句话后我们就碰杯一口干掉了。我想那次是真的醉了，散席后看谁都不顺眼，两眼发蒙，双脚也不听使唤地踩着倒八字，我们回去后他们有好几个都吐了，我只感到难受可就是吐不出来。那晚宿舍的地板上一片狼藉，直到第二天才扫。我就不明白，酒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闹酒疯的不说，只说这东西喝多了还要污染环境，让人看了多少有些不爽。一个酒字害过多少人坏过多少事？

由于喝得多，再加上宿舍电话这天被拆去检修了，因此我又没有给我妈打电话，不知道这时候她是不是很不放心。

第二天正式上课，辅导员老师给大家报告成绩。我对自己的考试很有信心，可当听见自己四科全挂并且还有英语与制图重修的时候，我就跨了，万念俱灰之际我选择了上网，把失落全抛弃在了虚拟里，让自己完全沉迷在网络游戏中。

不是吗？既然对现实不堪和恐惧，那我们就去虚拟里找勇气，去依赖虚拟。起码虚拟中你可以忘记痛苦可以把自己麻醉的放松。

那次的打击实在是太大，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自己，更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那含辛茹苦的老妈。本来想给老妈打个电话的，可这么一来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再没有勇气来面对我妈了。这真让人苦恼。

这几天我很迷茫，精神处于崩溃状态。鬼马还打来电话说要与我分手，原因是她给我打好几次电话我都没接，再加上我妈因为一直没有接到我电话对我很不放心去她学校找了她，使得她很没面子。唉，我还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真是祸不单行，除了上网找寄托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方法了。

那个星期我旷课了十四节，而一周才十六节课，一周里我仅上了一节体育课和一节音乐课。为此学校给了我一个处分。无所谓，处分就处分吧，我再也不在乎了。可我们的辅导员很同情我，也许是我们关系不一般的原因吧。她要我写检查，并且要我写对考试的认识，以便赶快给我撤消处分。但这时的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辅导员对我好我知道，但检查我没有写，我只写了一分认识。一分检查性的认识。

认识

我不知道老师需要我认识什么，如果一定要让我认识什么，那我就认识认识吧。

首先，我对自己的考试成绩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不满意。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引以为荣的英语成绩竟考了个重修，而完全照我抄的英语卷子的程亮为什么考了个补考；我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就不会并且相当于交了白卷的数学竟也能考了个让人欣慰的补考；还不知道为什么正确率应该相当高的制图竟也考了个重修？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是后来的？就因为我给老师的印象不好？不知道是我真的那么愚笨还是因为老师的眼睛不好使，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都让我认识得不敢认识了。

就因为考试考得太不尽人意，所以我才开始逃课的，如果学校要给我处分，也是很正常的事，老师要我写检查，那我就检查检查，以后不再逃课，争取做个让老师满意让家长满意让国家满意的好大学生，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文明03.3.4

我就是这么写的检查，老师看了之后笑了，我不知道她笑的是什么，那些不在我关心范围

之内。并且以后学校还是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无所谓，爱处分不处分，我再也不在乎了。反正也这样了，堕落就堕落吧。

而所谓的补考和重修，其实就是按分数来衡量的，40分以下的就算重修，40分到60分（不包括60分）之间的就是补考。最让我郁闷的是英语，刚好考了39.5分，就差0.5分你说他就是不让我补考，要知道，补考一科要交30块钱的补考费，而重修可是每科300块钱啊，就这么0.5分我就要多交比补考多9倍的费用，你说我能不上火吗？我就怀疑这是老师故意的，是他们故意不让我们这些人过关，以便为学校多创造点“利润”！此时我才发现了学校的一点点黑暗。

不过关的不是我一个，我们宿舍还有我们隔壁的那些补招宿舍的哥们也都和我有相同的命运。他们也有四科全挂的，那些小伙一个个的更是郁闷的不得了，当时就有一个拿着书包拍拍屁股走人了。这哥哥确实比我厉害。

我们宿舍的啊辉和通哥最郁闷了，啊辉的数学成绩是59分，就差1分就不用补考，而通哥的数学成绩是38分，差2分就是补考。通哥在那里骂啊辉，啊辉也在那里骂学校。

“你说你照我抄的你怎么就比我多20分？一样的答案凭什么你就比我多20分啊？郁闷了！什么该死的学校啊！”通哥在那里喊不平。

“我还郁闷呢！你说老师怎么就不多给我1分？那样我也就不用再补考了，这一分就要我交10块钱啊，我操他娘的学校。”啊辉也骂着。

“我这一科是三百，你还不知足啊？”通哥说。这次考试成绩使得我们宿舍的哥们没有不郁闷的，一个个都大骂学校的不公，一个个都诅咒老师的瞎眼。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这简直就不是个学校，纯粹的一个没有天理的地狱！

第二十九章 大学生自杀的思考

那段时刻是我们宿舍最颓废的时刻，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整天到晚就是去网吧里找安慰，天天泡在网吧里寻找快乐。

不过这时候听说有个外校的学生竟因为考试考的不好从六楼顶上跳了下去，这件事可在我们学校成了新闻了，一时间考的不好的学生就全拿这位自杀的学生和自己比较。我们宿舍也这样，不过我们还没有想去自杀，这样的学校根本就不值得我们自杀。只是我们互相开玩笑，拿那个学生的自杀来互相开玩笑，也就是一句“你不是也想学人家跳楼吧？”就了事了，自杀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我就纳闷那些为了学习而自杀的大学生，你说你爸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他们容易吗？他们把你送大学里上学难道是要你来这里自杀的吗？就算你学的再不好，你也不用自杀吧？就算你不为自己想想，你怎么也应该为自己的老爸老妈着想着想啊。还有的大学生自杀更是可笑，他们竟是因为认识到自己为父母丢脸才自杀的，这样的人不是傻瓜是什么？天之骄子这个名词给他们用简直就是不配。就算你学的再不好，就算你再觉得为父母丢脸，我觉得还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自杀吧？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没有大脑。我觉得学习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对成绩那么斤斤计较？尤其是大学里，大学的成绩简直就是不是成绩，完全是老师看你顺眼你就得高分，老师看你不顺眼那你就滚到一边去，并且学校还以你的成绩来赚钱，不是吗？我们宿舍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奉劝一下那些因怕对不起父母而想自杀的大学生们，自杀前不妨先去把自己的肉体交还给父母，毕竟是他们生的你。如果要死顺便再去警察局做个登记，免得收尸的时候很麻烦。

也有的大学生自杀是因为所谓的爱情。你究竟有多少爱非要自杀才能说清楚啊？这样的大学生更是傻瓜。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爱才自杀的，自己因为爱才抛弃一切，我就怀疑这样的人懂得什么叫爱情吗？如果以后还有哪个大学生是因为爱情想不开，那不妨先看看光棍这句话：“爱一个人就要给他（她）幸福，就要舍得付出，自己一厢情愿的爱不叫爱，爱是两个人共同的誓约，在你死之前你先问问他（她），你这样做他（她）会不会伤心。”如果他（她）说你自杀他（她）很快乐，那你再去自杀也不迟。

其实大学生自杀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学里有层让人迷惑的光环，这个光环是社会强加给它的，它足以让每个大学生为之自豪。其实那是一个漂亮的谎言，但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看透。因此，当大学生感到这层光环不再那么神圣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迷茫，就会有自杀的冲动。大学生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国家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那人们一直认识但又一直无可奈何的应试教育制度。

我现在还算是个大学生，对大学生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毕竟，那是为自己辩护，是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辩护，是为中国所有的大学生辩护。因此，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这

些话。

全国有N多所大学，大学生自杀事件也不是一件两件、一年两年的了，大学生自杀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可是，又有多少人关心过他们的心理压力或者走访过这些天之骄子呢？大学生自杀事件年年有，但是教育部门是不是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重视此事呢？我只是个无名的大学生，对这些都不了解，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说说。——大学生自杀事件之所以年年有，首先是由于各个部门的不重视，再者就是因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制度太垃圾，其次是因为大学生本身素质的差异，还有就是来自社会、家长和老师那方面的压力，最后是因为中国人超负荷地多，死那么几个无所谓？

我觉得我说得还不算全面，不仅是我们大学生有自杀的现象，明眼人应该不难发现就是现在的中小學生自杀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好像郁闷、寂寞、空虚天生就是大学的代名词。大学里有几个人没有喊过郁闷？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光棍大学，郁闷则更是被当作口头禅的。

我们宿舍在受了考试的打击之后就开始堕落了，再也没有人积极得跑去上课了，每次都是比着看谁起得晚，比着看谁迟到次数多。不过那时我们还是怕点名。我这时还处于迷茫状态，点名就去，不点名就不去，反正是随着老师点名上课的，自己从没有个主见。

那次的一个傍晚才够搞笑。我们宿舍人员聚齐，全都在宿舍里郁闷得不得了。这会原来也在我们宿舍住过两天的大丙来我们宿舍叙旧了。大丙这个小子说话也逗得不行，并且做事也傻乎乎的，他来我们宿舍后大侃考试的郁闷，我们也就和他一起侃了起来。

“我操，我这次考试全挂了。”大丙进来就说。

“哈哈，你不是来告诉我们你想去学跳楼吧？”磊哥逗他。

“恩，哪呀，跳楼还用学啊？不知道吧？外校跳楼的那个还是我徒弟呢！”大丙也来了个更搞笑的。

“我操，那你快走吧，没准你又来我们这里传教了。”大伙逗他。

“我完了，这次哥们死定了。妈的，被考试成绩强奸了。”我们没有想到他竟会说出这句话，但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完这句话后竟还把那英的那首《一笑而过》改了词，并且唱了出来：“你强奸了我，还一笑而过……”逗得大家是狂笑不止，没有不骂他贱的。

我们正欢笑间，门被一个推销化妆品的哥们推开了，他进来后就开始推销。

“各位哥们打扰一下，我是化妆品公司的，我来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说着他就要从包里边拿化妆品给我们展示。你说我们一帮大老爷们儿用什么化妆品啊？再说推销的东西是从来不受各个宿舍欢迎的，因此推销的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

“你卖避孕套吗？”啊辉这么劈头一问，当时那个推销的哥们就愣住了，瞪着大眼睛看了啊辉半天也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则是看着他笑。

“你说什么？”这哥们竟还问了一句。厉害！

“我说，你推销避孕套吗？如果你卖避孕套我就买，最好是保镖牌的！有吗？”啊辉和他解释了起来，真佩服他这种对付推销的方法。

“没有没有。我是卖化妆品的！不卖那玩意！如果你们不需要那我就走了。”说完他就夺门而逃，我靠，跑得那个快啊，估计那速度能避闪电。

“靠，白痴，没看见门口写着谢绝推销呢啊？”啊辉对着门口大骂了一声。

“同志们，谢绝推销是国家规定的，我们一定要抵制它！”大丙神情严肃学着希特勒的口气，并伸出右手做了个希特勒的招牌手势，那样子简直就是希特勒再世。这举动又是逗得我们狂笑不止。大学里要是全是这样的人，那么自杀现象就会绝种了。

第三十章 光棍大学和尚班

我们这个大学典型特点就是阴阳比例失调，我不是说过吗，东施和无盐这样的超级大恐龙都能在我们这里找到归宿，我就没有办法，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学校有的班级竟被堂而皇之地称做是金花班？有的班还被称做是四大美女班？我敢肯定我们学校没有美女简直比我敢肯定自己不是个太监还有信心，这金花班和这美女班可真是让我纳闷！

那晚难眠，宿舍几个哥们就用唱歌来抵抗寂寞。我们一起唱了一个多小时，反正会唱的，听过的就都哼哼它几句，最后全都口干舌燥。

“我们这样唱歌也不是个办法，唱半天还是自己郁闷。”啊辉说。

“那要怎么着？难道我们也集体凑钱找个妓女来包夜？”磊哥瞎凑合。

“哈哈，那样也未尝不是个办法，至少能让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快乐快乐啊。”

“快乐你个茄子，就我们这样的郁闷人，如果弄她一夜第二天她要是不死翘翘才怪！”

“不死也不会走路了，要横着出去呢。”

“那不就结了？我们可不能学那帮郁闷的哥们，傻子才会找妓女在宿舍搞呢！”

“恩，你说那个学校的那帮哥们也真够‘2’的，寂寞你也别把妓女弄宿舍来干啊？学校逮着了多不好。”

“咳，你还说呢，我说那妓女才叫傻，400块钱就和八个干，她也不想想，就算她再厉害也顶不住那么多人的轮流工作啊，要不抗战时期的军妓和慰安妇的日子也不至于那么痛苦了。”

“哈哈哈哈哈。”

“对了，我听说咱们学校有个金花班啊，明天上课咱们也去见识见识这金花什么样？”啊辉提议。

“恩，我也听说过，我还听说有个四大美女班呢。”

“要不明天咱们去看看？看看这金花和美女到底什么样？”啊辉的提议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去寻花访美女了。

有一种感觉叫痛苦，有一种滋味叫难过。第二天啊辉我们几个辛辛苦苦窜到了大家所谓的那个金花班去赏花，没想到才进门就差点被金花班男生的目光给射死。而他们班的女生也是少得可怜，并且全坐在了第一排，位置十分显眼。我们几个做贼的似的去最后那排找了位子坐下。

“哥们，你们班男生真多啊！”啊辉和一个男生套近乎。

“咳，男生多可不是好事啊！”那哥们郁闷的说。

“不是吧？你们班不是被大家公认的金花班吗？”

“唉，什么金花班，简直就是残花班，你没见第一排那几个女生长的什么样？”

“恩，刚才进来没看清楚。怎么是残花班啊？”

“你看那几个女的，一个个长的和烂柿子似的，还金花呢。是我们班男生为了戏弄她们才起的名字。”

“哦，原来如此。那你们班女生对这反语不生气啊？”

“生气？她们高兴还来不及。一个个还真的以为自己是金花呢，看她们一个个沾沾自喜的吧，我们就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替她们传扬，这回歪打正着，使得我们班女生身价百倍了，你没见咱们学校的男生们把她们捧的多红啊？”

“恩，恩，是啊，我们就是为了看你们班金花才来你们班上课的。”

“那你们来错了。我们班那些女生是真的看不得，简直就是柿子型的，不信下课你自己去看看。”

“哇，那你们岂不是很郁闷？”

“郁闷？都不能用郁闷来形容了，没看我坐最后一排吗？我可怕这些美女回头啊。”

“怎么讲？”

“你没听过吗？我班美女一回头，吓死路旁一头牛啊。让她们看一眼简直要少活十年。”

“这么厉害啊？”

“不信？不信你去逗她们回头看看来。”

“我信了我信了。原来你们班的名声是瞎传的啊？”

“可不是，简直就是众口铄金，不过听说他们四大美女班确实有个美女啊。”

“是吗？那下节课我们去看看。”

这就是金花班的概况。全班九十多个人有八十九个都是男生，也难怪他们要管她们叫金花呢，不过这些金花还确实都成了金花，每个女生都找到了个男朋友。唉，她们走运，他们倒霉，不过我要祈祷：神啊，千万不要叫这些金花靠近我啊，否则我就自杀。

我们学校的特点就是典型的阴阳比例失调。我不说过吗，就连东施和无盐这样的超级大恐龙都在我们学校安了家。何况那些经过几个世纪进化的龙子龙孙呢？

进了四大美女班我们立刻感到自己像是进了个战场。他们两派分立，一边是一群男生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美女，那边是三个女生尼姑念经似的在那里唱独角戏。靠，还真的是四大美女班啊，名副其实。你道那被一群男生围住的人是谁？——罗赛！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美女。只是不知道那三个女生是不是只算个凑数的？

我们对罗赛再熟悉不过，因此也加入了人多的一方。可这传说中的美女我怎么看她怎么名不副实，怎么看她怎么没有传说中的那层金光，我就看不出来，她到底哪里漂亮，是那过于饱满的身材？还是那不太会笑的脸？郁闷，把她拉到大街上顶多算个一般中等水平。可在这就是

个被大家传说的美女！唉，谁叫我们学校是个光棍大学呢？吾校光棍多而女人少，偶遇可观女则欲群奸之。

据调查，这四女还分别被称做春夏秋冬四香呢！为首的春香是罗赛，那三个实在见不得观众的就是另外三香了。如果唐伯虎有幸能看见这里的秋香的话，那他看完之后一定会把自己的两眼抠掉，然后去找个歪脖子吊死。打死他他也不会产生点秋香的念头。点秋香？嘿嘿，点蚊香吧你！

我算看透了，所谓的金花班和美女班不过是我们学校这帮郁闷寂寞的哥们为了打发心中的空虚才搞出来的名堂。这么一想，我们学校还有七仙女班呢，再想想，我们学校还有不少的三藏班，法海班，释迦牟尼班，如来佛祖班呢，仔细一想，自己的班级虽是个恐龙班，可比起这样的郁闷班来还算好一些呢，知足吧。

不过我就郁闷了，现在学习也不想学，整个学校又找不出个喜欢的人来，除了上网再没有别的事情干。真不知道如果上网也腻味了以后自己会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了，再说吧。

那天晚上，磊哥的同学来学校找她，不知怎么，他顺便送给了磊哥两个避孕套，临走前还加上这么一句话：“现在大学生没有这个不行的。”

是，没有这个是不行，可他给错了对象，我们这群光棍用得着这个？他那同学走后，磊哥当即就来了个套套大奉送活动。不过最后也没有送出去，不得已被我们当做气球吹了起来，最后灌满水挂在我们的宿舍窗外展览了起来。

第三十一章 这简直是怪兽校园

我们宿舍由于有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我们几个无聊的时候还能在宿舍窗前巴望一下那过道上能走动的风景。不过不要忘记，我们学校可是光棍大学啊，名义上是看风景，实际上是观赏恐龙！对有对恐龙有兴趣的读者大可来我们学校看看，这里你一定可以一饱眼福，绝对不枉此行。

“快看，这个闺女条不错啊！”啊辉指着老远走过来的一个女生说，“就是不知道长的怎么样啊。”

“我劝你就不要看脸，咱们学校的女生就有这么个特点，不是单有个身材就是单有个容貌，反正你就不用奢望什么完美的，我敢和你打赌，这女的一定不好看，她要是长的好看了我把脑袋输给你。”磊哥十分肯定的说。他这句话相当正确，我们学校的女生就是这么个邪门，搭配地十分不协调。老天对我们学校的女生十分不公平，偶遇个长相还凑合的，你看看她的身材后如果不想上吊那你就至少患有先天痴呆症；偶遇到个身材相当魔鬼的女生，你就不要看脸，看了后你要是不想上吊那你就至少患有后天脖颈缩水症。走过来这女生脸型越来越清晰，我KAO！原来是我那一直不敢恭维的老乡——大马脸！当时我们几个都晕了！

由于看惯了学校女生的样子，我们再看窗外“风景”的时候就再也不看长相了，只是研究女生们的屁股。讨论着这个够不够大，那个够不够圆，手感好不好，用着舒服不舒服之类的话，——我们也只能研究这个了。

今天实在是无聊的要死，宿舍几个哥们对着窗外的“龙姐”们发起了飙，窗户被他们扯开了一条缝，见外边有女生经过我们几个就一起大喊“美女！”，不料这一喊效果还真不是不同凡响。你看一个个“龙姐”“龙妹”都大露让人郁闷的脸，猛回一下让人见了就要自卫的头，唉，这窗外的“美女”还真多啊！不过这可不得了，这回头的惊叹足以把我们几个弄得晕倒在地。——我校美女一回头，活像一只大母猴啊！

睡觉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着学校这些“美女”们回头的事情。

“我发现我越来越像《侏罗纪公园》里的小男孩了。”我说。

“恩，我们也发现了。咱们就跑吧！”磊哥也说着。

“寂寞寂寞我爱你，嘿，我爱你，孤独孤独我爱你，我爱你，孤寂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无龙扰！”啊辉都唱出了歌了，不过这首歌还不算逗，下边他唱出的歌才叫绝呢！

“啊辉，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会唱这样的歌呢啊？”通哥又说起沧州话了。

“恩，也不行，这还不是我拿手的呢。我们高中的班歌才叫绝，你们听着我给你们，唱一便啊。”说完他就唱了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是《包青天》主题曲的调子）——我班美女一回头，活像一只大马猴，我班美女二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这两句就是结束句的调子了，紧接着他又把《黄梅戏》中那首经典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改词唱出）——我班地美女三回头，石头也能水中游，我班地美女四回头，哈雷慧星撞地球！（紧接着，后边他又变了调子，这次换成《新白娘子传奇》里那首好听的插曲的

音律)——我班美女五回头,滔滔江水倒着流,嗨呀咿呀呀,嗨呀咿呀呀,我班美女六回头,震塌一栋教学楼!(最后,他用啊杜的《离别》来结尾)——恐龙不停地回着头,找不到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都早已经破灭,我班美女,在回头,回头!”他唱歌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住的笑,笑他竟然能唱出这样的歌来,真是佩服不已啊,不服不行。“哈哈,怎么样啊?唱得还可以吧?”啊辉唱完后神情愉悦地说!

“我操!简直是经典啊!”磊哥也是极力赞赏。

“经典经典!我们也要学!”我说,“不如就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宿舍的舍歌吧?”

“好!!”大家异口同声。

那以后,我们宿舍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唱一便这首歌,并且在班上我们也传唱,无形中这首歌又成了我们学校不少的班的班歌。

传唱班歌的热潮虽然一直在翻滚着,但我们还是与恐龙朝夕相处着的啊,我们学校就像个侏罗纪公园,如果说你不遇到恐龙那才是新鲜事。玩过《恐龙危机》的朋友应该知道,被恐龙包围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还记得那是在楼道里,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要出去吃饭,那会还没有出楼道口,一楼女生有个有名的神经病由我们后边冲了过来,她边跑边喊:“我是青春美少女战士,我要战斗!”当时我们听了之后就晕了,八双大眼睛愣愣得看着她由我们身边跑过去,幸好我们几个都是正常人,没有个什么羊角风心脏病什么的,要不当时非得口吐白沫得抽过去不可。

“郁闷拉!咱们学校还有青春美少女战士呢?”啊辉满头雾水得说道。

“是啊,我怎么看她怎么也不像青春美少女啊,就那个犀牛屁股大象腿,母猪肩膀水桶腰,还一副神经质的大脑,再加上一张未老先衰的脸,还青春美少女战士呢?我看像个青春老少女战士!”我吐出满肚子的不快。当然这翻话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因此青春老少女战士这个外号就是她专用的了。

我们一起去食堂里打饭,半路上又碰到了大丙,刚才遇到老少女战士的事情我们就和他侃了起来。饭桌上我和狗哥坐在了一起。狗哥是平日宿舍里最爱研究女生屁股的一个,在食堂里他依旧有这个恶习。因此在吃饭间我又陪他研究了一下我们学校恐龙的身材。

“你看,这边过来这两个小妹妹条不赖啊,小屁股多性感啊。”狗哥低着头翘着眼,嘴在吃饭,双眼却早就贼似的观察了起来。

“恩,屁股属性是二级的,视觉上过关,长的也标准。”我给各位美臀小姐打着分。

“哇,这个是四级的,你看那屁股那个棱角吧,长的和由后边看的电脑显示器似的,让人看了就没有性欲。”狗哥把头转开了。但我顺他的描述看了过去,不看还好,看完之后我不小心看见了她的头部,我说怎么会这么个稀世难找的经典屁股呢,原来它的主人正是被我誉为犀牛屁股的青春老少女战[<http://www.yunxi.aoge.com> - 云霄阁论坛]士!

“不好,狗哥,原来那屁股是老少女战士的!”我话才说完,狗哥差点喷了。

“啊?不是吧,我没看见,刚才的话就当我没有说。”他边说着边揉眼。

“不好了,老少女战士向我们这里走来了啊。”我也郁闷了,因为我实在是想看到她那张让人见了少活十年的脸啊。让人郁闷的是这位前N万年前可能是美少女战士的老少女战士竟还在我们前边的桌子上坐了下来,更让人想不到的还不是这个,只见超级老少女战士把饭放在了桌子上,左手叉腰,右手高高抬起只伸出食指,最后扭着腰,抖动着那巨大的犀牛屁股,我知道她是在摆造型,在学那个动画片里的美少女的动作,可这个动作被她用上简直就像母鸡在学孔雀开平。

“各位注意,青春美少女要用餐啦!”我晕,狂晕,甚至想用食堂的饭桌撞破自己的脑袋。竟有这样的人啊!我的天呐!在这样的一个学校上学简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了。那顿饭我们几个都没有吃好,甚至整个食堂的人都没有吃好,她可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对她反感,发了疯之后竟欣然入坐,他入坐不久我们几个就逃之夭夭了,我们可怕她会在吃完饭的时候再来一句“谢谢主,美少女吃饱饭了。”之类的话。那样我们非得死掉不可。

回到宿舍,大丙又身有感焉。对着大学语文课本上韩愈的古文《杂说四》就大念了起来,这小子可真谓才思敏捷,不愧是学中文的,本来一篇好端端的千里马和伯乐硬是被他改成了美女和帅哥,并且全文一个子也不少地全改了个遍,如果韩愈老先生有幸能从棺材板里爬出来,来当今的世界体验一下生活,那他一定会被这篇改过的《杂说》气吐血不可——“

世有美女,然后有帅哥。帅哥常有,而美女不常有,故虽有帅男,只辱于恐龙之手,老死于丑妇之间,不以帅哥用也。

人之帅哥者,一胎只生一个,养人者不知其是帅哥而养也。是帅男,虽有帅气之脸,人不问,门不出,才没被发现,且恐龙丑妇肆意横行,安求其不苦命也!

生之不是时候，养之不能避恐龙，叹之不能躲丑妇，搓板而跪之曰：‘吾命苦耶。’呜呼！其真命苦也？其真生不逢时也！”

这也不失为一经典！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就是不知道韩愈老先生看了之后会怎么样？

第三十二章 我是文盲大学生

大丙这个人还不错，有的时候我都不得不佩服他那敏捷的才思，“美女与恐龙说”他也能想的出来。我知道，他现在对我们学校女生的态度基本上也和我一样。——打死我我也不会在哪里找女朋友！

由于那次考试，使我们对这学校都失去了信心，那以后上课我们再也不着急了。他们几个还差点事，起码他们还怕老师点名，而我可不在乎那个，点名就点名，反正我好好干也过不了关，不好好干还是过不了关，我何必天天看着老师的眼色办事啊？爱怎么怎么，自己想怎么就怎么，从那时起我做事总是我行我素，在学校干什么完全由自己主宰，在不把学校和老师放在眼里。颓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们学校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没有课，所以周二周四下午就和周六周日一样是放假时间。

“明天下午我去火车站，你们谁和我一起去？”周三晚上志文躺在自己的床上摆弄着手机对大家说。

“啊？那你不上课啊……对呀，明天周四了。你去火车站干什么啊？”啊辉问。

“我明天去商场买个随身听，你们谁和我去啊？”

“那我不去了。明天下午我还有事。”啊辉没有参加。但我、磊哥、狗哥还有通哥都有时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去溜达溜达也好。因此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就一起坐路车去了火车站。

赶上公车的人一定都有体会，上了车谁都想有个座位，可公车上的座位是有限的，乘客多了就要在车厢内立正了。我们几个上车的时候正好赶上还有五个空座，真是点正。我们才坐了不久，就又有几个乘客上车了。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学生，他上来后扫视一眼车内，发现没有空位后就抱定一根栏杆站好。第二个上来的也是个年轻人，他上来后倒是没有看有没有空位，直接就找了个扶手把站好。这最后一个上来的是个青年妇女，只见这妇女身材十分标致——上细中粗下窄！一个不折不扣的飞梭身材。那油膘膘的肚子让人看了极其能产生误解。由于我们坐的是“爱心席”，此时看见了这么一个孕妇身材模样的人，无不想站起来让座的。但今天通哥最懂事，当这位身穿宽松衣裳，腹部高高翘起的女青年走到我们近前的时候他“刷”地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就发扬了中华民族礼让的光荣传统——让坐！

“您来这边坐吧！”通哥满口沧州话，满脸的微笑，样子十分诚恳。

“哦，不用了。谢谢你啊！”这女青年是在推脱，并不是在谦让，看来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行，您怀孕了，站着不安全啊，来，您一定要坐这里来。”通哥站了起来，一个手指着他腾出来的座位说。此时我们几个坐着的已经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

“……谁怀孕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果不其然，这女的并非一个孕妇！那隆起的臃部原来并不是什么小生命，而是一圈肥肉！唉！当时那个尴尬啊！弄的通哥一片好心成了驴肝肺。

“哦，对不起对不起。”通哥捂着脸又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你说这是何苦啊？坐着就坐着得了吧？我们发扬个鸟屁精神啊！学雷锋时代已经过去了，再说她那身材实在是太像了，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竟有这样大的威力。

这次公车上的尴尬使我们都长了教训，那以后我们再赶公车就再也没有让过坐，不是不想学雷锋啊，实在是这雷锋不好当啊！没准哪次我们就又会碰上个看上去像是个老奶奶的阿姨，或者碰上个卖拐的健全人，这样的尴尬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再说，现在这社会谁还会让座啊？有坐你就坐，没坐你站着活该！

客车的终点站就是火车站。我们郁闷了一道，终于有个机会躲开这个是非不分的车厢了。

下了车我们就直接向商场走去，途中我们要经过火车站。

才走不几步远，前边就伸着手走上来一个衣襟褴褛、佝腰驼背的乞丐。摸摸身上，无奈，半毛零钱也没有，他们几个更是一样的尴尬，无奈，我们就硬着头皮从乞丐身边走了过去。我们几个虽然都没有说话，但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最烦气乞丐了。”磊哥说，“别看他这样，多半是装的，给他钱？我呸！给他个鸟蛋

吧！”

“恩，我也讨厌乞丐。脏了吧唧的，谁知道他有没有病啊！”志文也接着说。

我们才走了不远，前边又跑来了几个卖报纸的，拿着报纸硬要往我们怀里塞，那个“热情”啊，和卖贱的妓女没有什么区别。我受不了这个，买卖是自由的，这样弄只会遭到别人的鄙夷。刚才没有零钱对付不了乞丐，这次对付他可是绰绰有余。

“看报纸吧小伙子，晚报、电视报、独家新闻什么都有啊。”一个卖报纸的手拿报纸向我摊来。

“不不，我不看，我不认识字，我文盲！”嘿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我是个大學生，怎么会不认识字呢？这招可够阴险的，我说出这话后，那个卖报纸的少妇竟双眼直楞楞得看了我好半天，傻了眼了，最后看我们走远她才没趣得走了。

“嘿，文明，这招还真够绝的啊！”

“哈哈，竟说自己是文盲！厉害！”我刚才的做法显然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没办法，火车站这个地方就这个德行，你要是买他的报纸就没完没了的了，没个对策是不行的啊！”我解释着说。

在经过火车站前的转盘广场上的时候，又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大把玫瑰花向我们跑了过来。这小女孩身上的衣服脏的厉害，还是个大花脸，——估计两个月也没有洗过。

“哥哥，哥哥，买束花吧！”她边向我们跑来边喊，“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啊。”她这可找错对象了，我们几个大光棍买花？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啊？

“不要，我们都是光棍。”我冲这个小女孩说。这小女孩一定是不知道光棍是什么意思，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还是拉着我的手说“哥哥，你买了花就不是光棍了啊，买了花送给女朋友啊。”我晕啦，光棍买花？不笑死人才怪！再说了，就算我买了花我也还是光棍啊。

“不要啊，我们不要你这花。”志文声音很粗，看没有油水可捞，这小女孩立刻定在那里不再跟着我们了。

本来，我们还为这次的事情沾沾自喜，买了随身听之后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又碰到了一个卖花的小女孩，不过这个不是前边那位，这个小女孩还没有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一朵别人扔的玫瑰花，迅速地拣了起来，当这个小女孩到我们跟前说：“哥哥买朵花吧！”的时候，我拿出刚才从地上拣的玫瑰花对她说：“喏，我们买了呀。”谁知道这个小女孩更精明，“你那是拣的不是买的，地上的花也拣！好没羞！”说着她就跑开了，弄的我们是一点面子也没有。

这火车站真的是逛不的，乞丐，卖报的，卖花的，实在是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在赶回去的路车的时候又碰到两个问路的，这问路的说什么自己是广东省的，本来是去哈尔滨探亲，可到这里把钱包丢了，问我们能不能给凑几块钱买张票，也好回家。这些人啊！明是问路其实是要钱，SHIT！又是变相的职业乞丐！真让人不齿！这可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壮”元啊！

第三十三章 又遇美女

买了东西我们又要去赶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火车上和公交车上是个发现美女的好地方。并且，在车上还有个优点，那就是能借找座位的机会和美女套近乎。

久居光棍大学，怀疑自己已经得了恐龙症。这症状的第一表现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看女人都不再看脸。此时即使已经在公车上，看女人也一样是只看下半身。也许有的读者朋友要问了，公车上坐着的人也看下半身吗？对，坐着的人我们也只看下半身，就算身体大半给座位挡住，最起码我们还能看腿呢不是？就是这个逻辑。

“今天这车上怎么没有好‘条’啊？”是狗哥，一向喜欢把人身材称做是‘条’的狗哥巡视满车厢里的下半身之后说出了这么一句。

“得了吧，秫秸条好，现在还哪有那么多长得顺眼的了，抱怨不管用拉。你可以总想着下站就会上来美女，那样时间过得快。”我劝着狗哥。

“我可不那么想，什么下站就上来美女啊，要是那么想，美女还没看着我就已经到终点站了。”

“哈哈，小伙，不傻啊，但愿这车上能上来个美女吧！”我祈祷着。

“是啊，如来佛祖，观音姐姐，上帝叔叔，麻烦你们送个美女过来吧。”狗哥双手合十，闭着双眼嘴里念叨着。他这个举动让我们看之后全笑了。

说笑间，公车在一个停靠点站了一下，我特意看了看上车的乘客，——不知道是刚才我的祈祷管用了还是狗哥惹得佛祖显灵了，上车的乘客里竟还真的有个长发披肩身材苗条的女孩，

不过她没有坐在后边，上车之后直接坐到前边的座位上了，因此我没有看清她的长相。不过从后边看，这个背影绝对是个让人看了想犯罪型的。

“你们看啊，美女啊！”我提醒大家。

“早看见了！”大家竟来个异口同声的回答。

“我操，那你们看见她的长相吗？”我着急得问，“长得漂亮不漂亮啊？”

“没看脸。”不可思议，大家竟又是异口同声。我晕了，看来得了恐龙症的人还不止我一个，原来大家都对身材感兴趣！

“文明，你眼力好，你去看看去吧。”磊哥又凑我。

“你扯淡，我怎么看啊？”

“你是大贱，你去看没人说什么啊！”

“晕死！你们不说他们说啊，就算看人也要找个理由啊，我不能平白无故得就爬到人家跟前盯人家一眼吧？那样有点流氓啊。”

“哈哈，你也知道流氓是什么意思？佩服！佩服！”磊哥又拿我开心。

“不和你扯这个，看美女要紧。”

“对，美女啊，看美女要紧。”说完大家就不再出声，几双大眼睛直勾勾齐刷刷得一起看向前面座位上的那位女生。我们表面上都没有什么表现，可是心里早就对这副身材进行强奸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强奸法”。

时间一分一秒得流走，我们几个一直没有说话，从大家巴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想看一眼这女生长相的奢望。可是直到我们到站这美女也没有回望一眼，真是不给面子。就在我们感到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居丧并且公车已经到了我们学校站点的时候，那美女竟站了起来。我们几个赶紧瞪大了眼，脖子伸得和乌龟似的，全准备看上这美女一眼。无奈上天作弄人，那美女前边那位乘客的魁梧身躯把我们的眼光全挡住了，再加上那美女的长发遮挡以及占有有利地形的哥们眼睛近视，这美女究竟长得像人像鬼我们又没看清楚。妈的，郁闷！

不过那美女下车了，这使得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公车停车的站点是我们学校门前啊，真爽！我们几个也赶紧下了车，去追逐那位美女，真有不死棺材不落泪的势头。

下了车，那美女步伐婀娜，再加上今天有点风，美女那头披肩发迎风飘摇，我操，那样子别提多诱人了，我们尾随其后，甚至都闻到随风吹来的那位美女身上的香水味了，哎呀，心理那个痒痒啊，要是旁边没人，要是法律上规定强奸无罪，那么，此时的我们一定会以子弹都追不上的速度跑上前去，一起把这个美女“就地正法”。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旁边不但有人而且法律上也从无强奸无罪的规定，所以，我们就是身上有再大的欲火也只能让它激情燃烧，烧吧，烧不死就好，在我们学校里这个火焰是从来都燃不起来的，现在难得烧一烧自己，让自己真实感觉一下自己的正常，让自己真实感觉一下自己的存在！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被欲火焚身的感觉毕竟不好受，而我们几个离那美女也就几步之遥，无时不在奢望着这美女能回下头，但我们几个谁都没有走到那美女前边去，——不是不想，是还没有来得及。因为，此时已经走到我们学校门口了，那美女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转身竟向我们学校里走去！我晕了！完了！没戏了！眼花了！我就操了！竟有这等事！

“鹅就草他骂咧，她警十饿门学校地！莫有甜梨呀！（我就操他妈咧，她竟是我们学校的！没有天理呀！）”通哥的一口沧州话骂得不失时机，大家也都想骂的，但全被他这句话给逗笑了。

“哈哈，唉，你说我们这一道是不是扯淡啊？看了一路的恐龙竟还不知道，都把她当美女看了！大伙一起郁闷吧！”狗哥说。

“我郁闷，我郁闷死了，她为什么要是咱们学校的啊？想不通啊！”磊哥也感慨道。

“我也郁闷，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跑到那女生的前面看个究竟了，保持一分美好记忆吧！”志文提议道。

“我看也是，难得能在我们学校女生身上找到一分这样的回忆啊，保持住它比较好，我们就不要去她的长相了。”我说。

我说完之后大家都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大家心理都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明白一个比铁还铁的事实——工院无美女！因为大家心理都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清楚去前边看了那女生的后果——倒毙身亡！

第三十四章 SARS！校园恐惧症

唉，我们几个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无语得走进了这怪兽校园。天哪！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得折磨我们这帮光棍呢？神哪！救救我吧！这么大一个校园真的就连半个美女都没有！

回到宿舍里，啊辉一个人在睡闷觉，但是，他那香港脚的味道却肆意着整个宿舍。估计是以前在一起的时间长，闻习惯了，但是这时候大家都才从外边回来，对这个味道全都感到相当得陌生，因此，大家的抱怨声压过了啊辉的鼾声。

“泥奈奈内个挠袋刚责，刹消责水粮糠，啊毁这个焦哇克阵抽哇！（你奶奶那个脑袋瓜子，傻小子睡凉炕，啊辉这个脚哇可真臭哇！）”先是通哥满口的沧州话又把大家都逗笑了。他这话你不仔细听绝对听不懂，但仔细听了之后却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懂，只是他那浓重的地方口音让你听了之后不得不笑。

“哈哈，他这个脚还真是臭到一绝的程度了，磊哥，把他那鞋踢到床底下去。”我建议磊哥说。

“我操，他这个脚不臭才怪，你看这双白袜子快都成烂抹布了！”磊哥配合着，用脚把啊辉的鞋挪到了床下，看着啊辉脱在鞋上的一双带有很多黑圈的白袜子说。应他的话我看了一眼那双被啊辉的脚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白袜子，那袜子还真的是惨遭蹂躏啊，脖子处被尘土画上的黑圈一层叠一层，肚皮上被啊辉的脚背蹭上了不少黑皴，后背上被啊辉踹有一个五指与脚跟分明的很厚很厚的黑色大脚印。

“唉，又糟蹋了一个纯洁的姑娘！”狗哥竟在我之前发出了这么个和我一样的感慨！

“打开闯责，粘到泥门想寻死啊？（打开窗子，难道你们想熏死啊？）”通哥着急得提醒着，着急之余又带出了一句笑话。

“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想寻死！我打开窗子就是！”我也凑笑着去开窗。在我们的说笑间啊辉已经醒了。

“你们回来啦？这是几点了？”啊辉揉着惺忪睡眼，说梦话似的问我们。

“快起来吧，一会该上课去啦，”说着，狗哥还假装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这都七点四十八了。”嘿，他还装得有鼻子有眼。

“你扯淡呢，今天周日，不上课！”啊辉这话又把大家逗坏了。

“靠！我就多余搭理你。知道不上课还问几点了干什么？”

“那不是肚子饿了嘛！我问你几点了是想知道现在是不是该去吃饭了。”

“你个呆瓜，吃饭还找时间啊？咱们整天除了睡不就是吃吗？还用问？”狗哥这话本来是句玩笑话，但是跳过玩笑细想想，那时候的我们确实和猪没什么两样！

“你别说，今天下午我去开会了呢！”啊辉说出这话来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忙追问他开的什么会。因此啊辉继续说：“哈哈，世界级的紧急会议。——听说非典型肺炎要传播到咱们这里了。”

“咳，这算什么世界级的紧急会议啊！不就是非典吗？咱们怕个鸟！”磊哥第一个说。

“是啊，中国人这么多，世界人这么多，难道你还在乎多死那么几个？”看来利明对这个感慨还不小。“再说了，现在非典已经被国家高度重视起来了，发现患者就给隔离起来，你怕鸟啊？”

“多死点才好，就像咱们校长这样的，全都该被感染上非典，要是我被感染上了我第一个跑到校长那，把他传染死再说。”狗哥更是感慨不小。

“得了吧，就怕你们还没感染到人家，人家就已经先把你隔离了。”啊辉说。

“我没病他不会也把我隔离了吧？”我问。

“怎么不会？听说过些日子还要封校呢！”

“我的妈呀！这倒是个国际问题，千万不能封校啊！”磊哥说。对封校来说，几乎所有舍民都不赞同，因为那样就不能出去玩了，那样会在这个学校憋死的。

“会上还说疑似病例会被学校先隔离起来，并且还可能被送走。”啊辉继续说。

“送走？送哪去啊？”似乎大家都很关心非典这个问题，这时通哥也发言了。

“不知道，可能是被送回家吧？”

“哇！我要得非典，我要得非典！”此时的我们对非典就是这个态度，听到能回家后我近乎兴奋得叫了起来。

“我才不要得非典，疑似就够了，报个假病在五一之前回家检查一次，在家待到过了五一再来，那多爽啊！”不得不说磊哥很会打算，他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就被我们用上了。

“这样好，那时候我们也能沾你光回家检查去啦！不过现在咱们去吃饭吧，就快饿死我了！”啊辉这么一说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了。在去食堂的路上我们没少听见大家关于对非典的讨论。看来这个紧急会议使得整个校园都沸腾了起来。不过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真正关心的

却不是关于非典疫情传播的问题，而是非典来临会不会封校的问题。

饭后我们回到宿舍没事干，磊哥、啊辉、通哥和利明打起了扑克。总理那家伙天天看小说，而志文正在用今天新买来的随身听听音乐，整个宿舍就狗哥我们两个没事干，吃饱饭待着没事干真的是无聊得要死，幸好我们与楼上女生还有联系，因此，我和狗哥就一起爬到暖气管边上与二楼的女生“探讨”起了关于非典的问题！

“楼下有什么事？”利利的声音代替了“当当当”的敲管子声，“十分温柔”得从楼上传了下来。她这口破喇叭似的声音突然压低了转温柔得传来还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听了之后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说话，因为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啊~哦！……”显然狗哥也有和我同样的反应，在呓语了一阵之后他才继续说：“没事，只是想和你们聊会天！”这话说了不要紧，利利可来了劲。

“是这样啊？那你们上来聊天不是更好？”

“不了不了。我们就这样聊吧，一会就要睡觉了！”对这个邀请我们可不敢答应，我可再没有直面楼上女生的勇气了！

“啊？可是这样我还要爬在床上和你们说啊！那样很难受的！”她还找词呢！

“我们也难受啊！我们还得扒着脖子鸵鸟似的向上喊呢！”

“那我就忍了吧！”嘿，她还说忍了，我还忍了呢！“听说学校要封校你们知道吗？”

“恩，听说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小道消息准不准啊？”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可不能封校啊，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五一的时候去泰山玩了！”她说了这话之后我打心里产生了反感！——五一她去泰山游玩？那可完了，看来泰山的风景要打折了！

“是啊，我五一也想去外边玩玩的，可千万不能封校。”

……

“非典来了你们怕不怕啊？”利利问。

“怕？怕的要死啊！吓得我都天天去大街上溜达了！”

“哈，那你这是怕还是不怕啊？”

“才不怕呢，非典就非典，爱谁得谁得，不该得的得上，该得的躲也躲不过去。”

“恩，和你的想法一样，我相信命运！”看来楼上也不把非典当回事。

“你相信命运？”

“是啊！怎么了？”

“那你相信不相信还有三分钟就要熄灯睡觉了？”

“哦，原来我们聊了这么久了！是啊，还有几分钟就要熄灯睡觉了，那我们有时间再聊吧！”说实话，楼上的女生能惹起我喜欢的就只有我利利了，不过不要误会，我只是喜欢她的这个直言不讳加上特别懂事的特点，只是她长得太不好看了，如果长相再好点，那我就不会说我们学校没有美女了。

关于非典，我们不是不怕，只是怕了又能怎么样呢？该你被传染上，心理上再在乎也没办法躲过，不该你被传染，你不去想它也不会得。还是少想它为好，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不过细想想，难道冥冥中命运还真的有人主宰？难道一切都已经是注定？

第三十五章 郁闷天注定

自从那个要封校的小道消息传出来之后，学校里的人们就全都待不住了，疯了似的有事没事都想往学校外边跑，我们宿舍更是不例外。毕竟，封校这件事在我们学校尤其是我们宿舍来说，是一件比非典影响还要大的事情。

“唉，郁闷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封校了可怎么办啊？”临睡前，一向不爱说话的总理回到宿舍冲到床上对着楼顶一声长叹。——他竟然也会有着急的时候！

“你说你操个什么心啊，封校了你还不还是照样看小说啊？”啊辉答着话说。

“可封校了我就上不了网啦！我那决战号才练起来啊，前几天才冲的卡，这要是不玩多浪费啊！”原来他是着急他那个决战号。

“那我就不能说什么了，这要怪你就怪文明去吧，都是他小伙把你给带坏的。”啊辉这么说是因为在我没有来上大学之前总理一直都是靠看小说度日的，由于我来到学校之后总是说《决战》这么好玩那么好玩的，因此，总理就被我一起拉着《玩决》战去了。

“我就想日死你啦，那能怪我啊？是总理他自己禁不起诱惑，再说了，我也没有死乞白赖得叫他来和我一起玩，何况我们总理现在对决战特别着迷，甚至都比我还爱往网吧跑呢。”

“你看你啥人吧，明明是你拉他下水的，要不是你他能玩决战啊？”

“得了，咱们怎么说都是咱们的事，你就知道总理他恨我啊？现在总理开心着呢，天天去决战上打恐龙！不信你自己问总理！”自从我卖给总理一个决战号之后，总理是不分昼夜得去冲级，玩的劲头可大了，甚至说没钱吃饭也要去网吧上网。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我带坏了他，这家伙玩得比我还上瘾，《决战》简直就是他的精神食粮，每天不吃就受不了。——难怪有人说网络游戏就像海洛因呢！

“总理，你自己说是不是文明把你害了？”啊辉还真的问了总理这么一句。不过我们总理的回答更厉害。

“文明？”他先是看着啊辉说，然后就不说话了，只是“嘿嘿”两声转向我，那样子简直就像个被别人盯上但依旧掏着钱包的扒手，“文明啊！一会通宵的时候把我那三改刀冲到五改，不然练级太慢了！”我晕啦！这是哪和哪啊！真是着迷了！

“我操！不可救药了！”啊辉像个泄了气的气球，回到自己床上再不打话。

“哈哈，啊辉，我就说了，你偏偏不信，这回你看见了吧？总理呀，今晚上我没钱上通宵了！没法给你改刀啦！”这时候我们手头上都没有多少钱了，我如果再去上通宵的话，那么这个月的吃饭问题就得去楼顶上解决了。

“啊？你没钱了啊？”总理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看着我。

“不是没钱了，是这个月没有上通宵的钱了，今儿个这才四月二十号，我妈还没给我寄钱来呢，我手里的钱只够吃饭了。”我实话实说。

“我妈也没有给我寄钱来呢，要不我晚上请你上通宵吧，反正我吃饭不是问题。”总理这家伙！他说的吃饭不是问题并不是因为他还有很多钱能够花在吃饭上，实在是我们的总理身材稍胖，需要减肥，自从玩上《决战》之后，总理平均每天一顿饭，有时甚至还不吃饭，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总理，把我们也带上吧。”总理那句话说出来之后可惹起大家的兴趣了，先是磊哥要求着，之后大家全都应和了起来。

“完了，那我得饿死了！还是不请了！”总理说着拿被子蒙住了脑袋，我们大家又被这家伙逗笑了。

“哈，算了，快别难为总理啦，就说我们总理一米八多不呢，就算我们总理禁饿不呢，可你们也不能全让他请啊，毕竟人活着就得吃饭不是！”我打圆场。

“恩，说实话，今晚上我还真想去通宵，要是以后封校〔bbs.yunxi aoge.com：云霄阁论坛〕了那我们就去不了啦，趁没封校赶紧多去玩几天。”磊哥发出了一句感慨。

“我也想去啊。我还没统一三国呢，不统一三国多遗憾啊！我要蜀国当霸主！”这个是通哥，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也迷恋上了网络，他说的这个统一三国也是个电脑游戏，属于单机的，不过游戏是不分单机还是联网的，玩入迷了就能上瘾。

“还有我呀，我也想去上网啊。我们战队后天还要比赛呢！”是志文，这小子C-S玩得特别楞，我觉得我玩C-S玩得就已经不错了，可我用机枪他用手枪我往往还打不死他，而且多半都是挨爆头，由于玩得好，他被我们这的一个站队挖去当狙手了，并且还因此赚了点钱呢。看来什么东西玩好了都有“钱途”啊！

“那你们还磨叨什么？想去通宵就走呗！封校了可是想去都去不了啦！”狗哥的一句提醒使得大家茅塞顿开。

“操，老子豁出去了，通宵去！”啊辉第一个响应。

“我也去，我可不想以后在学校里边拿着钱想着外边的电脑游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的利明此时也爬起来重新穿着衣服。

“我靠！妈的，以后去楼顶喝西北风去啦！通宵去！”大家都表态了，我也得有个表示不是？

“那我们还等什么？走吧！赶紧去网吧定机子，晚了就没有啦！”是总理，这家伙又来了精神，其实他早已坐不住了。在总理的领头下，我们整个宿舍就全去上通宵了。

我们这帮人就是这样，活在困惑与混沌之间，活在郁闷与无聊之间，活在迷惑与被迷惑之间。

那段日子晚上我们天天都是去网吧度过，白天就是在宿舍睡觉，没有人想去上课，只是有特别重要的课程或者有主任亲自点名什么的才有那么两个人想着去上课，对于上课我是从来不想了，从第一天上通宵回来之后我就再没有去上过课。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现在才深深地感觉到那时候浪费的不是时间而是生命。每天都是重复着一件事情，使得自己从心理上对这里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在良心上也不

是没有责怪过自己，可是每次都被迷茫所困惑，就那么一直与他们堕落着。即使有很深的罪孽感，可是在网吧里，在虚拟中，自己还是能麻痹自己。

也许吧，整日地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逃避，是对现实的逃避。

但我们需要这种逃避，由于对现实的不堪与恐惧，所以我们选择了虚拟。——至少，是因为虚拟中可以让我们找到勇气，一种可以来面对现实的勇气。

那时就是这样一直麻痹着自己，浑浑噩噩中从来没有感觉过自己的存在，虽然有时候也会从心理上清醒那么一刻，但转瞬间又被现实所击败，依旧被虚拟所淹没。唉，难道郁闷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第三十六章 老师，我非典了

我偏偏不信命运，虽然一直都被命运牵着走。郁闷让他们享受去吧，我可不想再被郁闷所摆布，我更受不了封校的煎熬！在封校之前我要想辙，我要逃！

大家都怕封校后没有时间出去玩，可我不那么想，毕竟，吃饭问题还是要考虑的，我不能真的每天去楼顶上喝西北风吧？不知道怎么，这时候我对电脑游戏特别反感，每天和他们去玩的时候都是去那打发生命，整天无所事事使得自己的罪孽感一步步得加深。

那天我们集体通宵回来的时候总理他老妈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正好是我接的，因为他们几个都已经躺在床上快睡了。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拿起听筒之后我先问。

“是小朋不？我是你妈呀！”晕，难道我的声音和总理的声音很像啊？不过她这么一招呼，却使我想起了我妈，在家里我妈也是这么叫我的。

“啊，大姨我不是李朋，我给你叫他吧。”说着，我放下话筒，向总理喊了一句，“总理，快来，咱妈给你来电话了。”

于是乎，我们的总理匆忙得从床上爬起，连衣服都没有穿，只穿着个内裤起来接电话。

“恩，妈是我啊。……恩，在这好着呢，饿不着啊。……不冷不冷，石家庄比咱们那暖和，你放心吧。……我知道了，我没有逃课，天天都去上课呢，现在可不像高三似的了，……恩，现在懂事了。……妈，家里还好吧？……啊，我知道你想我啦，我也想您啊，五一我不回去了，学校好象要封校。……是啊？咱家那边对非典也闹得挺热的？……哦，没事，我们这还没有发现非典病例。知道了，妈，你再给我寄点钱来吧，……我知道啊，咱家不富裕，可我们前几天交书费来着，你给我寄的钱我现在就剩一点了，你不再寄钱来，我吃饭都是问题啦，……恩，那你快点寄过来啊，我们没准什么时候就封校了啊。好了，就这样吧，妈，我挂了啊。”总理挂掉话筒后对着电话一声长叹。我知道他这么一叹的意义，因为我也经常干这事，欺骗老妈是常事，几乎宿舍的每个哥们儿都骗过自己的家长，毕竟距离使得我们的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并且，父母的爱子之心又是那么得伟大，即使有时名知道我们在欺骗他们，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得宽恕着我们，尽自己最大限度最大努力得让我们活得不受约束。对于父母，每个当子女的都有欠不完的情，还不清的债。

总理老妈的这个电话，使得我又清醒了一把，在清醒之际我决定给自己找事情，不能每天就在这混吃等死。对上课是反感的，现在又对上网提不起兴趣，再说自己又没有个女朋友，我现在唯一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就是重温高中时候那个没有实现的旧梦。——我还能干什么？自不量力得玩笔杆子呗。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用写书来解除痛苦。写书还真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法。

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三拒”了。——拒绝爱情，决绝上网，拒绝上课！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我才写了几天的时候，学校就已经把封校的时间向大家公布了。还真的要封校！并且由于封校的原因，五一长假都不让任何人回家。几乎整个学校都在喊郁闷之际，一个想法从我脑中油然而生，——我要装病！现在的我等于是花钱在这里受罪，什么也不学，每天只是在这里胡闹，还不如回家待着去呢，最起码家里待着不用交学费。

决定好了之后，就着这个非典的热潮，我就去找辅导员请假了。

办公室里人还挺多，我走到辅导员的办公桌前，先是看见她对我情侣似的一笑，然后笑眯眯得问我有什么事。

“老师，我感冒了，而且浑身难受，我想请假去医院看看。”当然，这些都是谎言。

“啊？怎么回事？你过来让我摸摸。”看来辅导员老师还是挺关心我的，听说我病了之后的反应还真是异常强烈，也不管边上有多少人，她把我拉到身边就用手摸我的额头，弄得我当

时一阵害羞。“不算太烧啊，你说你怎么了？”看着她那异样的眼光，当时我的心有点软，但是，我已经下决心要回家了，因此，谎话还是要继续。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这几天一直感冒发烧，吐痰还带血。”

“啊？那你没吃药啊？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关心自己啊？”

“我……我吃了药了，药还买了不少呢，但是就是不管事。”我坚持，一定坚持把谎话说到底。

“那按你这么说……”她停了下来，皱着眉头双眼询问着我。她这么看着我使得我很发毛，我以为我的谎话被她看穿了。不过她接下来的话却使我很顺心：“你是不是得了非典了？”声音很小，好象是在说悄悄话。当时我好想笑啊，但是我不能笑，我强忍着没让自己露出半点笑的痕迹。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非典闹得这么严重我自己也害怕啊。”将计就计吧。

“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去吧，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她也着急了。

“恩，是啊，这事非同小可，所以我才找你请假来了啊。”哈，撒谎胜利！

在我的蒙骗以及我和她有特殊关系的双重作用下，辅导员妥协了。她让我自己写请假条，写好了她签字。因此我就“非典”了一把，写了个超级厉害的请假条。——

由于最近发烧长期不退，感冒频繁，外加吐痰带血，怀疑自己得了非典，但为了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先去医院看看，检查一下，所以，向老师请假一天。

学生：芮文明。03.4.5

别看这个请假条写得这么少，可我打了一遍草稿，现在这张草稿纸还在我身边。就是这个请假条，让我在家一玩就是四个月，并且还高枕无忧。老师签了字之后，我拿着请假条就回宿舍去了，宿舍哥们看见我被批准之后都纷纷效仿，全都想乘机糊弄老师一把，但是他们的请假条还没有给辅导员看学校就封校了。这个请假条被批准之后，我就在那一上边加了一笔，把一改成了十，那请假条上就成了请假十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点名，毕竟，出勤率与考试课过不过关有直接关系，而考试课不过关又与我父母的汗水有直接关系。这张关系着我花钱多少的请假条我没有给班长，而是被我给了通哥，因为我们的班长太不可靠了，他简直就是我们学生中的奸细，我们班不少人都讨厌他，但没办法，人家拍老师拍的好，老师怎么看他怎么顺眼，他说什么是什么，我们大家只有受气的份，这家伙因着老师的帮助还入了党，并且还成了学生会的主席，唉，这什么世道啊！

我才不会去医院，自己有没有病我自己最清楚，管他学校到时候会怎么说，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就买火车票回家了。

第三十七章 装病的感觉真好

回家的感觉总是好的，这次回家比上次回家时心情好多了，只不过火车上的人们有一半以上全戴着口罩，看人全看不清脸，直到这时我才对非典产生了一点恐惧感。再加上火车中人那么杂，这一道弄得我看谁都像是得了非典似的，和谁都想保持一定距离，一路上我一次厕所都没敢去，可憋坏我了。在这里我可意识了非典的严重性。

下了火车，我赶紧买了个十六层的口罩，并且戴上之后直奔客运站，半刻不敢多在外边停留，虽然口上说对非典一点不怕，可是这心里还是没有底，怕万一自己被传染上了，那条小命可就玩完了，这辈子就算画上句号了。我可不想就这么被传染死了，我还有青春，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呢！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人的生命是这么宝贵，但又是那么脆弱，人的一生是那么值得留恋。

回到家，老妈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那表情很是怪异，我不知道那是惊喜还是愤怒。面对老妈复杂的表情我感到很歉疚，毕竟，老妈在我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我和我弟弟的前途就是支持我母亲生的希望，望子成龙是哪个家长所不盼望的呢？我家的因素更是复杂，我也知道我身上还有不少的责任，可现在我却逃学回家了，这对的起谁？

“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老妈不解得问。

“哦，非典闹的严重，我提前跑回来了。”放下包，我小心的回答着。

“那你这样不会耽误上课吗？”这是老妈最担心的问题，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

“耽误就耽误吧，那样总比得了非典死掉强。”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学校外边就已经有得了非典死了的了，人心惶惶的根本没有人学的下去，都怕得非典呢。我看事不好就和老师请假先跑回家了。”我向老妈撒着谎，因为我不想让她难过。

“哦，是这样啊，你们那闹非典闹得挺严重的吗？”老妈又一次被我骗了。

“是啊，据我们知道的就已经死了两个了！我要是不回来没准也会被传染上，那样就回不了家看不到老妈了。”我依旧骗着她。

“那还是回来好。那你回来待多久啊？”老妈在与我说话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后多半是听取我的意见的。这次，在我的连蒙带骗下，她又全顺从着我了。

“我也不知道待多久，可能要看非典什么时候过去了。”

“啊？那要是两年都不过去，你就不上学了呢？”

“也不是啊，到时候看学校怎么说吧，我只是和老师请假说去看病，他们还不知道我回家了呢。”

“你就糊弄人家老师吧！”

“那也不叫糊弄啊，难道你想让你儿子得非典啊？”

“我不管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老妈不说话了，我也就停止了对她的欺骗。

现在我家的屋子里比去年又多了些东西。父亲一周年的时候，那据说是很灵验的相士只是帮我家迁迁坟，还没有做出别的事情。可是我老妈现在被他们弄得迷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肯定又把他请来过，要不然我家的两个屋子里就不可能多出这么多的条幅来，你看看，什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啊，什么“太君在此，妖魔还不退位？”啦，什么“消减邪魔”啊，……等等等等，不少的咒语八卦什么的都被写在据说是具有驱魔作用的红色黄色的绸布上被当作灵符贴在我家内屋的墙壁上。因此，我家的内屋可比以前漂亮多了，这一条红那一条黄的被贴上了好多灵符，不过我怎么看也看不出这样的东西能有多大的驱魔作用来，并且这些被贴在白色墙壁上的绸布在我眼中怎么看怎么像是贴在赌徒脸上的纸条，也像是花圈上那两道写着黑色字体的白条。

“妈，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屋子里多出的这么多道符之后说。

“啊，对了，我还差点忘了，咱家西屋的抽屉里有我给你求来的护身符，你去戴上。”她并不回答我，而是要我去戴护身符。这个可恶的相士！

“妈，你怎么还这么迷信啊？我不戴那个东西。”

“我迷信？我要是早请个算命先生给看看，你爸就不会死了，你听话，去把那个戴上。”

“知道了。我戴。”我答应了母亲，并不是因为什么请个算命先生我爸就不会死，我才不相信就凭这算命先生这几道符就能把一个人的命运改变，那简直就是胡扯，我戴上这个是为了让母亲顺心，我知道，如果我再和她执拗下去，那后果一定又是老妈的一场伤心大哭，在老妈跟前谈到哪怕是一丁点老爸的事情她就会伤感，转眼间她就会哭泣。我再受不了老妈的哭泣了，命运对她的打击已经相当大了，能够让母亲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过两天咱家还要拆房子呢，你在家正好帮帮忙！”戴上那个用红线缝的黄色绸布灵符后老妈对我说着，听到要拆房子我当时就愣住了。“是拆香房还有那个棚子。”

“哦，我说的呢，要是拆了这个房子我们去哪住呢。”

“本来是拆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东屋与你们犯冲，本来是想把这个房子拆掉一半，还是人家算命先生能耐，最后说只拆掉香房和棚子就可以了。”我就操，这算命的可真损！好端端的房子要拆掉一半？那简直等于把人从中间劈开！就算是拆掉别的房子那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算命的可真混蛋！

“别听那算命的瞎胡扯，什么犯冲犯混的，我偏不信他那一套，拆什么房子啊，我看他下次还敢再到咱们家来。”当时我气的简直快吐血了，恨死那个帮我妈算命的混蛋了。

“你看你这个崽子怎么这样啊！我说拆就拆，你敢对人家算命先生耍混蛋。”老妈生气了，我就纳闷，为这点事情值得吗？这个该死的算命先生。

“拆就拆，反正又不是我花钱，有钱你就瞎造吧！”我小声嘟囔着，“我操那算命先生他八辈祖宗！”

“你说啥？再看你胡说看我不揍你！”没想到这么小的声音她也能听到，邪门了！

“我没说什么，你爱拆不拆吧，我不管。”

“还有咱们家的那个大门也要卸掉换新的，门口要改成冲南开，不能冲东开，那样对你们不好，也犯冲。”我日！损到家了！这什么人啊！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咱家的事情我懒得管。”爱怎么弄怎么弄吧，只要老妈快乐顺心就好。“只是那样要花不少钱吧？”

“咳，不发财哪能消灾？”今天老妈的话可真反常，这可不像以前的她，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得了吧，破财消灾，我现在听你说话怎么也像算命先生似的，我不和你说了，你爱怎

么怎么吧，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我还能怎么说啊，破财消灾就消灾吧，可这破财干吗在消灾之前？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在家里我又松懈了自己，书都写不下去，每天只是睡觉吃饭看电视，唯一与学校不同的地方就是吃饭不用花自己的钱。但家里待着总不会感到寂寞，走门串户成了我每天打发时间的任务。

回到家的第二天学校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先是上午，我们辅导员老师。她问我为什么回家没有通知她，问我去医院看过之后医院是怎么说的，还有现在烧不烧还感冒不感冒。我就又与她扯谎说医院检查了半天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我就回家检查来了，现在还是发烧，吐痰依旧有血。辅导员老师蒙了，怀疑我是疑似病历，一个劲得嘱咐我要多注意身体，抓紧时间再去医院检查，这事情不能耽误什么的，我才不理睬那个，我得非得非典我自己清楚着呢，但我还是回答她我会去医院看的。

本来，我以为辅导员打了个电话就够了，正在高枕无忧的时候，我们系主任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也询问了我关于发烧感冒的事情，尤其对我吐痰带血感到特别着急，对我那个热心啊，可真让我感动。但是我依旧撒谎蒙了过去，只是说会尽快去医院检查，希望他们放心，检查出结果的时候我会尽快返回学校的。

还是下午，学生会又来了电话，这可是学校大腕级的人物啊，其权利不比校长小，这个电话可马虎不得。

“喂，芮文明啊？你的事情怎么样了？现在感冒好点了吗？还发烧吗？要多注意身体去啊。”嘿，这态度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好，装非典病人就是好！

“恩，谢谢老师关心，我不感冒了，只是还有点发烧，痰里边还是有血迹。”我就瞎说吧，怎么邪呼怎么是，吹得越没边越好。

“哎呀，你这个问题可要提起重视啊，你明天赶紧去医院看看吧，你这个事情可关系到咱们整个学校啦。”我就纳闷了，我关系到学校什么了？我又不是真的得了非典。

“恩，知道了，我明天会尽快去检查的！”

“那好，我可等你消息了啊，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记住要多注意身体啊。”

“恩，恩，我会的，那我们明天再说吧。老师再见！”

挂了电话，我才不理他是老师还是主任，我玩我的，什么发烧什么感冒什么吐痰带血啊，都是我瞎编造出来的，我现在健康的很，每天可开心了！

今天电话还真的是多。晚上的时候我们宿舍又给我打来电话了，这个电话是大伙一起给我打来的。直到接了这个电话我才知道为什么今天主任和老师一个接一个得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是临睡前，宿舍的哥们打来了电话。

“喂，文明啊，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千万别去医院检查！为了哥们的幸福，你就晚几天给学校汇报情况吧！”这个是啊辉，那声音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今天学校来了三便电话呢，我和他们说好了明天去检查。”

“你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回答他们啊，我告诉你啊，学校给你打电话你就说没有检查出来。”

“为什么？”

“你就这么说吧，反正学校又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就骗他们呗。”

“可是学生会那都已经催我了啊。”

“你不用管他，你现在怎么样学生会又看不见，你怕什么啊。我们几个今天向老师请假去来着。”

“我说的呢，怪不得老师先给我打电话来。”

“哈哈，咱老师一看我们都去请假，她当时就毛了，说这事还要找主任说说去，就是她把咱们宿舍情况向主任汇报了。”

“我操，原来都是你们搞的鬼，我说那主任为什么又给我来了电话呢，不过你们是怎么和老师说的啊？”

“我们和她说你得非典了，现在我们几个也都感冒发烧了呢！哈哈！学校现在对我们几个特别重视，咱宿舍可在学校出名了，成了疑似宿舍，他们都说咱宿舍有个得了非典回家的，所以啊，文明，你一定要和学校领导大吹一番，那样哥们们就也能回家玩去了，在这太郁闷啦。”

“哇，你们几个说我非典啊？那以后我还怎么混了？真有你们的，靠，我会尽力为你们争取时间！”

“够哥们，文明，你先别挂电话，磊哥要和你说点事情。”

于是，磊哥又向我讲起了大道理。

“我说文明啊，你小子可真够走运的，这样回去竟然没事。”

“哈，校领导还特别关心我呢，一个个都问长问短的，现在我在家幸福着呢。”

“我知道你小子幸福，可哥几个现在在这郁闷啊，你一定要和校领导多周旋几天，趁现在还没有封校，我们还有机会去检查，到时候我们也就学你一样一走了之，哥几个把行李都整理好了，就等学校发话让我们检查去呢，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说的严重点，让学校相信你真的是得了非典了。”

“我知道了，你们都这么说了我还能不这么做吗？我说，这电话费是你们谁掏的啊？你们还有钱给我打电话呢啊？”

“这电话卡是哥几个凑钱买的，现在大家都穷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我这边一会挂断了你可要赶紧给我打过来啊，要不以后没法联络了。”

“好了，我知道了，那今天就到到这吧，省点电话费吧，我会把事情做好，到时候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OK！”

就这样，欺骗老师的事情还要继续。因此，第二天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领导给我打来电话我都一律说还没有检查，就这么和学校耗着。但是，学校那方面显然对我的事情提起了高度重视，在让我抓紧去医院检查的同时也提前封校了，封了校，宿舍的哥们更郁闷了，不能出去还要被老师们监视着，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听他们说，在非典的日子里，每天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每人搬个小马扎去楼道口迎着夕阳看日落。

即使是封了校，哥们们也没有放弃这个能回家的希望，他们依旧还是要我拖延时间，但是，从学校打来的电话中我已经发现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再有机会回家了，何况校领导高度重视的事情也不是这么轻易就能蒙骗过关的，再说，现在全国对非典抓得都是相当严，我如果再撒谎，没准就会弄巧成拙，装非典装出真的非典来，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因此，在学校又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就说了自己的情况，当然，我不可能说自己是回家而在骗他们。

“芮文明啊，你检查了吗？”言语中已经没有了客气的余地。

“哦，我今天才检查完。”

“啊？真的？”听到我说检查完了之后，主任的语气明显变了。“那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不要紧啊？”

“哦，医院说我是感冒，没什么事情，并不是非典。”我故意说的很轻松。

“是这样啊，不过那吐痰带血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

“啊，哦，那个是这样的。”我有点发毛了，这个事先忘记了。“那个医生说好像是毛细血管破裂。”情急之下我临时编造出了这么个谎言。

“是这样啊？你确定自己不是非典疑似病历？”真是罗嗦啊！

“恩，是啊，难道医院说的还有错啊？”我这句话厉害，问的学校那边再没有说什么。

“啊，那你好好在家养病吧，不用着急来学校了，现在非典闹得挺严重的，这万一得了非典可不是小事情啊！”嘿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恩，是啊，现在非典闹得全国都人心惶惶的，我可不敢再去别处跑了，再说了，我们家这边有不少地方都戒严了，想乱跑都跑不了啊！”

“那你就好好在家养病吧，什么时候非典过去了你再来好了，现在就不用着急来学校了。”

“恩，好的，那到时候我在给老师打电话好了。”

就这样，学校那方面我是蒙混过关了，这样也使得学校清楚了我们宿舍的情况，因此他们几个一个也没能请假回家，在电话里我可没少挨他们骂。唉，真对不起这帮哥们！

在家待着的第五天，那个为我妈算命的先生就亲临我家拆房子现场指导风水问题来了，我看他这个烦啊，不过碍于我妈那方面原因我也就忍了。

第三十八章你家死人绝对是风水问题

拆房的事情从早上开始，先是那先生帮忙点燃一柱香，据说这香是请神用的，我还真佩服这算命先生的本事呢，他就对着我家东屋门后西墙壁点那么一柱香就能把神仙请来，可真有本事。不过他点这么一柱香可又要我家破费了，点完香之后我家就要立刻去市场上买两尊神像来，并且在点香的地方还要设供桌，因此，我那写字台就成了两位大神的坐骑，害得我以后写东西都没有个地方。

“好了，我们就等午时拆房吧。”算命先生说得有眉有眼，也难怪我妈会相信他，可我不

信，我这伤感着呢，这两间偏房就算是被这算命先生判了死刑了。

有时候越不信邪事情却越邪，中午的时候我那几个舅舅帮忙一起拆房，在推倒一面墙的时候房基下偏偏钻出了一条黑色异蛇，这回这个算命先生可抓到把柄了，把这个蛇说成是祸害我家的妖孽。这简直就是个大仙，这条蛇竟是妖孽！

“看到没？我就说了，你家死人绝对是风水问题，快把这个妖孽活捉！”那算命先生跳大神似的呼喊，在他的呼喊下我那几个舅舅一起动手，把那条黑色的蛇活捉了。

也算这个蛇倒霉，你说你什么时候来这里不行啊？偏偏要等领导视察的时候出来透风，真是倒了马桩霉了。那算命先生用一道灵符沾上黄酒，在舅舅们的配合下把这道符系在了这条蛇的头上，使那蛇像是带了一条围巾，之后那蛇又被五花大绑得拴在了一根棍子上，他们这个举动让我联想起了文革时期那些被批斗的人民。在一阵乱搞之后，这蛇哥哥就在算命先生的烈火中永生。

“我就说了，你家里有妖孽，这次好了，妖孽已除，以后你家就会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来拆这个向东开的大门吧。我们把它改向南开，这样就解决犯冲问题了。”这算命先生总说我家的门冲东开不好，对我弟弟我们俩犯冲，再加上今天算命先生用法显灵，因此，我家那大门就改向南开了。

一天恶搞下来，弄得我家从外观上看起来改变了不少，不得不说这样看起来我家确实是空荡了许多，好端端拆了两间房，不显得空才怪，晚上我妈大发感慨，现在的她把思想全寄托在了算命先生身上，此时的她完全相信我家出事是因为风水，我不信那套，但是老妈的伤感却使得我的思绪回到了一年前。

头顶是圆月，一路眼泪加痛思我抱着父亲的骨灰坐了十三个小时的车。

父亲死了吗？难道就这样死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即使是抱着骨灰，我心中依旧不明白，依旧不敢相信，好端端的人就这模样死了？

我对不起父亲的，甚至说我就是杀害父亲的凶手，父亲的死与我有直接关系。

车中还有我的老姑，她也抱着一个骨灰盒，骨灰盒中是我老姑父的骨灰。父亲与老姑父的骨（www.yunxi.aoge.com - 云霄阁）灰就是这样被我们两个抱回来的。开车的司机是我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姓代，我称他代叔叔，以前与我父亲交情甚厚。那一路我们言语都不多，哭泣与对死人生前的怀念充斥在整个车厢中。

一路风尘，在回家的途中我家那边又发生了不少事情，以至车中手机来电提示铃声不断。半路上我们走走停停，由于与我们随行的那辆车不愿意载骨灰回家，到后来我妈与我老姑坐到了一个车中，我就与我老姑父的哥哥坐在了一起。这个家伙还真是深沉，一路上半滴泪水都没有，那时候我以为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原来他们早起了异心，在那辆车中已经和家里商量好了对策。

在临到家的时候他们那辆车先走了，我就与我老姑父的哥哥在代叔叔的车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我还一直抱怨我代叔叔，抱怨他为什么不快回家，让我父亲入土为安。

踏着月夜我们早八点就已经抵达我们小镇口了，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把车开回去，直楞楞得在这等了三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一直等着，直到后来我的几个舅舅还有我母方那边的不少亲戚全拿着家伙坐车来这里抢人。

他们开了三辆车来，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呼啦啦得下来了二十来口人。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接骨灰的，但是直到三舅把我从代叔叔的车中拉扯下来直推进我表哥的车中后我才明白这等待三个多小时的原因。

“我就坐这车回家，不换车了。”一开始三舅叫我下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还在这执拗。

“你听我的，快下来。”这时，三舅急了，我才打开车门他就双手把我拉了下来，那劲头那个猛啊，我几乎是被他抱下来的。我一下车，就被六舅还有一帮母方的亲戚护着推到了表哥的车中。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表哥就把车开走了。回望代叔叔停车的地方，我看见三舅好象是在骂人。

“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得干吗要骂人？”车中我询问六舅。

“骂人？我们还要打人呢！”这时我才发现，表哥的后车斗中放了不少的棍子。“你知道什么啊！咱们和他们那边早就闹翻了，就等着这个骨灰拉回来呢。”

“怎么回事？快告诉我！”此时我已经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你老姑那边的人真不是东西。我们都说好了到时候先让两死人入土为安，可他们那边现在却要起钱来了。还说如果不给钱就不让你爸的骨灰回家。你说他们欠揍不？”六舅异常激

动。

“我看他们谁敢！我第一个和他们玩命！”听了六舅的解释，我已经明白了一半。

“我们就是怕他们先来阻止你回去，所以才带了家伙过来，你看车后边那么多棍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你们怎么不早过来？我都在这等了三个多小时了！”我抱怨着，并不是埋怨舅舅们来得晚，而是抱怨父亲的骨灰又在外边多待了三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才知道你们到家了！之前你老姑那边的人总是说你们还没有到家。我们被他们骗了！”这个说话的是我表哥，是我表姨妈家的亲戚。我家出事，母方亲戚帮了莫大的忙，这些忙我永生难忘。

“那我妈不是早就回去了吗？”在等待三个小时之前，我妈就与我老姑一起坐车先回家了这是事实啊，难不成她们也在外边等了三个小时？

“你妈刚到家，还是你妈叫我们来找你的呢！”我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都被他们搞糊涂了！

“我妈早就回家了啊！怎么会刚到家呢？”我心中的疑团一个接一个！

“你妈去你老姑那边来着，现在在家哭呢！”

“啊？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你妈去你老姑那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那边早就起了异心！”

“原来不是都说好了吗？丧礼的一切费用都我们来包？先把两个死人入土为安之后再商量赔偿的事情？他们也都答应好了啊！难道还变卦？”在接到父亲出事的消息之后我们就与我老姑父的父母商量过了，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承诺过不用他们花一分钱办丧事，并且事情弄完之后我家还会赔他们一定数量的钱，都是亲戚赔多少无所谓，那时候依我妈的意思就想把我家的钱留个生活费，其余的全都赔他们，想想两家都挺不容易的，我家怎么说也有点钱，再说了，我家这边亲戚又有这么多，并且全不穷，就算把钱全赔给他们，日子过得也不会难到哪去。那时候我妈就是这个想法，而且我老姑父的父母也都同意了，双方答应好了之后我们去山东拿的骨灰，不想这时候他们却变卦了。

“他们变卦了，现在和以前根本就是两样，听你妈说他们那边现在向咱们要二十万，如果不给钱他们就不让两个骨灰入土，就这样我们才来这边找你的。”

“我就操！这人还有没有良心啊？活人怎么说都无所谓，难道死人也碍着他们了？谁敢阻挠我爸的骨灰入土我杀他全家！”一到气愤之时我就会说出一些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话来。

“快走，家那头就等着你爸的骨灰下葬呢！我们赶紧让你爸入土为安。”

我们没有到家，只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一公里远的一座大桥边上，因为我家那边的亲戚都已经在这穿着孝服等我们好久了。

下了车，看到弟弟穿着一身白衣麻束，我的心又一次被激动所刺痛，顿时泪水满眼，刚才在车上的感叹没有了，满心只是对父亲的思念，脑中此时才有那么点点父亲确实是死了的意识，大脑被一阵强烈的歉疚感所充斥着，我与弟弟双目相对，四只泪眼如同四汪不住喷水的泉，悲愤与哀伤交织在我们的四目之间，歉疚与思念停留在我手中捧着的父亲的骨灰之上。

“这真的是爸的骨灰？你看见爸的尸体了吗？”弟弟抽泣着问我。

“他们只让我看到了一条腿。”我还能说什么？在父亲的遗体（或许不能说是遗体，而是残体。）面前，我确实只看见了父亲的一条腿。虽然我一直想把盖在父亲上半身的那层布单提起来，但是我二叔一直阻止着我，就这样，这就是我看到父亲的最后一眼。——只看到了父亲的一条腿。

“那你怎么没看看爸的脸？这个是不是咱爸？”弟弟问的有理，我一直不相信父亲死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见父亲的脸。

“这个是爸的骨灰，没错的。”我解释着。

“你没有看见脸就知道是爸的骨灰？你是不是傻逼啊？”看来父亲的死在弟弟心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竟当场骂了我一句。

“别问了，这确实是爸的骨灰，我没有看见爸的脸，是因为爸的上半身已经没有了！……”我还能怎么说，父亲的惨死是我一生的痛。

说出这话之后弟弟像是遭了雷击，瞪大双眼再说不出话，唯一能证明他还是个活人的证据就是他的眼泪还在不停的流。

“快走吧，我们赶紧回去把你爸的骨灰埋了再说。”这是我们镇上一位办了一辈子红白喜事的老人家。他说过话之后，就让我把父亲的骨灰转交到了弟弟的手里，据说是因为不穿丧服

就不能把灵魂带回家。半路上，遇到十字路口就要烧纸。就这样，在一路吹丧手们的吹打声中我们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家了。

第三十九章 丧礼上的闹剧

中国的红白喜事就是麻烦，哪来得那么多的礼节，办事麻烦得要死。人死了就是死了，生人对死人的怀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搞一大堆的繁文缛节出来就让人感到腻味了。不得不说这是封建思想的一种延续，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一种活生生的见证！

回到家门口我又伤感了一次，因为我看见了一口棺材，虽说棺材上有顶很漂亮的棺罩，但我的心依旧提不起半丝明朗来，毕竟，这将是我与父亲永远的隔膜，父亲的骨灰即将被装到那口棺材里去，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此时已经是晌午，那时候我家的大门还是向着东开的，家中表叔表姑表弟表妹们早已分东西两排戴着孝南北向跪在我家大门外的地面上等着迎接骨灰了，随着弟弟抱着骨灰的前进，大家全都磕着头，直到把骨灰放到灵台上点燃四柱香大家才抬起头来，据说这样才能把死者的灵魂招回来。不过这可害苦了跪在地上的人们，腰酸腿疼是不必说了的，还要低下头向地上磕，这个礼节可真有够损的，人死了活人还要跟着受罪。即使是自己的父亲，我觉得搞这个礼节也没有必要，封建礼教真是害死人。

灵台上有两根蜡烛，各燃烧在父亲的骨灰两旁，骨灰后边是一张父亲含笑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是放大的了，并且这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咋看上去照片上的父亲比我年纪还要小，估计照这张照片的时候父亲不过二十岁左右，看着这么张照片谁都会感叹死者的年龄竟是这么的小。蜡台边上按“神三鬼四”的迷信方法摆了四盘点心，骨灰前就是香炉了，四柱香在香炉中燃着，冒出几股白灰色的烟，徐徐上升着。

我没有进门，才把骨灰放到灵台上就被戴上了一顶白色的“孝子帽”，孝服也被他们换上了。由于我家丧礼原因特殊，再加上我们回来得特别晚，那些前来送纸钱的亲戚朋友早就等了好久了，因此，我才到家就被他们套上装束，与弟弟一起各排在了东西两队的队首，给那些前来掉纸的人们下跪，并且还要接纸。这个活计可累人了，前来掉纸的人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有的人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我就纳闷了，我家的亲戚朋友竟有这么多？

这里的跪还是有讲究的，下跪人要单腿着地，另一条腿则保持半蹲状态。当时是冬天，我穿着一双高桩的皮棉鞋，要保持这个下跪的姿势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咳，当时那个难受劲可别提了，到最后掉纸结束我站起来的时候双腿都不会走路了，两脚不住得打哆嗦，身子比才跑完十万里还要累，简直快虚脱了。这种愚蠢的礼仪简直不是人受的，也不知道是哪位混蛋祖宗琢磨出来的这么损的方法，让我受了这么大的罪。

这礼教简直麻烦得要死！下完跪由表叔们负责拿出纸人纸马，分别放到棺材的后头，而我和弟弟则要去棺材前边烧纸，烧纸还无所谓，这里又要我下跪，我就操了，我这个腿算是给他们搞残废了。这里是双腿下跪，意谓请灵，就是说我们要兄弟俩把我父亲的魂灵请到棺材里去。我就纳闷了，就我们俩下个跪烧几把纸就能把我父亲的灵魂请进棺材里去吗？真是迷信得要死，虽然明知道这是种迷信，但我还是要走这个形式，毕竟这里还有长辈呢不是？靠，什么时候我死了我才不要自己的儿子这么办，他们要是不听话我就不叫他们来参加我的丧礼。

终于忙完了，这时候我们镇上那位专门管红白喜事的长者又拉起我弟弟我们俩的手，把我们向我家屋中领去，我们在前边走，后边还跟进来一群吹丧手。这是我回到家第一次进屋，东屋里挤满了人，他们有的是在糊“打狗棒”，有的是在剪孝布，有得是在剪纸钱，还有一些则是一些七嘴八舌的人在那闲侃死人问题。我家西屋里也有不少人，但这屋多半都是来安慰我妈的，因为此时的我妈已经哭成了泪人，她的思想被悲伤所占据，大脑中除了思念还是思念。吹丧手在两个屋中转了一圈，吹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强忍着耳鸣的煎熬在这里与他们一起瞎胡闹，据说这样在屋中吹打一圈是为了辟邪，唉，不过我的耳朵可被他们骚扰坏了。

我们一起出来之后那帮吹丧手就又回到他们的座位上吹打去了。——我不得不佩服这帮吹丧手的敬业精神，他们太有职业道德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都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唢呐喇叭吹得可起劲了，估计那位吹唢呐的大爷年纪应该年过六十了，他吹唢呐吹得简直比三十岁的小伙子还要楞，真是老当益壮，腮帮子鼓鼓得，满脸通红，边吹还边晃悠着脑袋，双手忙呼得根本来不及去整理一下那歪向一边去的帽子。那吹喇叭的大叔也是宝刀未老，和那位吹唢呐的大爷比着赛得看谁脑袋摇晃得有节奏感，不过这位大叔近来可能是感冒了，吹喇叭的时候鼻涕不住得从鼻孔里流出来，也许是由于这大叔擦累了，更或许是由于这大叔吹得太投入了，最最可能是由于他太有职业道德了，那流出来的鼻涕象牙似的挂在他的鼻孔上他也不说腾出手来擦一

擦，佩服，他们职业精神真是太值得我感动了！我家花好多钱来请他们吹打真是找对人了。

估计是晌午吃过饭没事干的原因，此时在我家外边围观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我就不明白这种人，你说人家死人有什么看头？难道看人家亲人痛苦你就能找到乐趣？搞不懂这帮人的心态，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有点心理反常。

就是这些人的掩盖，使得我的视线根本看不到远处有什么人来，以至我老姑父他妈是什么时候跑到我父亲的棺材前来的我都不知道。我们正在把一身西服还有两件内衣以及一套鞋袜向棺材里放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坐在我父亲的棺材前连哭带闹了起来。

“哎呀我的儿呀，你死得好惨哪--都是这帮人害了你呀！你这一走可让你妈你爸怎么活呀，.....呜呜-我的儿呀，都是这帮人啊，今儿妈给你报仇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下葬啊--”那老太太就这么着在那连哭带骂得，我当时就恼了，这个家伙简直他妈的强盗，这简直是畜生行径！当时我虽有满腔怒火但为了我父亲的丧礼不受打扰我还是强忍了下来。我低三下四得走到了她跟前，毕恭毕敬得向她说好话。

“奶奶，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你先别在这哭了好不好？”我看她一点反映都没有，因此继续说：“发生这事情是谁都想不到的，我们也难过，看在死人的面子上您是不是先把这事放一放？怎么说死人也是无罪的不是，您.....？”我说到这，她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并且骂得话也特别难听，有的人就是给脸不要脸，这个老太太就是这路主，你越是和她说好话她越是不把你当回事，何况人家又是故意来找茬的，你和她说好话只会增加他的嚣张！

“都是这帮混蛋们啊，要不是他们你就死不了啊，我的儿子啊，是这帮王八羔子害了你呀，呜-呜.....”我愤怒了，这什么人啊？这不明显得来找茬的吗？骂人我可从来不给任何人！

“你他妈的是不是找死啊？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再没有了先前那份客气，含泪的眼怒视着他，右手指着她，“你再不走小心我把你碎尸万段！”别说，这招看来还真管用，那老太太当时蒙了，一双像是得了永久性麦粒肿的三角眼胆怯得看着我，忸怩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当时除了吹丧手的声音以外相信在场的人再没有一个说话的。

“啊！这帮人欺负我呀，儿子你看见没有啊，这帮人连我这么个老婆子都欺负啊，他们还.....”她做出很可怜的样子，向着天空抹泪，她这是又想卖乖，我才不会让她得逞！

“我操你妈的，我看你敢再说，现在我就打死你这！”我不管，对畜生我从来都不讲情面，说完这话当时我就举起了右手想去揍她，她确实是欺人太甚了，哪有说跑到人家丧礼上连哭带闹得阻止死人入土为安的？缺德的水平还不是一般得高！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此举之仇不共戴天！我不管你是年长还是年幼，既然你不讲人道那我对你也就没有人道可言，既然不讲人道了，那我不把你当人对待了，什么尊老爱幼都是他妈的扯淡！但是我的手并没有打下去，我也不知道是被谁阻止住了，反正这个阻止我的人不是我的母方亲戚，估计应该是那位专管红白喜事的先生，其实我举起手也根本没有就要打到人的目的，我只不过是想吓吓这个八婆罢了，对付这样的人你不硬是不行的。可是当我的手被阻止之后她却来了劲。

“还想打我哪！大家都看见了吧？这样孩子不是畜生是什么？我今天豁出去这条老命跟你拼了！”，我就操！这个家伙还不是一般得缺德，当时她伸手就要抓我，还真做出了拼命的样子，当时我几乎被她气疯了，但是我不可能被他轻易碰到的，虽然自己被别人抱住了，但是我表哥却从后边冲过来把这个八婆阻止住了，因此我才躲过一次被毁容的危险。此时大家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得上来把那八婆一起治服了，但她依旧在那哭闹着，而我则被拉进了屋子里。

再没有比这事更让我上火的了，本来父亲的死就够我内疚的了，在父亲下葬的时候却偏偏又弄出这么一出戏来，这可让我怎么向九泉下的父亲交代！为什么？命运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连最后一个孝敬父亲的机会都不给我？难道我此生注定要做个不孝子了吗？我难过至极，眼泪刷刷得向下落去，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外面有人破坏自己父亲的丧礼，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我的天哪，这还有没有天理啊？为什么我连一个修复心理创伤的机会都没有啊？

第四十章 下葬

“小明，出去揍她去。你看那老奶子骂的都是啥！”是表哥，由于看不惯外边那八婆在那骂街而跑到屋子里来劝我去收拾那八婆，我家的事旁人都看不惯了，也确实太没有天理了。

“她又在外边骂了？”我依旧很愤怒，没想到我被撵进来之后她依旧在那赖着不走。

“可不是，现在还在那抱着棺材板呢，说什么也不走，多少人哄她也不行，这事怎么这么窝囊！”表哥叹着气，“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连外边那帮人都说这事窝囊啊！”

我也知道，这事情窝囊透了，像这样的闹剧全中国都少找。我竟会遇上这样的事情，真是窝囊到家了。

“走，我去灭了她去！”说着，再不管谁的阻拦我就向外边冲了出去，本来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算杀人也好，最起码我要让自己在心里感到对得起父亲一把。可我才冲出门口，二叔还有那个红白先生以及别的几个人就跑过来把我拉了过去，我是被他们提起来的，一直被他们提到那八婆跟前，我还以为他们是鼓励我去揍那个八婆，可没想到他们把我弄到那八婆身边却是要我给那八婆下跪！晕啦！当时那么多人合力把我弄在地上，我的腿才碰到地他们就又把我拉到大门里了。这次好，劳着没有解气却又自动给别人下了一跪，这次可窝囊大发了！这一跪可真丢脸，基本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被他们强迫着按在了地上，这算什么？对我来说这算耻辱！就算是替我老姑父跪了一次吧！

“人家都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样？赶紧走！”不少旁人都看不过去了，他们一起把那个八婆抬出了人群外。那八婆越耍越烈，竟在人群外打起了滚来。后来还是我大姑还有我二姑以及我的几个舅舅们连哄带吓得劝说下硬把那老太太塞进车中带走的，要不然我家的丧礼还指不定要被他们搅和成什么样子呢！这个老不要脸的东西！

有她这么一闹，这红白先生也着急了，怕我老姑那边的人还会带人来闹事，因此，她要我妈我弟弟我们三个赶紧来撒骨灰，以便赶紧下葬！

棺材里已经放好了鞋袜衣裤，我们只需要把父亲的骨灰撒在衣服上便好。老妈早就哭得不成样子了，但依旧不忘送父亲最后一程。我们都手拿着父亲的骨灰向棺材中撒，眼泪不住得流。

“好了，都快点吧，把骨灰向脑袋上多撒点，注意别把眼泪滴进棺材里。”红白先生催着我们，在一旁不住得指挥着。在他的催促下我们很快就把父亲的骨灰撒完了。——本来人骨头就不多，更何况我父亲的骨灰只是半身！

“赶紧的，你们都来着着手，一起把棺材钉上了，我们赶紧下葬！”都是那八婆害得，父亲的骨灰还没有在家待上三个小时就被装进棺材里了。大家在红白先生这声号召下，七手八脚得帮起了忙来。在棺材钉完之后屋中那七大姨八大姑的就都出来了，并且刚才屋中弄的那些纸钱以及糊的“打狗棒”也全都被拿了出来。镇上的一个傻子此时也杀起了鸡来，这鸡杀的时候要一刀把脑袋剁掉得，不知道这个讲究是为了什么。不过我知道这是准备去坟地了。

随着我把瓦盆用尽全力得摔在棺材前的那块青砖上之后，父亲的棺材就被抬了起来，七大姑八大姨们的哭声也随之响了起来。随后，我左手拿着仙鹤，右手抱着一个盛满米饭上边插了一根大葱的玻璃罐就向坟地出发了。

红白先生走在最前边，他抱着一堆纸钱，逢十字路口就烧纸。他后边就是我了，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并且白纸糊的纸仙鹤又是那么得细长，使我当时感到自己就像是仪仗队里走在最前边的那位领路人。我后边跟着的是两位拿着花圈的朋友，再后边还有个拿着水壶向地上撒水的，我不知道这个讲究意义何在，后边还有扔纸钱的，纸钱漫天飞舞，幸好我们这里落后，对随地乱扔东西的现象还没有明文规定要罚款，那后边就是抬着父亲棺材的几个人，最后边就是一起去送葬的亲戚了，大家都带着孝，每人拿着一根“打狗棒”，眼泪满眼，奶奶和姥姥在队伍的最后边哭得呼天抢地。

一路悲愤，一路阴沉，怀着对父亲的思念我们终于来到了坟地。看着先人们堆起来的一座座小坟包我感慨万千，人死之后灵魂究竟去何方？难道世界上除了人间外还真的有一个阴间存在吗？如果有，那么这个坟包是不是就应该是活在阴间人的住房呢？难道人死之后都会有灵魂去阴间的吗？一切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毕竟每个生之人都不知道死后的事情。

这个坟场不大，因为是新开辟的，埋我父亲棺材的坑也已经挖好了，他们合力将棺材放进坑中之后，红白先生叫我弟弟我们俩埋第一片土。这里的土质不怎么好，我用铁锹向下填土的时候明显听见了石块与棺材板的撞击声，不知道这样的撞击声会不会把父亲吵醒。随着我们之后其余的人就一起向下埋土了，但是，这个坟地似乎选择的很不是地方，在坟包还没有隆起来的时候，一个亲戚竟锄到了一片垃圾，原来这里是个垃圾堆！唉，怎么上天处处和我作对，下葬也不让我父亲安宁一把。即使是时间仓促，可坟地也不能选择在垃圾堆上啊，但是棺材都已经被埋在底下了，难道还有把棺材再拿出来的道理？这事情闹得，可真是损到家了。一帮人看着这垃圾堆发呆之际，那红白先生想了个主义。他要我们把那垃圾堆埋上，就当这里什么也没有，依旧是一片净土。唉，我晕吧，埋上了难道就代表这里没有了吗？还真是没办法，那些人照办了，我能有什么话说？我对这个又不懂。

新埋的坟头上总有湿土的，大家埋完后我把那个仙鹤插在了坟包中间，然后大家一起哭泣烧纸，事情麻烦的不得了。此时他们叫我拿着自己的孝帽裹了父亲坟头的一把湿土并要我先回

家，说是回家把这土放在我家的被子下，这叫什么孝子报信什么的，我也不怎么清楚。在我拿起父亲坟头土准备走之前姥姥告诉我回过头去之后千万不要再向父亲的坟处看，并且这一路上千万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不然这样对我以后不好。我不知道埋个棺材也有这么多的讲究，虽然心里特别想回望父亲的坟一眼，但是有了姥姥的嘱咐埋完坟我拿着土转头后就再没有回头去看。

在我才转头向家走的时候，后边传来了叔伯大爷们的好几声呼唤，我虽知道这是在迷信，但我还是没有回过头去，毕竟，有的事情还是多信点比较好。我没有回头，他们喊了我几声后就再不说话了，估计这试探已经合格。我加紧脚步向家走着，但是后边老叔追了上来，和我一起向家走着，一路上老叔一个劲得找着话题，弄得我是说也不合适，不说还不合适。

“小明啊，别太伤心了，有的事情是谁都不能左右的了。”老叔说着，并且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边说边安慰着我。由于刚才姥姥告诉我千万不能说话，所以，老叔说了什么我只当没有听见，口上一句话不说，可是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以后好好听你妈话，好好上学，争取以后有出息，也叫大家看看，别辜负了你爸对你的希望。”老叔继续说着，我不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还是这是为了试探我的，答话吧，还怕犯了忌讳，不答话吧，老叔说的话又确实是句句得听。“你看今天闹得，这叫什么啊？不少外人都看不过眼了，你想想，如果你现在有权有势他们敢来这里闹事？是吧？”我没办法了，老叔说的话句句是理，并且还用问句来引诱我说话，这可怎么办？老叔的话依旧继续着，每句话我都想回答，但是我不能说话的，所以我就“恩，哼”着，算是对老叔的回答吧，最起码这样不叫说话吧？

这一路上就是老叔一个人一个劲得和我说话，直到我们走到了家。我依旧闭口不言，虽然有不少人都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家了什么的，但我不能说话，现在首要任务是把父亲坟头上的土放到西屋被子底下。

就这样，父亲的丧礼就算结束了。简简单单，急急忙忙，仓仓促促，惊惊慌慌。不管怎么说，在封建礼教上来讲，父亲的灵魂就算是入土为安了。但是在我的心里，父亲的灵魂依旧漂泊着，漂泊在我心之中，漂泊在高速公路之上，漂泊在蒙冤的肇事里，漂泊在这不公的世事里。

世间的残酷难道能被泥土所掩埋吗？人生的不平难道是一座坟包就能掩盖的吗？我家这憋屈的冤屈难道是这样就能被忽视的吗？世间的的天不公难道就没有个喊冤的地方吗？

第四十一章 丧礼上的亲戚朋友

我是先到家的，后边大队人马在我回家半个小时后才陆续赶了回来。

现在我也这么想，如果命运想玩弄你，你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当感到被命运所玩弄的时候，那么，就别再奢望命运的怜悯。我走我的路的，但我的家事却一直逼着我向歧路上走着。

我就知道我老姑那头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几乎是与后边的大队人马一起，我代叔叔的车也开到了我家来。车上我老姑父的骨灰依旧在，不过此时的车中多了个人，那人是我老姑父的嫂子。这个女人确实有心计，不过当把心计都用在做坏事上面的时候，那这心计就应该叫狠毒了！这女人就是这样。

“我们不为别的……”那女人下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但是她的话是不中听的，因为她手中拿着我老姑父的骨灰盒，可想而知她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你这个骚婆娘，你给我赶紧滚，小心今晚上我就去你家炸了你。”是我三舅，不知道三舅为什么这么恨这女人。也难怪，这个女人是每个明白事理的人都应该憎恨的。

“你看，三哥说话还是这样不讲情面，好好好，那我就长话短说……”这女的依旧厚着脸皮说着。

“你还会有什么好话说？你拿着骨灰来这里还会有什么好事？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三舅一点情面不讲，话说得特别绝。

“我会走的，但是今天这话我必须和你们说清楚，——二十万，一个子儿不能少！”她终究也有忍耐不住的时候啊？此时扯掉了那张虚伪的面孔，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否则……”

“玩你妈蛋去，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不要说二十万，就是二十块我们也不会给你，你别做梦了！”

“就知道你们这帮人没有良心啊，害死了别人一条命这时候却不认帐！我这弟弟死得好惨啊……”似乎用哭泣耍赖是女人天生的武器，这女的此时把这武器用得恰是时候

(<http://www.yunxi aoge.com> 云霄阁)。

“谁害你家人了？你给我说清楚！”三舅是个粗人，他的每一句话可以说都是中了那女人的圈套的。

“看来和你们说理也说不清，我们只能在法院上见了。”你看，这话才是她真正想说的，她这么一说出来显得是我们逼她说似的，这女人还真是难缠！

“去法院就去法院，谁怕你啊？”三舅这话已经说得没有力度了。这时候旁边早就围上了不少人。我的两个姑姑还有我二叔也在其中，他们是不想看见事情闹到这样地步的，因此上前来说起了好话。

“我说他嫂子，这事何必要去法院呢，怎么说咱们也算亲戚呢不是？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慢慢谈，老三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是我二叔，此时的二叔还对我家的事情很是操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咱们从来没有过这个弟弟，你们有什么事情还是到法院上说吧！”嘿，这招够绝的！那女的说着就要把我老姑父的骨灰向我父亲的灵台上放，这还了得？怎么说那也是我父亲的灵台，怎么能让她放我老姑父的骨灰呢？简直是岂有此理！

“嫂子嫂子！什么事咱们都可以商量，你别这样！”几乎是同时，我大姑与我二姑一起抱住了我老姑父的嫂子，她们是要阻止她把骨灰放到我父亲的灵台上，不过这事闹得就显得是我们在求她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们给你就是！”是我二婶，此时的二婶一心帮我家公司做事，我家的事情在开始的几天确实是应该感谢她的，不过听说我家与我老姑父家在丧礼上闹翻也是由于她的话引起的。“二十万是吧？现在我们没那么多现金，这里是一万块，不过这钱要打欠条！”二婶手中拿了一捆百元钞票对着那女人说。

“那就拿笔来好了！”她一点也不客气，看到终于有人拿出了钱，她的口气也没有那么重了。

在双方按了手印之后，这一万块就从我二婶手里转移到了我老姑父的嫂子手里，这钱给得真是冤枉，打了欠条之后双方说好了我家欠他家十九万，过几天我们就偿还，否则我们还是要去法院上对峙的，这样他们才坐着车抱着骨灰离开了。出于和气，我大姑和我二姑还有我父亲的两个舅舅在他们走后一起去他们家“讲和”了。

唉，遇上这样的亲戚确实是家门不幸。不就是为了钱吗？为了钱就可以连亲情都不顾，连脸面都不要，连道理都不讲。

直到晚饭的时候他们依旧没有回来，估计是被我老姑留下吃饭了吧？毕竟他们才是一奶同胞的姐妹不是？

我家地方小，晚饭要摆好几桌，因此，晚饭是在我二爷家弄的。晚饭上有不少父亲的朋友，也有不少村里的亲戚，这些人似乎都在谈论着父亲的不幸，为父亲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对这些人，我要心存感激的，最起码他们的到来就是对我家莫大的帮助，就算是看得起我们，最起码他们的到来说明在他们心中还有我父亲这么一个人。在红白先生的倡导下，我拿着一杯茶水，挨桌得给他们劝酒。

“在座各位乡亲父老什么的，还有国平的朋友什么的啊，这个就是国平的大儿子，”红白先生向大家介绍着后边的我，大家异样的目光同时向我抛来，看得我有点发毛，毕竟这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孩子还小，以后有不少地方还需要大家照顾，我们就看着国平的份上以后多想着这娘儿仨点，”大家随着他的话应和着，你一句“应该的”他一句“一定，一定”就算是答应了，“好了，事情也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孩子小，不会喝酒，就让他以茶代酒和大家一起喝一个，……”

“得了得了，你别说了，我们不要求孩子什么，大家喝了这酒。”不知是谁带头说着，大家没有再说什么，一起拿起了酒杯，一饮而尽杯中酒，我也就喝了那杯茶水。

“好啊，大家的心意我替孩子先领了，谢谢大家啦。还有个事也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国平的周年只过头周年和三周年，考虑到家里情况，二周年就不过了，还希望大家谅解，也希望大家到时候都想着点，都能准时到，毕竟这是对死人的一点心意。”话说得还真是客套，不得不佩服这红白先生的口才，“那大家就记好了啊，由于不知道具体的出事时间，国平的忌日我们就定在阴历十一月十五吧！记住头周年三周年啊！”说着，他按住我的头，用力按了下去，我也就为在座的人深深鞠了一躬。

有的事情我还是要说的，毕竟今天代叔叔做的事情使我很看不过眼。因此，在走到代叔叔座的桌子跟前我就开了口。

“其实我觉得我代叔叔很对不起我爸……”话说出口之后满桌的人都看着我，当然，代叔叔更是目瞪口呆。“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应该把那骨灰再拉到我们家来！”我还有不少话想说

的，但是我发现此时的代叔叔眼角早已湿润，唉，看来我的话说得确实是有点不对。

“别说了，我也觉得我很对不起你爸，但是我也是不得已……”代叔叔的话有些哽咽。

“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够意思！我爸生前与你的关系是那么得不错……”我说的都是实话，也不是将他，在我看来，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他做得不对。

“唉，是我不对，代叔叔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完，代叔叔把那杯酒一口喝干，离开了座位，掏出一百元钱放到丧礼专门记帐的桌上之后也不管别人的劝阻开车就离开了。现在想到这里我的心里还很不不是个滋味，毕竟他只是我父亲的一个普通朋友，而且今天的事情他确实是身不由己，都是我老姑父那大嫂逼他的，再说，去山东的车费他根本就没有向我家要，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来讲，把事情做到这份上就已经够不错的了，而我却半点解释的余地都没有给他，真是过意不去。并且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位代叔叔。

“老代怎么这样啊？”同桌吃饭的朋友看到代叔叔走后说出这么一句抱怨的话来。

“让他去吧，他心里存在着歉疚。”

……

晚饭过后，我大姑和我二姑从我老姑那里回来，再回来后的她们与去之前绝对是两种思想，尤其是我二姑，此时也已经变了心，胳膊向外扭，一心帮我老姑那边去了。

“大嫂，芹那边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向咱们这边给他们那二老要点养老费。”我二姑回来之后在我家和我妈商量着。

“家里的事情我不管了，你和你二哥商量去吧！”此时的我妈简直是处于万念俱灰的状态，对家事不想再多过问，甚至此时的她对生都已经不抱有什么奢望了。

“我二哥他当不了家啊，这事是你们两家的事情。”其实这时候的二姑就已经变心了，她这么说无非是想让我家独自承担这笔口头要出来的费用。

“那他们到底想要多少啊？反正二十万我是没有！”老妈虽然伤心欲决但并没有失去理智。

“刚才我们和芹那边商量过了，其实芹在那边也不好办，关键是她那婆婆不讲情面，我们好说歹说才这么撮合过去，那按芹的意思大嫂只要给海民（我老姑父的名字）他父母十几万养老就可以了，芹那边一分钱不要。”

“哼，他们两个想要的养老钱还真不少啊。我就告诉你吧，十几万我们根本不可能拿出来，家里现在根本就没钱。”二姑变心前后的表现明显不一样，就是老妈思想再受打击，她也不至于连这点小把戏都看得出来。

“……那要不我们再和芹商量商量去？”二姑也不是个傻瓜，在我妈的话中她也发现了苗头，因此转移话题。

“那你们再和她商量去吧，十几万我们现在拿不出来，我们娘儿仨以后还要过日子呢！”

“那我们就再跑一趟好了。”说完话我二姑还真的又赶着黑夜去了我老姑家一趟。她装的实在是很像，不过她们的计谋早就被我们看穿，即使他们装得再像我们也不会再上当了。——谁不知道她们早就串通好了？最起码她们三个是一奶同胞的，我妈对他们来讲都可以说是外人，要说偏向，我老姑就是她们的首选。

就这样，我二姑与我大姑两人不久后就回来了，她们进门后显出很是惊慌的样子。

“大嫂啊，你要是不给钱，芹那边就要上告你们呢！我看这事咱们还是多花点钱了算了！”是我二姑！

“哼哼，告就叫他们告去好了。”我妈冷笑着，对我二姑的话不做任何反应。

“那样不好吧？如果到法庭上可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了。”二姑以为我们都是法盲，在这里连蒙带骗得胡诌着。

“你别说了，这钱我还就是不给了，要告就叫她们告去好了！我和你说，玲（我二姑名字），给她们多少钱都是我自己的事，这事不用你再操心了！”

“大嫂，你看你这是什么话啊？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好吗？你这边是嫂子，芹那边是妹子，我这做亲戚的总不能看着你们反目成仇不是？你这么说是显得好象是我在骗你似的。”二姑可能是由于心虚，说出了这么一堆话来。

“我什么时候说你骗我了？我只是说这事情不用你操心了，要说反目成仇也是芹那边整事，如果你再去芹那边你替我转告她一声，做人别做得那么黑。”

“嫂子，其实玲说的话也对啊，不过你要是不愿意听那也就算了，我们只是想帮下忙出点对策，你别往心里去。”我大姑出来打圆场。

“妹子们的好意我当嫂子的怎么会不知道呢？芹说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啊？那不就成了傻瓜了吗？我看你们也别在这里和烂泥了，弄不好了咱们以后连亲戚都没的做。”此时我妈

已经表明了立场，与我老姑那边画清界限。

“是是，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不操心了，芹要是告到法院上可别怪我们当妹子的没有提醒你。”

“告就叫她告去吧！我不怕，我就不相信法院的人也都是傻瓜！”

我妈的话没有余地，其实这时候我老姑他们那边就已经把我们家告上法院了。我二姑此时说的话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她每做一件事都是为了让我妈能多给我老姑那边点钱，而此时我们家多给我老姑一分钱就是多向罪恶扔一分钱，我老姑那边的人在我们家这件事情上已经失去了人性了。

说了一晚上看到一点进展也没有，二姑与大姑就从我家后门悄悄溜走了。

第四十二章 败诉

亲戚？什么是亲戚？亲戚就是那么回事，所谓的亲戚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小人。

父亲丧礼的第二天一张来自法院的民事诉讼案传单就飘到我家来了。这还有没有天理了？真不讲人情！我老姑那个畜生，我绝对饶不了她。

诉讼书上我弟弟我妈我们三个一起当被告人被告了上去，原告那边则是我老姑的公婆兄嫂以及她和她那六岁的儿子。这张诉讼书的原告与被告两边就像是在玩跷跷板，他们那边以全家六口的优势大胜我家三口。只是让人气愤的是这张诉讼书中那些不合理的款项，按她们那边的要求，对那边二老的养老赔偿就是十万块，对我那位六岁的弟弟的抚养赔偿则是每年一万，赔偿到他能自立为止，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加起来告的数目还真的不是十万二十万就能统计的了的。这么说来，我二姑确实没有说胡话。

只是让人不齿的是他们竟连我和我弟弟也告上了，按法定年龄来说，此时我和我弟弟也都还属于未成年。他们口口声声得向我们两个要抚养费要养老费，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以后要谁抚养呢！贪欲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亲情可言？简直是“万耻无不用其极”！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当被告！

“我就知道他们那边早就上诉了。”是我四舅妈，看到传单之后第一个做出反应。

“这叫亲戚？哪有这样的亲戚啊！”我二婶也发出感慨。

“我没猜错吧？我就知道那二姑奶奶还有那大姑奶奶已经变心了，昨天她们去芹那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芹告就叫她告去吧，告我还怎么了的，反正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叫她告去吧！”我妈在炕上有气无力得说着，因为昨天到现在她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并且由昨天到家开始她就没有停止过哭泣。毕竟，她对我父亲的思念是生与死的阻隔。

“姐，你不用怕，法院那边咱们也不是没人，请个好律师，这官司还不定是谁赢呢！”我四舅妈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我们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里有谁她不认识？现在这社会，有钱有权的怎么说都是大爷！舅妈这话无非是想找熟人拖关系拉门子。

“我不是在乎她告我，你说她告我能有什么结果啊？就是把我家的东西全给她，能值几个钱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这么死心眼！有能耐把告我们的本事拿出来去山东告那肇事去啊。”我妈心中是愤恨的，本来，我妈和我商量好了，等父亲“五七”过了之后我们娘儿俩就去山东高速公路上寻找目击者，为我父亲的惨死求个公道，可是我老姑这么一搅和却使得我们两家全陷入了打官司的泥潭，也阻塞了我们两家这惨事去山东那边喊冤的机会，就因这事我恨我老姑都恨到骨头里去了。

“妈，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法院，咱们家不用请什么律师，我就能给咱家当律师。”我觉得我还有有这个能力去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

“你？”老妈不相信得看着我，“你无非又是去法院上瞎说去，咱家的事不用你管，有我呢！”好一个有我呢，就因我妈没有听话，自己花钱去外边请了一个狗头律师，使得我家官司有理变成没理，本来能胜诉的官司一下被他打输了！

“我真呐！你就听我的吧，我有那个口才去法庭上辩护啊！”我依旧央求着。

“没事，咱家还有亲戚呢，再说法院那边有我的同学。”晕，老妈也说这话？

“什么狗屁亲戚啊？你看看我老姑这是什么东西？”对亲戚我已经失去了信心，这里冒出了一句也不知道当时在场的舅舅舅妈还有叔叔婶婶们听了之后是怎么想的。

“我说不用你就不用你，你上好你的学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完了，这要求算是彻底被封杀了。我还能说什么？在老妈心中我永远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那时候对法院那边我们家还抱有相当大的希望，毕竟，法律都是人定的，像我家这样的情况世界上都很难再找出第二份来，就算法律再无情，我家的事情也不可能再被严惩。更何况我

们根本就是受害者，哪有触犯什么法律纠葛？

不过我老姑那边追得更紧，虽说法院是国家机关，但在法院工作的毕竟不是机器人，既然是人，那么就少不了感情，就少不了欲望。听说我老姑那边在法院也有人，并且还是个管民事的，就凭着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一个妄想，妄想能从我家得到他们梦寐以求得那份不合理的赔偿。

事情要怪就怪我家请的那个律师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我就纳闷了，就那样一个没有水平的人也能当律师？那简直是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一种极大侮辱！

我家与我老姑父的关系根本不可能算是雇佣的，然而，我家请来的这个草包律师竟在法庭上一口承认我们家与我老姑父是雇佣关系，并且在法庭上连一句对我家有利的话他都不会说，就这个主，我怀疑用刀捅他一下他都不会出血，八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在法庭上什么东西都不会说，甚至还被我老姑那边请来的那个见习律师给说得哑口无言。什么东西啊，我家花钱把你请来是要你来给我家帮倒忙的吗？如果当时为我家打官司的那位律师有幸看了我的文章，那你一定要记住，律师的职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一个对法律狗屁不通而且脑中一点逻辑思维能力都没有并且语言表达能力还不能超过一个哑巴的人是不可能当个好律师的，建议你下次帮人打官司的时候别再收费了，你应该倒找别人钱让人请你打官司，要不然下个官司打完后你一定会被别人打得狗血喷头。

此时的官司已经对我家不利了，我们败诉是肯定的。我妈也后悔当初请了这么个草包律师，这事她又上火了。还好，这时候法院并没有做出什么判决，休庭三天我家就开始变卖家产了。

第四十三章 反目成仇

我们家还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无非那辆出了一场车祸撞死了两个人而自己却一点事情也没有的半挂车。

这辆车是我爸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工具，也是让他含冤去世的杀手。这车是新车，我们家买的时候花了十八万，经过父亲一年的苦心经营，买车的本钱已经赚回来得差不多了。本来父亲是想再出这最后一趟车就把车卖了的，并且买主都已经找好了，价钱也商量好了，可谁知道就是这最后一次外出竟遭此不幸呢？人生真是难懂，有时候我不得不相信命运。

父亲为赚钱奔波了半生，可以说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司机，一生小心翼翼从未在车上出过事，可就出过这么一次事却足够要他后悔一辈子的。父亲一生想靠着两手赚钱，一心想靠诚实劳动致富，他也是这么做的，可不知道他想过没有，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买卖根本就不可能走向最富之路的。那些富得流油的家伙们有几个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呢？我觉得这现象不用我说吧？唉，中国的百姓，——苦啊。

我家出事之后，曾经答应过要买我家车的那个买主就化作空气蒸发了，半点消息都没有。我家很着急卖掉这车，但一时又找不到买主，不得已，我妈只好降价处理啦。——就是这车按废铁的价钱卖掉也比过几天被法院判给我老姑他们强，此时我们的关系就是仇人，你想想，对于仇人来讲还有什么仁慈可言？

但卖车还是要手续的，毕竟我家的车与汽运公司有合同，是属于联体的那种，想卖车必须还要办个过户手续。其实这事很简单的，找到买主后只需要双方各签个名就好了，而且这时候法院那边并没有对我家做出什么判决，此时卖车是最恰当的时机。

卖车的事情主要就在过户这关上了，然而过户之前我家必须把车牌照找来，没有牌照这车就没有法律安全保障，就像是想出国而没有护照一样。

对我二叔我们一直没有戒心的，我家的想法他也全知道，因此过户的事情我妈就全拖他办了。

开始的几天二叔一直以没有时间为由而推脱着，直到法庭重新开审，我家的车也没有过户。

法庭重审的结果完全是按我家与我老姑父是雇佣关系来判的，按他们审判的结果，我家应依法赔偿我老姑家二十多万。这简直是荒谬！与我老姑父的关系应该怎么说呢！那是我家出最后两趟车的时候，由于没有司机，我爸就叫当时正处于无业状态的我老姑父来为我家帮忙，大家都是亲戚，什么雇佣不雇佣的，只是口头上叫他来帮下忙，什么协议也没有。如果这也叫雇佣关系的话，那么，哪天我叫我老妈为我拿杯水的关系就应该算是雇佣关系了。都是我家请的那个草包律师，一口一个雇佣关系得在法庭上承认着我老姑父为我家帮忙的事情是协议上的雇佣关系，而我们这的法院也牛B的很，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就糊理糊涂得判我家是在雇

佣工人时而导致工人死亡，应依法赔偿我老姑家二十多万元。我妈则更是傻，当时脑袋为什么不不开窍，干吗什么事情都听那个草包律师的？难道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帮我家打官司吗？

法院的这个判决我家肯定是不干的，在法院调节的时候我家又找了人，把法院的那帮人全贿赂了一遍，这又使得我家花了不少冤枉钱。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法院那边对我们两家的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把事情向后拖着。我们家则趁这个机会找买主卖车。最后买主找到了，可我家的车还是过不了户，事情一直拖着，我家则一直催着我二叔，叫他赶紧帮忙，此时在二叔身上我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汽运公司的一个电话我们还真难发现我二叔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的。那电话打来的时候正赶上我二叔不在家，是我妈接的。

“喂，是芮国林家吧？”本来我妈以为这电话打错了，但这个人后边说的话却不得不让我妈提起了注意，“那过户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啊？”

“那车不能过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妈问。

“那不是因为你们那车没有牌照吗？”

“没有牌照？我家的车什么手续都是全的啊？怎么会没有牌照的？”

“确实是没有牌照，芮国林说那牌照丢了啊。”话说到这里什么都清楚了。

“我家那车有牌照的，下午我去汽运公司把牌照送去吧！”人不机灵是不行的，此时我妈说的话就是套话了。

“好的，那你下午五点到这吧。”

就是这个电话，使得我家与我二叔的关系也开始走向恶化，我家的车卖不了原来一直都是他在搞猫腻，我们一直被他耍了，枉我们一直那么相信他，唉，奸商利贾终究是奸商利贾，虽然楚楚衣冠但依旧掩不住那满身铜臭！

我二叔不仅把我家那车的牌照给藏了起来，并且在双方过户合同上还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意味着我家的车有一半是他的了，这招还真够损的，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家不能在法院执行以前把车卖掉，那样我们家的车就理所当然成了我老姑的了，他的如意算盘打得确实是很好，不过他再精明也有露马脚的时候。他明着是帮我们家办事，来反对我老姑，可实际上却是为我老姑谋实惠，不过他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就他这么一整，不仅得使我家恨他，还使得我老姑那边恨他，到头来他还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时候我二婶并不明白真相，连她都一直被我二叔蒙在鼓里，可想而知我二叔的心思是多么的精吧，真不愧是商人！为此，我二婶还和他打了一架，埋怨他竟跑去偏向我老姑。她怎么知道我二叔的心思啊？最起码我老姑是他亲妹妹，人家有手足关系的！

不过我们还是逼他把车过户了，因此，我们慌慌张张得就把车卖了，卖的价钱很不尽人意，简直就是卖废铁了，那个买我家车的家伙也确实精明的很，知道我家是因为官司而急于卖车，所以他故意压价，把价钱压到低得不能再低，最后我家五万块就把那辆没有半点破损的车卖掉了。

我家与我二叔的关系就算是恶化了，但是此时我那被蒙在鼓里的二婶却还一心帮我们，——毕竟她是不可能与我老姑一心的，因为我老姑那边变卦就是因为二婶的一句臭话。那还是我弟弟和我说的呢，因为那时候我去山东拿骨灰了，家里就我弟弟和我二婶在家，外边的事情都是我二婶帮忙做的。起先，我老姑那边本来是什么都答应好了的，丧礼的一切费用由我们来包，之后再给他们点钱，要知道，我老姑家并不富裕，要不为什么他们要拼了命似的告我们呢？可能是由于丧礼先要他们出点钱有难度，他们向我二婶要钱来着，当时我们也是手头紧，我二婶便说了“不给，你们连这点钱都出不了啊？”之类的话，才使得两家关系搞到今天这步天地。这话也许带点侮辱性，毕竟士可杀不可辱，而那边也正好在气头上在悲愤中，何况他们那边还有个心计多的毒妇，一时忍不住就搞得两家由亲戚变成仇人了。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排斥我父亲这边的亲戚了，人死如山倒，没有我父亲这个人之后，我的父方亲戚们办出来的事情没有一个是向着我家的。这也是我们与父方亲戚断绝来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十四章 我那禽兽叔叔

二叔的计谋被我们看穿之后，我家就开始对我二叔处处提防了。在接到父亲出事的消息的时候我二叔那边拿出了几千块钱帮我办理丧事，这点我是一直心存感激的。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感激不感激的，我父亲是他的亲哥哥，毕竟，手足情血浓于水，为亲哥哥花钱办丧事是应该的。不过他办的事情确实不像人做的，我妈恨他就是从他涮我们开始。而我恨他则是因为我二

叔他们两口子与我妈打架。

父亲死那年我上高三。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之后我想过放弃学业去挑家过日子，但是我妈没同意，她一直要我坚持上下去。因此，父亲的事情弄好后我就又去学校上学了。

那一晚我在学校上自习，没有在家。我妈与我弟弟去了我二叔家，事先我妈把我的父方亲戚全叫来了，家族中的长者全到齐之后我妈与我弟弟一起向他们下了一跪。当然，书伯大爷们对这一跪多少有点承受不起，极力要求我妈他们赶紧站起来。而我妈的这个举动也把大家搞蒙了，他们以为我妈是要把孩子托付给我二叔照顾，让大家做个证明，而自己去寻短见。毕竟父亲死后我妈曾经说过要随父亲一起去、把我们交付给我二叔抚养之类的话。因此，这里大家都以为我妈又想不开了，甚至连我二叔自己都是这么想的。可他们哪知道我妈这次的目的是要让我二叔难堪呢？

“大家的恩情我们娘仨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来我们也只能一跪以谢恩了。”在大家把他们扶起来之后我妈继续说，“今天叫大家来我并不是要当大家面把孩子拖给他二叔抚养的，这里我要向大家说清楚，以后我们娘仨就是要饭吃也不会再登他芮国林的家门口！我后悔以前曾说过要把孩子交给这个败类叔叔抚养，我潘玉莲今天想开了，以后再也不会说什么寻死之类的话了，我以后会坚强得活下去，大家也就别再为我们操心了。”在这以前，我妈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根本对生就没有多大奢望了，活着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她每天折磨自己，精神一直萎靡，然而我二叔所做的事情却奇迹般得燃起了她生存的欲望。

“大嫂你这话说得是什么意思啊？”我二叔语气显得很委屈。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确实不清楚啊，大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他装糊涂。

“我怎么了？我家那车牌照丢了是怎么回事？那户主签字上必须签你的名字又是怎么回事？你一次次得要我们难道自己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二叔被说得哑口无言。

“你不用说了，以前你们不是都看着我活不了吗？今天我这就是站起来了，我不仅再不会去寻死，我还会好好得活下去，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两个儿子，为了他们以后不受别人欺负！我活着为他们当挡箭牌。”我妈的话说得很激昂，但也都是事实。老妈重新站起来完全是由于我弟弟我们这两个精神支柱，我敢保证，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自杀了。在我妈自己看来，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她此生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是现在她也这么想。

今天的事情并不是这么轻易就结束的了。我妈的话已经让我二叔在众人面前丢光了面子，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的。但是碍于我妈把家族中的长者都叫来了，这里他也不好发作，对我妈的话只能啾呀以对，最后还是众人的劝说下把我妈拉回家的。

当然，我二叔不可能就这么吃个哑巴亏。再说我二婶那婆娘的嘴也是不会轻易饶人的。我妈到家众人散去之后他们就找来茬了。但他们没有敢去我家里边闹，只是接着墙满当街得骂。

“这以后亲戚不做可以，但以前我们给你家花过的钱你们不能不还，不是不做亲戚了吗？那我们就把帐全算清楚。”是我二叔先说的。

“你还说这个干啥啊？你不知道她死了汉子崩钱花？没钱她怎么不明说啊，干吗还找借口？这不是崩钱花是什么？潘玉莲你给我听 [云霄阁 - bbs.yunxi.aoge.com] 清楚，你没钱可以向我们借，但是这样骗钱就是不行，你这就是死了汉子崩别人钱花，你缺不缺德啊？你不要脸啊？你还是不是人啊？你个骚坡勒子！……”这个婆娘骂的话确实是深奥，有不少地方我都不懂什么意思，但她却能骂得出来，真是佩服。没有想到，昨天还和我们一心、帮我们做事的二婶今天竟长出这么一副丑恶的嘴脸，真是让人恶心的要死。

他们一直在外边骂街，我妈在屋子中听得实在是受不了，确实，这些人身侮辱性的言语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在他们的骂声中我妈开了门向我舅舅家躲去了。但是才不久我二叔两口子就追了过去，在我五舅家门口又想闹事。

“潘玉莲你给我出来，不还钱我们就法院见！”他们两个一直在我五舅家门口叫喊着。

“一万多块，一个子不能少我们的。赶紧出来还钱。”在我五舅家门口他们不敢骂得太难听，毕竟他们对我五舅心存忌惮。在这里他们骂人的技巧全打了折扣。

“她不在这，你们别在这乱叫喊。”我五舅听不惯他们的叫骂声，去门口与他们对峙。

“我明明看见她进来的，怎么会不在这？”是我二婶，这个婆娘的嘴真是欠扁。

“我说没在就没在，麻烦你们别在这和狗似的乱叫好不好？”五舅不和他们讲情面，因为我妈和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只要你把人叫出来我们就不喊了，否则我们还是骂。”我就操他妈，如果那天不是我在学校上自习我一定会掐死她，这简直是给脸不要脸。

“你们离我家门口远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五舅不怕他们，毕竟我五舅练过工夫，要是打架他们两个还不是对手。五舅的话过后他们再不敢那么嚣张了，他们也怕横的。这种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在我小的时候我妈一直被他们欺负惯了，而那时候的我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反抗，对他们的欺负只知道忍受，因此才惯出了他们这个毛病。

“我们走可以，但是今天必须说清楚了，她潘玉莲办丧事的钱是我们给垫上的，这钱不能我们白花，她得还我们，还有前几天我们给她那五千块钱，她也得还我们，不是不做亲戚吗？那就不做，反正我们又没什么亏吃，但钱她不能不还。她不是不出来吗？那咱们就去法院上解决去。”他们丢下话后就牛B哄哄得走了。那意思是也想把我们告上法庭，哼，他们以为法庭都是他们家开的似的，去法庭又怎么样啊？他们为我们花钱的事情有谁知道？又有谁证明呢？这样空口无凭会有谁相信！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一口气。

这事他们肯定也掂量过，去法院对他们不可能有好处，而自己确实又干过不少对不起我们家的事情，因此，这事情他们就想这么就过去了，那以后过日子再不去理会我家，虽然两家还是邻居得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两家人见面从没见过话！

与我妈打架的事情发生后两天正是我爸“五七”，这天我家许多亲戚都来了，我老姑不来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但我二叔与我那两个姑姑也都没有来，这就显得太对不住我父亲了。本来，虽然都与我家发生了别扭，可怎么说我父亲也是他们的亲哥哥，不看活人面看死人面，你们都来我家祭奠一下难道我们还能说什么吗？就算你们不来，怕我们找事，可你们偷偷去我父亲坟前烧把纸也可以吧？怎么说那也是对死人的一种尊重啊？可他们三个连这点事情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想而知我父亲在他们心中是个什么位置吧！

毕竟，那天我二叔两口子与我妈打架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就算说他们已经断绝关系了，但我这里也还不算断吧？再有就是我那毒舌二婶那些骂人的话确实是让我听了气愤，怎么想怎么不爽，什么叫“死了汉子崩钱花”？什么叫“骚坡勒子”？我就操他妈的，谁和我妈作对都不会逃过我这一关，骂我妈是不是？好，你等着，骂人我就叫你也尝尝挨骂的滋味，实在不行我就抽她个八婆，我叫你和我妈打架，不知道和我妈打架就等于是和我打架吗？甚至说侮辱我妈比侮辱我更要让我感到难受。我妈是我此生最大的牵挂，她活得快乐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我愿用我的一切来换取我妈能活得快乐些！

父亲“五七”那天我二叔没有来，做为父亲的亲兄弟他真的是不应该，这也是我恨他的一个原因，他太没有良心，纵使我妈做得再不对，纵使你心中有再大的委屈，你也不能就这样把你亲哥哥忘了啊？忘记亲情的家伙难道还是人吗？更何况又是他先对不起我家的，他心里又没有什么委屈可言，这样的人不是衣冠禽兽是什么？

我不会放过你的，连同我那几个姑姑，我们之间的恩怨我都会找你们算清楚，我们今生的情义我都会和你们来个了断！

第四十五章 就做六亲不认的畜生

那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如今记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我忘不了去山东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酸楚，就像我忘不了我老姑父家的那个八婆在我父亲丧礼上大闹一场的耻辱。

每当想起昨天那一幕幕，我就会想到丧礼上那八婆用豺狼一样的三角眼盯着我的场景，真的，那记忆太深刻了，那目光就像是一个烙印，深深得印在我脑海里，永远都不能抹去。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关心的，那就应该是我妈了。父亲死后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这个做长子的是绝对不能坐视不理的。本来我们对我二叔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是通过那一件事却使得我们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我现在简直想去找我二婶拼命，就那骂人的话是人说的吗？这话骂得真是畜生！我不找他誓不为人！还有我那两个姑姑，自上次从我们家后门灰溜溜得走了之后也就再没有蹬过我家门。本来，按我妈的意思我们就与他们断绝关系了，可毕竟自己曾叫过他们将近十八年的姑姑，就算是他们不想认我我也要去认认他们吧？因此，在休月假的时候我拿出时间来与他们专门来了个了断，——就是不做亲戚我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

第一天我去找了我的大姑，半路上自己的思绪一直亢奋，脑中被激动的话充斥着，本来我把什么都想好了，但是到了大姑家门口我却犯起了嘀咕，心里突然感到很慌，自己是去还是不去？毕竟这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再说，大姑一直对我都不错，我还真的有点开不了口。但最后我还是进去了。然而，我大姑却没在家，刚才辛辛苦苦做的心理准备都白搭了，不过还好，这样最起码能让我在心理上先休息片刻。

在离开大姑家之后我直奔二姑家，半刻没有停留。因为这两个姑姑家挨得很近，是以我没用五分钟就到了二姑家。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家打麻将，嘿，日子过得还挺悠闲得嘛，看到我来了之后，二姑很是高兴，殷勤得接待了我。但对他的殷勤我只感到反感，因为我今年天来是做好了与她打架的准备的。

“我直接说吧，今天我来是认姑姑的。我以前的姑姑在我父亲‘五七’的时候没有来，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不想当我的姑姑了？”在二姑家的屋子里坐定，她先是给我泡了杯茶，但我不能因为她这个小小的举动而耽误大事，因此，那茶我没有喝，直接劈出了这么一句。

“呵，小明，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本来就是你姑姑啊，还什么认不认的？”二姑和我装傻。

“哼，你以前是我姑姑，不过以后还是不是就看今天你的表现了。”

“哦？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既然是我姑姑就应该对得起侄子，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父亲的事情可以先不谈，我是来认姑姑的，就不知道这姑姑想不想认我了。”

“我怎么会不想认你呢？我当然想认了！”我就等的是她这句话，不管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只要他说出来我就有话治她。

“好，那就是说你还想认我这个侄子了？”

“当然啊，我想认！”她又重复着。

“那就好！姑姑，我家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我爸死了，我妈又没有生存能力，而我们还在上学，这估计你都很清楚吧？”

“恩，我都清楚，你们家的事情很惨……”她说得话声音很小，不知道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无心，或是因为疑心。

“那就是了，既然今天你也说了，认我这个侄子，而现在侄子有难处，你就应该帮一把吧？”

“恩，帮，帮。当姑姑的应该帮。”这话就像是在敷衍了。

“那我就明说了，侄子现在上学要交钱，我妈那边拿不出来，而我又不想放弃学业，因此今天来找姑姑帮下忙，现在侄子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很需要姑姑这根救命稻草。”其实我说这话都不是真话，我妈怎么会舍得我放弃学业呢？再说，就那点学费我家还是出得起的，我这里说这话只是想考验一下她是不是真心想认我这个侄子。

“哎呀，这事不好办啊，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刚开了一个炼油厂，手头正紧啊，再说……”她找借口，这是存心想推脱与我的责任！

“我那学费就五百多点，你们几个姑姑一人拿出来点就够了，也不用拿得很多，是个意思能凑够我的学费就行，你别找那么多借口，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这个忙是帮还是不帮？”我打断了她的话，因为我并不想和她多费唇舌。

“我这是真的有难处啊。……”她还和我废话呢。

“痛快一点，给还是不给？一句话的。”

“……我给不了！”我就知道她心口不一。

“好，给不了，那算了，就当今天我没来过，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你不是我姑姑我也不是你侄子，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我虽然被她气得要死，但依旧没有发作，毕竟这是在她家啊，我想骂人也不能就在这骂不是？这话撂下之后我就出门走了，这样的亲戚有比没有更糟。虽然她在后边一直呼唤我的名字，但是我没有回头，我对她好失望，不说别的，就我的这么一个试探她都不答应，就算我认了她，那以后我也不可能靠得住她的。我的心好痛，怀着悲愤与满腔的怒火我离开了，把怒火全发在了自行车脚蹬板上，骑车在公路上飞了起来。

“小明，你等会，我有话给你说，……”我就纳闷了，我都骑出了这么远，她竟会追上来？后边我二姑骑了一辆大“二八”式自行车追了上来。看她追了上来，我的心又重拾起了一份幻想，怎么说她也是我姑姑来着，再说我这次来是下定了决心的，我幻想着她追上我来会对我说对不起，会用好言好语来劝我，因此，我心中的悲愤顿时少了一大半，我停了下来等她，心中已经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小明，你看你走得这么急干啥？二姑还有话没对你说呢。”她追上来对我说。

“你说吧，我这不是停下来了吗？”我一直在等她，一直在给她机会，我的心一直在期待。

“我说，既然交不起学费那你就别上学了，我们厂现在正好缺小工，你来给我干活吧，我是你姑姑，工资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就操！这还是人话吗？这是一个姑姑该说出来的话？我

真晕死啊！当时我气得脸都绿了。

“你操你妈的芮国玲，你给我记住，我以后就是要饭吃也不会要到你头上，你他妈的还有没有人性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再登我家门口半步，你不是不认我了吗？那我奶奶你也就别认了，反正我不承认你是我姑姑，对我奶我们家抚养权，以后连同我奶家你都别来，你如果来了，别他妈的怪我翻脸不认人！”说完，她呆若木鸡得站在那里看着我转身离去。

本来今天我就是要做畜生的，既然她都已经不认我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和这样的人讲什么亲情，我可不管什么封建伦理，更不顾什么叫面子问题，最不守什么三纲五常，我只知道她对不起我我就不必再对得起她，也许在旁人看来我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生，但我不在乎，整天背个脸做事很累的，怎么着，畜生就畜生，是就是了，我就做六亲不认的畜生！如果有可能，我会一直做下去。

但我流出了泪来，可以以后我再不会给她机会，怎么说得就怎么做。如果我以后能出人头地，就算她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再认她了！我感到很难过，难过自己竟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姑姑，难过我父亲竟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妹妹，怎么我的父方亲戚全都是这样的畜生啊？通过这件事情，使我又对亲戚的定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所谓亲戚，都是距你最近又最不易发作且最危险的敌人！

我简直快气炸了，背着满腔怒火直奔大姑家，今天说什么也要和她们来个了断。大姑不在家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大姑夫在家，可今天我不是来找姑夫事的，因此我压着心头火从姑夫那打听到了我大姑上班的地方，怒气十足得去找大姑开火。

我停了下来，在我大姑工作的那家家具公司门口。我还没有叫她，她就已经看见了我，并且满脸笑容得向我这里走了，她知道我不轻易找她的，而我每次找她都会有事情。

“小明，怎么今天想到来我这玩了？”大姑的口气很是和蔼。

“我今天来是认姑姑的，我以前的姑姑在我父亲‘五七’的时候没有来。”我并不再说什么，因为我大姑是聪明人，不需要我再点透。

“小明……”我大姑还没有说什么就开始哭了起来，看她这么一哭我心又软了。

“你别哭了，我来是认姑姑的。”心软并不等于话软。

“别说了，大姑啥时候也不会忘记你，你永远是我侄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必要再费唇舌。

“可是这个姑姑为什么在我父亲‘五七’的时候没有来？”

“是大姑不对，大姑错了，……”她一直哭泣。

“今天我父亲的事情我可以放到一边，我今天来只是认姑姑的。我家的事情估计大姑比我更清楚，我爸死得早，而我妈又没有生存能力，我们还都在上学，现在学校要交学费，我妈交不起，可我又不想放弃学业，我……”

“要交多少钱你说吧，大姑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你读书，将来有出息别忘了大姑就行。”这话说出来之后我心为之一颤，看着满脸泪痕的姑姑，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忍不住得流了出来，怎么说这也算句人说得话呀，虽然也流出了泪，但这泪是甜的，可不似我那畜生二姑，伤我那么深。

“也没多少，就四百，大姑只要拿出一百就够了，剩下得我去找我二叔他们几个要就好了。”虽然大姑的话说得很是让我心动，但是，这实际的考验还得做的，没有实际再好听的话也都是谎言，但听了大姑的话后我却把自己臆造的学费数目少说了一百，也许是心存感激吧。

“小明，……”大姑又哭了，这次哭好象带点自卑，“大姑家里实在是穷，要是大姑有你二叔那么多钱，那你老姑家和你家的事情绝对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我大姑家的情况我了解，大姑的为人我也清楚，她这话我也肯定，但是事实的不公却偏偏使得她是我大姑而不是我二叔，因此，我家的事情注定要走到冤屈之路上。

“别说那么多了，后天我就要去交钱，你这边凑一百就够了。”我以为我大姑说那话又是在推脱责任，因此说了这么一句话来。

“可是现在大姑身上就五十块钱，……”大姑好象很不情愿说出这话，似乎是不想让我知道她的寒酸，她的声音也很是低，但低并不代表没有，我没有打断她，因此她继续说，“这样吧，你在这等我会，我去找他们给你借一百来。”说完，也没有等我答应就回到那家具公司去借钱去了。唉，大姑啊，不是我逼你啊，是我确实被空话吓怕了，不得不这么试探你一次，以知你是否真心啊。如果大姑现在能看见我写的句子，那我希望大姑能原谅我那次的冒昧。

很快，大姑就出来了，手里拿了一张崭新得百元钞票。“小明，这是一百五十块，来你先拿着。”他边说边又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了口袋里那五张破旧打褶并且卷曲在一起的十元钞票，最后一起塞在了我的手里。看到那几张十元钞票后我很想哭，心里说不出得难受。这钱不

定在她口袋里装了多久呢。“要是不够你再来找我要！”把钱塞在我手中后大姑继续说。

“大姑，等我出人头地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我感慨万千，这才是我的亲姑姑！

“我也不要你记我一辈子什么的，你很聪明，以后绝对错不了，大姑不会看错的，以后好好上学，也争取做一翻大事出来，给那些看咱家笑话的人看看，我芮国凤的侄子是多么得优秀！以后多照顾照顾你妈，她命实在是太苦了。”大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很清楚，但我更清楚今天来找她的目的，既然一切都已经很明朗了，那我们之间就再没有什么乌云。真心对我好的人，我没必要在口头上一直多说什么，以后路还长，心中存着这么一份感激，永远别忘就行了。

“恩，以后我会努力的。大姑，我今天还有事先走了啊。”就这样，我认到了一个姑姑，并且此生也就只认回了这么一个亲姑姑。

此时太阳的弧形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还有两个亲戚没有去认，因此，我加快了脚步，

第四十六章 一百块钱认叔叔

对我二叔我打心眼里感到腻味，他不是我二叔，他是衣冠禽兽。但今天我是本着认亲戚来的，虽然心里对这个禽兽叔叔感到再不满我也不能就地发作。

这次认亲戚的事情我没有和我妈说的，只是我自己的私下行为，像我二叔和我老姑这样的亲戚，就算是认了也是白搭，我们以后不可能再走的，与他们说认亲简直是徒劳。他们所做事情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认他们，我恨他们，但出于我也曾叫过他们十八年的叔叔姑姑的，因此不得不来一趟，就算是走走形式吧。来认他们还有个目的，那就是借机找茬，对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我要叫他们也尝尝被骂的滋味，也叫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羞辱。

到了我二叔开的那个门市部后，正赶上他们打烊，门还开着，但我二叔没在那，我拉着脸走了进去。进去后我没有说话，里边我二婶看见了我，她坐在一张桌子上，但她也没有说话，她不是傻瓜，估计她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们两个就这样对峙着。她忙着算帐，装出一副安然的样子，我才懒得看她那张B脸，我和她没话说，她骂我妈的那些话我永远忘不了，就那些话足以让我恨她一辈子的。

我知道，我二叔一会就会回来的，因此我在一袋大豆上坐了下来。这个屋子中都是粮食，他们是贩粮油的，二叔因着我爷爷的好处把生意做得很大，口袋里也很有钱，但他为富不仁，不干人事，我对他恨之入骨。

不久，我二叔就回来了，我迎上去先和他说着，我才不等我二婶在我前边抢先和他说别的什么。

“我这次来是认叔叔的，就看叔叔想不想认我了。”我直截了当。

“嘿，小明，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会不想认你呢？”我二叔说话很是阴险。

“哼哼，我怎么知道你想不想认我啊，不过我是来认叔叔的，虽然以前这叔叔干过不少对不起我家的事，但这次他要是诚心想再认我这个侄子，那至少在我这里以前的事情会一笔勾销。”我话是这么说的，但到时候会不会饶恕他还是个未知数，甚至我自己都不清楚这话是不是真心话，不过我恨他是肯定的，原谅他的几率在我心中差不多就是百分之零。

“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你敢肯定你妈也不恨我？”看来他对这一笔勾销很感兴趣。

“我妈那边我不敢保证，最起码在我这里我还认你这个叔叔，我们以后还该怎么怎么，以前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我话也只能说到这了，还能怎么样啊？

“那我再想想。……”靠！认亲戚还要想，我就晕死！很明显，这家伙也不是东西的很。

“想不想当我叔叔还用想？”我很愤怒。

“不是不是，我是在想以前的事情，我当然想当你叔叔了，怎么不想呢？”估计他是看出来我的意思了，因此语无伦次得赶紧打岔。

“那好，既然你说你把我当侄子了，那你就应该把你说话兑现，侄子现在上学要交学费，你当叔叔的是不是应该出点？”我还是这话。

“他们都给了你多少？”我二叔一向爱攀比。

“谁？你说谁给了我多少？”

“你四舅给了你多少？”他一向爱和我四舅比，我四舅有自己的建筑队，赚的钱比他多，但他一直不服气，什么事情都与我四舅攀比。

“他给了我二百。你看着给吧，我不说什么，多少是个意思就行。”其实我四舅那我根本

就没去，我母放亲戚现在我还信得过，去了也没必要，这里我只是和他撒个谎。

“那我也给你二百吧。不过这得问你二婶同意不同意。”晕，这是男人吗？什么事情自己做不了主，竟还要征求一个娘儿们同意。他说完话并没有动作，我估计他又是在口头敷衍我了。

“说实话，前天我爸‘五七’你为什么没来？”我早就对这件事不满了，这里不得不问。

“我实在是忙啊，再说了，你舅舅都在那，我也没法去。”他说出心里话来了。

“我知道你忙，我也知道我舅舅在那你不好办事，你去不了，但是，作为我爸的亲弟弟，兄弟‘五七’的时候你就算不来我家吃饭，但去我爸坟上烧把纸你总能做到吧？啊？怎么说那也算是对我爸的一片心意啊，可你连把纸都没想着烧，这恐怕就太对不起我爸了吧？”我这话直接刺到了我二叔的内心深处，良久，他都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也是歉疚的，但我就是要拿着话来刺激他，就是要拿我爸来压他。

“小明啊，这事是二叔办得不对，二叔该骂，二叔该骂。”他重复着。

“我不骂你什么，既然你认为你自己不对，那一会你把店关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我爸坟地给他烧把纸去，也算你对我爸的一片心意吧。”

“行，你等我，我去向你二婶要钱去。”说完，他走进店里。我知道，是我刚才的那翻话刺痛了他，要不然他是不会给我拿钱去的。就从以前他做的事情看，他也是没有诚心的。

一会，我二叔两口子一起出来了，我二婶手里拿了一百元，走到我面前。

“这钱是你二叔给你的，但只给你一半，因为你并没有认我，所以另外一百块等你明天来认我的时候我再给你。”哼，都是有心计的人。

“那好，我明天还会来的。”我接过那一百元钱。“不过今天我是认叔叔来的，你这个外人就先别插手了吧？”我很讨厌她，她骂的那根本就不是话。听我说出了这些话来，她也没趣得走开了，很明显得，她也恨我，但她也怕我。

“你还有什么事？”二叔问。

“当然有，既然我认了你这个叔叔，那你就应该和我一起去我爸坟地烧把纸吧？”

“恩，应该，要不你先去等我？我一会就到。”他这话说得不知是真还是假。

“那好，现在是六点半，我等你一个小时，如果到七点半你还没有来，那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话说到这份上了，估计我二叔要是真心想认我，他就不该不来。

他答应了我之后我就走了，一个人直奔父亲坟地走去。他可以失信于我，但我不能失信于他，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到了我父亲坟地，我一个人对着我父亲的土坟说了好多话。当时天很冷，我一直在等我二叔，但直到八点他都没有来，这使我很是伤心，这样的叔叔不认也罢！

得了，想开点吧，一百块钱认来的叔叔你还指望他能帮你干多大事吗？

第四十七章 摆平畜生婶婶

认亲的道路就这样一直延续着。那晚我到家和我妈说了今天的事情，当时我的母方亲戚也在，他们都说我很傻，但又都说我做得不错。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我等二叔的事情很愚蠢，说实在的，我自己也认为我自己很蠢，明知道他不会来，我干吗还在那冰冷的坟地里多等他半小时？我越想越气，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像是头驴子，被他们耍得找不到头脑。

想到我二姑的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那也叫姑姑？估计一个不认识的人也不会做出比她还伤我的事来，她的做法就快赶上我老姑了。想到我老姑我就按捺不住怒气，怎么说我家的事情也是她引起的，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她的贪婪欲望。

八点半，我骑车到了我老姑的家。在她家门口我看见了刘猛，——我那幼年丧父的可怜弟弟，当时他正在外边玩，看到我之后他很是高兴，边向我喊着“哥哥”边向我身边跑来。如此情景我很是感伤，毕竟，再怎么孩子都是无罪的，我本想微笑着再喊他一声“小弟”，但是我才摆出一丝笑意他就被我老姑父的嫂子像抢一样得抱走了，好象怕我伤害他似得，哼，人要是都活得向他们这样那这个社会就完了，这就是我见我弟弟的最后一面。

算了，不管它，我干我的正事，停下来之后我直接奔我老姑的屋子中走去。估计我老姑是没有预料到我竟会找到她家门上，我进屋之后她很是惊慌，不知所措得看着我。其实她这个举动很正常，因为她知道她做的事情很对不起我们，她欠我们的，最起码是在感情上。

“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我是来认姑姑的。”对她，我不再说什么，因为说什么都是白费。

“你还想着我这个姑姑呢？你知道我多伤心吗？你要是想着我这个姑姑那前几天你干吗不

来看看我？”嘿，她还恶人先告状。

“是，你心里难受我知道，但你又为什么没有到我家来？并且为什么又把我们一起告上了法院？”

“我……，其实告法院不是我的意思，你不知道啊，那都是刘猛他爷爷奶奶那边的主义，是他们非得要我告状啊，我不想告你们的。”她在推脱责任，那法院原告人上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她撤诉，我们两家的官司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但她没有，直到今天我们两家的官司还依旧在打，唉，我都不知道这官司什么时候才算个尽头。

“你别说了，你要是不想告我们那你就应该撤诉，这官司就不应该再打，你要是真心想着我们那你还会上诉吗？”对她我气愤着呢，这家伙实在太不是人啦！

“真的，告你们真的不是我的意思啊，都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不信你打听打听。”她的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她一直没有撤诉是真的。

“我就相信你一把，我还是那句话，这次来我是认姑姑来的，想不想认我这个侄子你就一句话，痛快点。”我懒得再和她浪费唇舌。

“我怎么不想啊，你知道你小时候老姑最疼你了，现在也一样啊。”她竟把这事情都说出来了，我真是佩服死她了，不可否认小时候她确实是对我“宠爱有加”，但那并不代表现在她的心思吧？这里她把小时候的事情拉出来充分说明她是想在从某些方面软化我。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你就应该把话兑现吧？你既然想认我这个侄子那你就应该有点表示吧？我知道，现在老姑是富婆，有的是钱……”我说着话是因为我老姑父在出事之前曾上过保险，出事时正赶上那保险还在保险期内，因此，我老姑这个做妻子的应该有权取得那十万元

“乡河保险”的保金的，不过听说投保人是老姑父舅舅家的一个表哥，我

[bbs.yunxi aoge.com 云霄阁论坛] 老姑应该去他那里取钱的，那人还算正直，钱应该不会不给她的，所以我这么说。但我说了这话之后我老姑不承认，一直和我哭穷。没办法，我臆造的书费问题也没有在这得到发挥，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会再给我一点好处的，我来也只是想揭揭她的底罢了。在我们正说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老姑夫的嫂子笑嘻嘻得走进来了。她进来后装出一副很想与我聊天的样子，她的话中都是恭维，我说我写过文章，她就说她很崇拜写文章的，有机会一定去网上看我写的东西，反正那天自她进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和我老姑说过话，我们一直再说，但言语里却是尔虞我诈，那晚直说得我嗓子发干，她还是与我天南地北得扯，完全是为了耗我的时间。我虽然感到厌倦，但也没办法，就这么一直和她侃到十一点多，最后还是我老姑父他妈进来，才使得我有个解脱的机会。

“你给我滚，我们家不欢迎你。”那老太太进来之后向我吼到。我知道，她很我不顺眼的很，丧礼那天我把她骂够，她一定对我恨之入骨的。

“这是你家？什么时候我老姑的家成了你家了？这里怎么会是你家呢？”她叫我滚我就滚，那我不显得太没面子了啊？

“这里是我儿子家，我儿子家就是我家，我要你赶紧给我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这老太太的话还真他妈的倔。

“哈哈哈哈哈……”我笑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笑，更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能笑得出来，我这笑三分是假，二分是装，还有五分是被逼，这种笑是痛苦的，这一笑就似在南极上点燃一支火柴，可想而知笑出来是多么得艰难，我聚集了一会，最后总算发出了让自己满意的还算是笑的笑。“好笑啊，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你儿子的家，可你这个当妈的为什么连自己儿子的骨灰都不管理？还一直让他的孤魂在外游荡呢？天底下有这样当妈的吗？哈哈，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老姑父的骨灰直到这时候他们都没有埋，说是什么要拿到法院上作证，证明人确实是死了。真愚蠢，就为这个作证，我老姑父的骨灰就一直没有埋，不知道事过一年多了，在我们的官司依旧没有了的今天，我老姑父的骨灰是不是依旧没有埋？也确实是他们做事太损，就算你们想借机敲诈我们一笔，可你们怎么说也得把人事做好了？就像这种连自己亲儿子的骨灰都不管理的人，还有谁愿意把钱输给她呢？还有谁会尊重她呢？

“你这个小鬼崽子，我今天豁出这条老命和你拼了，今天你别想离开这个门口半步。”她的身体硬朗得很，说完这话就恶虎食似的向我冲了过来。但她很快就被我老姑那个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有心计的大嫂拦住了。

“妈，你和他一般见识干什么？走走，快回你屋子里待着去，这里有我呢。”她边说边把那老太太向外扯，我不管，今天来我就是闹事来的，你不是想和我玩命吗？那我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你这个老不死的東西，你有种，有种你打我啊，你来啊你，要是怕了你，爷爷我以后出

门就倒着走。”我继续将她，她没有文化，此时更被愤怒充斥了头脑。在我说完这话的时候她挣脱了我老姑她嫂子的阻拦，去墙边拿了一把铁锹后就向我又跑了过来。当时那老太太可威风了，真是老当益壮啊，满身的力气使出来连个三十多岁的少妇都拦不住。不过我就纳闷了，法院传单上为什么会说要我们承担体弱多病的二老的抚养问题呢？或许是我眼睛不好使？我就不明白，就这样的一个人如狼似虎的老太太是如何体弱多病的呢？

这老太太拿着铁锹狠狠得向我走来。那样子就像我强奸了她女儿似的，咬牙切齿，与我像是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才不怕她，想打就叫你打，反正你别把我打死是不是？打坏了你就帮我治吧，我正巴不得你把我打坏了呢，正好讹你一笔，我叫你们心黑。但这老太太并没有得手，因为她被制止住了，我估计她也不敢打，毕竟后果是她负责的，那么大个人了不会愚蠢到连这点都不知道。

那天我也是热血沸腾，以至最后我自己是怎么离开我都不知道。但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去我老姑家却是事实，那次离开她家后我就再没有去登门过。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找了我二叔，对昨天的事情我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但到了他们的门市部我又没有看见我二叔，只有我二婶在那点钞票。

“我记得昨天好象有人让我认她当二婶来着吧？”我的话很冷，对她我没好印象。

“哼，我又不缺侄子，爱认不认，好象我求到你似的。”嘿，她这是摆明了立场了。

“好，你不缺侄子我更不缺婶子，我告诉你，我早看你不顺眼了，你想让我认你我还不认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还挺美呢是吧？”我开骂了，既然她都这么说了那我还和她留什么客气？

“你不缺婶子那你还到我们这来干什么？既然没事那你就滚远点，别在我这闹事。”她显然对我有顾及，话还没说得那么难听，但我不管，我今天来就是想找她打架的，谁可以饶恕她也不能饶恕，与我妈做对的人就是与我做对，我就该为我妈找回尊严！

“我要是没事我会走的，只是今天我倒是想请教请教你这死了汉子崩钱花是什么意思？还有这骚坡勒子又是什么意思？今天你不给我解释清楚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的口气很倔，声音又特别大，引得整个菜市场的人都向我们这里靠拢了过来，许多人都看起了热闹。我就是要这个效果，看到的人越多越好，反正我不怕丢脸，我这个人没脸，更不要脸，脸值几个钱？面子对我来说从来就不值钱。但有人顾及，面子问题很重要，就像我二婶这样的人。

“你还别那么说，你不客气又怎么样？你妈是混蛋你也是混蛋，不用你在这骂，有你好看的时候。”她不仅骂了我还骂了我妈，真不要脸。

“是，我们混蛋，但你有证据吗？就算混蛋吧，它怎么说也比疯子好啊，你妈是疯子你也是疯子，那都是有事实可证的，大家都可以证明啊。”我这么骂是有原因的，我二婶的家母由于神经失常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了，说她是疯子一点不为过。

“我疯子怎么了，疯我也没死了汉子崩钱花啊。”她还提这茬，我最讨厌这句话了。

“我操你妈，你有本事再说一句。”当时我的手就举起来了，我就看她敢再重复那句话的，我非煽她不可。这时旁边的熟人已经开始劝驾了，但我不理会，谁也不用想劝住我。

“小明，我告诉你，我看你敢打我，你要是打我我明天就去公安局备案，叫警察抓起来你，……”她的中话已经出现怕的念头了。我就知道她这样的人是欺软怕硬。

“备案？那你去备案吧，你看我敢不敢打你，你多个JB啊，他们怕你我可不怕你，你有种就再重复一遍刚才你说的那话，试试我敢不敢抽你？”我手依旧扬着，愤怒得瞪着她，就等她重复那话，她当时如果重复了的话我一定抽她了，我可不管会有什么后果。

“你有本事就打我，你看我报案去不。”她重复着这个话，并不敢重复刚才那句骂人的话，也许是因为怕到似乎被我抽一巴掌会丢很多面子，也许是由于怕我抽了她之后就她报到警察局我也不会有个什么损伤，所以那句话她始终没敢再提。

“你个SB，你不是牛逼吗？那时候你骂人不是挺刁的吗？啊？现在我让你骂你怎么不敢骂了？你倒是骂呀？你牛逼个啥？我告诉你，骂人这是爷爷，别TMD和我叫板。”当时周围聚满了人，熟人实在是太多，我们被别人劝开了，但我那二婶在我骂她的时候始终沉着，一句话也没有再说，那才真叫哑口无言呢！爽，骂得痛快！

才被拉开我二叔就来了，或许是巧合，但更多的原因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哎呀，小明你看你这是干什么？这样闹成何体统？……”他来了之后就开始教训我，我才不想被他教训呢，昨天的事情他让我好失望，这时候要说教训也该是我教训他才对。

“我成何体统？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的良心？昨天我叫你和我一起去上坟你为什么没有去？”我打断了他的话直截了当得问。

“我问过了，他们说随便烧纸不好，不能瞎烧纸的。”他在找借口。

“随便烧纸？他们说的？我不管，在我这里才不管他们的套路约束，他们走的形式在我这就行不通，我不管他们怎么样，昨天你没有去，最起码在我这里你没有尽到对我爸的孝道，既然你眼中没有我爸，那我也没有必要再把你当我叔叔了，以后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为好。”

“小明你看你说的是啥啊？既然你不想认我，那我也就不勉强，各走各路就各走各路，以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我真没想到他会把这话说出来，一个叔叔当到这份上也真够失败的。

“好，芮国林，这话是你说的，以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你也别怕我们会拖累你，我就算要饭吃也不会要到你家门口，我操他妈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畜生叔叔！”边说我边转头离开了这个地方，对这样禽兽不如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多说无益，我还是离开的比较好。

后边留下的是众人对他们两口子的非议，我就是要的这个结果，这次我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就这样，我们家与我父方的亲戚们就是这样断绝关系的。人离了谁都能活着，没有了他们我们家的日子照样过。

不过那以后我们家的事情可就多了，我老姑那边的官司一直逼着我们家，最后弄到法院隔三差五得就把我妈找去审讯一次，而我妈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泪水满面，确实，我们家的官司冤，再说，我老姑那边又太黑了，狮子大开口向我家要二十多万，难道我们三口子的日子就不过了？把钱给他们后我们去喝西北风啊？对我老姑那边的事情我们一直是不认可的，他们要钱我们不给，他们找法院人员通人情我们也找，就这样，我们两家向法院里又搭进去了不少的礼钱，真是活败家啊。

我老姑那边逼得特别紧，为了钱他们用了一切手段，甚至连叫我老姑她婆婆每天到院长办公室门口去哭闹这样的事情都做出来了，可想而知这官司会是个什么样吧。不过他们要钱我们可以说没有啊，我们就没钱你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再说了，这人死了又不是我们杀的，他们告我们本来就是无理。可这官司既然到执行厅了，我们就不能不做想对策了，因此，我们家的存款全被我妈取了出来，存折全改名换姓，用了别人的身份证和别人的姓名又存到了银行，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法院冻结我家的银行帐户，而把里边的钱判给我老姑家。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一张存折被他们冻结了，上边以我父亲名义存的八千多块钱全被法院取走给了我老姑家了。

这官司打得确实是郁闷，说我们家没有钱基本上没有人信，但我们确实没有存款，最起码他们找不到，使别人的名字与身份证存款很麻烦，并且法院的判决还有一条更是讨厌，说什么我弟弟我们两个以后参加工作后每月所得的工资除留下基本生活费外剩下的一律依法判给我老姑家当做两家官司的赔偿，我就郁闷啊，看来以后还是不上班了，免得自己劳动所得被他们那帮吸血鬼白白榨取。

第四十八章 再一次与美女的邂逅

那以后我家里的官司还是很紧，老妈一直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父亲出事后两个月左右，山东那边又打来个电话，这电话是与我家说那车货物的事情。我们家出事他们也知道，就那车锯末板能值几个钱？竟还打电话来向我们要，而且还要我们找车给他们送到接货点，我去他的吧，谁管干这事谁傻子。

说实话，我一直怀疑这个厂家有谋杀的动机。最起码我爸拉的那车货的价钱还不如那趟车的运费高，这不能不说明点问题吧？就算怀疑是他们谋杀了我父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听到我们不愿意把货物为他们送去之后，他们竟也提出要告我们，嘿，现在我家最不怕打官司告状了，告就告吧，反正我们家官司也这么多了，我们不怕你告，一起来吧，告得越多越好。估计是那厂家心虚，再加上他们也看出我家的事情实在太冤，最后，那边的因讯就再也没有了。

与我老姑家的官司就这么一直拖拉着。高考毕业后我弟弟我们俩又遇上了文章开头那次打架事件，虽然那次我没见过老妈哭，但我知道她一定很难过，我知道的。就因我老姑那边的官司，使得我家根本不敢向打我们的那帮人多要钱，最后我们私了，两万八就没事了，我身上的二十一刀就这样留下了。

家事实是在太乱也太杂，我的思绪一旦沉湎与回忆中就很再难拔出来，我这家事是我一辈子都不想再提的，但是为了我妈我不得不再把它重新想一遍，而重新想一遍则意味着我又将受一遍痛苦的折磨。我家的冤屈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现在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在非典的日子里我又向学校打了几次电话。电话中宿舍那帮哥们告诉我说我们那辅导员由

于私自放我们回家以及放别的同学外出而被学校解雇了，唉，还真有点怀念她，怎么说我们也曾经零距离接触过，就算看她再不顺眼，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把她忘记的。说良心话，辅导员对我还是不错的。唉，我还能说什么？

我给学校通过电话，询问过学校那边我的返校问题，但非典闹得实在是严重，因此我就直接在家待到大二开学。这个假期可真够长的，足足四个月，期末考试我都没有参加，这次好，八门成绩全挂，想不重修都不行。唉，郁闷死了。

就这样，我的大一时光就算过去了，由于两次病假使得我大一一年在学校待的时间全加起来还不够四个月，如果要统计我的上课时间，那则连一个月都不到，可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把大一上完了。

在接到开学的通知后，我迫不及待得离开了家，又去赶火车上学校，但这次在火车上我遇到了大学里唯一的一位还算是女朋友的女孩。

火车上已没有座位，我只好站在过道里。而唐山到双叉市这么远的路，站是站不过来的，所以，我就拿起了包箱，在厕所门边上的空隙处走去。看了看车上，没有几个美女，遂坐在自己的大包厢上打起了盹来。

“先生，能不能让让？”一个穿白色连衣裙身材高挑的女孩在我身边说，因为我的腿伸着，正横挡住了车厢过道。

“哦，对不起。”我赶忙抽回了腿，站了起来。此时我才发现，我仅比她高半头，一站起来正闻到她那幽幽的发香，清淡，香甜，让人闻后飘飘然。

“谢谢。”她说过话就向厕所走去。那身材无缺得和着那身白色的连衣裙，一时间我竟以为自己遇见了天使，眼睛直楞楞得盯着厕所看，而我周围的人都看怪物似的看着我。此时睡意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脑海里想的全是她。直到她出来，我还在盯着她看。她似乎也发现了什么，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就和我聊起了天。

“你好啊，你是学生吗？”很土的一个问题。

“恩，哦，是的。”我语无伦次。

“上大几？”

“大二。”

“哦，今天返校吧？”她的语气很平淡。

“是的，你呢？你也是去双叉市上学的吗？”我回了神，自然放松了下来。

“恩，我家就是双叉市的，回家上大学！”

“哦，那你去唐山干什么？”

“去玩啊，我可喜欢唐山了。”

“晕，这么远跑唐山去玩？你可真不嫌远。”

“恩，因为今天要回家所以昨天一夜没有睡觉呢，现在可困了。”她倒是没有什么不谈的，很清纯。

“哦，那你去座位上吧，我不打扰你了。”我也看出她是疲倦过度，虽有不舍但也没办法。

“好的，那我去了。拜拜！”

她长得像一个女明星，但具体像谁我就想不起来了，不过她确实像，否则我也不会喜欢上她。这次相遇又使我动了感情，或许大家可以说我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可以说我很博爱，更可以说我是花心。我自己也承认我这个家伙是个滥情的家伙，没办法，看到美女心就痒得难受，更何况这时候的我又是在家单身了四个月之后的怪兽啊。

不久，坐在她周围的旅客都走光了，车厢里就腾出了座位，我赶紧抓住这个时机，和她坐到了对面，有了个近距离观赏的可能。她的肌肤很白，脸色红润，真可谓粉面冰肌，她的嘴唇很巧，剔透晶莹，让人见了就想亲上一口。她的眼尾向下，满脸的温柔顺从。

一路上我们聊了好久，闲聊中我知道她叫光军，是师大的学生，年龄肯定比我大，但我这个人没有年龄观念，我喜欢你就不管你别的什么，其实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嘛，真心喜欢一个人何必要在乎她的年龄？何必要在乎她的家境？何必要在乎她的生平？也许我的思想幼稚，但我的爱我不悔。

临下车的时候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以便以后联络。本来，我是想邀她和我同走的，但她却说要等她老爸来接，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步出了火车站。

回到学校，宿舍的哥们对我一阵“夸奖”，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不够意思，说我没有哥们意气，无所谓了，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啊。对他们的话我根本没心情理睬。听说第二天就要搬家了，搬去北院的主校区，这也意味着以后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了。但分到哪我们都无

所谓的，反正哪都那样，我们到哪都是颓废，到哪都是郁闷，到哪都是堕落。不过这一分我们原来宿舍的几个哥们就不在一个宿舍了，我们几个在这个混合宿舍的相聚终究要离别了，大家都怀念这段时间里一起度过的风风雨雨，因此，那晚上我们又集体上了一次通宵。不过对这些事情我都没有感觉了，此时我的脑中想的全是火车上与光军的相遇。

那晚我没有抵抗住对她的思念，在网上写下了诗篇，在网易社区注册了自己的ID，在上边发了好多文章来编织自己对她的爱慕。——

《我爱上你了》

不知何时，

颓废

曾一度使我失去

诗人的灵性！

荒唐、混世里，难以自拔的

是心，卑鄙龌龊的是人。

是在火车上，眼前出现了

这披着白雪的天使。

她飘飘飞过，

把满

车厢的空气都染满了天香。

“他坐到我对面了！”

一尘不染的双手洁白无瑕，

举世无双的容颜梨花带雨；

自是冰肌玉骨，

谁疑清凉无汗？

“他一定是太累了！”

疲惫依旧放光的娇颜，

倦怠仍然着彩的媚态；

自是当今浣女，

谁疑美若天仙？

“我要记下他。”

你的容颜是我的渴望，

你的身体是我的向往，

你的全部是我的敬仰，

我的生命将因你觉醒。

一句话：

“我爱上你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得思念她，那段日子我就像个初恋的孩子，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她。

第二天我们集体大搬家，全向北院进发。学校吝啬的很，两千多学生的搬家事情他们竟只找来了两辆小货车，仅那车斗里边的包箱麻袋就堆得和小山似的，上边更不用说坐人了。如果等这个车把我们几个送到北院去那就要等到明年了，最后我们还是自己花钱找的车，把行李衣物什么的拉到北院去的。

全校人都在忙碌着，我们更不例外。我们分到的新宿舍在二楼，这以后132宿舍就成历史了。由于我和通哥还是在一个宿舍，因此我们两个一起拿着行李向二楼的226宿舍走去。这宿舍依旧是个混合宿舍，我这大学就这命了，注定要住混合宿舍。我们进了屋，好家伙，这屋子边确实很“丰满”，里边有电视，也有电脑，确实是比我们原来的宿舍配备齐全，不过别想错了，这电脑和电视都是我们那些大三的哥哥自己花钱买的，学校是不可能掏腰包帮你配备这些东西的。

都快下午了，这三个大三的哥哥还在睡觉，不用多想，又是一帮堕落的人。这个屋子显得很大，十张床铺现在只有三个人住，确实显得宽阔不少，只是这个天花板我怎么看怎么别扭，就那一条条裂缝是要养穿山甲呢？我靠，好家伙，你说这要是哪天楼塌了，那我们这帮人的小命不都玩完啦？

床铺很脏，为每个人配置的箱子还没有钥匙，大三的哥哥看我们两个到了全都起来给我们腾地方，哥们们都不错，很热情也很善良，都是好客的主。其实这是臭味相投，大家性格都一

样，爱好也都差不多，再加上到这里来不用学就会的郁闷，使得我们一见如故，不用介绍就打得火热一片。

第四十九章 光棍国际歌

或许许多事情真的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和通哥先到的这个宿舍，因此我们两个各占了个上铺，并且我们两个的床挨着，以后的日子我们一直是睡对头。那下午，群柱和程亮竟也拿着行李寻了进来。嘿，这次好，我们班的活宝全聚一个宿舍来了，这宿舍以后可要热闹了。

“我靠，小胖，一暑假不见你怎么瘦了？”见到程亮我很是诧异，真的，他确实比以前瘦了，至少是比四个月前瘦了。

“能不瘦吗？就非典那日子里我就掉了十斤肉啊。”小胖说话的时候把手伸到了身前，并且伸出了舌头，那样子还真像头死猪。

“我靠，哈哈，你看你那样子，好象非典碍你什么大事似的。”我取笑他说。

“恩，哪呀，要我说小胖不是因为非典才瘦掉的，他瘦了纯粹是因为每天都在楼道里跳裸舞。”群柱也来掺和。

“跳裸舞？你小子还会跳裸舞？”我很难想象，程亮这样的身材是怎么跳裸舞的。就那二百多斤的肉膘，要是跳起来还不和海狮求偶似的？不过小胖的身材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他那两个赶超女生胸部的乳房，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自慰解闷呢，我就没少摸那玩意，别说，手感还真不错。

“去你的吧，我那哪是跳裸舞啊，我纯粹是给利波那小子解闷呢。”小胖解释着。

“哦？怎么回事你说说。”

“利波那小子每天晚上熄灯之后都给他女朋友打电话，而我就在他边上给他跳舞，郁闷他。”

“那你就脱光了跳？”

“哪呀，那会热，每天熄灯之后我们这帮男生就去水房洗凉水澡，人挺多的，我就先给利波跳两段。”

“那女生不出来看？”

“哈哈，她们还敢出来啊？就这帮郁闷的大老爷们，正性饥渴呢，她们熄灯之后就再没有敢出来的了。”

“我操，那非典的时候女生岂不是很郁闷？”

“她们不郁闷，她们活得快活着呢，就咱们上边那宿舍，每天都看A片，我们向她们借她们从来不给。”通哥插入了话题。看来非典的时候他们确实还挺难过的。

“不是吧？女生看A片啊？你亲眼看到的？”我问。

“娘的还用看啊？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楼下那暖气孔里听上边的打泡叫声，哎呀，当时那个郁闷啊，你是不知道啊，哥们几个都快被逼疯了。每天就是喝酒打牌和唱歌解闷，一群大恐龙我们实在是看不上啊。”看来通哥很是痛恨非典时期被关在校园里那段时光，不然他不会用普通话说这么多话。

“你们还唱歌？真有闲心啊！”

“恩，我们唱歌，每天都唱歌，并且一唱就是集体开唱，要说那时候就唱歌有意思。”

“哦？那你们都唱了什么啊？”我对这很好奇，因此追问了下去。

“要我现在给你唱吗？”小胖那个猥亵的家伙眼中充满了神秘。

“好啊，那你唱唱我听。”我这一句话问出之后可不打紧，小胖通哥和群柱三人同时唱出了被改版的《国际歌》，别说，唱得还真是有鼻子有眼，词也改得相当正点。——

“起来，光棍大学的爷们，起来，被郁闷压迫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公”理而斗争。把“恐龙”打个落花流水，爷们儿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才是光大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驯化光大美女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驯化光大美女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光棍国际歌》了。

“我操，相当正点啊！你们每天就唱这个？”他们唱完之后大三的哥们在我之前问起了这个问题。

“还不止呢，反正也没事干，我们就什么歌都唱，不然待着也是待着，每天拿个小马扎对着夕阳练练嗓也不失为一件坏事。”群柱说。

“恩，我们唱歌完全是因为郁闷，实在是寂寞啊，女生们也寂寞，每天都来男生宿舍和我

们待着，他们有不少都整出感情来了呢，并且现在已经同居了。”小胖说。

“我也发现了，这次来的时候发现咱们学校的女生都变漂亮了，也邪门了，现在怎么看这些女生怎么顺眼，我就怀疑这是不是原来咱们学校的。”我说。

“那是你眼光降低了，再有就是她们会打扮了，还有就是他们老公滋润的好。”这是通哥的精辟解释。

“也许吧，不过这帮人比以前漂亮了是确实啊。唉，还好，现在我有女朋友，不然我就去追咱们班的女生了。”这是我的心里话，一个暑假没见，我们学校的女生集体变漂亮了，以前那些恐龙都不知道去哪了，这真是个奇迹啊。

“别说，你们大二还真有点漂亮的。”这是大二的宝星哥哥，这家伙嘴好使的很，并且为人处事也都不错。

“要说漂亮还是你们大三，那才叫真正漂亮的呢。我们大二这点女生没个好看的，我就纳闷这暑假过后她们怎么都变了模样了？”

“还说你们大二没有好看的呢？我今天就发现了N个啊。”

“晕死，那是你没仔细看，只看了个侧脸或是只看了个朦胧脸，你如果仔细瞧瞧就会发现我们大二的妹妹全是恐龙级的。”

“不是吧，你们也这么惨？”

“还说呢，难道你们大三也没有美女？”

“普遍现象，普遍现象，你看到的美女也是那种朦胧美呀！”大二的哥哥一声长叹，看来没有美女的日子还真是不好过啊。

“你们发现了没？现在咱们学校周围突然冒出那么多‘自动售套机’，那就是专门给咱们大学生准备的。”通哥是蔫土匪，别看他表面上装得什么都不知似的，但对这事他从来不在别人后边。

“我也看见了，有时间我们买几个来玩玩，就算不用我们也留个纪念啊，怎么说这也是大学里买的套子啊。”我提议。

“你狠，我才不花那冤枉钱呢。”通哥说。

“你还冤枉？你不是有老婆吗？你和你老婆用啊。”

“用也不用那里买的啊，那里卖出来的套子型号小。”看来通哥是早就用过了，不然他怎么会这么说。

“哈哈，你小子……”大家都被通哥逗笑了。

“念傻爷酶唆，念傻爷酶唆（俺啥也没说。），……”通哥终于又说了句沧州话，他说话我就想笑，这沧州话实在是太逗人了。

“轻轻地我要插进去，请你配合着用点力。或许会很痛，或许会流血，但这确实是很爽的。没有我的日子里，你拿香蕉当鸡鸡，没有你的岁月里，我拿热 云霄阁论坛

——bbs.yunxi aoge.com 水瓶来代替

。”小胖欢笑之余又唱起了一首猥亵歌曲，不知道齐秦听到这首《大约在冬季》的改词歌曲之后会怎么想？他边唱还边表演，学着通哥刚才的话，在通哥身边做起了戴套子的动作，哎呀，当时那个笑啊，文字是没法表达了。

晚上，大家闲来无事，幸好学校在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供电，而我们宿舍这次有了电视，宝星哥哥还有个PS，我们吃了饭就在电视上练拳皇。他的游戏盘还挺多，闲暇里，我们宿舍的哥们就轮番玩游戏。这时候我们没感到过空虚，每天除了玩PS，我们就看电视，并且宿舍中还有电脑，我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练练C-S，并且边练边听音乐，这宿舍的日子过的还真滋润啊。看我们每天生活多“丰富”啊。

这电脑是大三的一个哥哥的，我们叫他小唐，不过这家伙每晚睡觉都不盖被子，只是盖个蚊帐，他穿的那条内裤也是另类，花里胡哨的，怎么看怎么不像男人穿的，因此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唐姐姐”。

这里要谈的是小唐姐姐的电脑。先对看此文的妹妹说一句，大学男生的电脑是绝对不能随便碰的。如果你不听劝告，那么没准你就会在男生电脑里找到自己的裸体图片。小唐姐姐的这个电脑就简单了，除了装点学习的东西外就是一色的大A片，装满了电脑的D盘和E盘，里边黄色电影有的是。因此，每天看黄片又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消遣了。

其实，宿舍里也就黄片收视率高。我们宿舍每天在开电脑看黄片的时候都会招来很多我们班的同学兴致勃勃得和我们一起看，反正这是男生宿舍，我们再不用怕女生过来看了。更何况我们这个宿舍又处在“三不管地带”，我们看黄片从来都不用担心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因此，就我们宿舍那个小地方有时候竟能挤到四十个人。对着电脑的床上每次都坐两层人，二床一排

一床一排，大家都对着那17寸的彩屏显示器看得不亦乐乎。

唉，没办法，谁叫我们是一群光棍来着呢？最起码看这东西还能解除心理上的空虚，以及生理上的寂寞，不过晚上睡觉大家可就要小心了，反正我是不争气，每次看了之后都梦遗。

唉，这郁闷的大学生活啊，反正我就是这么虚度的。

第五十章 她竟是个性白痴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宿舍比去年的宿舍好多了，最起码来到这后我们与郁闷两个字吻别了，又是电脑又是电视的我们可乐和了，如果这样我们还说郁闷那我们就是傻瓜了。

大三的三个哥哥每天玩得也是不亦乐乎，每天上课之后我们几乎都是在宿舍里度过的。每天都练习电脑游戏和电视游戏，虽然堕落了点，但最起码我们摆脱了郁闷。

在搬到这个院之后开始的几天里，我们几个上课还很积极，不过我在去上过第二节课之后就再不想去那上“睡觉课”了，实在是没意思啊，去了只是为了应付点名，点名之后我们就睡觉或看小说，就这课上得也太没有意思了。枯燥乏味不说我们还要忍受“唐老鸭”（堂老压）老师们没完没了的敬业教诲，上这样的课简直是要人命啊，我啊，我算看透了，早日脱离苦海吧。

大三的哥们更看破红尘了，除了小唐姐姐一个人很喜欢上课之外那两个都已经堕落到极点了，每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被窝里睡觉就是起床玩游戏，这生活简直是大学堕落例子中的经典。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清楚，如果我再在这里混下去以后的结果绝对不会和他们有二样。

那天早上我突然想去看看大三的姐姐们的长相，再加上那天早上的课要点名，因此我就代替婊子哥哥和宝星与小唐姐姐一起去他们班上转了一圈。那婊子哥哥也确实是懒，明知道那堂课会点名他还不起，硬要我去替他点名，而自己却和周公的女儿拜堂成亲去了。

进了阶梯教室，大三的姐姐们倒是很赏脸，齐刷刷得把目光抛到我脸上，嘿，这回头率还真高啊。不过这些人光看脸是不行的，看脸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他们班还确实是有几个凑合的，但你的目光千万别向她们下半身看，如果看了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到了葫芦架下的感觉，就那身材，真是棒得不能再棒了，该粗的地方不粗，该细的地方不细，普遍大腿粗屁股小，腰肥胸瘦，一个个都是标准的葫芦身材。

“唉，你们班女生我看得好晕哪。”偷偷得，我对正在听音乐的宝星说。我实在是不想再观赏这些葫芦姐姐了。

“我就说了，普遍现象，这次你见识了吧！”宝星摘掉一边的耳塞，侧过脸对我说。

“晕死我了，全都是葫芦身材啊？”我这话才说出去就把宝星逗笑了，看来他对我下的这个定义还挺满意，边笑边向我伸出大拇指。

“对对，全是葫芦身材，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南瓜身材和黄瓜身材呢。”说着，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我们学校没有讲师，更没有教授，学校的老师还有不少是在读的本科生，可想而知这师资水平是多么的差吧。这也是我感到一个被骗之处。不过大三的哥哥们似乎都已经习惯这种人讲课了，因为这样的人讲课时大家可以为所欲为，老师讲课你完全可以不听，你不听课完全没有人管你的。大学里自由的很，学不学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了，如果你有很好的自学能力那你就在这里学习很出色的，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靠我自己自学那还要你们老师干什么？宝星说的好，“没办法，大学就这样。”靠，没错，大学就这样。

以前我一直以为小唐姐姐很爱学习，可这次和他一起上了一堂课才知道原来他来上课也纯粹是为了混个出勤率，点了名之后这小子就把课桌当老婆，抱着它就呼呼大睡。唉，我就郁闷了，每天都是这样那哪如回宿舍睡啊，不就是为了个点名吗？为了点名来这里啃桌面确实是不值得啊。

我从来不在乎出勤，现在我才不在乎挂科不挂科呢，反正自己大一的成绩没有一科过关的，大二也就爱过不过吧，再也不想它了，想它倒是心烦。不就是为了个毕业证吗？我TMD不要了。每天早上大家为点名着急上课去的时候我就在被窝里睡觉，我不管他点名不点名，反正我睡醒了再说，每天有电的时候起来玩会游戏，没电的时候想着要上课了就去课堂上溜达一圈。大二的时候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这样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更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混是为了什么。不过我的迷茫问题大三的哥哥们都给了我答案。——等到拿了毕业证的时候就混到尽头了，你在这里混就是为了个毕业证。

“咱们学校的毕业证如果考试不过关就拿不到吗？”我问大三的哥哥们。

“也不是，其实你只要把学费都交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样能拿到毕业证。”婊子哥哥回答我说。

“不是吧？那岂不是说毕业证是拿钱买来的？”

“就是拿钱买的啊。具体的说是拿我们的学费买的。”

“晕死！三万多啊？那干吗学校还要考试？把重修补考说得那么严重？”这是我心底一直的疑问，估计也是我们班所有人心里的疑问。

“咳，还不是为了走个形式？还不是学校为了多赚点钱？”婊子哥哥这话说得很老练，好象他对学校的事情很清楚似的。

“我操，学校真黑啊。”

“你刚发现学校黑啊？学校黑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呢。”婊子哥哥似乎还有很多的感叹。

“那你说我要是不交学费也不想要毕业证那学校还让我在这待下去不？”

“我告诉你吧，学校才不会赶你走呢，就算你不交学费，最起码你在这得吃饭吧？你在学校食堂吃饭不还是花钱了吗？学校照样赚你钱。你不交学费学校肯定不给你毕业证，但是如果说上了三年最后你连个毕业证都没有拿到，那你还上个什么劲头啊？”

“我现在在这上学纯粹是为了我妈心里能够宽慰些。其实我要不要毕业证无所谓，我从来不指望以后咱们学校的毕业证能派上多大用场，只是我要是现在就不上了，我没法向我妈交代啊。”

“咳，那还不是了，你要是没法向你妈交代那你就不要交学费了，我们班的家齐大一的学费到现在还没交呢，都欠了三年学费了，他还不是照样在这上学？老师也没找过他，主任找了就说家里穷没有，实在逼得紧了就请主任吃一顿，到时候主任什么话都没有，你还是照样在这待着。”

“我操，他不交学费，那么多钱自己留着干吗用啊？”

“谁还愁钱多啊？学费不交都玩电脑使了，要说他也够败家的。”

“我算看透了，来这个学校简直是受骗来了啊。”我感慨万千，和婊子哥哥谈话之后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交学费了，我来上学又不是为了混毕业证的，只是我太愧对我妈了，家里的事情那么多，那么杂，而自己却在这整天无所事事，甚至还一直在挥霍，唉，我对不起我妈，更对不起我那九泉下的父亲。

怎么说呢，这时的自己每天都会发现自己的卑鄙，但每天又无能为力得随波逐流。大家都在颓废大家都在虚度，难道我就能逃脱这个命运吗？

困惑里我想起了火车上的相遇，对，我还有半个女朋友呢，上课无聊我就找她去吧。因此，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约她出来一起散步。

第一天我们去了个公园，一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我很郁闷，带了她一路她竟连碰都没有碰我，唉，这家伙难道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可是想要她做我女朋友的啊。

公园里我们两个也没有待太久，她说她还要去上自习，过几天要考英语六级，因此我也没有强留她。只不过这次我和她在一起感到很拘束，甚至都不知道和她谈论什么话题，她几乎是个学习白痴，只对功课感兴趣，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说她什么都不懂，当我用手楼向她的腰时她竟还有要躲的冲动，当我很用力把她搂住的时候竟感到了她的颤抖。唉，我晕哪，她比我大三岁啊，难道竟还对男孩子敏感？我就郁闷啊！怎么会碰到个这样的女朋友？难道身边这个人真的是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吗？在火车上我看她简直像个天使，怎么今天约她出来后竟觉得她是个性白痴？

“你知道这个盒子里装什么的吗？”在走到一个自动售套机跟前我故意问她。

“装的是啥啊？”嘿，她还真是不知道，竟又反问我。

“你真的不知道？”我怀疑她在和我装糊涂，因此又问。

“我真的不知道啊，你快告诉我吧。”她的样子很是着急，不像是装出来的。

“里边是避孕套，难道你不知道？”反正也这样了，说就说吧。

“避孕套？什么是避孕套啊？干什么用的？”

“……！”我什么话也没说，瞪大眼睛看怪兽似的看着她，郁闷啊，哪有这样问的？她二十三了呀，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第五十一章 上大学在厕所洗澡

“你还没告诉我呢，避孕套是干什么用的？”她竟追问我。

“你真的不知道？”我依旧巡视着她，我一直以为她在撒谎，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她虽然

爱读书，但对性知识这方面的了解却接近白痴。

“我真的不知道，你再那样看着我我生气了。”她掘起了嘴，看来并不是装的。

“避孕套就是……就是……”我晕，我可怎么向她解释！

“就是什么啊？这么憋气！”

“就是……，我解释不清楚，你还真是个性白痴！连这都不知道。”我确实解释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查过字典，对这个又不是专业的，解释起来还真是费劲。

“呵呵，你才知道我是性白痴啊？”她竟笑了，“好了，解释不清楚就解释不清楚吧，不用解释了，以后慢慢解释。”

“也好，你呀，难道你连一点性知识都不懂啊？”

“都说了我是性白痴了，还要我对你说多少遍？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会去学。”

“……？晕死，和谁学啊？”

“书本啊，还能和谁学？”

“呼…，和书本学还好，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我也快到学校了，你就不用送我了，快回去吧，天这么晚了。”她催我，我是要回去的，和她在一起真是郁闷死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竟都没法解释，如果她有实践，那么我才不用这么费劲呢！

“好吧，那我们有时间再见。”

“恩，有时间再见。”我们再见确实是要找时间的。我是无所谓，关键是她，她是个学习狂，就这次约她我都在约定时间之后又多等了她半个多小时。

回到宿舍小胖和通哥正在玩游戏，郁闷之际我向他们说了今天的遭遇。

“哈哈，你笨呐，你不会告诉她那是打泡用的啊？”小胖笑着对我说。

“我当时是想告诉她的，但是一想告诉她后又该问我打泡是什么了，那我可怎么解释？”

“哈哈，那也好解释，你不会说打泡就是把你的香蕉塞进她的热水瓶里啊？就说你笨蛋了。”

“我去你的吧，我要是那么说就完了，怎么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约她出来啊，我能和她说这话？”

“哈哈，反正你是笨蛋，我不和你说了，走，通哥洗澡去啦！”小胖说完就把上衣脱了扔到床上，并且紧接着又把全身脱光光。靠，当时那举动把我看蒙了，我还以为他发了神经病。

“等我拿盆子。”我只顾看小胖了，没想到身后的通哥已经把衣服脱了。

“你们抽风啊？”我纳闷的问。

“去你妈的吧，你才抽风呢，我们是去水房洗澡。”说完他们俩就一起向水房跑了去，还真别说，小胖那一身膘跑起来就是好看。不过他们两个说现在去洗澡我就不懂了，一会就快熄灯了他们两个干吗要洗澡？不行，我要看看个究竟。

我们这里水房与厕所是连接着的，现在天气又是那么热，每晚熄灯左右厕所边上就会有一群郁闷的哥们在那裸着身体用水盆向身上泼水解热，他们还互相对泼，弄的满水房的水，别人都不好进去。由于我们这水房与厕所连接着，其连接处只有一道门槛隔着，大家都把水从自来水龙头那接到盆子里，然后向身上泼，满盆子的水泼到身上确实是解热了，但是水泼出去之后总要流到地上的，因此，地上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流不出去就会越过门槛向厕所流去，要是赶上哪天厕所的尿多了，哥们们泼的水也多了，那尿就会越过门槛和满地的水混在一起，满地水还会变成黑中带黄的颜色，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看大家那洗澡时候的高兴劲头，似乎大家并不理会那黄色的液体，一个个还都洗得不亦乐乎。

这澡我是从来不敢洗的，不是因为地上的水没准会混上别的液体，也不是因为我身上有二十一道刀疤，实在是因为我受不了厕所里边那熏死人的气味啊，就那个味道，我敢保证，如果一个味觉正常的人在里边待到两个小时以上，那他再出来的时候不死也该残废了。

没办法，谁叫这是男生宿舍呢？男生宿舍就这个好，洗澡的时候不用忌讳什么，大家都是男的，自己有什么谁都清楚的很，谁还会在乎脱光了的呢？

不过说到洗澡，就不得不说说我们学校的浴池了。由于学校就一个澡堂，因此，男女洗浴就要分开。要说学校也确实是够不公平的，学校本来就男生多女生少，可男生每周洗浴的时间却只有周四周六两天，剩下的时间就全分配给了女生洗浴。真是重女轻男啊，我们强烈要求女

男平等。虽然是光棍大学，可我们学校却是女权至上，他奶奶的，这什么世道啊。搬到这个校区之后我有幸去过这里的澡堂一次，我进去之后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到了正赶上大集时候的农贸市场，里边那人那个多啊，由于澡堂每周就对男生开放两天，所以大家都赶在这两天来洗澡，那么多男生一起洗喷头都不够用，有时候甚至说洗澡还要排队。好不容易站到了个喷头下，才发现那喷头十个眼有九个都不喷水，我就晕死啊，这简直就不是人来的地方，

还好，他们去洗澡我去打游戏，才懒得看那帮人的裸体呢。

虽然每天在宿舍玩不花钱的游戏，但是什么东西玩多了都会腻味，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糜烂得很，每天除了打游戏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实在是无聊，宿舍几个大老爷们又想去外边溜达溜达了。

本来，我们是想去打耳眼的，并且都已经商量好了。可一出校门那几个家伙就不象话了，到了理发店他们几个全变了卦，没办法，最后就我自己打了两个耳眼。可这一天还有好长时间要打发，光这么在街上转不行啊，因此，小胖提议要去逛手机市场。确实，大一的时候没有手机就已经够憋屈的了，大二自己有钱了，难道还不去买个手机玩？再说了，我不少原来的同学都向我要手机号呢，没有个手机确实不方便。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又坐路车去火车站边上的大商场去乱逛了。

“大贱，你想买个什么样的手机啊？”半路上小胖问我。

“还没想好，看看吧，看看哪款好看哪款实惠我就买什么样的，毕竟我这里没多少钱了。你呢？”

“我？我想买个彩屏的，到时候看看吧。”

“你不是交了学费了吗？你还有钱买手机？”我很纳闷，小胖昨天还说要节省开支，可今天竟又来买手机，真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

“咳，管他呢，到时候钱不够了先向柱子借点，不买手机忒憋屈啊。”嘿，原来他也感到憋屈。

就这样，我们几个在手机商场里转了一下午，最后我们两个全买了手机，小胖那花了一千三，我那花了一千，再加上办卡，我们两个那天下午就糟蹋了两千七百多块，不过还算欣慰，买了手机的感觉就是爽，确实是与以前不一样。从此，我们宿舍就成了“养鸡”舍了，七个人有五个人有手机，每天晚上手机短信铃声不断，发短信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

掐指一算我来学校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些天我几乎就没有去上过课，而任科老师却天天点名，由于我每天都不去，使得自己一下子在老师那里成名了，全年级几乎没有不知道我名字的老师。

虽说学校不会这么快就开除我，但是警告还是要找上门的，因此，辅导员小黄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教导了一顿，她可谓是苦口婆心，说我不好好上学对不起我妈什么的啦，又说我不好好上学对不起自己交的学费什么的啦，说得可多了，不过她的话对于此时的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感觉她像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在磨叨，那些教育我的话简直就像是唐僧在说：“人是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哎呀，听了之后简直能让你郁闷死。

还好，小黄对我还挺关照，那一堆磨叨的话说完之后竟来了一句这次先叫我写检查。咳，你说这多扯淡啊，害我空着急了一场。我还以为要给我警告处分，原来只是要我写检查，嘿，我欣然同意啊。因此，我就写下了大学里最后一份检查。——

检查

我，芮文明，由于旷课太多，因此受到了学校的一致“表扬”——处分。我感到十分内疚、特别惭愧、非常后悔。自己都难以置信自己竟然犯下了这么多错，如今受到老师醍醐灌顶似的教诲，我知错了，我决定一定十分认真的改正自己，以后绝对不落下一节课，决不再旷课逃课，认真学习做一名好大学生，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给自己的将来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就这样，旷课一个月就没事了。不过面子还是要给的，写完检查之后的几天我可听话了，几乎每天都去上课。

第五十二章 强奸小唐姐姐

仔细想想，写过检查之后的几天里上的课竟是我大学生涯里上过的最后几天课。没办法，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我这个人命中注定大学就会上到这里的。

最有记忆的是那堂英语课，那也是我那几天里上的第一堂课。早上我们起了个大早，就给老师面子不迟到，饭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吃，小胖我们俩起得最晚，因此，仓促间每人拿了根油条就向教室跑。

上大学后我们进教室从来没喊过报告，何况这时候并没有迟到。小胖在前，口中叼着那根还没有吃完的油条，那样子在前边看一定滑稽的很。随他之后我也走进了教室，但我才露面就搞得满座哗然，大家看到我上课都感到很惊奇，我来上课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奇迹一样。大家的反响立刻引了起老师的注意。

“Hello! I don't have breakfast now!” 英语老师看着小胖说，她以为大家的反响是因为他才做出来的，因此她试探着问。

“恩？恩？啊，Hello, teacher!” 他回头看着老师并且口中依旧嚼那根油条，老师的话他并不懂，只是老师向他打招呼了，他总不能不回答吧？

“What's your name?” 老师表情很慈祥，但就是那话让小胖听了不自然。

“啊，我叫程亮！”此时小胖的油条还没有吃完，但他却不敢再继续吃了，怎么说和老师说话的时候吃油条也不是件雅观的事，而我此时早就把油条扔了，我知道一会老师还会问我的。

“And your name?” 果不其然，在看到那反应不像是因小胖引起的之后她就直接问我来了。老师的英语还不错，发音很准，并且话说得也能入境，口语用得恰到好处。

“老师，他叫大贱。”老师问我的时候大家在下边乱起哄。

“Rui wenming!” 我回答着。话才说完老师那眼睛就瞪大了一圈，并且她正了正眼镜，从讲台上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

“你就是芮文明啊？”嘿，老师那样子真滑稽，看我就是看武侠小说里的大侠，那表情似乎在对我说：“久闻阁下大名，今日一见真是久仰！久仰！”并且也一改那很爱用英语和人说话的口气，和我说起了汉语。嘿，看来我还真是出名啊。

“是的，我就是芮文明了。”老师的话我很明白，我知道此时她的心情，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她肯定不敢相信啊，自开学来我就没上过几堂课，而今天竟来她课堂上上课了，怎么说她也该感到“荣幸”了。

“嘿，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才对？这可是你头一次来上课啊，我这点名册上可就你旷课最多，基本上你就没有来上过课，是不是啊？”

“是的，呵呵，以前我确实是没有上过啊，但今天我不是来了吗？嘿嘿，以后我会好好上的！”说完，学校那一直打但一直对我不起作用的上课铃响了，还好，这铃声总算是派上用场了，我说完话赶紧拉着小胖向座位上撤去，才不管老师说什么呢。

今天来上课感觉还不错，坐在位子上之后我们就拿出手机来发短信，反正上课也无聊，发短信是打发时间的最好办法。因此那课堂上短信声就响了，我们故意不调成震动的，玩的就是这个新鲜。老师虽然对此也不满意，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这次英语老师算是认识我了，终于见到我这个逃课之王了，那以后只要看我到班上来上课就不点名，我简直就是衡量我们班出勤率的标准，在老师们的心中肯定有这么个想法，“他芮文明都来上课了难道还会有人不来吗？”

我们一上午共两节大课，一节课两个小时，中间有十分钟休息时间，我觉得这十分钟时间是班上烟民们的时间，厕所里楼道里都是叼着烟头的哥哥们。

第二堂课是我们的专业课，专业讲的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甚至我连我们老师是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这回第一次来上课我连书都没有带，进门的时候又惹来老师对我的一记看怪兽似的眼光。我才懒得理他，到这里来又不是听你讲课的，我是来点名喊到的。但老师在点到我名之后他竟要我站起来，说要认识认识我，并且还把手镜摘掉仔细打量起了我来，我就晕哪，看来我在老师们心中简直就是“神”啊，一个个竟这么“崇拜”我，唉，我可真幸福啊！

大学里上课就是这样，不是聊天就是睡觉要不就是玩手机，老师是不管纪律的，完全靠自律，只要你别做得太过分了就没事。这样的课堂是我高中时一直奢望的，但是现在我却感到这样很龌龊，或许吧，是因为我待够了。

专业老师是个“唐老鸭”型的老师，等他下课简直要盼星星盼月亮啊，幸好他不点第二遍名，否则我们又要受折磨了。小课间的时候我们宿舍四个就偷偷溜走了。其实宿舍更无聊，游戏玩腻味了，又没有美女，我们只好自己找乐了。

今天小唐姐姐竟没有去上课，回到宿舍正赶上这家伙在宿舍郁闷，看我们回来闲着没事竟要和我闹，最后，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压到了床上。

“来啊，大家都来强奸小唐姐姐啊！大家快来啊，机会不容错过啊。”我就这么在床上喊着，小胖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在我喊的时候一起向我身上压来。小胖那一个顶俩的身躯是不用说的了，他压在我身上我都难受的要死，更何况他上边还压着通哥和群柱，那在我身下的小唐

姐姐就更惨了，哭丧着脸，伸着舌头瞪着眼在下边呼喊。

“小胖，我操你祖宗十八代啊，快下去，再压我就要上火化场啦。救命呀，压死我了！”小唐姐姐肯定是痛苦的，四个人的重量都聚在他身上，他能有个好吗，这泰山压顶的滋味确实是不好受，看他在我下边那样子就像快把他压出屎来了似的，爽啊。

反正大学待着也是待着，无聊就自己找乐呗。估计别的大学里和我们一样郁闷的哥们们也没少找这样的乐子。不是我们无聊啊，是大学生活实在是太郁闷了，没办法。

第五十三章 电话做爱

大学里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跑去上网，怎么说虚拟中还是能找到那么一种勇气，那么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

说到上网，聊天是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网恋事件都是在QQ上引起的。我的QQ申请了四年多了，对于网恋的事情却一件也没有发生过。现在上网也不再玩游戏了，除了聊聊天就是去网易社区写两篇稿子，纯属聊以自慰，写的东西都是给自己看的。不过我没有想到，我写的东西竟有那么多人喜欢，因此，在网易交了不少网友。其中最要记的是一位叫麦田的网友，她喜欢我写的东西，并要求我也为她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

那时候我与麦田的关系一直保持在用字迹聊天的范畴，因此谈的事情很拘束。但自从我们聊了视频之后事情就全改变了。她说她喜欢我的声音，并不止一次的要求我念自己写的诗给她听，渐渐得我们发展到无所不谈的地步，到后来我们交换了彼此的手机号。

我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挂在网上的，每天不去通宵的时候我就在宿舍里与麦田发短信解闷。我们确实是无所不聊，我和她谈到我现在的女朋友，我说我的女朋友基本上是个性白痴，因此，我们发的短信多半都是聊性知识的。

大学里郁闷的人不是我一个，在我与麦田发短信的时候通哥也参与了进来，我早说过，通哥是性知识的行家，有的问题问出来都不是常人能理解的，就因为他一句挑逗性的短信，使得那边麦田也发来了一条，“天！怎么办？你觉得好玩啊？我要难受死了，又不会自慰！你还可以自慰解决，我怎么办？”这 <http://bbs.yunxi aoge.com/index.asp>：云霄阁论坛 一条短信就是她第一次发过来的，以后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聊天。

“难受？你怎么会难受呢？你们女的有感觉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吗？”

“我不知道她们什么样，反正我有感觉的时候下边湿湿的热热的。你呢？”

“其实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才难受呢，难受的时候甚至想找个手电塞进去了事。你现在有感觉？”

“有点。好哇，你引诱我！不过我喜欢他从后边进来，他喜欢我坐在他身上，呵呵，你呢？”

“恩，我也喜欢从后边上，从后边射了的感觉很不错。”

“我没有感觉，我常不知道他射了，似乎他射的不是很远很有力。但我也不敢肯定，待不久它会自己滑出来的。”

“不是吧？射了你都没有感觉？男人射了的时候一般都是高潮的时候啊，你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真的吗？我没有觉得自己有过高潮，我和他最夸张的一次两天，除了吃饭就是做爱。累了就睡醒了就做，没日没夜，爽到死掉。”

“我晕，你们超能。啊-不行，我受不了了，现在下边涨得热热的，超硬，真想现在就塞进你那里去。”

“不是吧？现在？我们可距离十万八千里呢，我也想，可我们怎么可能呢？”

“好郁闷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你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就能抱着你和你在一起了。唉。”

“是啊，为什么我们会隔这么远呢？”

“要不你给我打电话吧。”我提议到。

“好的，等我给你打过去。”

就这样，我们从短信聊天转到了打电话，我们两个的电话是长途，她打过来我接的，就这电话一直没有防下，那晚上我们两个聊了一夜。

……

“我们这算不算网恋？”我问。

“不知道，应该不算吧？我们只是在谈性知识啊。”

“哈哈，谈性知识？那好，现在我就叫你听听我的声音，我要和你在电话里做爱。来抱紧我，我要进去了，啊~哦~”说话间我就在自己床上开始了运动，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会真的运动了起来。

“不是吧？这样也行？哦~我感觉到了，用力点，啊~”她在那边也是极力配合。

……

“好，我给你，接住，快，就快射了，你感觉到了吧？”

“天哪！我现在下边湿得一塌糊涂！你报复我？”

“呵呵，不是，只是感觉还不错。我真的射了。”

我这话是真的，在我那床板上我运动之后身体的精华已经出来了，没想到只听声音也可以把自己弄到高潮，不过这和自慰没什么区别。

“我这里也湿成一片了。不信你从电话线里钻过来看看。唉，没想到这样也会湿。”

“我要去一趟厕所，解决掉，不然我的内裤就被污染掉了。”

“也好，我也得去找纸把下边弄干。”

“好，那我们一会再聊。”说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此时才发现大家全睡着了，看看自己手机上的时间也已经到后半夜了，黑灯瞎火之际我摸索着向厕所走去，在厕所里解决掉那一片狼藉，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梦游，不过自己意识特别清醒，我很清楚刚才自己做了什么，并且一会自己还要去面对。

“我很迷糊，刚才的感觉确实不错，不过当清醒之后却感到很龌龊，你呢？”回到自己床上我对她说。

“我也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在电话里和一个异地从未谋面的人用声音做爱。唉，难道我们这就是网恋？”我知道，她也很迷茫。

“也许吧，不过我不敢肯定，或许我们明天就会忘记对方，也或许我们会因缘分而走到一起。”

“可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啊。”

“我不是也有个女朋友呢吗？”

“唉，都不如意，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个寂静的小屋中头对头的一起阅读一本《一千零一夜》，就这样度过一生，与世无争。就像你的诗中写到的那样。”

“恩，其实那也是我的一个梦想，——让风飘去，带走我的寄托。人生红颜一春梦，不如踏歌。俯首世间，人生几何？”

“是啊，其实我们水瓶座的孤独寂寞的性格已经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就像你那个诗里写的，——……我人孤独但我无悔此生我心孤独但我庆幸无污

。”她竟背诵起了我的诗歌，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没想到写给自己的诗歌竟也能在她心中产生共鸣。

“其实那诗是写给我自己的，我没想到竟也写出了你的心声，我很感动。”

“哈哈，其实你的诗写的不错的，我希望你一定要继续写下去，答应我，好吗？”

“我会的，我会一直写下去，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想法。”

“我知道，我怎么会忘呢？——三十岁之前写完自己所想写的所有小说，三十岁之后就去当诗人，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恩，没记错，我真的很感动，没想到异地竟有你这么个知己，唉，此生无憾了。”

“哈哈，快别这么说，就像你说的，要写一本书来记录你的家事，以此来报答你母亲，既然你有这样的目标你就要努力争取，其实我也很羡慕你，能为自己的事情而去拼搏，甚至那羡慕已经上升到佩服的地步了。”

“惭愧，我有什么让你佩服的呢，我只不过是在走自己的路罢了，我没有什么值得你佩服的，真的，我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恩，我了解你。只是我很想知道你是为什么要走写作这条路的？你又为什么不学自己的专业呢？你有朋友吗？”

“我有朋友吗？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你有影响的朋友。”

“没有半个，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不知道以后有没有。”

“那曾经谁对你有过比较大地影响？你家人？或者某个作家？”

“没有谁给我影响，如果要我刻意的说，只因看了的第一本书——《聊斋志异》，曾萌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聊斋~？哈，有意思，那你老师不支持你吗？”

“支持我的只有我高中时的一些同学，看了《聊斋志异》之后曾经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己写了一篇，但没有写完，就是这样，以后就开始自己摸索，写东西全是为了消遣，从来没觉得写东西还要用心，才不像现在这样，一写就是几个小时。”

“怪不得看了你的东西之后感觉你好像是学过似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学文？”

“唉，我本来是想学文的，可我妈偏偏要我学建筑，没办法，为了我妈顺心我什么都可以忍。”

“你对你妈可真是够孝顺的，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应该知足了。”

“快别那么说，我是个逆子，从来不孝顺的，只是我爸死了之后我感到很对不起我爸，因此要报答我妈，你明白？”

“恩，基本了解。”

“为了我妈，我不要结婚的，我和我妈说过，这辈子不结婚，就算是我对她还有我爸的报答。”

“那她怎么说？”

“她说我吹。”

“吹？怎么？”

“其实‘算是我对她还有我爸的报答’这句话我没和他说过，一是没勇气，二是怕她又伤感。”

“其实你应该说出来的，那样你妈会更好的了解你。”

“不，我说不出来，但我会写出来，全部都写出来，那是我此生的任务。”

“不，我现在就想听你说，不要你写。”

“不是吧？那是我悲惨的家事啊。”

“不方便说？那我们换话题。”

“不，不是不方便。总有一天，我能有那个实力写好的时候，我家事就会被世人看清，只是现在我还不相信我的写作实力。”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能力的，我支持你。”

“我的家事写出来绝对不比任何一本世界名著上的故事差。”

“不过我还是想听你说出来。你爸爸是什么人？”

“我爸爸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劳动人，妈的，我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劳动人民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竟还难免被命运所玩弄。”

“那你妈妈呢？”

“我妈就是无业游民，一个‘职业麻将手’，也是个再不能禁受伤痛折磨的体弱女性。”

“你长的像谁？”

“我谁也不像，也许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家，我的降临就是为了给这个家做个纪录。”

“那你是私生子啊？”

“靠，我晕死，我是我妈我爸亲生的，才不是私生子。”

“呵呵，开玩笑啦。可是我不明白，如此平凡的家怎么会有那么多事？你闯的祸？”

“也算吧，但是多半的责任都在这个社会，是学校的无理、平凡人的无奈、社会的不公、还有人性的沦丧！”

“不明白，我的家庭也很平凡啊，怎么没有那么多无奈和无礼？”

“呵呵，这就是命运，是天注定的宿命，没人能改。”

“那你的命运哪？”

“模糊不清。”

“改天我看看你的手像。”

“晕。”

“呵呵。”

“我告诉你好了。”

“怎么？”

“我的生命线是断的，被一个二厘米多的空白割成两段，或许我注定此生命不长。”

“别那么想吧，你的事业线哪？”

“不知道那个是事业线，也许我手上没有事业线。”

“怎么会？那你的感情线呢？”

“感情线没有分支。我从来不信这个，命运就是命运，无聊的人为了打发时间才想出看手相这样的无聊事情。”

“才不是，这个有时候很灵的。哎呀，我的头好痛啊，都给你打了一夜的电话了，我可是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啊。”

“哈哈，我是在床上，也是，我们都打了这么久了，一会天就快亮了啊。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恩，我觉得大学是个磨灭人灵性的地方。”

“是的，大学就是这么个地方，你看我现在不是无聊得和你在电话中做爱呢吗？哈哈。”

“你讨厌啊。不和你聊了，天快亮了，要不你再给我背一首你的诗歌听吧。”

“现在？”

“恩，就现在，我想听你写的那《首光棍一游魂》。”

“不是吧？我晕哪，这大早晨的你叫我念诗？那一会宿舍的哥们醒了还不把我当神经病？”

“我不管了，现在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想听啊，你就满足我吧。”

“哈哈，你要是说想听我叫我还能满足你，要不我们再来一次？”

“我和你正经的呢，快点吧，听你念一遍我就走了。”

“好吧，不过我有的地方可能会记错啊，别怪我哦。”

“我不许你记错，要认真点。否则以后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

“晕，好吧，我尽量。”

于是，在早晨大家都快醒来之际我就在自己的床上对着电话凭着记忆念起了自己的诗歌来

茫茫乾坤没有想爱之人
悠悠苍宇不见悦己之物
我人孤独但我无悔此生
我心孤独但我庆幸无污
如此漂泊天难留我地难留我
这样流浪人也放荡心也放荡
常世来世往然淡情淡利
飘飘往往
喜颜乐做天地一孤魂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的声音了，真的，简直是喜欢的不能自拔，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可能，我想去你那地方找你，到时候你可别说不认识我啊。”

“怎么会呢？我就怕到时候你来了会不认识我。”

“真的吗？那我们就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吧。”

“会很久么？”

“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去找你了，那你现在的女朋友怎么办？”

“很简单，我会和她分手，我发现我现在和她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也许吧，是需要培养。”

“我真的要走了，下次聊吧，来，在走之前我啵你一个，接住哦！”说完她那边传了一个啵嘴唇的声音过来。

“好的，接到了。呵呵。”

“再见了。我真的挂了啊。”

“好的，再聊。”我已经聚了一手汗了，放下电话后我长嘘了一口气，唉，网络，它是那么得飘渺那么得虚幻，但在彼此聆听到双方声音的时候，它却又显得那么得真实。

也许网恋很飘渺也很不现实，空间的阻隔是它永远的距离，但那份心灵的寄托与感觉上的温馨却是永远的甜蜜，或者说那也是一份甜美的回忆。

“哎呀，小伙子你这电话可打完了，哥们都听了一夜了。”我晕，原来通哥根本没有睡！

“不是吧？你一直听我说话的？”我就郁闷了，他什么都听到了吗？

“废话，你们在电话里做爱我能睡着吗？听得我好郁闷啊。”

“哈哈，听的爽吧？明天你也来试试？”

“我就想掐死你，害的我一夜没睡好，你说这损失怎么赔偿吧。”

“没事，顶多她来了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我，到时候我把她让给你了，反正她也没看见过我什么样。”

“好好，这还差不多，到时候你可别反悔啊。”

“我不反悔，说到做到，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够哥们。”

“到时候我也要啊。”是小胖，这家伙竟也醒了。

“还有我。”“我，我也要。”

我就晕，整个宿舍人都醒了，并且全都说着这样的话。唉，我早说过，大学里无聊的人不是我一个。

虽然我们心中都很怀念，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两个再没有谈过话，她也就没能到我们这边来，那一份感情就此搁浅了。

和她之后我还是回到了现实里，我想到了我那还是初恋的女朋友。强烈感觉到即使是现实中的一吻也比虚拟中的长眠显得沉重与真实。

第五十四章 长凳消魂曲

虽然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做，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生活很充实，但我们的内心是空虚的，我们很无助，也很孤独。

宿舍的哥们们依旧是在那享受着无聊，我拿着手机在那发短信，实在是没事干，这才想到给我那女朋友打个电话，怎么说也算是追她呢不是。

因此，我又把她约出来了，我们两个在石刻公园的小路上走着。

“我比你大三岁难道你不在乎？”她说。或许是看出来我要追她，因此说出这么一句。

“那有什么？我喜欢你还在乎你的年龄？”

“唉，要是我能退回去四年该多好啊！”她发出感慨。

“哦？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很羡慕现在的你，年轻多好啊。”

“我晕，现在你也不老啊？快别那么想了，你说你哪老了？看你的长相才不过十八九岁，谁会说你老啊？”

“可是我的心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老了，一切都老化了啊。”

“才不是，你这样子也很好啊。”

“那你告诉我，你喜欢我什么？”晕，这个问题怎么这么熟悉？女孩子还真的是都喜欢问这个问题的。

“我喜欢你那种天真。”我确实答不上来，一开始我是被她的外表所吸引的，但慢慢得我发现原来自己的眼光出了错，和她在一起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但她的天真和单纯却被我发现。

“天真？我很天真吗？”

“你还不天真啊？天真到连避孕套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你说你还不天真啊？”

“我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了！”她看着我，那眼中闪过一丝羞涩。

“啊？你知道了？那你说说那是干什么用的？”我故意逗她。

“那是……，是……”她结结巴巴，上牙咬着下嘴唇，看来这话是很不好说出口啊。

“哈哈，是什么啊？你说呀。”我继续逗她开口。

“你好讨厌啊，知道人家不想说还问，气死我了。”她给了我一粉拳，然后撅起嘴不理我。

“好了，我不逗你了还不行啊，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嘿嘿，我没说吗？不会的东西可以学啊，这几天我看了好多关于那方面的书呢。”

“我晕啊，这知识也用去书本上学？我真是没辙你了。”

“呵呵，不学怎么能对付你呢？”她这话中有话，说完之后竟冲我诡秘的一笑。我知道这是个机会，也是她对我的认可，因此抓紧这个时机我用手搂住了她那娇小的身躯，但我又明显的感到了她的一阵颤抖，不过这次我是不会放手的。

“你干吗？很冷吗？干吗还哆嗦？”我故意问她。

“……不是，只是你一碰我我就这样，呵呵，很不自然。”

“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恩，是吧。”她喘着粗气，内心被激动所占据，脸已经很热，双耳通红，我还真的没有想到，我就这么搂着她她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此时的她却又恰恰显得那么动人，使我更不忍心就这么放手，因此我吻了她的左耳一下，她又是很剧烈的颤动了一下。但很快得她就把我推开了，跑到前边大口大口的呼吸，我真不明白，我的这个小小的动作怎么会让她产生这么大

的反应的，女人还真是奇怪的动物。

“你怎么了？可别说这是你的初恋啊。”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大脑短路了。”她用双手按着双脸，似乎是在降低脸上的温度。

“不是吧你？这就短路？那我要是和你做爱那你还会死掉啊？”她的样子我看了之后感到很纳闷，因此话说得也有点语无伦次。

“肯定会，并且还会流好多血。”

“啊？难道说你还是……？还是……还是处女？”我就晕死，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大年龄的处女，在我的感觉中这个世界上向我这个年龄段甚至比我年纪还小的处女就已经绝迹，真没想到现在竟会碰到个这么大的处女，我如果不晕，那就太对不起真理了，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因此，我看外星人似的看着她。

“你不相信？”她看着我的目光很单纯。

“你让我怎么信啊？这简直是奇闻了。”

“我也没办法，但我确实是啊。”她那样子很无辜。

“我还是不信，除非……”

“除非什么？”她追问。

“除非我试过。哈哈。”

“去你的，我才不会和你试呢。”

“为什么？难道你不想当我老婆啊？”

“那样会很疼，还会流血的。”

“不是吧？就这原因？那我会很小心的，我不会让你疼啊。”

“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那个，就算试也不能现在试啊。等我们结婚那天再叫你试吧。”我郁闷，这话听着也很耳熟。

“算了，我们去凳子上坐会吧。”我提议到。

“好啊，我也很累了呢。”

就这样，我们两个来到了一个长凳上，我没有再矜持，她坐在上边之后我就抱住了她，对我这突然袭击她明显得还没有反应过来，因此受惊吓了似的回头看着我，我才不管这个，她回头的当机我就吻了上去，这次她是惊讶加惊愕了，大脑完全短路了，根本就不知道配合，那一吻完全是我自己在工作。

吻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相情愿的操作，那这吻就失去了意义，我不想做强盗，看她没有反应我就结束了这疯狂的掠夺。

“那是我的初吻。”她的声音很小，但还是被我听见了。

“原来如此！”当时我的神情简直呆滞了。

“但我不后悔，因为它给了我自己喜欢的人，我很高兴。”听她说的话后，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感到自豪是因为我得到了她的爱，以及她的第一个吻，感到耻辱是因为我这吻中掺有欺骗与不信任。

“原来这真是你的初恋？”我还是很疑惑，真的，我很难想象。

“你说呢？”

“晕，我怎么知道？以前我又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啊？”

“那就算了。”说着，她竟吻了上来，她那吻很笨拙，似乎就是在那撮和着上下嘴唇，一点花样都没有。但我还是很配合，毕竟我对这个不陌生，她吻过来我也就迎合了上去，再不废话。

她的唇很剔透，有的时候竟让我感觉像是在吻一颗剥了皮的荔枝。在长凳上我慢慢得抱紧了她，她也开始放松，我知道，她在慢慢进入承受状态，身体再也不颤抖了，嘿，还真是一回生二回熟啊，只是越和她亲吻越是感到自己的小弟弟在反抗，越是感到自己的荷尔蒙激素在迅速释放，苦于那长凳实在是长度不够，再加上她又不是那么懂得配合，因此我没有再进行别的动作，虽然自己身上难受的要死。

“你干吗老是顶我？”她问。

“郁闷，你感觉到了？”她感觉到我顶她是肯定的，因为现在我的小弟弟简直比铁棍还硬。

“恩，我感觉到有个硬东西在顶我的小肚。”晕死，她还真的是白痴啊！

“啊，啊，那我不顶你了，我还是坐正了好好了。”真是没法解释了，她是真的不懂啊？

“不过那顶我的东西很热。”

“别说了，再说我就受不了了，那样你会流血的。”

“啊？原来那是……”她瞪大了眼看着我，面部现出恐怖的表情。

“恩。”我点了下头，“那就是了。”

“哇，怪不得会流血。”她苦笑着。

“呵呵，第一次肯定会疼的，还会疼的，不过慢慢的就会好的。”

“啊？那不行，我这辈子不要结婚了。”她皱着眉，白着眼看我。

“放心好了，我不不会叫你疼的，我会好好照顾你。”说完，我又开始吻她，并且双手也不安分了起来，我摸向她的胸部，嘿，别说，她又是一阵不自然的颤抖，但她那里实在是好小，感觉还不如摸小胖的胸部感觉好。

那天我和她待了好久，但从她身上我什么也没有得到，——除了她的第一吻。只是我依旧感到不可思议，我一直都不感相信这竟是她的初恋，但我问她的时候她却是不回答，一直转移话题，没办法，这问题就这样被放下了。

说句实话，与她在一起我根本就找不到自己心中那种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怎么说呢，我觉得和她在一起很郁闷，她什么都不懂，甚至连接吻都不会，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是为什么会和她好的。

回到宿舍，一帮哥们硬要我讲讲今天去约会的感受，一个个耍贱似的问我那女的“活”干的好不好，唉，我就郁闷，你说这帮人啊，此时深刻感到那句话还真的是经典，——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那天以后我就再没有去找她，不是不想，是不能，因为她说过些日子要考英语六级，叫我先别去找她了，可我在心里却还是很想念她，因此，每天我们两个的联系就靠电话了，那阵子电话费还真没少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每天都与她打电话联系是为了什么，明知道对她的感觉已经变得很淡了，但我就是放不下对她的想念，也许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思念。

其实我们学校也在号召学生报考英语四六级，但不管是谁去响应号召也不会轮到我们这样人的头上，让我们去考英语四六级那简直是要让青蛙去跳龙门了，虽然青蛙也会跳，但它那种跳是异类的跳，就算它有幸跳过了龙门，它也不可能变成龙的。

对于考英语四六级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从来就不感兴趣的，但听说过两天学校要开运动会，这可把我们几个高兴的不得了，一个个早在宿舍商量好要去运动会上认识个妹妹了，开运动会的前几天我们几乎全处于兴奋状态，每晚都睡不着觉，不得已我们靠通宵才把这些兴奋劲摆脱掉。

第五十五章 恐龙也好啊

在我们幻想中，全校运动会上应该能看到很多的美女，因而我们也就能当一回赏花人。也算是老天有眼，我们的幻想确实没有错，我们确实在运动会上看到了不少的美女，不过我就不明白，那些美女身边为什么都有蛙哥蛙弟陪伴？我就纳闷了，这世道还真没法混了，长相好点的人为什么偏偏喜欢找一个和自己的长相有天差地别的人来当自己的情侣？是为了对比？还是为了衬托？更或是这就是普遍现象？我闹不清，更搞不懂。

“通哥，郁闷不？我看我们还是撤吧，这哪是什么运动会啊，简直是情侣派对。”通哥在我身边，估计他的感觉和我也差不了哪去。

“撤，撤啦，那一帮大恐龙竟全都找了个帅小伙，那长的好点的却偏偏喜欢青蛙，真是比例失调啊！我不看这运动会了，我郁闷啊。”说着通哥拿起马扎就要走。

“是啊，我也郁闷啊，你说这美女都有瘾是咋地？放着帅哥不要偏偏去池塘里找青蛙，我就郁闷死，这什么世道啊。走了，回宿舍打游戏去。”我也拿起马扎跟在通哥后边。

就这样，我们俩一起向宿舍走去。别说，这郁闷的人还不只我们两个，原来小胖和群柱他们早就回到宿舍啦，看来他们也是被运动会上那情侣派对搞郁闷的。

“你们俩也回来了？”小胖问。

“你那就是屁话，他们情侣们在那开运动会难道我们还在那当灯泡啊？”我回答。

“哈哈，我早就知道这运动会会这样，所以我们早就回来了，大一的时候那运动会就是这样开的，估计大二也好不了，这次去了果不其然。”

“唉，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说那美女为什么偏偏喜欢青蛙？而那帅哥们却又为什么偏偏喜欢大恐龙？你们说说，这什么世道啊？”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晕，几乎是同时，他们几个一起说出的这话，看来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这话才说完，门就被一脚踹开了，门口外进来的竟是大丙，后边还有我们原来

宿舍的几个哥们。嘿，今天真是哥们大团员了。

“唉！妹妹几时有，把酒问室友。”大丙进来之后边说边把手放在我和通哥的身上，真是有说还有动作啊。“不知隔壁姑娘，可有男朋友？我欲凿墙看去，又恐墙壁太厚，疼坏我的手。改用偷窥镜，屋里人已走；转楼梯，低头看，那某某，果不单身，她正挎住俊男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来有，但愿没多久，他俩就分手！”这大丙，自门开后他就背这个被改了的诗，估计这诗又是他自己改的，这简直是糟蹋苏轼，人家好端端的一首明月诗竟又被他换了脑袋成了妹妹诗。唉，对大丙的思想我简直就没法形容，他小子简直是奇才，但就是考试的时候一科都不过，弄点扯淡的东西他比谁都在行，但就是到干正事的时候自己一点谱都没有。

“大丙，又郁闷了？你小妹妹和别人跑了啊？”通哥又说起了沧州话。

“哪啊，现在大丙这小子生活可滋润了，撬了个大一的小妹妹，他小子老牛吃嫩草啊。”是狗哥，在大丙前抢先回答到。

“哈哈，谁叫咱们这是光棍大学呢？咱年级没有妹妹了，当然就要去大一物色了不是？”大丙说。

“哼，你小子还挺自豪啊？怎么样？你那妹妹长的还好？”我问。

“好什么好啊，就咱学校？说的上是美女的拉出去也就是中下等水平，没办法，光棍多，可看上个顺眼的还不赶紧就撬过来？”大丙还真是自豪。

“那你那妹妹也是恐龙了？”

“咳，恐龙也好啊，我算看透了，这年头不找恐龙就真的要打光棍了。不过大二一来我却发现咱们年级的女生们都变漂亮了，你们有没有同感啊？”

“有，有，当然有，我们也纳闷他们怎么会在这一暑假里就变漂亮了那么多，而且还怎么看怎么顺〔云霄阁——<http://bbs.yunxi.aoge.com>〕眼，还真想找个那时候的恐龙私定终生呢。”我先回答。

“是啊，我也发现咱们学校的女生都变漂亮了不少，哪天咱哥们郁闷的时候也找个妹妹来消遣。”小胖也回答着。

“要我说那些等你消遣的妹妹不是瞎子就是弱智，就你这身膘如果不压死一个才怪。”通哥的沧州话又在这搞笑了，他那沧州口音让你听了之后实在是不想笑都不行。

“你妈的小通子，看我回来不和你老婆告状去。”小胖也郁闷了，自己引以为豪的这身膘竟还真的被鄙视的时候。

“哈哈，是事实不是，你看你这彪悍的身材，有哪个女的感来献身啊？”我也参加着讨论，每次这样的斗嘴都少不了我的。

“得了，哥们这郁闷呢，那破运用会简直是恐龙青蛙大杂烩，我们不看也罢，来咱们这么多人打双升吧？”小胖提议到。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直赞成，因此宿舍里我们几个就玩起了扑克。

就这么，我们几个打牌的打牌，玩游戏的玩游戏，并且宿舍里那音响的声音被我放到了家，满宿舍一片“辉煌”的景象。

我没有和他们打牌，知道我买了手机啊辉就一直想向我耍着玩几天，不过我一直没有答应，这次到我们宿舍了，他向我耍手机说打个电话我也没办法拒绝，但就在他打完电话才把手机给我的时候我们那新换的辅导员小高就进来了。

当时宿舍里烟雾弥漫，并且音响声音也开得很大，因此，他进来我们谁都没注意，我还正在那随着音响一起哼着雪村的《潘金莲》。由于唱得实在是“投入”，因此惹得小高进来之后先是像遇到怪物似的打量着我，然后走到正在打牌的小胖身前。

“呵，玩得挺投入的嘛？你叫什么？”小高这话声音很平和，根本就不带有半点怒意。

“我叫小胖。”小胖那家伙也不知道怎的，他还回头看了看了一眼，但却来了个这么样的回答。

“小胖？那你和我出来单独谈谈吧。”说完小高就走了出去，小胖伸了伸舌头后也就跟了出去。

“他不是管大三吗？怎么管起咱们来了？”因为我并不在乎上课的情况，所以我也不知道此时的小黄已经升迁了，而他原来的职位就由小高一起代理。

“现在他管两个年级了，小黄女士升官了，现在他是咱们辅导员，你也不去上课你当然不知道这些了。”通哥告诉我。

“不好，那这次来他还不是找我们交学费的啊？”由于听说我们班正在催交学费，因此我又这么一问。

“我看也像，不过我估计他是来催交书费的，咱们班就咱们宿舍四个没交了。”通哥说。

“书费？咱们什么时候又发书了？我怎么不知道？让交多少钱呢？”我很纳闷，我确实是不知道最近我们班又发过什么书啊，那书费是多少钱我更知道了。

“就前几天发的，你的书我给你拿回来了，书费一百五，你不去上课是不会知道的。”群柱竟也说出了和通哥差不多的话。看来我不去上课还真的是有点损失啊。

“我不想再交钱了，我现在向学校多交一分钱都是白搭的，你们交不交啊？”确实，此时我在这待下去简直就是为了混日子，我又不想要毕业证，因此书费和学费我当然就拒交了。

“我现在没钱，不交。”群柱说。

“我也不交，现在饭都吃不起了还要我交书费？再说了，我是学俄语的，去年学校说退给我英语书的书费的，但现在却一直没有给我，我就拿这个和他抹帐。”通哥还真是有心眼。

“啊辉，拿着我手机，一会辅导员问了就说这手机是你的，我也不交书费，我就说我没钱。”说着我就把手机递给了啊辉。

“明白。”啊辉接过手机后就去看游戏，就像我刚才的话都没有说似的，戏演的还真不错。

等小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早商量好了。果不其然，他还真的是来催交书费的。

“你就是芮文明吧？”他直接走到我跟前，看来我在老师的心中出名还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以前都没见过的老师竟也认识我，哈，我好大福气啊。

“是，我就是了。”

“你书费没交是怎么回事啊？”他直截了当。

“老师，我现在没钱啊，怎么交啊？”我和他撒谎说。

“没钱你不会先借点啊？咱们班就你们四个没交了。”

“可是现在咱们班不少人都没钱了啊，我找谁借去呀我？”我和他拐弯抹角，反正我是能拖就拖，我是压根就不想交这个书费。

“不是吧？有钱买手机还说没钱交学费？”明显的，他是看到刚才我拿着那手机了，否则他不会这么问。但是现在那手机在啊辉手里，随便你怎么问，我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说不是我的，他还有什么辙。

“那手机不是我的啊，我那有钱买手机啊。”

“不是你的啊？可刚才我看见你玩了啊，我看你还是先借点钱把书费交上吧啊？就一百多点好歹就凑合上了，难道你就没几个同学能借啊？”

“我确实是借不了，能借来我早就把书费交了，根本就不用你催。”

“那好吧，我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周日之前不交上我就给你家长打电话了，问问他们你不交书费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我再看看吧。”

“啧，别再看看，我要准话，下个星期你们必须交上，一个星期时间应该不成问题吧？”

“那好，我尽力，争取交上吧。”他话都说的这么绝了，我也不能老和他顶着干不是，来句软话打发了他算了。

“恩，那我就等你自己交到办公室去了。还有刘通，群柱，你们俩的书费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没交啊？”

“老师，我这几天实在是没钱啊，我连吃饭都是和别人蹭的，这两天真的没钱啊。”通哥也和小高哭穷去了。

“是不是要我给你家打个电话？”看来小高是来真的了。

“我家也知道我现在没钱，家里现在有事，钱都周转不开了，实在是没办法啊。”也不知道通哥是不是在撒谎，不过他那样子很真实，最起码在外表上看不出他是在糊弄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我给你交了？”

“也不是那意思，我看看吧，我要是能找到我尽量找，只是找不到的时候我还真是没辙了，每准到时候还真的需要老师先垫上，以后再还你了。”通哥这话很拽，竟连老师的钱也想借，真是不服不行啊。小高被他这么一说也蒙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听了通哥的话后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你说你们要是都这样，那我的工作还怎么干啊？咱们班就由于你们不交书费使得奖学金都没法下发，而且由于你们的书费问题主任那方面已经找了我好几次了，你们也得为我想想不是。”嘿，看来当老师也有当老师的苦啊，原来小高也有自己的苦衷。

“老师对不起了，我实在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事情啊。要不我再去找找，希望能借到吧。”通哥也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他也只能这么说了。

“唉，我希望你能在周日之前交上啊。那你呢？群柱？你的书费什么时候交？是不是也要我给你家打个电话问问？”

“哦，明天我朋友就还我钱了，我明天就能交上，电话就不用打了吧。”早就知道群柱这小子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刚才还说不交书费的，可现在就他第一个说交，这小子，我看他除了玩《大话西游》的时候说的话是真话外，其余的没有一句话可信。

“那好，我就等你们消息啦，希望你们快把书费交上，不然我的工作真的不好做。”说着，他转身就要走。

“恩，一定一定，我们会尽力的。”在后边我们应和着，都希望小高能快走，可他才把门拉开就又回头了，我们还以为他又有什么事情，原来转头后他竟来了句：“你们宿舍抽烟的注意点啊，学校不让抽烟的，要是以后还抽那就把我请上吧。”这话听着是像逗笑，可实际的意思我们谁都懂，但我们还是当这是一句玩笑话，听过之后就欢送小高离去了。

“我操，这简直黄世仁再生嘛！”看我们关上门之后磊哥首先发出感慨。

“可我们不是杨白劳，他逼债就逼债去吧，本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还不给你，给你你也不敢要，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吧？”这话是我说的，我是实在不想再交钱了，现在的我向学校交钱真的是白搭啊，不过这书费问题却不是很好就解决的，没过几天我们几个的书费就全有了着落。

“怼，咬钱抹油咬命一挑，蛋还不给泥，给泥泥也不甘咬，砍泥能扒暂怎吗养吧？（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还不给你，给你你也不敢要，看你能把咱怎么着吧？）”通哥也学着我的口气，不过他那口沧州话确实是语言中的经典，他一开口包准我笑个不停。

第五十六章 为了创作与女朋友分手

此时的我心中想法很多，我郁闷，我不想上了，只是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在这里混下去总不是办法，并且我上网已经没意思了，又不玩游戏，又不去聊天，去网吧里泡纯属浪费生命。只是我觉得每天在这里待着无所事事不是个办法，因此，我还是重操旧业，去写那自己认为还不错的文字，我要用笔把大学里的郁闷记录下来，因此才有了这本书。

那阵子除了写东西我拒绝一切与我有关系的事情，我准备再次“三拒”，——拒绝上网、拒绝爱情、拒绝上课。与外界说再见，和朋友玩失踪。那时候最后一次上网是与我豹妹聊的，基本上我和她说明白了我的想法。

对她我一直痴情，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会对她情有独钟，甚至自己都纳闷为什么自己会把一份感情藏了四年多，我后悔高中的时候没有追她，唉，现在追她了，她竟以为我是在和她开玩笑，真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总觉得我们俩之间是走错了时间，出了一种时间差错。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在正确的时间里遇到正确的人是一种幸福，在正确的时间里遇到错误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是一个无奈，在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是一种荒唐。”而我们，就是一种无奈。

虽然明知道是一种无奈，但我内心中却一直存有一颗火种，它燃烧了四年多，并且现在还一直在燃烧着，一直以来我心中也就有这么一团真火。或许吧，豹妹在我心中已经犯了罪，她一直都会在我心中享受无期徒刑。

每天，我就是去图书馆，他们上课去或者上网去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里写稿子，终于，在书的海洋里我迷失了，觉得只有写东西才能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有写作才是我的最爱，只有在写东西一丝不苟的时候心才会彻底平静下来，才会无忧。

那时候简直是疯了，谁都不想去想，谁都不想再牵挂，因着家事的冤苦，因着学校的郁闷，因着内心的矛盾，我一直在思痛，一心只想写好这书，为了能做到一丝不苟，为了能再无牵挂，我拒绝了一切，——娱乐、休闲、家庭、朋友、甚至还有我那女朋友。我想好了，也豁出去了，既然下定决心就一定要做好。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时间给她打了一个小时二十七分钟零三十四秒的电话。电话里，我大体是和她谈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说。

“……你解释清楚点，我的脑子不是那么好使。”她沉默了好久才说。

“我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上都好像两个世界的人。”

……

“你刚才的话让我很失望，真的是伤心死了！”

“不是吧！我也没说什么别的啊。就是嘛，我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啊。”

“恩，是的，在某些方面确实是。”

“呵呵，刚才让你很伤心吗？”

“你说呢？”

“我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还用问你啊！”

“你今天怎么了啊？怎么说这话？”

“……我想让你先忘记我两个月！”接下来她是沉默。

“你怎么不说话？我是说我想自己给自己两个月的时间。”

“你要干什么啊？”

“我想好了，也豁出去了，我要为自己的所爱付出一切。”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和以往明显不一样。”

“是的，这个想法也是不久前才萌发的。并且我和别的事情都已经来了个吻别了。现在就差你了。”

……

“你的手机还有多少钱啊？我们打了这么久……”

“你不要管这些，我现在就是要把这张卡打爆！并且以后把手机借给我宿舍的哥们，我以后再也不想受手机的干扰了！”

……

“我还有个问题！”

“你问吧。”

“你这次是不是初恋？”

“唔，啊，…”她支吾了半天。“你说呢？”

“废话，我要是知道我还问你？是不是啊？”

“这很重要吗？”

“是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下边要说的话。”

“那你感觉是不是呢？”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第一次抱你的时候，感觉过你的颤抖！”

“……”

“告诉我是不是啊？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我宿舍人很多，你要我怎么回答啊！”

“我不管，你就说吧。”

“你猜呢？”

“是！”

“那就对了！”原来那真的是她二十三年来第一次恋爱！

“哦！果真被我猜中了。那好吧，我现在想抛开一切杂念。你能忘记我两个月吗？”

“我不知道。”

“不是吧，不知道？那你究竟喜不喜欢我啊？”

“你说呢？”

“我晕，又我说，你喜欢不喜欢我知道啊？”

“喜欢！”

“是不是因为初恋的原因？”

“我不知道。”

“如果我说我想和你分手，那样是不是对你很不公平？”

“我不知道。”

“人的初恋都是美好的，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

“别那么说，好吗？”

“可是你到底爱我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值得你爱的！是我身上的二十一刀？还是我的长相？”

“是因为你的阳光！和你的活泼！和你在一起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唉！你喜欢上我之后就没有想过别的？比如以后怎么过什么的！”

“怎么会什么也不想？可我和你在一起大脑就会一片空白。”

“哦？那你想过什么？”

“不知道。”

“又不知道！难道你没有想过要和我共度此生？”

“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

“唉，可现在我不属于任何人啊，甚至我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我已经无能为力。”

“为了你的所爱付出一切吧，我支持你！”

“唉，两个月后如果我自己把自己转变过来，或者我已经成功，我再给你打电话吧。就当今天这次电话没有打过，就当这两个月你从没认识过我，两个月后你再重新记起我好吗？”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我支持你。”

“恩，真的想说一声‘老婆谢谢你’，可我现在也从没在你面前叫过你一声‘老婆’甚至在你身边我连‘爱’这个字都没提过。唉，两个月！”

“好了，电话费也该用完。真心的祝你能成功！”

“我想听你叫我一声……”本来我想说“叫我一声老公”但我没有再向下说。

“什么？你想让我叫你一声什么？”唉，她还真的是不解风情。

“没什么，看来你还真是性白痴！”

“你要我叫你什么嘛？”

“算了，给我两个月时间，你先挂吧！不要说再见！”她再没有说什么，听到她的挂机声后，我也就挂了机。查了查手机费——还有7分！晕！

唉，迷茫！——是前途。混沌！——是大脑。无助！——是心。困惑！——是刚才的电话。

“我究竟是对是错啊！”我大喊。“谁能告诉我，我究竟是对还是错啊？”

心中的矛盾再次起伏，真的是很混沌，我向世界借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本以为这书写两个月就能写完，但事实证明我错了，那两个月的时间我只写了一半。并且在写作过程中自己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就这么写下去会不会有前途，但我不后悔，既然选择走了那就要坚持着走下去，我相信付出旧有回报，相信坚持就是胜利。

只是在我写的郁闷之际我们班的两个哥们劝我去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原创小说，这倒提醒了我，因此我就又重新开始上网，每天晚上都通宵，在学校外边的一家网吧成了常客，怀着满腔写作热忱在键盘上敲打着自己的希望。

每天，我晚上通宵白天就回宿舍睡觉，宿舍的哥们们看到我每天通宵后他们也待不住了，尤其是小胖，几乎我那一个多月通宵的时间都有他陪伴。不用说，学校上课郁闷，因此小胖才与我一起通宵的。

人就怕攀比，不管是学好还是学坏。我每天不上课是因为我实在是不想上了，在学校上下肯定没前途，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写书上，那样最起码我还会有一半的希望，可我就不明白小胖是为什么了。看到我不上课他也就不上课了，竟和我攀比了起来。唉，这是何苦啦。也是，大学里真的能把人憋死，说攀比根本谈不上。我上网通宵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的逆性反射最大的时间，由于我的性格反叛，因此带动了一大片人都开始懒散。不仅是我们的宿舍，就连别的宿舍也都开始集体上通宵了。不过我觉得这错不在我，大家谁没有个逆反心理？同是大学郁闷人，堕落何必叹相惜？

正在大家懒散的时候，学校竟传出实习的消息，并且我们专业的两个班在实习之后竟还赶上了劳动周，这就意味着我们专业的两个班在下周开始就是放假了。

嘿，这消息真爽，大家确定消息属实之后竟都跑去上课好好表现去了。哈，这帮人啊，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第五十七章 这样的老师够哥们

由于我上学期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并且听说上学期没有参加考试的人还不少，再加上学期确实是由于有特殊原因，因此学校决定让没考试的重新再考一次试，这样，我就又考了大学里的最后一次试。

其实我们要考的课就四科，而且据小道消息说，这次考试的试卷和上次一样，并且我们专业有的科目还能开卷考，本来，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已经不在乎什么补考不补考重修不重修了，我都不想上了我还在乎它干吗啊？只是一听说能抄，而且去了就保证能过，我才又跑去和他们考了。可谁知道去了之后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考试的时候监考很严格，根本就不许带书进去，甚至那第一场监考的胖老师竟连交头接耳都不让，这可把我们害苦了。

那卷子我是一点不会答，看着那试卷简直就和看天书一样，和我一起考试的同班兄弟们也很郁闷，本来大家都是拿了书进来的，可谁知道那胖老师竟极力阻止，实在是没办法啊。如果不让我抄我是肯定过不去的，其实就算是让我抄我觉得我也未必能过，看看这帮和我一起考试

的哥们哪有几个平时爱上课的啊？反正怎么考也是不过了，我索性就不考了，什么选择、填空、问答题啊，反正我是不会答。也不知道是中国哪个圣人提出这么一条缺德带冒烟的规定，进场三十分内竟不允许交卷，这规定真是损到家了，简直就是气死人不偿命嘛。卷子上写好姓名班级之后我就在那看着表发呆，这进场连五分钟都不够现在交卷肯定是不行了，还有二十多分钟呢，这段时间可要怎么打发啊。

抬头看看前边那胖老师，嘿，不巧，那家伙正瞪着一双死鱼眼看我呢，那家伙长的可真是出众，板砖似的方脸，满脸的雀斑，鼻子下边有颗苍蝇屎一般黑且大小与黄豆差不多的痣，那身材可真是绝了，蟒蛇腰犀牛腿，大象屁股骆驼背，这简直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象。我才懒得再看她，只是我太为她身下的那把椅子感到悲哀了，我甚至看到那椅子正在她身下吡呀咧嘴得喘着粗气，唉，被这样的人骑在身下实在是憋屈啊。

“文明，啥叫水泥砂浆啊？”我正为那椅子感到悲哀的时候突然听到马小亮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要说这小子也真够瓜皮的，难道他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啊？问我什么叫水泥砂浆？那还不如去问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呢，估计他们都比我这个大学生知道的多。

“我怎么知道？估计是水泥掺沙子吧？”我是不知道啊，只是字面上这意思还好让人懂点，因此我就胡乱这么一说。

“后边那两个同学干什么呢？别在下边交头接耳，小心我抓你卷。”嘿，这四不象竟还挺楞，我怎么这么烦这样的人啊，你不就是个监考的吗？我学都不想上了，我还怕你抓卷？再加上她那张绝世丑脸，还有那绝世难身，我是越看她越不顺眼，但我又懒得和她说话，因此，我在试卷上写了N条这句话——那椅子在她屁股下吡呀咧嘴得喘着粗气，我很同情它，求求你就不要再让你那硕大无比的大象屁股折磨它了。

当我把这句话写遍全卷子的时候我故意得向我前边那位大哥说了句只有三十分贝音量的话，而且还故意挪动身体。这假象竟半点没有逃脱那四不象的眼睛，看到我动的时候她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我的位子边上跑来，跑过来之后她就拿走了我的卷子，并且告诉我说我的本场考试资格被取消了。嘿，我就等的是这话，取消本场考试资格就意味着我可以退场了，好高兴啊。因此，在大家同情或愕然的眼神欢送下我很潇洒得离开了考场，在推开门的时候我向后观望了一眼，我看见那四不象正在看我的试卷，并且脸部表情异样的很，推开门走出去之后我笑了，笑得是那么得自然，那么得灿烂。

由于考虑到这考试因为作弊会受到处分，因此后三场试我进去之后都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甚至班级我也没有真实写，在班级姓名那地方我写的是冤魂系幽灵二班，怨鬼。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隐蔽了，可我的举动还是被学校发现了，幸好这次考试不是什么正规考试，因此学校没怎么追究，只是又被小高找去谈心了。

“我说芮文明啊，你和我说说你是什么想法吧？”估计辅导员对我也是一筹莫展。

“我没什么想法啊，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啊？”我故意装不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找你只是想问问你你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想法？还有那书费的事情。”

“我没什么想法，那书费我也不打算交了，我是真的交不上。”这时我还不打算和他说我的事情，因此只是说我不想交了。

“你是真的不交了？”看来他还有点不敢肯定我说的话。

“真的不交了。”

“那我可就要向学校汇报了，学校说怎么办可就怎么办了啊。”这句话明显是在吓唬我，哼，我才不怕他什么学校怎么处理呢，用学校来压我是没用的，此时的我是什么也不怕。

“大不了把我开回去，无所谓呀。反正我是不交，我现在往学校多交一分钱都是浪费。并且我还告诉你，今年的学费我也不打算交了。”我很气愤，凭什么要拿学校来压我。

“多交一分钱都是浪费？这话什么意思？”他也听出来我的话中有话了。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想交钱了。”此时我什么也不想说。

“如果你真的不交，那只好我替你交了好了。”他这话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还是算了吧，那我多过意不去啊，我不交书费估计还麻烦不到老师吧？”

“唉，”小高表情黯然，情绪一下变了不少。“你是不知道啊，在学校我充其量也就算是打个打工的，如果咱们班的事情抓不好，那学校也要扣我工资的，并且连奖励都没有，如果是因为你一个人的书费问题而扣我工资，那还不如我替你交了。”原来是这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不是吧？我不交书费竟还影响到你那么多？”

“唉，我们老师的苦你们谁知道？老师也是苦出身啊。只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交学费啊？”看来他的话都不像是装的。

“……”良久我才说了一句，“我能把你朋友吗？”有的话在心里憋着实在是难受，还不如说出来算了。

“如果你信任我，当然可以啊。”他也沉思了好久，并且说话时的表情很严肃，那眼神很诚恳。

“我不是不信任你，其实也没必要，我只是想对一个真心的朋友说说我的事情，以及我的想法。如果你也把我当朋友，那么我就向你说出我的所有想法。”

“我觉得我能答应你。那你说吧，我听着。”他的样子很诚恳，使我我觉得我能信任他，我如果把一个人当朋友并且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那么就不会计较这个朋友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甚至背叛我也好，我都不会再去计较什么，因此，在他答应了我之后，我就向他说出了我的家事，以及我以后的打算。

“我现在发现在学校上课实在是没有前途。并且我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将会对不起许多人，尤其是我那死去的父亲，还有我家那望子成龙的母亲。”

“你有什么家事？和我说吧我听着。”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是养车的，家境十分宽裕，但由于我的叛逆心理，我曾经和我父亲闹了很多矛盾，最后逼得好久没开车的他自己开车去拉运输了。就是那次运输，使得我父亲和我老姑夫一起都离开了人间。我们家撞车的事情很是蹊跷，他们出事后，车上的货物没少，而车也一点没有损坏，唯一没了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车上的三万多现金。出事八个小时后我父亲的尸体才被人从路边用铁锹铲了起来，并且他们出事一天后我们家才得到消息，我们怀着一线希望到了山东临沂，但我们拿回来的却只是两捧骨灰。那边警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只是说肇事司机逃逸，无从查办就把我们打发了。当时大家为了早日让死人入土为安，因此也就没注意警方那边的话，拿着骨灰就回家来了。但当我们即将去山东临沂再次弄清父亲死因的时候，我那贪财的老姑却一纸诉状把我们告上了法庭，为此，我们家与老姑家就一直陷入了那拉锯式的无聊官司之中，两家因为打官司都花了不少钱，我家的积蓄也因亲戚的背叛而耗费殆尽，就这么，我们家一直拖着，直到现在，那官司依旧没有了解，并且我们家和我的父方亲戚都已经断绝了关系。我有这样的家事实是在不想再在这里浪费青春了，这也就是不想再交学费的原因。”我一直说着，在我说话的时候小高的表情一直在变，他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竟有可能会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但不管他相信与否，我说的话都是事实。

“啊，那你母亲也确实是不易啊，她很坚强啊，我问一句，你们家现在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家有点家底，还能支撑我们的生活，再有就是我的舅舅们都不错，尤其是我四舅，在我家出事后，他曾偷着给了我妈好几次钱，因此，我家的日子过得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

“哦，那你母亲是干什么的？”小高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让我看了好是感动。

“我母亲是无业游民，如果真的要她说她是干什么的，那她就算是个‘职业麻将手’吧。”

“哎呀，啧啧，真是没想到，你竟有这样的家事啊，可是按理说你应该好好学习才对啊 { bbs.yunxi aoge.com/index.asp：云霄阁 }，可你怎么……？”他也很不解我的想法。

“哼，我也不是说，咳，其实有什么不好说的，既然把你当朋友了，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对咱们专业我是一窍不通。大一的时候我很有学习劲头，很想为我母亲争口气，而且那时候确实是好好学习了，但是考试的时候我却一科也没有过，并且他们照我抄的人竟还考的比我好，你说就这样的学校我还有什么心思留恋啊？再说，上这个学校来本来就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来这里上学纯粹是随了我妈的心愿了，虽然对这里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为了我妈能高兴，我一直在忍，忍受着痛苦与失望，忍受着无奈与迷茫，说心里话，早就不想上了，只是我不知道我如果不上了我该怎么和我妈交代。”

“唉，你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可是你总不能蛮你妈一辈子吧？”

“是啊，她早晚是要知道的，但是能晚一天知道我就尽量不让她早知道一天。现在只有我妈这一个牵挂，她的高兴就是我最大的希望，我不想再让她伤心。”

“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就算你不交书费，也不交学费，你这么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不，如果说每天我去上课的话，那我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咱们专业我是不可能再有兴趣去学，如果让我去上课的话，那我的前途直等于零。”

“那你要怎么办？”

“我有能力，虽然不能靠专业来走出一条路，但我有自己的水平，我有自己的能力，我要写书。”此时，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写书这条路很艰辛的。”

“我知道啊，但我不后悔，我相信我自己，我豁出去了，我就不信我不成功。就为了写书，我那女朋友我都不要了，什么都放下了，我要拼一把，哪怕是失败。”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走下去万一失败了，那你将怎么面对你妈啊？”

“如果我坚持着上下去，那才对不起我妈呢，我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还有一半的成功希望，如果在学校里上下去那我连一半的希望都没有了。”

“哎呀，怎么说啊，做为你的老师也好，做为你的朋友也好，我很不赞成你这么做，虽然你自己对你自己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如果你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如果你万一失败了，你将怎么做？你想过没有？”

“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唯一的出路的。”

“你别说那个，我只是问你，如果你万一失败了，你将怎么做？”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失败，不过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也许会更加坚强，也许会选择自杀。”

“唉，你看你，还是这么说不？你自杀了那你妈会怎么样？你呀，我看你还是没有信心。”

“我有信心的，我一定能成功，我那书现在在网上已经有很大的反应了，看书友的反应，我那书写的还不错啊，我觉得我有这个实力的，并且我现在什么都能豁的出去，我就不信我不能成功。”

“唉，芮文明啊，不管是你把我当朋友也好，把我当老师也好，我不得不和你说一句，——我这并不是劝你啊，只是你听的进去就听，听不进去就不听，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你肯定是听不进去，你还是好好上学，你的专业在将来很有发展，是个热门呢。”

“我知道，现在建筑装饰是个比较火的专业，但是我确实是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学不下去。你的劝告我真的不能听。”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不过作为朋友考虑，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为你妈想想。就算你不把我当朋友我也要劝，课你还是要上，并且你的这些想法你都应该和你妈说清楚，你不能蛮着你妈的，这两点你能保证吗？”

“和我妈说清楚没什么，只是我为什么还要上课？”

“我只是觉得你既然来到这里了，不上课总有点对不起你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恩，明白，可是我现在每天都通宵，上课也上不好。”

“我也不要求你什么了，能上课尽量还是来上课，最起码你不来上课别同学就会攀比，这样对咱们班影响不好，就算是帮朋友一把，你能上课尽量还是来上课，怎么说那也是一种班风不是？”

“哈哈，啊，明白。我会的。”

“嘿嘿，明白就好，明白就好。以后你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有什么用的到朋友的地方就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帮你。你把我当朋友了，我也要尽到个朋友的义务。只是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我这个朋友就好。”他的话真让我感动，当时我真想把他抱起来在空中转两圈，只是苦于他比我个子还高，因此我也就忍了。

“好，够朋友，够哥们，我芮文明没看错人，以后哥们有前途了绝对不会忘了朋友。来，咱们抱抱吧，实在是感动极了。”虽然抱不起来他，但我们两个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小高也是很激动，因此，办公室里两个大男生知己得拥抱在了一起。

“你的书费我帮你交了，对于你答应我的事情咱们俩写一张纸上，全签名，就算是对今天的话的一种见证，还有你的家事，我发誓一定替你保密。”

“唉，真是过意不去，竟让你帮我交书费了，今天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写张纸上，到时候我写完后就给你。”

“恩，别说什么过意不去的了，还把我当朋友不？当就别说什么过意不去。至于那张纸，也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别人说都不知道。”

“好的，...”我才说到这，小高的手机就响了，他那手机铃音竟和我的一样，弄得我当时蒙了，而且那电话竟是他女朋友打来的，嘿，他那女朋友在电话里和他撒娇的声音一下就被我听出来了，我当时冲他一笑，他竟满面尴尬，跑到外边去接电话了。哈哈，竟还有这样的人，不过小高人确实不错，估计能和他做朋友多半是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再就是他对我的同情。不过这样的老师够哥们！

等他接完电话再进来的时候，脸上还带有腼腆的表情，并且很不好意思得冲我一笑。

“这有什么，谈恋爱嘛，正常现象，正常现象。哈哈。”我故意逗他。

“说正经的，那两件事要写出来啊。”他似乎是在掩饰尴尬。

“知道了。我明天就把那送过来。”我才说完，他那手机又响了。并且这次小高很着急，在电话这头忙得喊了起来。

“如果没事，那我先走了。”我知道他女朋友一定很着急，因此我也就赶紧得找借口为大家行方便。

“恩，恩，好，没什么事了，记得答应过我的两件事啊。”他边冲我挥手边对抄起手机忙着回答，“知道了，我这就到，这就到。”看他那忙碌样子我也就没有回答他，只是点了点头就走出了办公室。不过我才走不多远，小高就匆忙得由我身后跑了过去。咳，又是个怕老婆的。

回到宿舍，向大家说我的书费小高替我交了，大家竟都不信，不过当我把一切都说清楚之后大家就全从怀疑转为佩服了，都夸我厉害，可我家的事情他们又有谁理解！

我们下周开始要实习的，这周里班长忙着收实习费，每人五十块钱的实习费。这个费用我本来也不想交的，不过想想大学里再待也就这么点时间了，并且来大学上了一回连实习都没去过，那怎么说也不叫事，因此我还是和他们一起交了钱。

实习期间我们白天就戴着租来的安全帽随着学校老师一起乘坐大巴车去建筑工地和施工现场进行参观，弄得我们像领导亲临指导似的，不过工地上的民工可大开眼界了，那看我们班女生的眼神都和带了钩似的，他们的瞻仰使得我们班女生脸上都大放异彩，一个个的虚荣心都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我们也拜访了很多建成的实用性建筑，——平民的住房我们当然是不去的，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些省级的大会场，以及一些大的酒店和银行，还有一些颇具风格的园林建筑，对这些建筑我们都进行了很细致的观察，不得不承认那时间我曾被建筑的独有艺术特点所吸引，建筑确实有一种东西值得人们留恋，不得不说建筑确实是一门艺术。若说对自己专业的喜欢，也就在这时才得到体现，或许说，我根本就不是喜欢我们专业，而是喜欢这些独具一格的艺术。

我承认我们是实习去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玩去了，老师在前边的解说我们更本就还没听过，我们只是迷恋在自己好奇的东西上，老师要我们实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与其说是去实习不如说是去放风。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太放纵，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因此，几乎每晚我们回来的时候都要拖着一副疲惫的身躯。尽管是这样，每晚回来我还是要去网吧玩好长时间的，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一个信念。

实习只到周五的下午，周五晚上我们班的网民们几乎全去上通宵了。就在那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我竟发现了一对同性恋。

那晚我去的很早，为了多写点稿子，我在网吧先预定了一台电脑。可我没想到，与我预定的那台电脑同排的两个座位上竟会坐上两个同性恋患者。而且我敢肯定，那是两个在校的大学生。两个人都是男的，长相一般，他们坐到座位上之后就开始亲吻，完全不理睬周围人对他们的冷眼与嘲笑，那样子与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那亲吻没什么两样，并且他们两个也没有感到什么不自然，我还真是佩服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虽然现在流行玩同性恋，并且也提倡恋爱自由，可当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时候，却感到那竟是那么得不自然，就像美国人反对种族歧视但又看不起黑人一样。

不过还好，他们只要一直保持这种姿态我还是能忍受的。在他们旁若无人得亲吻当即，几乎网吧里所有人的目光全聚焦在了他们身上，他们是什么都无所谓了，可他们的举动却使得我这个距他们最近的人感到很是难堪，我估计大家已经把我当成是随他们一起来的同伴了，真是尴尬到家了。

“老公，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你可千万不能抛弃我哦。”他们停止接吻后，距我较近的那个患者学着女孩子的口气对那边那个患者说。哎呀，当时我听了那话之后那个别扭啊，我很想笑，却又不敢笑出来，而且胃酸还要造反，那会真是别提有多痛苦了。

“放心吧，老婆，我是不会抛弃你的，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的。”啊！我死了，神哪，救救我吧，这简直就不是人受的罪啊，哪有豆腐，我去撞死算了我。其实这情话如果是发生在男女之间是多么的正常啊，可这里两个大男生说什么爱来爱去的就显得十分特别很非常巨狂得不爽了。

“啊，这我就放心了，老公，你可要好好爱我哦。”大哥呀，我看你们还是继续亲吧，就别说话了。

“恩，我发誓，我会好好爱你的，老婆，我愿意为你去死。”我的妈呀，这话也说？太假了吧？

“傻老公，我怎么舍得你为我死呢？我只要你好好爱我就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两个了，也由于是好奇，因此我回头看了他们俩一眼。在灯光下，我看清了那个说话的男人的脸，他留着长发，但他的长相确实是很一般，只是他的皮肤变变得白，那脸虽是在灯光下但那种白却依旧是那么容易得就能被人看出来，那种白是许多女生都很难达到的，我就怀疑他妈怎么生下来他这么个怪胎！怪不得他要当女生呢！看来还真是投错胎了。那边那个男生倒是长得很标准，基本符合男生的要求，身体也没什么异样，可我就搞不懂，他的思想怎么就这么与众不同？

终于，他们又亲吻了起来，我是懒得看了，实在是恶心。就当身边没有他们两个人，我继续写我的稿子。不过他们也实在是欺人太甚！我都不看他们了，他们却还亲出了响来！并且还夸张得哼吟了起来。我就操！还有这样做人的呢？与他们同性简直是做人的一种耻辱啊。

慢慢得，亲吻的声音没有了，紧接着出现的是挪椅子的声音。我虽然不想看，但他们的动作确实太大，在余光中，我还是看见了他们在干什么。那两个家伙把椅子并到了一起，然后那长得变态地白的家伙就躺在了上边。

“老公，我把什么都给你了。”那家伙躺在两个椅子上后说。他这么说我可就来了好奇心了，你丫的一个男的还有什么要交给别的男的吗？就因着这么一个好奇，我当时就停止了打字，但让我完全转过头去看他们那又很是不好意思，因此，我就一直向他们斜着眼看。

我还以为他要怎么交给他呢，原来那家伙躺在两个椅子上之后就不动了。一开始我也很纳闷，这是要干吗？可不久我就明白了，在他不动之后，上边那个哥哥就开始亲他的脸，然后那哥哥竟去解他的裤带，嘿，当时还真是有股子激动从我心里冲过，我还以为他们俩要在大群公众之下办点荒唐的事呢，可没想到，那哥们解开他的裤带之后就不再继续弄他的裤子了，这使得我好失望啊，不过那哥们并没有停止动手，虽然没有再向下拔他的裤子，但他却把手顺着他的裤子掏了进去，靠，竟是手淫！他妈的，原来就是交给他这个啊？我就日！这哪如自慰啊？你们俩都是男的，还用别人来解决？我真是搞不懂这同性恋的事情。

“啊，好爽啊，老公，我真是爱死你了。别停手，继续，爽死了。”我就郁闷了，简直就快疯了，在他们身边待着简直是受虐待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回头就骂了一句。

“你们俩真他妈的变态。”骂完我就向厕所走去，也不管他们要说什么。我并没有去解手，我是去洗手间了，我要清醒一下，在他们俩身边简直就和梦魇一样。但我总不能在厕所待一晚上啊，因此，过了不久我就出去了。

回到座位，那两个家伙竟都坐正了，看我来之后，竟显出很歉意的表情。

“大哥，对不起啊，刚才打扰你了。”那娘娘腔对我说。不过听到他这么说之后，我却感到很过意不去，怎么说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啊，我干涉了他们的自由，而现在人家却向我道歉了，当时心里还真的很不是滋味。

“嗨，其实也没什么了，也怪我太冲动了，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怎么说那也是你们的自由啊。”人家都那态度了，我也得道歉不是。

“哈，没什么，我们确实是有点过分，不过我们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啊。”说着，他指着我那台电脑，“你看，我们都打扰你写稿子了，大哥是作家啊？”

“哦，也不算是啦，只是在乱写点东西，作家还谈不上。看你们两个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啊，你们也是学生吧？”

“唉，我们当然是学生了，这不都是被学校郁闷的吗？”还真的都是大学郁闷人。

“是啊，大学是太郁闷了，不然我也不会每天来这里写稿子了。不过，我觉得我还没郁闷到你们这种程度，嘿嘿。”我是真的看不惯他们这样的行为，因此，说话间又提到了他们俩的关系。

“唉，怎么说啊，我们那学校女生都死光了！根本就没有几个女的。”他这话可信度相当高啊，就因没有女的所以他才充当了女人的角色。

“不是吧？你们那也是光棍大学？”

“光棍大学？嘿，这词好贴切啊，我们学校还真的就是光棍大学，哥们真不愧是写东西的啊，真是个作家的材料！你这个词简直就是把我们学校形容出神了。”看来他还挺欣赏我用这个词的。

“哈，因为我也是光棍大学的啊，兄弟，你们什么学校的？”

“我们是陆军学院的。”我还真没看出来，原来这两个家伙是学兵的。

“啊，那地方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光棍大学啊。看来我写我们学校是光棍大学还不恰当。”

“你写你们学校？难道你写的是大学里的事？”在他们的追问下，我把我写的书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当他们看到我的书的题目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清楚了，那晚上他们俩再也没有做什么，而是一直看我写的小说，并且在观看过程中不时得发出自己的感慨，他们说看了我写的东西后感到我写的实在是太真实了，完全是在表达他们的心声，并且要求我把他们俩的故事也写进本书中，不为别的，就为反映当今大学校园里是多么的郁闷，是多么的无奈。他们很是激动，对我寄托了一种希望，他们还问我写他们的时候都需要什么素材，并且把真实姓名都告诉了我，而且要我写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写到书里去，也算是为了一种控诉吧，不过在写这章的时候我并没有用他们俩的姓名，希望这两位兄弟看过这章之后不要抱怨我什么，也真心希望你们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女朋友，别再堕落下去了。

其实，同性恋也有同性恋的好处，最起码他们这种男男同性恋可以同时空出两个妹妹来让给别的男同胞，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又少了两个凯觔妹妹的色狼！要是女女同性恋可就麻烦了，同时糟蹋了两个妹妹不说，估计这世界上又该多出两条光棍甚至是又多了一对男同性恋患者了。这里，我不得不代替还是单身的男同胞们喊一句，“为了我们的幸福，还希望妹妹们一定别搞同性恋啊！求求你们了！”

我们两个班的实习周后正赶上劳动周，上这么长时间大学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学里竟也有劳动周！不过据说大学里的劳动周是没有人愿意去劳动的，劳动周就等于是放一周假，估计没有人想错过这个白玩一个礼拜的好机会。我更不想去劳动，因为此时写书写得正上瘾呢。本来劳动周他们都打算去玩的，我也打算就去网吧写书度过了，可小胖一直邀请我去他家玩，还好，他家有电脑，能解决上网问题，因此，劳动周的时候我们俩就坐火车去他家玩了一周。

去了他家怎么说也是客人不是，虽然和小胖关系如兄弟，但在他妈他爸面前怎么也得装装客套，行行礼节什么的。

出门在外，难免对什么事都要持一定的戒心。是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事实的无奈以及社会的失望使得我对外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信心，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亲情最真。

坐在小胖家的电脑前，对着这台陪我熬夜的电脑，我的心里有好多话要说，然而千言万语却又理不出头绪。是感慨是激动或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只是一股股的暖意一直游荡在心里，不知该从何说起。

第一天晚上，小胖父母不在家，我们一点约束也没有得干了个通宵。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才倒在床上睡了。第二天晌午，我起床后才见到小胖的老妈。阿姨和蔼可亲，对我问长问短好不关心，我也一一应答着。小胖在一旁帮忙做饭，随时也符合几声，而我，就在里屋玩电脑。

午饭的时候我还在电脑旁，吃饭是小胖来叫我，很是过意不去。饭中，阿姨老是给我夹菜，生怕我腼腆而不敢夹菜，处处怕照顾不周，对我十分热情，感觉好象和我在家里和老妈吃饭没什么两样。并且阿姨一再说：“到这儿就和到了家里一样。”这话听了很亲切，也很随和。除了“恩恩”的答个不停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家程亮在学校没干什么坏事吧？他在那好好学习呢吗？”阿姨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很踌躇，如果换以前，我一定会欺骗着说：“恩，他在学校好好学习呢，一点不偷懒。”可阿姨那种关心与关爱却使我联想起了我妈，那一刻，老妈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我不想再欺骗老妈了，——即使是别人的也好！但我如果不欺骗那又很对不起哥们，所以，这问题很难回答。

“哎呀，妈，你要问多少遍啊？我在学校好好学习呢，从来不偷懒，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老师还常夸我呢！我们班就我们几个最爱学习了。”这小子，看我半天不说话，因此自己回答了，不过这也解了我的围。可他在学校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我们几个爱学习？那简直就是扯淡呢，天底下爱学习的人死光了也轮不到我们去学习，学习与我们简直就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如果说什么时候我们也爱学习了，估计那时候也该是世界末日了。不过如果把我换成他，我觉得我也会这么回答的。

“是嘛？我们程亮在学校真的变得那么乖了啊？”他妈显然是不相信小胖的话，因此又询问我。

“……恩！程亮在学校里确实是很进步，他知道学习着呢，老师也经常夸他。”没办法，不能让小胖难堪不是，因此，我又陪他一起撒了一次谎。真是过意不去。

“那就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啊，咱家就你一个儿子，你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代竞争很激烈的，不好好学习会被社会淘汰的。你有出息了，将来我们当爹妈的脸上也有光啊。”这话怎

么听怎么耳熟，怎么听怎么伤感，怎么听怎么自卑。

“恩，恩，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学习的。”唉，又是一个老妈寄托希望却又对不起老妈的，真是深有同感啊，不过感觉最多的还是歉疚感。

我饭量小，吃了一碗米饭就饱了。阿姨看见后忙要再给我来一碗，疑惑的问我怎么吃的那么少。我也只有迅速解释着说：“我饭量小，已经吃好了。”最后还是在小胖的插话下，阿姨才“放过了我”。饭后道别是我的习惯，在一句：“阿姨，那您慢慢吃，我先去了。”之后，我就又来到了电脑旁。我刚坐下没多久，阿姨就给我端来了花生瓜子还有糖块，并说我饭吃的少会饿，让我嗑瓜子，阿姨简直是无微不至。对我那体贴劲儿甚至超过了我妈。就是亲妈也未必有这么周到啊。

不过阿姨越是好客越是激起我对我妈的联想，越是激起我的自卑。

下午我在上网时，把音乐放了很大声音，因为在网吧里我经常是边听音乐边打字，并且把音量放到家，不同的是，小胖家的电脑上用的不是耳机而是音箱，因此这里我没把音量放到家，但那声音也不小。这时的小胖在隔壁看电视，阿姨来我这屋里看见我在打稿子后，对着隔壁的小胖就教训上了——：“你不知道你同学在写稿子吗？你快把电视小点声，不要打扰了人家。”怎么就这么像我那老妈啊？

……

小胖知道我要上通宵，特意去地窖里拿来了鸭梨柿子，又把盘子里放满花生瓜子，最后还给我泡了杯茶水，我很是感激，也很难想象他的身躯进地窖拿水果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在小胖家待的那几天阿姨的关怀简直就是无微不至，几天里使得我对我妈的歉疚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母爱是多么的伟大啊！然而我们却一直在欺骗着她们，每想到这里，都会自卑得无地自容。

我看透了，退学。我的家事根本不容我这么胡闹下去。还是选择回家吧，去多陪陪我老妈，那样比在学校混待下去还好。因此，劳动周过后，我不管还差多少天才放寒假，也不管它考试是不是又会八科全挂，打点好行装和小高说了一声就又提前回家了。

第五十九章 我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学校已经再没什么留恋，或许这次一走就再也不会回这个地方了。

我拉着旅行箱，独自向学校门口走去。没有人给我送行，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此时才感到自己很孤独，虽然大家都清楚学校里的龌龊，毕竟，此时真正拿起行李走人的却只有我一个。但我不后悔。

在学校门口，我稍停了片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这个地方环视校园的每个角落。柏油过道两旁的杨树依旧，杨树间挂着的条幅依旧，就地而起的高楼依旧，人来人往的操场依旧。

不知怎么，我突然很想笑，但我没笑出来，目光在迎门“欢迎大一新生”的条幅上逗留片刻之后我就转回了头，长叹一口气，重又拉起旅行箱坚定不移得踏上了自己的征程。

上了火车我就再没有动过，一路八个小时的车程我几乎全处于沉思之中。

我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如果可能，我愿用我生命的全部来换取在父亲身前赎罪的一跪！

“你等着，你别老，看着，等你老了我怎么对你，我一定虐待你！”我拼出了吃奶的力气挤出了这么一行恶毒的话，这可真是个后悔终生的话，现在想起来心中更添加了一层歉疚，一层无法抹杀的歉疚，它不仅使父亲的威严荡然无存，就连父亲一直寄托在我身上的希望以及那些经久以来输灌给我的父爱在这一刻也都冰解、飞逝了。悔已无法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即使用一万把刀穿在我的心上也抵不过这句话给我造成的威力。

那是第一天我与父亲闹僵后骂出的逆言。当时我是跑到外边骂的，没有看见父亲的表情。当然，骂人的话不止这么一句，我还指名道姓得骂了我父亲好多脏话，而父亲也气急败坏得与我叫骂着，并且怕挨父亲的揍，我骂完之后就跑了。我们父子间的距离就是这么产生的。

跑了之后我本打算离家出走，可我身无分文，走？谈何容易！但我一直没有回家。记忆深刻的就是那晚在距我家很近的一片空地上流泪看星空的场景。第一晚是我二奶和我老奶把我找到的，他们好说歹说才把我拉回家，到家后他们又对父亲说了很多好话。但当他们走后，我与父亲之间就又聚起了火药味，打骂一触即发。不过那晚我们俩谁都没有再理谁，我们就这样压着满腔怒气过了一夜。

那时候我上高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他们那屋去拿早饭钱，我一推门，父亲拥着母亲的手竟不好意思得松开了，而母亲也挪向一边，我在屋子里停留的时间里他们就做短暂

的分离，那最近也是最远的分离。不过我们谁都不说话。

中午同桌吃饭，父亲又耍起了大人脾气，其实我们闹得这么不可开交，原因却特别简单，也特别可笑，——就是我的头发问题。也不知道是中国哪个得道高人整出这么一套遵守也未必成仙的规矩，高中里男生不许留长发，更不许留怪发！要知道，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下，高中生都处于十五至十八岁左右的年龄，而此时恰恰是一个人逆反心理最大最强的生命段，再加上爱美心的驱使，那时候我的头发就留了个怪发。其实也不算怪，只是前边留了几撮比板寸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头发，就这个头发还是我剪了两遍的，第一遍是老师嫌我的头发长，甚至连课都不让我上而要去理发店剪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爱头发如命，第一遍剪了之后就剪了那么几撮，可我没料到，我这个头竟被主任盯上了，说什么我的造型不符合高中生的仪表，把我叫办公室羞辱了一通不说，竟还要我叫家长，说什么不叫家长我就别上了。当时人小，如果换现在在我一脚踹死他，这种老师实在是不合格，我不说别的什么，只说在主任室他对我的羞辱，那话说得我连半点自尊都没有，自尊心受到了强大的侮辱。青少年的自尊心是极强的，而中国的老师们对青少年自尊心的侮辱从来没当回事过。

就这么，这个霸道的主任就以我的仪表不符合标准还有我的成绩很糟为由，竟要把我开除。他叫我父亲到学校本来是想叫我父亲把我领回家的，但是，父亲在主任室先是对那畜生主任说尽了好话，最后又把我叫进来，让我给主任跪下磕头，这才保住了我的上学机会。现在想想，那时候自己真是愚蠢，所作所为是那么的不值，为一个没有前途的学校，因一个没有人性的老师，「bbs.yunxi.aoge.com——云霄阁论坛」竟把自己侮辱到一钱不值。如果换现在，我一定会先把那主任拆个稀烂然后拍屁股走人，我就操你个垃圾学校，有什么值得厌恶的。那次上学机会是保住了，但是我的头发却要再去理发店剪一次。

从学校出来后，父亲亲自带我去理发店剪的发，我记得我是流着泪看着自己前边的头发被理发师剪掉的，那时候头发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就这剪头发简直比当太监还伤感，也不知道那时候的自尊心为什么就那么强，如果换现在的话，我一定会委曲求全，那时候的棱角就是那么的硬，而现在，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棱角已经不复存在。

因这次头发的事情，父亲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变了，说白了就是对我更加暴戾了。其实这都因那多事的主任！我承认我叛逆，但他们的管教方法也确实不人道。而父亲却又听信了主任的谗言，对我“严加管教”！唉，不得不说一句，愚蠢的家长是残酷的老师残害学生的帮凶！

人在叛逆的年龄如果还用硬性的办法来管教，那么，这个叛逆的性格就会越走越远，越管所得到的效果就越适得其反。那时候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就是用硬性用淫威来镇压。但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虽然他从未在嘴边说过我一句好。父爱是无言的，有时要胜过母爱千倍万倍！

吃饭期间，父亲又开始了他的镇压方法。再说昨天我们两个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这时候他竟又教训起了我，在我面前他总是想维持一种父亲的尊严。一开始我不说话，他说什么我都忍，但叛逆的性格是不能控制的，那时候，父亲的话就是那么刺耳，在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我摔了碗筷就想离开饭桌。但我才把筷子摔到地上的时候，父亲就抄起了藏在床下的一根竹棍，我忌讳这个，因为他没少拿这个竹棍打我，因此，在竹棍还没有落下来之前我就跑出了屋，当时我就已经失去理智了，我这次跑出去后并没有向大门外边跑，而是去菜板上抄起了菜刀，然后野兽似的咆哮着又向回跑。父亲肯定是以为我又跑到外边去了，因此，他也向门外追了出来，但他没想到我会又跑回来，并且还抄起了菜刀。

我们两个就在内屋门边对峙着，父亲显然是蒙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我竟感对他动刀，当时的神情近乎痴呆。

“你不是想打我吗？我看你还打啊？咱们看谁打谁！”当时就是这样，我举着菜刀对着父亲咆哮着。人失去理智之后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做的事与所说的话往往都是因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你打，有种你就砍，冲这砍，你砍死你老子！”父亲虽然在口头上还是不饶人，但我抵着他的手已经明显感到他在颤抖了，他也害怕，但我觉得他多半是因为激动与气愤。

“小明，你可千万别砍啊，他可是你爸啊！”母亲在我们两个之间拉扯着、劝解着、哭泣着，但她的话在此时一点作用都不能起。

“我别以为我不敢砍，我操你妈的，凭什么你打我就是天经地义？你打我就不需要任何道理？而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我今天还就是不服这个道理，我受够了，今天你打我就是不行，以前的债我们今天都算清楚！”我话是这么说，但我那举着刀的右手却一直都没有向下移动半点，虽然失去理智，但我还是不敢砍，毕竟他是我父亲。可我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刀

我没有下是千真万确的，但随着这些话的出口，我的左手给了我父亲一拳，紧接着又用左腿膝盖磕了我父亲一下。就这两下，就是这两下，铸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错，这是我用一生都难以弥补的过。这一刻，失落成了永恒！

儿子打老子。我下手之后，父亲的精神就瘫痪了，身体也开始筛糠似的抖动，但我不是他，我不知道此时他的心情，或许，此时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可言，头脑中只是一阵空白。在母亲的劝解下，我被推出了家门，把菜刀放在我二叔家后我就又跑了。而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真理：所有非理性行为都是在失去理智时不经意却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生的。

后来，听母亲说我跑了好久之后父亲才回过神来，然后抄起一根扁担就跑出了家门，最后她发现他跪在井台边抱头痛哭。说到此事，母亲就会提起在我出生那刻父亲因为我的降临而高兴得跳起来的情景，并且还会提到父亲那未实现的诺言也是父亲未达成的心愿：就算累死也要为儿子盖两层楼，拼了命也要让儿子过上好日子！

那以后，我和父亲就如同仇人一样，再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两个都明白，我们再也不会打架了，并且都希望我们的关系还能恢复到事情发生前那样，但是，我们俩谁都不愿先捅开心里的隔膜，谁都不愿先打破这个僵硬的局面。

我是很歉疚的，一直都想向父亲认个错，但是就是从没开过口，使得家里的气愤一直不对劲。过了将近一个月，由于我们家要卖车而缺少司机，并且还有最后一趟货没有拉，因此，久未碰车的父亲又重操旧业，自己当了回司机为别人送货去了。就这样，我一直没来得及向父亲道歉。

再次与父亲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据说父亲的尸体是被别人用铁锹从高速公路上铲下来的。但父亲死时我们却谁也不知道。人都死了将近一天了，山东临沂兰山交警大队那边才用我父亲的手机卡给我们家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们家的车出事的消息，而等到我们到临沂的时候却是事发后的第三天晚上。也就是说我父亲死了都三天了，我这个当儿子的才到，唉，真是悲哀啊，现代的通信水平可真是够可以的。

不过他们用了我父亲的手机卡却没有用手机，当我们询问手机的下落的时候，警方竟说手机被车轧碎了，仅剩这个手机卡。对这件事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父亲装手机一向是装在裤子口袋的，并且据事实证明事发当时他并没有穿上衣，如果手机碎了，那么我父亲就肯定是要装着的，可这我就搞不懂了，父亲的尸体虽然是被他们用铁锹铲起来的，但是父亲的双腿却奇迹般得保存完好，如果手机被轧碎了，那么父亲的腿不可能不受一点伤害，我就不信哪个司机撞人撞得这么技术，能有把贴身装在口袋里的手机轧碎了而并不碰到人的身体的工夫，如果这个观点不成立，那么，警方的话就有问题了！

到了临沂，我们几乎没有休息就去了临沂殡仪馆，去见我那一个月前还和我闹不和并且被我打了两下身死异乡近几个月我也没和他正经说过几句话死得没有个全尸世界上死的最惨最冤最不值的可怜父亲。我平生见过的死的最惨的人就是我父亲了。

父亲死的太早，也死得太晚了。太早，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该死，才四十岁，人生正当年啊，怎么说也不该死啊；太晚，是因为他为什么就不在我打了他两下之前就死去啊？那样对儿子来说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就不用背上这个打爹的罪名了。

唉，可怜的父亲，一生劳苦，到头来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却享受了许多不该享受的祸！为什么？为什么儿子打老子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让他赶上？为什么父亲让儿子见到的却是他从未见过的惨景？这是对父亲的惩罚啊，不过老天对你也太不公了！

父亲会宽恕我吗？——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不过以父亲的性格和他的为人来说，他一定会宽恕我，可我，我的良心又怎么能原谅我自己呢？——儿子打老子，那是一生也不可弥补的错啊，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让这世间公认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老天如此不长眼？让这天理也不容的丑事去让我爸容？

一切忏悔一切悲痛一切泪水都已无法挽回，我欠了我父亲一生都不可还清的债！

第六十章 祭父二周年（大结局）

一路随想，我几乎都是处于沉思中的。

人活感三恩，——天地盖载之恩、皇灵恩惠之恩、父母养育之恩。对父亲，我没来得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相反，我却让他承受了无尽的苦楚。我无法弥补我的错与我的不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取在父亲膝下的一跪来报答父亲的养育恩以及求他原谅我的不孝和我犯下的错。

我到临沂时是晚上七点多钟，夜中看到的这个城市也不知是否美丽。但从商店的气派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来推断，此城一定很繁华，而且也很狂热，因为我看见了许多打扮得和妖精一样的女人。不过城市再美丽又怎样呢？我又不是来看风景的，恰恰相反，此城越是美就越是增添了我对它的厌恶，此城越是繁华就越是增添了我对它的憎恨。如此美丽的城市竟会有这么无耻的罪恶，这难免让人讨厌。我对此城的厌恶就像钱钟书对上海的描述——“上海这个地方可以把人变成畜生！”而这个城市根本就是个牧圈！

到了，到了！——兰山交警大队！我坐了N个小时的车抱着一线希望要见到父亲的地方终于到了。不过在这我并没有看见预想中病床上的父亲，而是看见了早已哭成泪人的母亲，我什么都明白了！可这警方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人死了你就直说死了得了吧，干吗还拐弯抹角得玩委婉？装什么深沉？这是蒙蔽群众啊！好歹你们也是国家机关啊？你们这种做法让人怎么想？如果打电话的时候直接就说我父亲他们已经死了，那么我们也好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可倒好，在车上吐了又吐被晕车折腾够了之后到这里又来个大悲！我母亲本来就体弱多病，却又给她这么一个惊悲，以后这个泪人还说不定会怎么样呢！

他们要去见尸了，我当然要去，我千里迢迢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能见自己那还为报恩的父亲最后一面吗？哪怕是个死人，哪怕是具尸体，也要见上最后一面啊，也许这也算是行行孝道。可他们不想让我去，因为据说我父亲已经不成样子了！那我更得去，我挣脱开他们几个人的阻拦，毅然创了出去，到外边去等，我现在也不能顾及母亲了，因为如果我不去停尸房的话，那么我这一生就又多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错。结果我随他们一起到了兰山市殡仪馆。

我们没有立刻就见到我父亲，虽然我们的心情都很急切，尤其是我，我现在的心情最激动，以至于当时我见那几个工作人员忸忸怩怩不原给开门时我就想去和他们拼命。当然，心情急切可以理解，可人家殡仪馆有规定也不能硬违，——他们殡仪馆规定晚七点就关门“打烊”。其实国家的规定根本就不是规定。最起码可以说是不能约束人的规定。只要有钱，只要有权，什么规定不规定什么允许不允许，对你来说都不再是约束了！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金钱力量的伟大，尽管我讨厌金钱，尽管我看不惯一些人为了钱而干出的所有的奇怪的丑恶的社会现象。

二叔是个高人，他对此也许是深有所悟。当我正在忍受心头怒火的燃烧时，二叔塞了几张钞票给那看尸房的老头。拿了钞票，那老头立即就像是吸了口大麻似的来了力气，也不再忸怩，高兴着，几乎是蹦蹦跳跳得打开了停尸房的门。我真不懂！都这么大的人了，竟还这么贪财，你眼看就进棺材的人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难道还真想全带到棺材里去啊？这老家伙真是财迷了心窍了。唉，只一个钱字就又阻隔了我们父子足有十来分钟。

进了门，一个一人高、十来米长的白皮铁柜迎面闯入我眼帘，这铁柜让人见了毛骨悚然。因为它就像是口棺材！也像是一块被切成许多小块但未分开的豆腐。这铁柜上有新蹭上去的血，血迹染在十二、十三两个标记所属的小门上，以至我断定父亲和姐夫就装在这两个箱子里了。所以我目不转睛得盯着它们，脑中联想着父亲与姐夫所处的样子。

突然，不知从何方飘来了一股冷气，这冷气使我浑身发抖，但我并未因冷而动一动伟大身躯，此时我却想到了父亲和姐夫这两天时间都躺在那冷箱子里该有多么得难熬以及事发时到第二天早上那十个多小时暴尸高速公路上那又冷又难以让人目睹的惨状。

二叔伸过来的手打断了我的思绪，使我不能再向下想去，但我还是盯着那两个带血的小铁箱。也许二叔正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才用手推了推我，然后对我说，“小明，那个才是你爸。”怪！怪！他竟用手指向我的身后，我立即想到了去看他所指的地方。

唉，上天没有眼睛啊！顺着二叔的手指，我看到了自己脚下横放有一具用禅单蒙着的尸体，与我成“L”型。哈，老爸的尸体就在自己的脚下！我竟没有发现，而且还一相情愿得盯着别处足有一分钟之久。我恨自己没长眼，我怎么就没发现着具离铁柜只有一米远，紧挨门角的尸体呢？

在我转身蹲下时，我发现在墙上还沾有大量血迹，这血与十二十三号小铁箱上的血相同。可以肯定那箱子和这墙上的血都是父亲的。而且我还可以肯定，父亲的尸体曾被人视为挡道的东西而被拖来拖去，这一点，地上的尘土痕迹足可以看出，而且父亲的尸体根本就不曾被放进冷箱中被冷冻。也是正转身时我才发现，刚才那股冷气是从一个被抽开的铁抽屉里发出的，而那铁抽屉里放着的正是我姐夫的尸体！这时，我老姑和她那哥哥已经开始哭泣了，因为那禅单已经被揭开。

我也要揭开盖在我父亲身上那块黄锦布，可我刚要伸手就被二叔制止了。二叔说：“别揭上边，揭下边看看你爸的腿就行了。”因此，我不情愿得缩回了手，就真没有去揭盖在我父亲上半身那禅单，只用手摸着禅单下父亲的双腿，一脸的默然，满脑的空白。我不想只见父亲的

腿，我只想看父亲最后的一面，只想在头脑中留下父亲最后的印象。然而，从二叔惊慌的神色看，我父亲的上半身肯定已经不是个样子了。就这么踌躇着，那禅单我既想揭开又不想揭开。唉，这禅单啊，他阻隔着我与父亲，也是阻隔着生与死的界限。我揭开了他肯定会是一个震惊，而不揭却会是一个遗憾。然而，我始终不敢承认这个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那个满脸笑容为人和蔼的父亲。其实，揭开禅单我只是想得到个证明，因为我的泪还没有流出来，甚至眼里还是干燥的，但父亲头部所对的墙角下的一堆被剪碎了的衣物却让我流下了酸辛的泪。

那件毛衣我是最认识不过的了，因为那是我曾穿过的。就在去年我还曾穿着它，可由于今年身体猛长了一大截，不得已要把它换掉，可父亲见这毛衣还和自己的身，而且自己的身上那件穿了N年的毛衣已早经不成样子了，就把这件我换下来的毛衣穿在了他的身上，尽管这件毛衣已经被整容师剪破。因为那天中午我那落在这件毛衣上的一拳我是永远也忘不了。

还有那双鞋面上有三条被黑线缝上的口子的条绒棉鞋，我也一眼就认出来了。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不信在当今社会竟还会有一个穿这这样的破棉鞋走过三个冬天的人，但这确实是事实。而且父亲就有这么一个怪癖，该省的不知道省，不该省的他却歪打正着得省下来。看到这双鞋，我紧接着就想到了我脚上踏着的“3515”军用皮棉鞋，到今年这个冬天，它也有四年的历史了。

四年前，父亲和二叔两人各买了一双这鞋，也同一天穿在了脚上。毕竟这鞋价不低，二百三十五块！确实，二百多块钱的鞋价值不菲算不上，可是在父亲心里二百多块买一双鞋就已经算是奢侈了。父亲赶上过生产队干活，他吃过苦，知道生活的滋味，知道怎样生活才能得到甜美。是以他对这双鞋倍加珍惜，一天要打好几次鞋油。第二年冬天，也就是三年前的冬天，我上初三，那天中午我被狗咬了脚，幸亏我那双棉鞋厚才没受伤，但那个为我牺牲的棉鞋却吐出了舌头。可父亲却说要我补上再继续穿，我就是想不通，这么一双七块钱的棉鞋坏了还要补上再穿？我可嫌那样寒碜，死活不依，嚷嚷着要扔掉买新的，父亲无奈，宁可把自己心爱的鞋让给了我也没有为我买双新棉鞋。而那被狗咬破的棉鞋就被他用黑线补上之后穿在了自己脚上！唉！

我把盖在父亲下半身的禅单揭开了。我看到了他的腿，虽然穿着黄锦的装裹，也换上了崭新的黑庄白底单鞋，但我总觉得这太单薄了，要知道这可是寒冬腊月啊，穿这么点东西人肯定是要得病的。我流着泪，泪已如泉水一样汨汨不止了，但是，泪水并没有阻止我产生父亲的腿像木棍的念头，而且，摸上那双腿，感觉也是不折不扣的木桩两节，——硬邦邦冷冰冰，没有一点松软的地方。这是我父亲？真难以置信！我宁愿相信这是个荒唐的恶作剧。

此时我心中还有矛盾，那就是是不是揭开父亲身上的禅单？的确，我应该揭的，毕竟我来就是为了见父亲一面的，当我心中那想揭的长矛戳穿那面不想揭的盾牌时，我伸出了手，然而还有比我伸手更快的，——是二叔，他阻止了我，并拉起我到了我姑夫的尸体旁。

唉，又是一个悲哀！无名的痛苦与无奈再次袭上我的心头。我姑夫的尸体是从二十号冷冻箱中拉出来的，怨不得我感觉冷，那箱子的下门正向外吐白色的冷气呢，这箱子简直就是黄泉路上的冰窟！

那躺在铁板上的姑夫我也简直不敢认他了。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懂，人活着的时候是那么高大，而死后为什么就缩水了一大截？姑夫的身体至少要比生前短了十厘米！从姑夫露出来的脸上我先看到了一个大窟窿，这个窟窿有鸽子蛋那么大，位于左太阳穴上，而且周围还有很多明显的用针线逢过的痕迹，这是花钱请整容师整理后的面容，能恢复到这种状态就已经不错了。看来这个窟窿原来并不止这么大。可以肯定姑夫的生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而姑夫的脸开起来要比平时大一倍，相当得浮肿，鼻子已经扭曲得向左迁移了近六十度，真是惨不忍睹！平时那口整齐而又洁白的牙齿现在也变了样儿，东倒西歪得，弄得满口鲜红，他的嘴唇张裂着，真不知怎么搞的，他那嘴唇不仅合不上，而且还变尖了，如同小鸡的长喙！虽然做了整容手术，但是口中的鲜血依旧不停得向外流着，由嘴边流下，一直到铁板上面那层黄禅单上，那黄锦禅单也因此改变了颜色，最后那血迹由于寒冷而流出了一条冰棱。这个嘴与牙齿同看简直就是秋日里那将熟未熟裂开了半边的石榴，我要花好大的力气才可以想到这是一张嘴。估计读者也可以想象的出这是个什么样的惨状了。这张脸，尤其是那双平日戴着眼镜而今却没有的眼，很是阻碍我的记忆，看着这张脸，如果我真的相信眼前事实的话，那我可真要将记忆中的姑夫抹去了，可我怎能够这么做呢？就算再不嫌，可他也是我的姑夫啊！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墙角下也有被剪碎了的衣服，那身临行前穿走的衣服，还有那顶碎衣中的帽子。这个帽子是刘猛的，为了御寒，临行前姑夫一直戴在头上的。但我觉得姑夫戴着这顶帽子不全是为了御寒，这也应该是父子之间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情！

最后一面见完了，我们抬着两具尸体送向炼尸房。在行走过程中，由于戴在父亲头上的那

个帽子的滑落，使得我终于在禅单的一角看见了父亲头部一眼。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父亲那头部，或者说那已经不是头了，只是一层头发血液与肉皮的压缩膜，就那么薄薄的一层，根本就一点人行都么有了！我不敢再看禅单下的父亲，但是那帽子却好端端得第二次又滑落了下來，事情蹊跷得很。

“大哥，我知道你冤啊，我一定会厚葬你的。”是二叔，由于看见那帽子又一次滑落，他也知道事情古怪，因此这么说了，别说，这句话还真灵，直到我们把父亲那几乎没有上半身的尸体放到炼人炉里，父亲的尸体再也没发生什么异常现象。

在炼人的时候，我们去外边烧了好多纸钱，伴随着哭泣，冥币火燃着纸钱带着我们的思念在火炉里燃烧着。

夜很黑了，我一个人在炼人炉的外墙边等着父亲的骨灰被送出来。

那骨灰还带着很高的温度，炼得并不彻底，骨头都还没有碎，不过已经分不出来哪片是哪片。父亲的骨灰就两大捧，我将他包裹好之后放到了一个骨灰盒中。这个小木盒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然而父亲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却没有来得及纠察，警方说是因为车祸，父亲与姑夫双双被人撞死在高速公路上后，那肇事司机逃逸，警方也无能为力。可这个撞人的司机也真够技术的，他究竟是怎么开的车？竟能先把我姑夫撞死在我家车的旁边之后又将我父亲撞死在距我家车十几米开外的马路上？就说我家的车是因为爆胎而停在公路边，父亲与姑夫是在修轮胎时被撞的，可他撞人是怎么撞出这种水平的？并且装人后我家的车却一点损坏都没有？更可疑的是我家车上的三万多块本钱也全没了，如果说是谋杀，那么为什么我家车上所运的货物却半点也没有少？

这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傻瓜都能看出来警方给的解释是不合理的，再说高速公路路段上都装有摄像机的，就算那司机跑了，在这摄像机里边也应该有录象吧？可他怎么就逃得这么轻而易举呢？怎么想怎么觉得警方给的解释不对劲，可是当时我们却没有想到去辩驳警方的观点，为了死人能入土为安，等骨灰炼出来之后我们就顶着月亮回家了。

这事就这么一直耽误着，虽然明知道警方给的解释不合理，可我们却不能赶到山东去查个究竟，这都因为我那财迷心窍的老姑，到家之后竟反咬我家一口，把我们家告上了法庭。而我们两家的官司就这么一直拖延着，官司拖着我们，使得我们连半点闲暇时间都没有，去山东喊冤的机会就这么一直被阻塞着。

父亲的死相当于白死，他什么保险都没有，我们不可能从保险公司得到半点赔偿。我家的车是有保险的，可那车竟一点损坏都没有，就算那车有再多的保金，我们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赔偿的。我姑夫也是有保险的，但他的投保人却不是我们家，我家从这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赔偿。按警方说的我家死人是因为车祸，而那肇事司机却逃逸了，警方无能为力，因此，我家更不可能指望肇事车辆能给我们什么赔偿。这就是我家死了人的代价。人无疑是被别人害死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肯定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被人害死的，警方的糊涂解释是根本就没有充分证据的，我强烈希望山东临沂兰山交警大队能给我们家一个圆满的交代，同时希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帮我家向社会讨找个公道。

回到家，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了我妈听。当然，她很是不解，她是不允许我不上学的，为此，我们两个又吵了几次架。

我是实在不想上了，有着这样憋屈的家事谁还想在那样的学校里浪费青春呢？

我不明白，当今这个科技发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竟怎么也会有我家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家事冤，为这家事我宁愿付出我一生的时间来奋斗！

我也不清楚老妈每天为什么就那么多的气？在她心中我还是个孩子，她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可她不知道，她在我心中也是个孩子，很多方面我都感觉老妈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处世也好处事也好，她的年龄要比她的心理年龄大上至少十五岁。

我不小了，我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打算，很多时候我都想做得像我诗中写的一样。——

向世界宣布，

我成年了！

不要再被自己的作为所迷惑，

更不要因自己的异样而萎缩。

是加冠的金年，

就应有自己的航线。

挎上长旅的背囊，

移开那双将为自己
打开房门的手。
拿出自己的勇气，
轻吻她的脸颊，
柔声的告诉她，——
妈，
我成年了！

但我没做到过，虽然一直想去走自己的路，但是，我从没有真正的拿起过自己长旅的背包，因为我还有老妈这么一个牵挂。

我不上学了已经是注定，我知道，老妈一直都因我不上学而感到气愤。我与弟弟就是她生存的唯一希望，而我不上学了，无疑对她是一个打击。母亲对别的事情方面都很大度，但惟独对我们很小气，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是个逆反心理极强的人，我不喜欢在别人的管制下行动，因此，又没少气我妈。

父亲二周年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坟前祭奠的。父亲养了我十八年，我从来没报答过他，这次，在父亲坟前我为他烧了好多纸钱，然后又向父亲的坟上多捧了好多土。在父亲坟前我许下了誓言，我一定要为父亲申冤，而且以后会加倍孝顺母亲，并且要拼出一条自己的路，争取光宗耀祖。两年了，父亲与姑夫一起死了两年了，如今父亲的骨灰早已在地下长眠，但不知道如今我姑夫的骨灰安葬了没有？听说我老姑又找了个新老姑夫，她不会因新欢忘了旧爱而忘了埋我死去的老姑夫的骨灰吧？

不管他们的事了，我操什么心啊。

唉，父亲那十八年的养育恩啊，让我用什么来报答？加修青冢、多烧纸钱、善待母亲、报一切亲仇、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都不是那么回事！换不回为父亲为父亲泼一盆洗脚水，更不会为父亲揪掉一根白发！

在祭奠完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发现满脸泪痕的母亲竟已经不省人事，她竟想吃安眠药自杀！我就晕啊，这还了的？我们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幸亏发现及时，药还没有完全被消化，洗胃了之后母亲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被她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知道，母亲一定是由于想念父亲过度，再加上我的不争气表现才会产生这个念头的，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在父亲死之后不久她肯定早就自杀了。

在医院里看着老妈昏睡时那孩子一样的表情，我的心又一次滴血了，都是我的错，干吗高三的时候那么多的逆反心理？干吗那么不听老爸的话？干吗要和老爸闹不和？要是那时候听话点现在的老妈怎么会这样？唉，我欠他们的太多了，多到我用一生都偿还不清。

在医院看守母亲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用心在母亲的床边写下了下边这首诗，就用这首诗来结束这本书吧，同时也把这首诗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母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母亲苦难中》

我爱你的一切，但我不能容忍
您不再做我们的母亲。
不，母亲，不要走，
至少，
您应享受儿子十八年的养育恩。
是，现在，有苦难，
但是，
再大的浪也不会打弯阳光的风帆。
本来，父亲的去世
已经起程了你所有的泪水；
然而，世人的诽谤
却又重润起你龟裂的枯泉。
母亲，不要走。
如果你走了，
阳光将不再照耀我们兄弟；
雨露将不再滋润我们兄弟；
生命将不再属于我们兄弟。
最后，我们将变成夭折的甘果。
母亲，不要走，留下来，

你的爱
我们需要！
生命还需要你滋养。
不要再让流言在您脑海耍赖，
不要再让蜚语在您心扉猖狂。
生命像杯苦咖啡，
总会苦一阵子，但
不会苦一辈子！
在坎坷的日子里，
我们坚信
母爱能创造奇迹！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用幼稚的双肩，挑起
家庭的重担。
献您一株康乃馨，
把您幸福的笑颜绽放

后记

我的故事写完了，但我的家事还没有完，那郁闷的生涯还没有完。或许说我的故事也根本就没有写完。不知道文章中我的家事部分用了倒叙的方法大家喜不喜欢，不过我觉得我家事还是用倒叙方法写比较好，至少是在写作手法上，如果大家不习惯这个看法还请见谅。

这里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关心我的书友們，是你们的支持才给了我把这书写下去的信心，再次感谢大家。

其实我这书是写给我妈的，也算是为了我的父亲而著。书中的故事我都尽量保持了真实，写这书是我的一个义务，也算是对我家事的一个记录，是对我妈的一个报答吧。而我写这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我家的事情翻案，我那家事冤，并且现在还没有解决，我希望有法律知识的书友能帮我解决一下家事的问题。我的家事是我一生的痛，我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不得不向社会求助，我能做的就是把我家的故事用小说形式写出来，尽可能得为大家看懂，真心希望好心人能帮我一把，就算我们无力扭转这个社会的事实，但最起码我们有让此事公布于世的能力，有向社会讨个公道的权利，这里我不妨把我的QQ号（18788301）留下来，希望哪个对我家事感兴趣的朋友能来加我，光棍在这里跪谢了。

现在网络上纯都市的作品难出书，因此我这书虽找过几家出版社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听说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盗版了，而且租量还不错，为了纪念，也为了证明，还为了我的一个女朋友，最为了能让我妈开心，因此，我托我的一个朋友帮我买回了一本，就算不能出正版我也有实体书能拿给我妈让她高兴一把了。不过我不会灰心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此书的正版能和大家见面，到时候还望书友們能帮忙支持一下。

自我感觉这书写到后边已经很萧条了，我几乎就是在那写着回忆录，形式所逼，使得这书写到后边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累赘了，为了尽快写完它而去开玄幻，因此我压缩了文章字数，也许大家能看出来，文章前边的章节明显写得要比后边的章节要详细，不过我的书绝对不是虎头蛇尾，在衔接上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大家看过之后应该没有很大的飞跃感。

历经半年时间，这本使命书终于写完了，我也该想想自己的未来了，现在初步打算是写一本玄幻小说，我觉得我的玄幻小说比这本书要好看的多，不过人气还是要打的，因此，还希望广大书友們能继续支持我。谢谢。

如果我的家事以后还会有离奇的变化我的话，那么我会打算再写一本后续的，不过我觉得写后续很渺茫。

再次谢谢大家。

芮文明（文学光棍）04。5